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

Tot. 23
三位一体
CD-ROM
2009.2



◆同人馆 流风之剑

——《火焰纹章 烈火之剑》同人

樱花烂漫时

——《公主联盟》同人

◆时光回廊

零 刺青之声

◆重磅出击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下）

◆官方小说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浪漫纱迦领域篇II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前传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生化危机5

“游”小说

那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午后，我突然想作趟远足旅行。我收拾了一下，带齐随身的物品，便出发了。

走着走着，天公竟不作美地下起雨来。我四处奔跑，好不容易发现了一间大草棚，推开门——哇，里面挤满了人！我艰难地找到一个空地坐下，开始诅咒这个鬼天气。“是啊，真要命。”旁边的人无奈地说道，“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在这里窝了一天了。”“为什么？”“据说前方地区正在下大雪，别说人了，连飞机都无法通行。可那里是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啊，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真惨……不过既然这样，我也不能继续前进了，得改变行路方向。

雨停以后，我看着地图找了另外一条路线。接下来要去的是一个繁华小镇，应该有很多新鲜好玩的东西吧？这样想着，我的心里充满了期待。

然而我错了。到了目的地，映入我眼中的并不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街道上像是经历过一场战斗，不少房屋和物品被烧坏或砸烂，所有的路人都行色匆匆，面带惊惶。我连忙抓住其中的一个：“请问发生什么事了？”“从外地来的？劝你快点离开这里，有一群野蛮的家伙正在闹事，烧杀抢砸无恶不作呀！”我傻了，这种体验对生活一向太平的我来说的确算是新鲜，却一点都不好玩！赶紧撤！

我不顾一切地跑着，也不知跑了多久，疲惫的我忽然发现不远处有个火车站！想想我也走了不少路了，找个卧铺躺躺当作休息，还可以欣赏沿途风光，倒也不错。于是我确定好地点，开心地坐上了一列驶向那里的火车。

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当累得快不行时有交通工具可以依赖是多么令人百感交集，但好景总是不长的。正准备打个盹，这时广播里却传来了通知：“各位旅客，由于前方有两列火车发生相撞事故，人员死伤惨重，因此本次列车决定在10分钟后紧急停驶，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什么！？我无语了，怎么这一趟出来遇到的尽是不幸的事？那些人也太可怜了……

我也可怜，但人算不如天算，我只好继续步行，就当是老天不愿让我违背远足的初衷吧。我走啊走，不知不觉又走到了一座城市。进城之前我作了个祈祷：但愿这一站柳暗花明。然后我小心地走了进去，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天！还真是和之前那些地方大不相同，惨况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这座城市显然是刚刚发生了地震，倒塌的建筑，成堆的瓦砾，哭泣的孩童……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的味道，每个角落亦渗透出死亡的气息。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惨不忍睹。

老实说，到了这一步我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开始怀疑此行的决定是否正确，可是既然出来了，路还是得硬着头皮走下去。我离开这里再次前行，心里已经没有了对下一个目的地的憧憬。怎样都好，只要别再出什么状况。我就这样茫然地走了三天三夜，身上的干粮早已消灭完毕，最后终于体力不支地倒下……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身处一户农舍，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正看着我：“你醒了？真是太好了……幸亏我儿子在干农活回来的路上发现了你，这种乡下地方，遇上蛇什么的就麻烦了。”说完她指了指桌上的粥和馒头：“吃吧，你一定饿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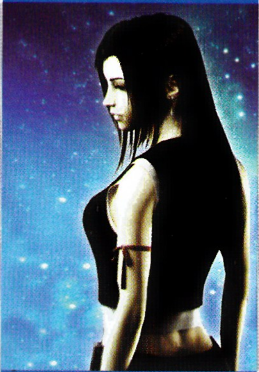
这时我才注意到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应该是她的孙子吧。在对我说话的同时，她还在小心翼翼地喂其喝粥。我不解：“小孩不是应该喝奶吗？”“你不知道呀，现在外面卖的牛奶都有质量问题，不敢让他喝的。”老奶奶叹了口气，“唉，就是为了他，本来我儿子去了城里打工挣钱，前几天却突然回来了，说是工厂倒闭，没事可做了。”“怎么会这样，那你们现在岂不是……”“不过那孩子说了，就算现在不景气，等过一阵他还会再出去努力找到工作的，我相信他。”我看了看老奶奶，她的笑容里有一种坚定。

休息够了，东西也收拾整理好了，当我向老奶奶告别时，她嘱咐我路上小心，鼓励我，眼神和说起他儿子时一样温暖。我突然觉得内心涌起了一股力量：没错，虽然这一路上见识了太多的苦难，不过它们起码还没直接发生在我身上，而且之前我都一直挺过来了，后面的坎也总会跨过去的~

下一段旅途，也许同样充满了艰险，我要做好准备了！

……YULA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1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76-103-3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23
2009.2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零　刺青之声 …… 003

重磅出击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 040

官方小说 浪漫沙迦领域篇 II …… 077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前传 …… 123
前线任务4 …… 138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71

同人馆 流风之剑
——《火焰纹章　烈火之剑》同人 …… 201
樱花烂漫时——《公主联盟》同人 …… 218

游戏议会 前线任务4 …… 212

游书苑 …… 214

名场面 戛然而止的暑假——《王国之心2》 …… 216

幻彩花园 …… 229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拖稿狂魔NEARFA　编／夜蓝

人物介绍

黑泽怜

二十三岁的自由摄影师，以拍摄杂志照片为主要工作，个性独立坚强的美丽女性。

天仓萤

自由作家，以各种都市幻想故事为题材进行写作，创作的主要方向是都市怪谈。

麻生优雨

黑泽怜的未婚夫，性格温柔的民族学编辑，对很多课题都有着深入的研究，是萤的好朋友。

雏咲深红

怜的助手，美丽的十九岁女孩，在两年前似乎因为某件事而与哥哥失去了联络，目前住在怜的家里。

泷川吉乃

飞机失事的惟一生还者，因为有着极其恐怖的求生经验，精神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久世零华

久世家族最后一任巫女，原名雪代零华，与民俗学家相恋，后回到故乡成为刺青巫女。

天仓澪

天仓萤的侄女，与姐姐天仓茧前往古代传说中的皆神村遗址旅游，中途失踪，后在山湖畔被寻回。

初之刻 黑泽怜&麻生优雨

淅淅沥沥的水滴，像是啜泣掉落的眼泪，一滴滴洒在洗手池上。文静的短发女子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凝视着镜中的自己。苍白的面容下，隐藏着淡淡的伤痕，即使这些伤口已接近愈合，心中的血依然流淌不止。

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却仍会时不时地想起。好像那一天的景象永远铭刻在心里，无论怎样都难以忘却。曾经被别人夸奖过的坚强和勇敢，在这一刻都无法成为抗拒回忆的理由。深入骨髓的自责，停留在皮肤、指尖和骨肉的痛楚里。像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影子，只要阳光稍事休息，那种感觉就会扑面而来。

名为痛苦的东西，就这样停留在一切空白的时间里，侵蚀着自己，没有一刻歇息与停留。

那时候，以为故事会朝着幸福和快乐发展，却从未料到它的峰回路转，足以让任何强韧的精神崩溃。

——对不起，对不起……

即便是这样的轻声呢喃，也无法阻挡命运的残酷。碎裂的画面像是一堵墙，割裂了现在与过去，把思维禁锢在其中。镜中的短发少女失神的目光里，带着哀伤，也带着绝望。没有生气的嘴唇蠕动了一下，想要念诵那个名字，却没有力气发出声音。

黑泽怜的右手紧紧攥着从无名指上褪下的戒指。她感觉自己的手心和胸口一样，被坚硬的东西割裂着。心好像在无数个瞬间之前破裂了，再也没有合拢过。

“怜姐，你没事吧？”

听到少女的询问声从不远处飘来，黑泽怜轻轻抬起自己被戒指硌出血痕的右手，手腕上一丝凝结的线是自己为轻率付出的代价。

自从那个与深红相谈的夜晚之后，自己似乎又开始振作起来了，就好像刚才那样。

“我只是，在欺骗自己吧……”

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轻轻询问着，黑泽怜轻轻拢了拢自己微乱的发梢，转身走出洗手间。

从那天开始算起，优雨已经不在有两个月了吧？

会好吗？

不管是对自己的责备，还是对优雨的思念，都从未停止过一刻。即使尝试努力工作，在休息的罅隙也难以挥散那些让人窒息的记忆。

黑泽怜闭上双眼，努力压抑住自己内心的颤抖。随后她走向年轻美丽的助手，准备开始工作。

****

黑泽怜记得很清楚，事情发生的那一天，助手并不在自己身边。因为是周末的缘故，自己原本预定要与优雨外出旅行散心，却在临行前接到了一个电话。

“真，真的是十分抱歉……但这一次由于公司上层的决定，必须提前完成工作……”

电话那边的人声音很惶恐，是《民俗考证》杂志的新人编辑泽村，以他的

资历，面对圈中颇有名气的女摄影师黑泽怜，气势上自然落了几分。

"没关系……我很理解，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们送到。"

一直在摄影圈闯荡的黑泽怜，由于长久以来的不懈工作，已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声誉。不管是因为敬业还是拥有相当的天赋和经验，摄影作品不断被各方采用的怜渐渐成为了期刊界的明星人物。在怜那靓丽清爽的外表下，坚强又自立的个性让接触过她的人都为之赞叹，难怪这位新人编辑结结巴巴提出截稿日提前，语气里充满了不安。

放下电话，怜对刚换好衣服的未婚夫惋惜地一笑。

"对不起……"

"没关系，今天由我来担任你的助手吧。"

优雨的笑容里总带着温和，让怜感到安心又温暖。在优雨的帮助下，俩人带上沉重的摄影器材，发动汽车奔向怜的工作地点。

尽管天气很好，沿途的风景也异常优美，但怜的表情却异常焦虑。只有熟悉摄影工作流程的她心中才明白这次工作大概需要多久，随后还要长途跋涉将作品送回东京的杂志社。这中间可以耽搁的时间，确实并不算多。

"不用这么着急，事情总会解决的。"优雨在途中轻声安慰着怜，说话间将自己的手指轻轻在女友的手臂上摩挲。

这样温柔的动作，惹得怜轻声笑起来，心情也因此好了不少。

优雨也是民族学编辑出身，对杂志方面的工作颇有经验。两人之间的配合也算得上默契，因此工作进度加快了不少。在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前，怜拿到了



自己所有想要的构图和成果。

“真是大成功……”低头看了下现在的时间，怜高兴地拉起优雨的手，“不……还不算成功，要等到把作品送过去……”

对民族和周围山郡地理都很熟悉的优雨点点头，神色之中却显得有些忧虑。

“天气可能不太好。”

优雨的话像是预言魔咒一样，就在两人收拾好器材的同时，穹空中划过一道闪电。

“唉……”

虽然知道自己无法控制天气，但怜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从这里回到东京正常情况下需要三小时车程，编辑部只会等自己到十点钟。如果下雨的话，车速必须放慢，自己可能无法完成应诺好的任务了。

“无论如何，先动身吧。”

优雨的性格和怜恰恰相反，怜对一切都有着雷厉风行的觉悟，优雨却宁愿循序渐进。两人强烈的性格反差在朋友当中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总有人喜欢拿这个跟优雨开玩笑。

“喂喂，优雨啊，跟这样果断的美女交往，会不会很辛苦啊？”

每到这个时候，优雨就会露出和煦的笑容。

“啊，完全没感觉到嘛。”

有人会这样说，然后大家一同哄笑起来，一直如此。

装好器材的汽车在怜的开动下缓缓离开了拍摄的村子，顺着小路开上了返回东京的高速公路。这时的天空像是被浓重的墨水反复染过一样，变得愈发黑暗压抑。猛烈的风吹起公路两旁的植物，开始有雨点劈啪落在车上。

刚刚开始加速的丰田不得不开始放慢速度，随后这个世界就像被水浸过一样，无数的雨点猛烈地冲击着已经完全变成夜晚的视野。雨刷在暴雨初降后开始奋力抵抗，一次次模糊了黑泽怜凝视窗外的目光。

“这样可能无法赶回去啊……”

明知道这种时候抱怨已经没用了，怜还是忍不住要说。在大雨中行驶三个小时，对于怜和优雨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经历。想到自己也从未有过稿件迟到的经历，怜尝试着尽力提高车速。

“开慢一些吧，怜。”

优雨看了一眼满脸焦急的女友，和声安慰对方。

“嗯……”

大概是长久以来习惯了优雨的从容和平静，怜轻轻应了一声，焦急的神色却没有多少改变。从车窗向外看去，整个天地之间一片茫茫，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因大雨正渐渐稀疏，路面湿滑也让驾驶变得有些困难。

“对了……昨天萤给我打过电话。”

优雨想了一下，决定随便说点什么让，分散怜的焦虑。

“怎么？”

“说起他的侄女，天仓澪。”优雨静静地说道，“似乎已经找到了。”

优雨说起的萤也姓天仓，是怜曾经见过并有一定印象的一位青年。怜还能想起天仓萤那张略显严肃的脸，身为一名自由作家，那家伙给人的感觉也未免太过正经了一些。不过萤似乎也是颇受欢迎的作者，听说最近正在从事都市惊悚题材的小说创作。

“天仓澪……就是那个在假期旅游失踪的女孩吧？”

“嗯，没错。”优雨点点头，没有

在这个话题上继续深入。事实上只有他和萤才知道，天仓澪被寻回后那濒临崩溃的模样，显然是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

之前的一周里，麻生优雨和天仓萤曾经谈论过这件事。两人却对各地的民俗传说有所了解，所以讨论起这种事来毫不费力。只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萤的亲人，两人的心情都毫不轻松罢了。

因为优雨和怜婚期将近的缘故，萤也并不想占用优雨太多时间和精力，两人只是参详着之前得到的资料，简单却又沉重地讨论着。

天仓澪并非独自一人前往正在修建水神水坝的地区旅游，同游的还有姐姐天仓茧。但最后当天仓萤的姐姐静通过电报报警并派人搜寻之后，却只找到了孤身一人的天仓澪，同时发现的，还有一部古老的摄影机。

“那里……以前发生过可怕的事。”

身为小说作者的天仓萤说起这些时，脸色凝重得不像是在开玩笑。对于民俗传说和近年来各种奇怪事件有所研究的优雨附和着点点头：“是啊……几十例失踪案件，永远也找不回来的亲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一切。”

皆神村是水坝附近一个曾经村落的名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曾出现在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皆神村又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像是被从地图上抹掉了一样。

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一切。

神秘的历史让那一带的传说变得扑朔迷离，而天仓澪和天仓茧失踪的地方，正是传说中皆神村的位置。历年来在那里发生的神秘失踪事件，累计已经超过了几十宗。

“茧恐怕……”

萤的推断没有对姐姐和亲人说起过，只能对着优雨倾诉。两人想起在医院看到的澪，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昏迷不醒的天仓澪被发现后，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经过长时间的护理后，天仓澪终于苏醒过来。

“澪的状态很奇怪。”调整一下情绪，天仓萤开始冷静地说起侄女的症状，“好像曾经看见过什么恐怖的东西，又像是内心充满了悔恨……无论怎么接触，她都不愿意与人交谈。最奇怪的是……给她看那部摄影机，她就会尖叫着后退。”

“那东西？”

“现在还在警方手中，过段时间再给你看吧。”天仓萤苦恼地揉了揉眉心，“这几天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没办法一一跟你说……你和怜的婚礼赶快举行吧，我们这些朋友都等不及了。”

想起婚礼的事，麻生优雨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美丽的女友——确切地说，现在应该称为未婚妻，麻生优雨有一种由衷的满足感。如果不出意外，这次周末的旅行本应该是两人在筹备婚礼前的最后一次放松机会了，怜的工作却不得不让他们继续在这条熟悉的高速公路上奔波。

——萤现在大概还在为他侄女的事奔走吧?

想到这里，麻生优雨想要跟自己的未婚妻讨论一下关于天仓澪身上发生的古怪事件，却听见了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毫无征兆的强烈震荡让他瞬间昏迷了过去。

随之而来是无尽的黑暗。

和冰冷。

****

雨夜之中，迎面而来的远光灯将黑泽怜的视线彻底遮住，因焦急而死死踩下的油门这一刻来不及松开，刹车在湿滑的路面上作用趋近于无，即使勉强避开对面拐出的巨型卡车，巨大的惯性仍将丰田抛出了高速公路的护栏。

黑泽怜甚至来不及发出惊呼，整个人的意识已与眼前那道雪亮的灯光融为一体，彻底变成了空白。

…………

…………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黑泽怜的身体在冰冷的雨水中慢慢开始恢复知觉。强烈的痛楚传遍了身体每一个角落，这名年轻的女子感觉到寒冷的风中似乎闪过一道凄厉的闪电，远远超过身体极限的强韧意志让她慢慢睁开了眼睛。

依然是漆黑冰冷的雨夜，周围灌木丛生，因昏迷而空白的记忆无法找到安放的位置，黑泽怜用了很久才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充满苦涩和疼痛，说不出话。

四肢像是完全消失了一样，用了很才凝聚出一丝力量。这时怜的记忆也终于回到昏迷之前，那强烈的灯光和失速导致的意外让女子心中迅速惶恐起来。

“优雨！”

在心中默念着那个名字，黑泽怜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倾盆大雨中她看见血水顺着自己的手臂淌下，心中对未婚夫的担忧更加沉重。

她终于一瘸一拐地爬了起来，怜看到自己的爱车此时已变形成惨不忍睹的样子，接着便奋力朝车子走去。

每一步都带着强烈的刺痛，每一步都带着巨大的不安和恐惧。

终于靠近了，一只手臂已经骨折的黑泽怜强撑着蹲下身体，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未婚夫。

轿车从高速公路上飞落而下后，直接撞在了这棵巨木上。强烈的冲击让车体前半段被彻底毁掉，车窗玻璃的碎片洒落在地面上，一只雨刷也断落在草丛里。怜因为忘了系安全带，整个人从碎玻璃窗里摔了出来，反倒没有大碍。

优雨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变形的车厢里，麻生优雨静静地躺在车体下方，整个身体被车子侧压住一半，一只手臂向前做出想要攀爬的动作，却已经一动不动了。

“优雨！”

看到这一幕的怜，身体因激动和绝望而剧烈地颤抖起来。她的意识和思维都混乱了，一切都变得不清晰，只有一个执着的念头在脑海里回响，反复激荡。

“优雨，优雨……优雨！”

身体的痛因激动更加剧烈，怜蹒跚着扑向自己的未婚夫，想要把他从可怕的压迫中救出来。

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失败。

雨水依然冰冷地打在身上，没有丝毫停留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黑泽怜内心的绝望渐渐占领了身体。她口中不断念着未婚夫的名字，跪在湿冷的泥地上，再一次失去了意识。

对于黑泽怜来说，世界在这一刻合上了名为幸福的门，之后再也没有打开过。

只有冰冷的雨，一点点地敲落在无助女子的心中，留下悔恨的积潭，浸泡着仿佛永无止境的悲伤。

二之刻 黑泽怜&雏咲深红

时间并非惟一能够令伤痛痊愈的药，却也因并无更好的疗法而成为了惟一的方式。

那场车祸夺走了优雨的生命，怜直到再度清醒之后也无法接受这件事。她不断醒来又不断昏迷，在医生断断续续的交谈里终于认清了事实。巨大的痛苦随之袭来，让记忆的断片汇聚成悲伤的镜子。镜子里的那个短发少女，身体上的淤痕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减少，内心的痛楚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减轻。

“怜，你要认清现实……优雨他如果知道你这么伤心，也会不开心吧。”

杂志的编辑，同行的朋友，甚至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在竭尽心思地劝慰着，却无法真正让少女变得开朗。

“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这样的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一直持续到有一天，怜以水果刀划向自己的右腕。

自杀的地点选择在卧室，床头放着与优雨欢笑的合影。怜在厚厚的窗帘下蜷缩成一团坐在地毯上，赤裸的双脚踏着绒毯暴露在空气里，传来阵阵冰冷的感觉。内心的凄惶和无力阵阵冲击着孱弱的身体，许久没有规律饮食的怜，那双属于摄影师的手甚至开始颤抖起来。

——如果这样做，是不是就可以和优雨见面了呢？

带着这样的想法，怜抓起了水果刀。

刀锋划过皮肉的感觉没有想像中痛楚，怜在刀刃切入皮肤的瞬间犹豫了一下，随后向下用力划去。殷红色的液体汩汩流出，顺着手腕淌到地板上……

幸运的是，怜并非一个人独自在家。准备给怜送餐的深红开门后看到这惊人的一幕，立即扑上来帮怜止血，同时拨通了急救电话。怜再一次住进了东大附属医院的住院部。

当怜醒来的时候，她听到隔壁有人在交谈，声音很轻透着焦虑。

“……通常来说自杀的人不会再尝试第二次，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也会和她谈谈。”

推门进来的是一名老者，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让人一看之下便觉得颇为安心。

“黑泽怜小姐，你的事情我已经很清楚了……”老者也不说自己是谁，斟酌了一下即开口道，“发生这样的事，并非任何人所愿……而我认为生者对逝去之人最好的馈赠，就是坚强地活下去。周围还有许多关心你的朋友，您不要做出让他们失望的事来。我觉得您应该重新振作，寻找一条让自己走下去的路吧……”

接下来老者详细询问了许多关于怜心情的问题，谈话进行了很久。老者离开之后，怜注意到深红就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等着自己，这让她心中升起了一丝温暖。

低头凝视自己手腕上的红痕，怜在事故之后第一次仰起头，望见了阳光。

****

从洗手间走出来的怜，恢复了和平

时一样的淡淡笑容。短暂的情绪失控后想到工作，女子的心情就变得稍微平静一些。

“怜姐，给你相机。”

美丽的十九岁少女把相机递给黑泽怜，转身去安置已经用过的三脚架和反光板。空荡荡的废屋里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回荡，却显得并不那么寂寥。想起有深红陪伴的这些日子，怜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微笑。

雏咲深红是优雨的好友雏咲真冬的妹妹，自从两年前真冬失踪之后，她就搬来与怜同住。深红也曾经历过一段相当低沉的时期，在那之后才渐渐变得开朗起来，并最终成为怜最得力的助手。虽然不明白雏咲真冬为什么会失踪，但怜还是尽量不去触碰深红记忆深处的痛苦。两个人在工作中合作无间，慢慢成了宛如亲人一般的好友。

接过深红递来的相机，怜对准破败的楼梯找准角度，拍摄了两张照片，又觉得不太满意，转身寻找更佳的角度。

“怜姐，这里真的有‘那种东西’吗？”

站在一侧整理摄影包和一干物品的深红随口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里的传说的确很有名就是了。”怜挥挥手随口回答，示意深红不必管她，自己朝着另外的隔间走去。

这座废弃的宅邸位于郊区的深山中，只有一条路通向城市。来时蜿蜒的山路让怜忍不住又想起了当日发生的车祸，因此才会在整理容妆时微微失神。

想到即使在这样工作的罅隙里自己也会思念优雨，怜又有了哭泣的冲动。

“这也是优雨喜欢的工作吧？”

最初接下这件工作委托时，脑海里就闪过这样的念头。一家以都市传说为主要内容的杂志，要求拍摄一组关于灵异事件场景的照片。

“这间屋子啊……听说会出现很诡异的东西哦。”

那位故作神秘的编辑说话的样子怜还历历在目，只是她也清楚，那不过是编辑从某地民间传说里挖掘出来的一些说法罢了。

原本并没有接下工作的打算，脑海中却鬼使神差地想到了优雨的兴趣。在世时优雨和天仓萤因为这方面的共同兴趣而成为朋友，即使在同怜交往的这几年里，优雨也一直在研究关于民俗和灵异相关的课题。

“我快要被锻炼成灵异爱好者了呢。”

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怜常会打趣地说出类似的话，优雨也不反驳，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笑看着自己。

那样的情景，再也回不来了吧？

就是这样难以压抑自己的悲伤，无论何时何地都会爆发。

“怜姐！”隔着已经腐朽的木门，深红的声音从废屋的另一侧传来，“这里也什么都没有哦！”

“那我们就拍最后一组照片，然后回去吧。”黑泽怜回应着，“这里应该只是一间被人遗弃的普通屋子罢了。”

“好，那我先整理器材。”

听到深红搬动东西的声音，怜深深吸了一口气，顺着走廊继续向前。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修的木质地板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奇妙的颤动让怜产生了微妙的感觉，就像某种情绪被撩动了一样。

怜在走廊中段选定了位置，幽长昏暗的走廊能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这样

的照片想必杂志社也会乐于接受吧？怜在心中微微构了一番图，两个月来已经恢复稳定的双手平端举起，以左眼靠近取景器内。

取景器内的画面被圈定出来，怜轻轻按下快门，“咔嚓”的快门声清脆迅速，结束了怜一天的工作。

随后的一秒钟内，怜早已稳定的双手又一次颤抖起来。

幽长的走廊在临近暮色的光线下如旧腐朽着，污浊的空气里废屋的景致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好像停留在刚才那一秒钟的世界一样依旧着。

除了那个身影。

一个削瘦的男子身影站在走廊尽头的转弯处，他侧对着怜，不知低头在凝视什么。就好像刚才快门响起的那瞬间，这个世界的时间被掐断了一秒钟一样。男子就那样出现在黑泽怜的视野里，甚至不顾她已泪流满面。

男子孤单的身影站在走廊尽头，并没有抬头。黑泽怜却已捂住自己的嘴，把拼命想要喊出的尖叫压抑在喉咙里。

太熟悉的身影，太熟悉的面容。

即使在这样昏暗的光线里也一眼可以认出，即使在夜晚也曾经魂牵梦萦，即使忘记了一切，也不会忘记。

完全忘记了发出任何声音，身体也因惊讶和激动而僵硬得无法迈出脚步。黑泽怜双手紧紧抓着相机，想要向前奔跑，却并不确定眼前的景象会在下一秒钟消失，就好像它突兀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一样。

她尝试着向前走出一步，男子的身影没有变化。

再走出一步，黑泽怜能感觉到体内的血液在灼烧着她的身体。宛如梦境中的经历让她难以置信。这一刻她放弃了对幻觉和现实的猜测，迈开脚步走向那个熟悉得如同自己一部分的男子。

“优……”

黑泽怜轻声的呼唤没有换来任何回应，男子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只是在沉默片刻之后转身走向走廊的拐角，让自己的身影慢慢在怜的视线里消失了。

太过奇异的景象让黑泽怜愣了几秒钟，最后她终于反应过来，脑海中的思维再混乱，怜依然是个决断力超强的女孩，她朝着那个身影消失的方向奔跑过去。

从怜的位置跑向走廊拐角，不过是几秒钟的距离。怜叫着优雨的名字，像在绝境中抓住生机的行者，竭力跑向那个身影。

越过走廊的转角，一切却开始变得不同了。

周围的景物像是被什么东西吹散了似的，正扭曲着交替位置。门也好木窗也好，都在怜的视野里缓缓蠕动。视线所见的一切，都像被冲洗过一般，渐渐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变成一片灰白。

怜不知发生了什么，只有惶恐地站在原地凝望着，想要向前，却不知自己下一步会不会踏空。

有雪片从头顶纷纷扬扬地洒落，世界像被冰冷包围了一样。怜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但这些幻觉却又真实得宛如亲历。站在原地的她想要喊出声音，没有任何人回应。

下一秒钟，优雨的背影再次出现在怜的面前。黑白色的视野幻化成一片墓地，优雨就在墓碑最深处驻足，随后又跑进了一扇木门内。

空气中开始出现一些粘稠气息，不知是水雾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怜拼命压

抑住内心的恐惧，咬牙朝着优雨消失的方向再度追去。

这时一切又变了，怜发现面前并没有优雨，自己正站在了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阴冷的风吹透了整个房间，怜除了瞪大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空气中的湿气越来越重，一股强烈的压迫感让怜开始不安地四处张望。黑暗之中一切都寂静得宛如死亡，只有远处缓缓传来一阵不和谐的脚步声，仿佛要穿过空间的阻隔，踏入怜接近崩溃的精神防线。

怜在黑暗中终于看清了声音的出处，那是一名身穿白色长袍的男子，手持残留着血污的利刃朝她快步走来。男子面容可怖到了极点，一双瞳孔中漆黑一片，整张脸也像被烧毁了一样漆黑，脸上还留有几道伤痕，让人不得不猜测他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残酷。

男子口中发出意义不明的吼叫，仿佛想要将怜碎尸万段一样，手中的刀锋不断挥舞着，在黑暗中发出熠熠的可怕闪光。

这一次怜被吓得尖叫一声，她毫不犹豫地转身向楼梯上逃离，冲进一扇大门。

奇怪的视野再一次被激活，周围的一切因越过一扇门而改变了。怜背后那男子低声的嘶吼在门那一侧渐渐消失了，黑泽怜扶着门板喘息了片刻，心中的疑惑和恐惧都没有丝毫好转。抬起头又看了一眼前方，优雨的身影依然在距自己不远处静静站立着。

“等一下，优雨！”

恐惧和思念，在怜内心深处挣扎的两种情愫交织在一起，最终爆发出来。怜高声喊出了自己爱人的名字，朝着未婚夫转身离去的方向大步追去。



再度推开大门之后，怜的意识仿佛被扭曲的时空夺走了。空间因门的开启扭曲，吞噬了女子片刻的记忆。黑暗中，怜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像脱离了灵魂一样随着空间的变化摆荡，思维也因此被中止了。片刻后当一切都趋于平静，怜惊恐地发现自己躺在地面中央，裸露的背脊紧紧贴在冰冷的地面上。四周一片黑暗，没有声音也没有光。

黑泽怜想要挣扎着挪动自己的身体，却怎么也无法改变仰躺在地面上的事实。身体与地面的冰冷触感让怜感觉到自己似乎处于被捆缚的状态，只是看不到绳子也看不到人。对未知的恐惧深深刺激着怜的心，她声嘶力竭的挣扎像是被掐了音频的无声电影一样，不具备丝毫的力量。

黑暗中慢慢响起了一阵歌声，带着诡异声调的儿歌听不清歌词。在这古怪的语调声中，四名身穿白色浴衣的女孩从不同方向靠近怜，冰冷诡异的气息瞬间笼罩在怜的周围。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要干什么？

尽管想要发出这种询问，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无力的怜拼命蠕动身体，却怎么也挪动不了哪怕一分一毫。只能眼睁睁看着四名白衣少女露出可怕的笑容，缓缓蹲在自己四肢的末端。

空气也像被凝结了一样，怜甚至觉得自己的呼吸也快要停止了。

儿歌声渐响，四名女孩蹲坐在怜的周围，手中缓缓掏出了一头削尖的长长木钉，对准怜的手腕和脚腕，似乎准备以木槌将这些尖锐的东西钉入怜的体内。

“不，不要……”

内心中的话一句也喊不出来，怜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缩成了一团，这黑暗冰冷的一切像是要把她吞没一样，宛若带着巨大又恐惧的黑色浪花。

尖锐的恐惧就要刺破心房的同时，一股奇妙的感觉在身体周围蔓延。怜竭力扭动自己的身体，能感觉到一片淤青般的感觉从自己背后开始向四周蔓延，最终出现自己的视线里。

青灰色的纹身毫无征兆地占领了怜的全身，让怜内心的绝望更增添一分。她惊恐地望着那四名少女，甚至连说话的勇气都消失了。

被高高举过头顶的木钉和木槌，猛然砸落！

“怜姐？”

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呼唤，让眼前的一切都立刻消散了。雏咲深红正从房间的另一侧走来，一切都和刚才发生幻境之前一样。怜以手轻轻护着自己的心口，低头努力回忆之前看到的一切，身上的冷汗几乎浸透了衣服。

“你怎么了怜姐？”早已收拾好器材的深红走近黑泽怜，“从刚才开始，你就在这里一动不动站了很久……”

——是这样吗？

内心惶恐的怜摇头想要忘记这一切，那些黑暗中恐怖的东西却宛如印在眼前一般挥之不去。怜决定暂时不跟深红讨论这个问题，摇摇头表示没事。

“外面又开始下雨了。”

深红对怜的状态没有多问，毕竟对尚在悲痛中的人来说，过度的询问可能是一种痛苦。把怜手上的相机也收回到车里后，两人很快离开了这间被称为灵异宅邸的废屋。趁着深红没注意，怜在后视镜里对这间大屋又多看了几眼。

——心头那个身影仿佛还在那里一样……

怜踩下油门，车子转眼驶离了这里。废屋在灰蒙蒙雨雾中依旧沉默着，怜不断地看着后视镜里渐小的废屋，飞快地抹了一下眼角。

“优雨……”

三之刻 天仓萤

“优雨，我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向你说起。”

写下这样的开头，年轻的自由作家天仓萤放下手中的笔，深深地呼吸了片刻后，依然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对于一名职业作家来说，这样的事实在是过于荒谬了。

如果真要说起这一切的话，最初的开始应该是澪失踪的那一天。虽然之后也曾与优雨碰面，许多事却是从那时才开始出现端倪的。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因为那个调查吧？

——天花板很精致。

这是天仓萤对眼前这间病房的第一印象。

以自由作家为职业的青年，喜欢站在角落里观察各种细致入微的事物。嘴角的笑容，稍纵即逝的微妙表情，街头店面摆设的变化，家居装饰与主人性格之间的联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些看似平淡又蕴含了各种传说的景致。只有将这一切都融入心中，才能写出让人信服的好作品。

向来行走于各种诡异事件中的天仓萤在普通人看来是个不太合群的年轻人，喜欢追寻新鲜事物的性格与传统家庭的取向格格不入，相较于性格和思想都内敛的姐姐静，简直就是家族叛逆般的存在。

能够吸引天仓萤来到这间医院，并非是哪位美丽的护士小姐。对于天仓萤来说，这间医院有一个特殊的存在，而那正是自己前来的目的。

静静躺在床上的，是一名陷入昏睡的少女。少女的呼吸均匀，显然并非在昏迷之中，只是昏睡罢了。这名少女就是萤这次拜访的重点，而整件事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并没有通知院方。

“浅沼切子……”天仓萤问自己的医生朋友，“她的状况算特殊吗？”

“非常特殊。”站在天仓萤身边的医生朋友低声说道，“一点外伤都没有，只是精神方面被伤害得比较深，直到现在也无法恢复。”

“这样啊……”萤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那么……她像现在这样子沉睡，已经有多久了？”

“很久了。”宗信医生叹息道，“大约三周，是她入院以来最长的一次，惭愧得很，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天仓萤对于这个答案也是大吃一惊，沉睡三个星期而不醒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嗜睡症的状况。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

浅沼切子的家中遭遇了暴力抢劫，父母和弟弟都在抢劫中被杀。而躲在壁橱中看到了全部事件的她在被警方发现后，已经丧失了正常的神智。虽然在这

里接受治疗，但一直以来都未曾好转。

住院不久之后，浅沼切子就陷入一种奇怪的昏睡状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会进入长时间的睡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来。这样的情况让院方一筹莫展，只能将她转移到特别看护病房特殊处理。

这次见面的经过最后还是被院方知道了，想到这里，天仓萤苦笑了一下，却又因想到某些事而变得焦虑起来。

“如果真是那样……”

天仓萤不敢再想下去，他开始继续给自己的好友写信。

“我知道你不愿意相信，但这一切实在是……”

天仓萤当时继续停留在浅沼切子的房间，追着自己的朋友提出一切能够想到的问题。两人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那名可怜女孩。

“其实有件事是比较让人费解的……”天仓萤的医生朋友解释道，“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她的症状，应该是另外一种全新的病症……”

“什么？”

天仓萤虽然对自己这位朋友的话全盘相信，却忍不住要刨根问底。就在他尚未提出自己问题的时候，眼前那名熟睡女子的身体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一道道青色的痕迹在浅沼切子的皮肤上缓缓浮现，整个场面诡异得无以复加，仿佛有人隐身以画笔在少女的皮肤上绘出青色的纹身艺术品一样。整个过程缓慢自然，就好像这一切是应该发生的一样。

想到这里，天仓萤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女子皮肤上那些可怕的暗青色纹身，这种职业本能造成的丰富联想让自由作家恼火地摇了摇头。

“后来发生的事就更诡异了……”

写下这句话，天仓萤猛然站起来，转身去拿自己身边的包裹。这里面的东西就是当初找回侄女天仓澪时拿到的那部古老相机。从查找的资料上来看，这部相机应该被称为“射影机”。至于具体功能，就连天仓萤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那个女人，那个叫做浅沼切子的女人，就那么在我们眼前消失了。我知道那是人体自燃现象，但场面实在太过恐怖，让我不得不联想到某些不好的东西。”萤继续对自己的好友在信笺上倾述着，“如果这件事只是这样结束的话，也许我就不会给你写信了。你也知道，澪被我们找到了，但之后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

事实上，当天仓澪和天仓萤姐妹在皆神村附近失踪之后，萤第一时间赶往水坝地区开始搜寻，同时前往的还有大批的警方人员和天仓静。

数日后在山中的湖畔，终于有人发现了已经昏迷的天仓澪。尽管所有人都希望知道天仓萤的下落，仿佛被惊吓过度的天仓澪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这样的情形，让萤联想到同样受到莫大刺激的浅沼切子。

随后的事情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天仓澪的状态极不稳定，时常会发生歇斯底里的状况。萤陪在侄女身边，除了发现那台古老的相机似乎另有隐情之外，也只能慢慢尝试与澪沟通，遗憾的是收效甚微。

“现在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萤继续在信中写道，“为了澪的事我已经中断了几乎所有工作……但澪却开始陷入昏迷之中。此时澪身上表现出来的症

状与我之前提到的那名女子有诸多相似之处。从这一点推断，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必须在几周内找到治疗的方法，否则……”

写到这里，天仓萤放下手中的笔，隐隐感觉到可能有很可怕的事发生在自己身边。曾经见识过无数都市传说的年轻作家感觉到了一丝寒冷，此时此刻他只希望把所知道的一切都整理成信件，交给好友麻生优雨，从而得到他对整件事的判断。

“这台射影机就先寄给你，你帮我寻找一下相关资料吧。期待与你的再联络，也希望澪能够尽快好起来。”

写完将信封装好的天仓萤，并不知道此时麻生优雨已遭遇了车祸。世间许多因缘的奇妙就在时光的流逝中慢慢浮现，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不知道这些。

四之刻 黑泽怜&洸川吉乃

冲洗出来的照片被夹在显影池上方，黑泽怜的目光因激动而变得颤抖。在慢慢浮现出画面的照片上，自己双手确认按下快门的每一个瞬间都渐渐出现在怜的眼前。

前庭，中庭，大屋，走廊，楼梯……

郊区的这间灵异宅邸，从照片上看的确有些诡异的气氛，也是杂志最需要的那种氛围。惟一不同的是在走廊转角处拍摄的那张照片，一想到当时的经历，黑泽怜的身体又忍不住颤动起来。

幻境与现实交错的走廊里，黑泽怜似乎经历了一场扭曲的时空变幻。那些突兀的画面和影像，此时此刻仍挥之不去。

“优雨……”

默念着未婚夫的名字，黑泽怜仰头盯着缓缓浮现图像的照片，在一片漆黑之中，她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侧面低头站立在走廊尽头的优雨，并非出自幻觉，而是被清晰地记录在了照片上。

虽然并不清楚为什么会看到死去的亲人，但怜还是充满了激动。她拿着照片回到房间，脑海中开始再度回忆起今天在木屋中的经历。

慢慢地，慢慢地，怜进入了梦乡。在梦中，她又一次看见了废弃的大屋，仿佛就在面前一样。

“这是……”

虽然并不确定自己所处的是否梦境，想到有可能再次见到优雨，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推开紧闭的大门，进入那充满了诡异的宅邸之中。

踏入大屋的瞬间，一股冰冷的气息即刻扑面而来。被这股气息刺到的怜想起曾经在大屋中见到的景象，不禁放缓了脚步。周围的空气像是与外界隔绝了一样，又一次变得冰冷粘稠。

惊恐和思念再一次交杂，怜朝四处张望，想要寻找优雨的身影。很快，她的目光就停留在一个位置再也不动了。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台通体发黄的古老相机静静躺在地上，仿佛穿越了无数年的时光出现在怜眼前。

“这是什么……”

大概是出于摄影师的本能，怜捡起了这台相机，对着取景器向前看去。

已经略有灰尘的取景器里，破败的宅邸依旧如常，没有任何变化。怜叹了口气想要放下相机，却忽然感觉到一个影子在自己眼前闪过。

怜吃惊地放下相机，却什么都没有看到。空空如也的房间里一切都那样安静，哪里有人的影子？

不知为何，怜又一次举起了手中的相机，这一次取景器里的世界依然和往常一样，惟一不同的只有远处一个微微晃动的灰白色身影。

那个身影仿佛漂浮在空中，又像是在地面磨蹭，一步步向着怜的方向走来。尽管心中隐约知道这是梦境，却又不得不把这个梦境和白天的诡异经历联系起来。

空气中开始响起“咯咯”的奇怪声音，怜放下相机，眼前的灰白色影子又消失了。

再度举起相机，取景器里的身影依旧缓慢地走来。

怜能感觉到血液在朝自己的头顶涌来，强烈的眩晕感冲击着她的身体。如果这一切都是现实的话，那么优雨研究的诸多恐怖传说都将成为现实，自己正亲历着一桩可怕的体验。

几乎是无意识地，怜开始缓步后退，试图拉开与那个漂浮身影的距离，同时手指轻轻按动快门。

熟悉的快门咔嚓声响起，怜吃惊地发现眼前的灰白色身影仿佛被什么力量冲击了一下，变得淡化了一些。

一个大胆的推论在怜的心中慢慢形成，摄影师的职业习惯让怜慢慢在恐惧中有了一丝笃定。

于是她再一次按下快门。



漂浮在空中的影子惨嚎一声，身体在空中扭曲了几下，随即飘散开来。这一刻怜终于确认了眼前漂浮的东西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而自己手中的相机，似乎有驱散这些可怕存在的力量。

虽然并不知道这一切因何而来，也不知道手中这台古老相机与这个充满怨气的宅邸有何关系。怜还是紧紧握着相机，开始缓缓向前寻找优雨的身影。

对未婚夫的思念，让怜战胜了恐惧。

黑暗中的宅邸变得宛如笼罩在迷雾中一般，怜的目光不断通过取景器确认着周围冰冷的空气里到底藏着多少怨灵。那些在空中飘浮的东西仿佛随时都会出现，让人防不胜防。在这可怕的世界里，惟一能支撑怜一直走下去的，也许就是优雨那熟悉的背影。

可惜优雨再也没有出现过……

穿过长长的走廊，曾经出现过优雨身影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充满失落的怜站在恐惧组成的空间里，拿着不知名的相机不知所措。

“我，我该怎么办？”

茫然之中，一阵声响吸引了怜的目光。顺着声音出处看过去，即使不用手中的相机也可以看到一名红衣女子正靠在墙壁的角落里瑟瑟发抖。怜从这个角度看不清红衣女子的面容，她低头看了看手中的相机，毫不犹豫地走到女子身边。

“啊……”

仿佛能够感觉到怜的靠近，红衣女子竟从地上一跃而起，转身逃走了。

“请等一等……”

虽然明知道这样的请求也许毫无用处，怜还是举起手喊了一句。

让人意外的是，那名红衣女子听到怜的声音后，竟停住了脚步。怜犹豫了一下，想要靠近红衣女子，却在地上看到一本护照。护照上的照片和低垂脸庞的女子显然是同一个人……

“泷川吉乃……你没事吧？”

看到红衣女子依旧不停发抖的样子，怜心中充满了同情，只有经历过恐惧和绝望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情绪。她靠近红衣女子，想要扶住对方的肩膀安慰她，却令红衣女子猛然后退了几步。

怜讶然地看着做出强烈反应的女子，没有多说什么。女子这时才真正面对怜，在看到怜的面容之后，女子惊讶地低呼了一声。

“你，你也在做梦吗？”

“……”

怜不知道怎么回答对方，不管是手中相机的诡异，还是这冰冷空间里的那份压抑，抖动远非一个梦境所能解释的。两人相视发呆了片刻，那名红衣女子忽然掩面哭泣起来。

“求求你，求求你……”

怜不知说什么好。

“求求你……如果，如果你能醒来的话，也将我唤醒吧！”女子的啜泣声在寂静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凄凉，“我不想再停留在这里了……他们总是不肯放过我！”

怜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她深知哭泣是一种最好的发泄，所以任由泷川吉乃继续哭诉着。

“……我，我根本就不是因为自己想要才活下来的……为什么啊？还有那个，那个女人！我明明不认识她，为什么要不断追着我，想要杀死我？我好害怕……求求你，让我醒过来吧，我不想再做噩梦了，我不想……”

红衣女子的哭泣声越来越大，怜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她只是感觉到周围的空气更加凝重了，那种曾经有过的滞重和粘稠又一次奔涌而来，在瞬间将她的呼吸淹没。

泷川吉乃的哭泣声也在这一刻停止了，她瞪大双眼看着怜，目光越过怜的身体向后看去，双眼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喉咙不断涌动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怜内心一震，猛然转身顺着泷川吉乃的视线看过去。

依旧是黑暗得仿佛没有尽头的走廊，死寂的黑暗中一切都仿佛停止了一样。只有一个孤单的身影，缓步朝着两名女子所在的方向走来。

长发女子的面容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只有淡青色的皮肤与常人不同，让人一睹之下都觉得毛骨悚然。她的脚步缓慢无声，她的动作从容压迫，她不断向前，皮肤和骨肉里仿佛都带着这世间所有的负面情绪，压倒一般地向怜和吉乃靠近。

愤怒，悲伤，绝望，死亡，痛苦，残虐……

任何一种都足以让人崩溃的情绪，从女子的身体里散发出来。青灰色的皮肤并非是她的本色，怜从那身体上看到了无数蔓延着的纹身。这些纹身遍布在女子裸露的肌肤上，像爬满了虫豸的噩梦。

“啊！”

红衣的泷川吉乃尖叫一声，迅速朝着走廊另一头奔逃而去，留下尚未弄清状况的黑泽怜。怜的脑海中迅速闪过刚才吉乃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关于“那个女人”的话。眼前这个可怕的女人，大概就是吉乃所说的“那个女人”吧？

没有时间猜测了，怜同样想要转身逃走，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站在了纹身女子的面前。那些纹身像是吞噬了生气的雾霭，笼罩在女子惨淡的面容之上。原本应该美丽恬静的脸上挂着冰冷的表情，看向怜的眼神也仿佛是在看一件东西而非一个活人。

怜想要举起手中的相机，却又从内心深处生出一种“即使这样也没有用”的感觉。那种感觉异常强烈，以至于她在纹身女子缓步靠近之前也和泷川吉乃一样选择了逃走。

转身的瞬间，世界又一次变成了黑白两色。怜想到自己似乎初来这间废屋也遭遇了只有黑白两色的空间扭曲。虽然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怜依然有一种整个世界都被什么人控制了的错觉。

怜飞快地穿过走廊，脚步踏在腐朽的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簌簌落下的灰尘中，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朦胧而毫无真实感，只有背后那股冰冷死寂的气息如影子一般跟随着她。

恐惧和死亡的气息越来越近，怜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此时她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里，自己所面对的一切都让她感到窒息。怜不断打开自己面前的大门，穿过一间间废弃的屋子，背后的脚步声却一直没有停止。

终于快要来到废屋的大门处了，怜在内心中拼命地鼓励自己，向着惟一可能逃离这无边黑暗的方向跑去，青色的纹身影子却蓦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冲过去！*

在心中这样想着，怜猛然提高了速度扑向大门，一股冰冷刺痛的感觉却在瞬间从她的右肩滋生，随后在全身飞快地蔓延开。

像是被灼热的铁棍划过，怜能感觉到自己肩膀上骤然出现的伤口痛入骨

髓，她拼命朝前奔跑，以左手拉开了腐朽的木门。

下一秒钟，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黑泽怜的视野里。

****

室外和煦的阳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洒落几点光斑在阳台上。黑泽怜从恶梦中猛然惊醒，脑海中依旧浮现出刚才让人窒息的一幕。此时此刻的她感觉到自己身体已被恐惧逼出的汗水浸透，额前触手一片冰凉的湿意。

转身拧开台灯后，黑泽怜仰头望向头顶的天花板。熟悉的房间能让人感觉到片刻的安宁。此时她的脑海中依然萦绕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仿佛亲历一样的恶梦充满了让人绝望的片段。

只是失神了片刻，一种似乎熟悉的痛楚便爬上肩头，那里的骨肉好像要被刀锋彻底切开一样疼痛。黑泽怜转身凝视自己的肩头，立即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青灰色的诡异纹理从梦中肩头受伤的位置开始滋生，一直向上攀爬到脖颈附近。这些青色纹身如同梦中所见的那名女子一样，仿佛已经渗入了骨肉，走向哪里，哪里就泛起一片锥心刺骨的痛。

“我，我这是……”

不管是梦境还是幻觉，这一瞬间出现的景象冲击着黑泽怜的神经，让她不得不回忆起梦中所见的一切。想到那名浑身布满了纹身的冷漠女子，黑泽怜的身体又开始不住颤抖起来。

“怜姐，你没事吧？”

雏咲深红的声音适时把怜拉回到现实中，美丽的少女站在房间门口，轻声询问道。

“我，我没事……”看到自己熟悉的人，黑泽怜的身体慢慢放松下来，她想自己可能是想太多了，“只是……做了一个讨厌的梦。”

听到怜这样回答，深红点头准备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又犹豫了一下。

“嗯……对了，今天早上收到的信，给你吧。”

怜接过深红递来的信笺，立刻明白为何刚才深红有一瞬间的犹豫。

在信封上，天仓萤以端正的字体写着“麻生优雨收”。从寄信的时间上来看，天仓萤大概还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已经出了车祸。

“怜姐，你不要想太多……”

留下一句安慰的话，雏咲深红转身出了卧室。黑泽怜看着少女的背影，感激地抿起嘴唇，打起精神拆开信笺。

信的正文是天仓萤关于自己侄女病情的推论，以及对之前一些事件的总结。看来优雨在出事之前应该与萤探讨过这个问题，通篇看下来，萤写在信末尾的一段话反倒引起怜的注意。

“这部相机被称为‘射影机’，我希望你能从它身上找到有价值的情报……”

“射影机？”

既然信中提到萤已将这件东西寄给优雨，应该是放在萤的房间里吧？收好天仓萤的信，怜看着卧室门的方向。打开卧室的门，顺着走廊走到尽头就是优雨的房间。一直害怕被悲伤淹没的自己，自从车祸之后再也没去过那个房间。

缓缓站直身体，怜能感觉到因为长时间睡眠导致的四肢冰冷。如果那个梦真的那么可怕的话……刚才那阵感觉是

幻觉吗？

女子忍不住又侧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肩，白皙光滑的皮肤上什么都没有。

优雨的房间本是自己最熟悉的，现在却变成了陌生的世界。怜踏入房间的瞬间便强烈地感觉到被隐藏在内心之中的悲伤如约袭来。生与死的间隔让这个房间注定成为回忆的起点，却再也带不来温暖和欢乐。

优雨是个很喜欢整洁的人，房间里的一切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深红定期的打扫让房间至今依旧一尘不染，平放在在书桌上的眼镜盒还有笔记本都端正整齐。一切都井然有序，就像优雨安排下的两人的生活轨迹。

想到优雨已经不在了，黑泽怜的内心一阵空虚，扶着书桌慢慢坐在优雨工作的椅子上，她的目光掠过床头和窗帘，最终定格在一台古老的相机身上。

历经岁月的古铜色机身已因氧化和风蚀变得一片漆黑。怜的手指轻轻触碰到这台金属相机上，所得触感与梦中无异。这样奇妙的巧合在怜的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年轻的女子低头摩挲着被称为“射影机”的物品，心中想起的却是那个温柔优雅的身影。

“这样的东西……果然适合你来研究吧？”

自言自语中，怜低头看见书桌上摆放的文件，其中混杂着优雨的字迹。每一样熟悉的事物都能引起一阵思念，鼻息酸楚的女子揉着自己的眉心，驻足在书桌前察看未婚夫整理的笔记。从字迹中不难看出萤已将射影机寄来一段时间，优雨对其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射影机是源于明治初期……麻生邦彦博士为了与异界联系而研制出来的神秘照相机。这样的存在只有几台，其原理在于利用珍贵的照相机做为基础，组合了特殊的镜头和菲林，以达到‘观察异界’的目的。诸多传说中存在的事物，在射影机里可以看见其具体的形态……”

优雨的研究非常仔细，让怜对这台射影机产生了兴趣。低头仔细检查射影机，怜并未看出它与普通相机的区别。只有在扳开胶卷仓的时候，怜才发现居然已经有一张胶卷被使用过了。

“这样古老的东西，能冲洗出什么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怜走进暗房对胶片进行冲洗。不久之后，照片上的影像渐渐显露出来。

照片中残破的墙壁和梦中没有分别，宛如那样的梦境重新出现在眼前。怜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手中镊子下的照片在空中微微抖动，显露出照片中央的人像。

红色的外衣，蜷缩在角落的可怜女子。这一幕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怜的眼前，让她的心脏猛然抽搐了一下，随即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在睡梦之中，怜曾以这样的角度对着红衣女子拍摄过这张照片。那个女子残破的护照上还有她的名字。

泷川吉乃。

失神的女子慢慢松开自己的手，手中的相片飘落地面。这一刻她已经意识到，那个梦中的可怕世界，好像打开了一扇与她生活相通的门。

五之刻 天仓萤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疯了。”

写下这样的日记之后，天仓萤苦笑了一下，又把整张日记纸撕下丢进垃圾桶。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更希望找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倾述。如果非要在所有朋友里选定一个人选的话，萤最希望的人自然是优雨。

——可惜优雨大概正在忙着跟未婚妻准备结婚的事情吧？

想到这里，萤放弃了找人倾述的打算，继续整理自己的笔记。一旦资料整理完成到一定阶段，他就会写成书信寄给优雨。这样的工作虽然辛苦并充满压力，却让萤有了从未有过的战栗体验。

最大的压力，仍源自于澪的病情。

从被寻回开始，澪陷入精神低迷本是意料之中。独自一人有伤又经历了不知什么样的凶险，在曾有无数人失踪的山林里走出，萤相信即使是自己也无法做到平静面对。只是澪的恢复难度似乎也远超普通病人，在静和萤的安排下，澪在东京医大的特护病房里修养调整。

随后就是澪陷入怪病的情况，这让对这种怪病略有了解的萤感到强烈的忧虑。

——如果不找到治疗澪的方法，她是不是也会像那个女人一样……

这样的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进



而让萤有些害怕起来。青年作家从医生无法确诊澪为何总是陷入昏睡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自己的调查。

最先的目标是曾经有过记载的皆神村，这个现已消失在地图上的村落有着怎样的历史，又曾经发生过什么，这些都与澪的昏迷和萤的失踪有着紧密联系。想到这一切，萤开始了孤单的走访和查阅。

最先走访问的目标，是居住在水坝不远处的小镇居民。小镇上的一位老人带着昏昏欲睡的迟钝，接待了萤。

“那个……我想知道皆神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到澪的病情已经恶化，萤没有什么铺垫地直接问道。

“皆神村啊……”老人昏浊的眼睛微微抬起，看到年轻人的脸后又垂了下去，“那里可是个吓人的地方……不过那是很久之前了……现在那地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人失踪呢？”萤继续追问着，“是不是有什么不祥的传说？”

“那个……可能跟仪式失败有关吧……”老人絮絮叨叨地说着，“但是那里的灵魂啊什么的，现在好像是安宁了……你即使去到那里，也找不到什么……”

询问的结果和民俗学家们的谈话如出一辙，萤毫无办法地回到住处，随后在笔记本上划掉了“皆神村”的三个字。

接下来是关于澪的怪病，这才是萤最关心的问题。看着每天只有三个小时清醒的侄女，想到那个化成灰炭的浅沼切子，萤的内心就会变得沉重无比。

“也许我的时间已经不够多了，可我还是想要尝试一下……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感觉真不好，如果有你和真多在身边就好了，你们才是这些问题的专家。”

在信中稍微宣泄了一下压抑的情绪，放下笔的萤再度前往之前拜访过的编辑和民俗学者家中。

“关于沉睡的传说吗？我记得你之前就在研究这个。”民俗杂志的编辑泽村在办公室里为萤斟满咖啡，殷切地关心这位知名的年轻作家，“你的脸色不太好？最近太辛苦的缘故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萤说了一半，忽然觉得并没有必要解释，于是转移了话题，“我是说，关于沉睡之家的传说，你应该知道得比较多吧？我记得你们的杂志上，你有写过一些专稿。”

“那种稿子啊……”泽村笑了笑，“多半都是骗人的。当然也有民俗传说的研究成分在内，不过你也是同行，应该知道真假的比例。”

泽村说的的确也是实情，萤低下头沉默了片刻，再次提问：“听说现在医院里也出现了很多这种症状……你们有听过什么传闻没有？”

“传闻倒是有一些。”泽村喝了口咖啡，压低声音说，“传说在沉睡之家跟那个地方有关……你知道东京郊区那边有一座很大的废弃旧屋，据说那里会出现奇怪的事哦……”

“跟沉睡之家有关？”

“我只是听说。”

泽村所能提供的内容也只是到此为止了。萤并没有在编辑部停留多久，转身又前往图书馆寻找资料，一无所获后回到了家中。

“要不要去郊区调查一下呢？”

天仓萤写下这段话之后，终于还是动身去到了东京郊区的废屋。站在废屋

前遥望这座充满了荒凉味道的古宅，萤的内心开始剧烈地不安起来。那种强烈的不祥预感笼罩在他的心头，年轻的自由作家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推门而入。

越来越不安的情绪鼓动着萤，却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顺着狭长的走廊和腐朽的楼梯在大屋内搜寻，萤没有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废屋内搜寻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萤失望地返回到自己的住处。那间曾经迎接了怜和深红的大屋依然屹立在郊区的深山中，没有一丝改变。只有来来去去的人心情在不断变化。

“也许是我错了，想要把解决问题的惟一希望留给一个并不真实的传说。”萤在自己的日记上写下感受，“如果优雨在的话，大概会给我提出更好的建议吧？现在的线索应该集中在其他民俗传说里吧……”

放下笔，萤把自己写好的一封信丢入家门口的邮箱，转身回到房间。写满了各种关键词的书桌上，在台灯的照耀中格外醒目。萤坐在椅子上想要继续翻看几本资料，一阵疲倦却忽然袭来。

——大概是熬夜太多的缘故吧？

心中这样想着，萤没有继续坚持工作，换上睡衣躺下，很快就睡着了。

梦境旋即袭来。

周围的一切像是从高空坠下，随着身体的陷落骤然消失。萤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眼前的景物已随着迅速落下的扭曲化成了灰白，熟悉的房间像被风吹散的沙砾一样消散了。

出现在眼前的，是静谧的月夜以及巨大破败的宅邸。

静静矗立在群山密林之中，仿佛它一直都在等待着有人进入。

仰望眼前的一切，天仓萤彻底惊呆了……

六之刻 黑泽怜

黑泽怜疲惫不堪地推开家门，身体像是要随时倒下一样。站在门口恍惚了片刻，家中那股熟悉的气味才让她精神略感振作。

回忆却并不那么愉快。

在意识到泷川吉乃有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之后，深红凭着过人的记忆力和怜广阔的人际关系，很快查询到了一位同名的女子正在医院里接受治疗。而这一切的起因，则是深红递给怜那张报纸上的一则新闻。

“客机坠毁，惟一生还者泷川吉乃……”

毫无疑问，从报纸上的照片确认，这个泷川吉乃就是黑泽怜载梦中见到的那个红衣女子。怜悄悄从暗房里拿出掉落地上的照片对比，终于鼓足勇气询问深红。

“深红……能帮我找到这个人吗？”

数小时后，黑泽怜按照深红给出的地址独自一人前往医院。关于梦中的一切，黑泽怜没有向深红说起。一方面是她觉得常人难以理解，一方面也是由于深红年纪太小，怜不愿让她分担这些折磨精神的东西。

“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怜出门之前，深红跟她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嗯，真的没问题。”

看着深红的笑容，怜的内心也变得略微轻松一些。只是在过了不久来到葛木医院之后，这种轻松却化成了恐惧和忧虑。

因为听说是雏咲深红的朋友，医院的医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怜，也说起了这次奇特的治疗过程。

“虽然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想导致她恐惧和惧怕睡眠的主要原因是恶梦吧。”负责治疗泷川吉乃的医生解释说，“经历了那样恐怖的事，难免会有一些心理阴影，对治疗有所抗拒也可以理解。”

“恐怖的事？”

“你不知道吧？”医生压低了声音，“患者在获救前被压在尸体当中，其中就有她未婚夫和父母的尸体……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了四天，的确是常人无法想像的可怕状态呢……”

怜尝试着想像了一下那种状况，立刻觉得浑身发冷。在向医生道谢之后，她缓步走进泷川吉乃的病房，看见了这个脸色苍白的长发女子。

据医生说泷川吉乃的主要症状就是长时间的睡眠，此刻见到沉睡中的女子倒也合情合理。怜站在床头仔细看着这张梦中见过的面容，想起女子撕心裂肺的叫声，那些在梦中的可怕回忆仿佛重新被浇筑成了厚重的墙，压在她的心中。

床头除了几束鲜花和果篮，还摆放着一本日记。一只钢笔斜插在日记本中，把日记分开成上下两个部分。怜犹豫着靠近了那本日记，在心中左右挣扎着想要翻开，又觉得这样做不好。



手指轻轻抬起的怜想起梦中那些遭遇，忽然下定决心抓起日记本，飞快地翻开。

作为一个为众多杂志工作的职业摄影师，怜的阅读速度远远超过常人。泷川吉乃的这本日记也写得很简单，怜只看了几页就脸色大变。

“我看见雪夜里的那间大屋……好冷，好黑，一切都那么可怕……我看见了他们，父亲，母亲，还有他……”

“我听到小孩的歌声，还有他们的背影……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我想和他们一起去……”

“……每一次都能感觉到身体上蔓延出可怕的纹身，青灰色的纹身让我充满痛苦，医生却说他们看不见这种纹身，是我的幻觉……”

“最近睡眠的时间已经快超过清醒的时间了……我害怕那些梦境，那里有可怕的东西，还有一个神秘的女人……”

不必再看下去怜也知道，眼前的昏迷女子与自己身处同一个梦境之中，虽然她并不明白梦境为什么会重叠。

怜放下手中的日记本，打算等女子醒来后同她交谈。此时眼前的女子身体忽然开始剧烈地颤抖，一股充满了熟悉氛围的滞重感充斥在怜周围的空气里。怜吃惊地看着眼前的女子猛然睁开双眼，喉咙拼命涌动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一道道青涩的纹理从女子的身体向着四肢和脸颊飞快地爬去，迅速占领了泷川吉乃的全部肌肤。

青灰色的纹理聚成一团可怕的笑容，无声地咆哮。

突如其来的惊吓让怜尖叫一声，想要夺门而出，却在跑到门口的时候感觉到背后似乎发生了什么。

仅仅是犹豫了一下，怜缓缓回头看去。

病床之上什么都没有，只留下一个漆黑的人形印记，泷川吉乃仿佛从空气中消失了一样，没有一丝声息地不见了。

****

没有开灯的房间里，黑泽怜独自一人抱着膝盖坐在墙角，仍在回忆这几天发生的一切。

那些片段在脑海中萦绕，带来不愉快的记忆。碎片里包含着每一次诡异的遭遇，每一幅恐惧的画面，都让怜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梦中的女子在现实里出现，梦中的照片在现实里被冲洗……每一件事被印证出来，都让怜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区别。

带着这样的迷惘，黑泽怜再一次昏昏沉沉地睡了，陷入梦境之中。

…………

周围的一切不知道从何时起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冰冷的风吹过身体，女子惘然地抬起头，目光落在眼前的巨大建筑上。

一如之前的梦中，神秘的大屋和之前所见没有分别，甚至脚下踩着的木板地面都有相同的质感。

黑泽怜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次她终于确认自己是在梦中了，这个梦境也与泷川吉乃的梦境相通，惟一不同的是泷川吉乃已经消失，这一次的梦境里恐怕只有自己了。

手中握着的，仍是那台神秘的射影机。黑泽怜低头以手指轻轻划过斑驳的金属机身，内心之中的恐惧渐散。想到

自己曾经在这里见过优雨的背影，坚强的女子抬起头，高举起射影机开始缓步向前。

漆黑的走廊里没有一丝声响，只有射影机上警示怨灵出没的红灯偶尔闪烁。孤独的女子踏上了一条仿佛不归的路。

她的心中，只有那个温暖亲切的背影。

“吉乃？”

踏上走廊尽头的台阶，怜意外地发现红衣的泷川吉乃扑倒在角落里。虽然对方在现实里已经消失了，但能够重逢也许是件好事。想起医生所说的那些惨痛经历，怜不自觉地向着侧身垂头的女子伸出自己的手。

伏在地面上的泷川吉乃忽然一跃而起，带着冰冷的气息朝怜扑过来。一瞬间，怜手中的相机开始闪烁出强烈的红光，怜带着惊讶快步后退，避开了泷川吉乃的袭击。

“你……”

怜的话没有说出口，漂浮着空中的泷川吉乃仿佛为了印证她的这种猜测，飘动着再次朝怜扑来。

周围的光线一下黯淡起来，射影机发出急促的警告声。许多黑色的影子缓缓出现在周围，想着怜所在的位置缓缓逼近。

——这个时候可以依靠的，恐怕也只有射影机了。

怜的内心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手中的射影机被她迅速举起。摄影师长久以来养成的瞬间抓拍动作流畅简洁，喀嚓一声快门声闪过后，逼近怜的泷川吉乃被迫后退了几步。

和上一次恶梦中的经历相似，射影机对这些漂浮在空中的怨灵拥有极大的杀伤力。怜原本紧绷的心开始有了少许缓和，她高举着射影机后退了几步，又捕捉到了一只怨灵的动作。

…………

渐渐习惯了笨重老旧的射影机后，怜笨拙地闪避着灵体们的攻击，不断将灵体净化封印到另一个世界。随着不断有怨灵发出尖叫，怜的周围只剩下泷川吉乃一个存在了。

再度举起相机，黑泽怜犹豫了片刻。

“她原本不是……”

在这样的犹豫中，眼前的泷川吉乃猛然再度扑向怜。带着冰冷的双手飞快摸向黑泽怜的脖颈，让怜躲闪不及。

“不……”

眼前光芒一闪，怜的梦境迅速退回成现实。周围的大屋和雾霭都不见了，重新回到熟悉的卧室里，只有身体的冷汗和狂乱的心跳证明着刚才所经历的一切。

微微喘息中，黑泽怜感觉到自己的右臂似乎有些凉意。女子迷惑地看向自己的右手，瞬间呆住了。

黑暗之中，蹲在床边的红衣女子正抓着怜的右臂，一双空洞无物的眼睛正盯着她，仿佛一直在那里等候她醒来一样。

尚未来得及尖叫，泷川吉乃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怜的视线里。空荡荡的房间什么都没有，只有那冰冷的手臂仍残留着接近死亡的恐怖气息。让怜在孤寂的夜晚饱受恐怖的煎熬。

究竟哪一个才是梦境，哪一个才是现实？

黑泽怜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七之刻 黑泽怜

梦境并未因为泷川吉乃的消失停止。

每当夜晚入睡的时候，怜会和日记里惧怕梦境的泷川吉乃一样，在黑暗中恐惧睡眠的降临。那间巨大的神秘废屋一次次出现在梦境里，幽暗的空间里隐藏了无数怨灵。那些怨灵在空中飘荡，在壁橱里栖息，在地下室出没，也在庭院中游动。

这种时候，除了手中的射影机，怜完全没有其他的依靠。非要说还有什么能支撑她的话，大概也只有偶尔浮现在脑海中优雨的亲切背影。

随后，那些从肩膀蔓延开来的刺青也开始折磨怜。巨大的痛苦从身体的一个角落蔓延到整个后背，在洗澡的途中也会因为剧痛而跌倒在地上。这些煎熬突如其来地加诸在自己身上，让怜又一次陷入了绝望的情绪中。

随着一次次进入梦境，甚至连梦境和现实也开始慢慢地交汇。那些曾经在梦境中出现的可怕的脸，时不时浮现在怜的宅邸中。任何昏暗的角落里，都有可能浮现出泷川吉乃的脸，或是被自己拍摄下的某只怨灵。那些森森的目光跟随着怜，让女摄影师无时无刻不毛骨悚然，并为之惧怕着。

最可怕的是，她不知道这样的经历何时才是结束，怜的内心总会想到那个消失的泷川吉乃。病床上漆黑的印记也许是她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一处痕迹，怜猜测自己某一天也会变成那样。

这种悲伤和绝望交织的情绪让雏咲深红感觉到了怜的变化。

“怜姐，你最近怎么了？”

面对深红，怜总觉得自己无法说出实情，只能随口敷衍道：“我……我最近在研究一些东西，希望你能帮我寻找一些资料。”

深红对怜的话深信不已，接过怜递给自己的资料目录，立即开始了工作。怜看着深红转身离去的背影，忽然想到自己再一次陷入了独自一人的恐惧中，心中没来由地涌起了一阵悲伤。

——优雨，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就好了。

雏咲深红搜集资料的速度远远超过怜的想像，内容也异常丰富。从民俗学的报告到编辑部的图文资料，甚至还有一些整理出来的民间传说。通过这些传说，怜的眼前渐渐勾勒出一幅并不怎么完整的图案。

与此同时，怜还陆续收到了天仓萤写给优雨的信。信中提到的许多想法，都与深红搜集来的资料不谋而合。

“沉睡之家是很早以前流传在精神学医生之间的一个传说，传说入院的某些患者会做相似的梦，梦中有一间巨大的宅邸，人们在宅邸中会遇见自己很亲近的死者。醒来后则会产生幻觉，这些症状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病人完全消失。有些人认为这是奇怪的人体自燃现象……”

“……纹身代表着某个少女对恋人的思念。也有传说有人为了代替别人的痛苦而在自己身上刻下纹身，最终

这些纹身吞噬了生命，带来了更强烈的痛苦。”

天仓萤的信中则提到了关于天仓澪的病情，并且有一封信提到了重要的讯息。

“……不管你是否相信，我都要告诉你。我也在梦中进入了沉睡之家。我想可能是太过于想要进入那间屋子，并且也为澪的事担心所致吧。不管怎么说，亲自经历的梦境和之前调查出来的那些传说极为相似……”

看到这里，怜忍不住点了点头。同样有过梦境经历的她，也对那些存在于恶梦之中的东西印象深刻。从萤的描述来看，他应该也确实进入了沉睡之家。

“我在梦中遇到了可怕的事……那间飘雪黑夜里的屋子和传说中的幽灵宅邸很像。其中充满了可怕的怨灵和种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果不是在那里捡到了一部和射影机非常相像的相机，我大概会在梦中被那些东西杀死吧？”

怜轻轻叹息一声，如果不是萤把那台射影机寄过来，自己会在梦中捡到那个能在现实世界冲洗照片的射影机吗？也许命运自有安排，让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死在梦中。

“在梦中我觉得自己接触到了这件事的部分真相，但这真相很有可能超过了人们的理解。最奇怪的是我可以看到澪的身影，而澪并没有死去……也许她在和我做着同一个梦？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百多年前的文字和录音记载，其中也有关于沉睡之家的描述。这种长达百年的传说，我认为其存在必然有一种真实的形态。”

“澪可能是在梦中寻找着自己失踪的姐姐茧，她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也不太好……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了失踪者，那可真是不太妙……我必须尽快找到答案，现在刺青已经在我的身上蔓延刺痛了。等我结束调查就过去找你，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信写到来这里就此搁笔，看得出天仓萤与优雨的确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短短几天之内连续的书信倾述，也足以证明对方内心的压力巨大。

——那里虽然可怕，但是还有优雨……

这大概是怜惟一的心声，能够在那个恐怖的世界里看到优雨的背影。即使是无法触摸，依然能感觉到那种温暖的悲伤引导着自己。心里想着，即使身体变成了灰炭，也会和优雨在一起吧？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怜才会一次次面对恶灵的冲击。那些藏身在各种角落里的怨灵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个坚强女子心中装的究竟是什么。

怜正在发呆，电话声响了。那一边响起的声音，有些陌生，但是很礼貌。

“您好，我是天仓萤，我想找一下麻生优雨先生。”

抓着话筒的怜愣了一下，她能听到自己心脏再次碎裂的声音。努力压抑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女子竭尽所能以自己一生中最平静的声音说道：“对不起……天仓先生，优雨已经不在了……”

这句话之后，对方沉默了很久，似乎是在消化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怜抓着话筒静静等候着，她能从对方的口气中听出萤和优雨之间的感情。因为一直以来自己的情绪都不是很好，没有通知到优雨的一些朋友，这让怜的心中产生了微微的歉意。

过了片刻，电话那边的天仓萤才缓缓开口。

“对不起……您应该是黑泽怜小姐吧？发生这种事太遗憾了……但是我实在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一直都在潜心研究，只给优雨写了几封信……”

“不，优雨能有你这样的好朋友，应该很开心。”怜在电话这边笨拙地安慰对方，“不过……能否有一个不情之请？”

“哦，您请说。”

“那个……”怜迟疑了一下才说出口，“抱歉，我私自拆看了您写给优雨的信，知道您对沉睡之家也有了一定研究。我想看看研究的成果，可以吗？”

“哦……这没问题。不过为什么您……”

“是非常重要的事。”怜打断了天仓萤的提问，“拜托了……”

“……好的。如果您这几天有时间的话，我可以亲自去您家中一趟，拜祭一下优雨，顺便把资料给您带过去。”

之后两人的对话在互相客气的安慰和问候声中结束了。放下电话之后的天仓萤依然有些好奇，为什么黑泽怜会对沉睡之家有那么大的兴趣。

片刻之后，一个古怪又让人震惊的想法占据了萤的思维，让他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看来……我必须早一些去萤的家里了。”

八之刻 雏唉深红

“我会尽快赶到您那里。”

和怜交换梦中情报的萤在电话那边口气坚决，这几天他和怜互相讨论梦中发生的一切，两人似乎都被什么东西纠缠着无法冲出那层层迷雾。萤在梦中总是会遇见凄苦的澪，怜则会梦见一些无关的巫女和祭坛。随着梦境的深入，恐惧渐渐被习惯，更多的悲伤和痛苦全都浮现在眼前。梦中有互相隐瞒着秘密，因为内疚而陷入沉睡之家的母女，也有充满了挣扎和痛苦的无辜少女。怜感觉到自己离那个秘密的核心越来越近了，萤也在电话那边同意她的说法，依靠梦境的经历改写着手中的研究报告。

最可怕的一次经历就在之前的梦境中，怜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巨大祭坛中央，正是自己第一次梦见这个可怕宅邸时出现的那间密室。曾经手持利刃出现的老者吼叫着出现在怜的面前，刀锋上的血珠依然滴滴欲坠。

“你是这里的主人吗？”

因为长久以来的梦境，怜甚至已经有些清楚这个宅邸很久以前应该住着一户名门。随后的日子里大概因为某种原因落败，只留下这个闹鬼的屋子。

老者没有回答怜，只是奔跑着朝怜冲过来。怜不得已只好举起相机反抗，这一幕动作她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随着相机成功地数次拍摄到老者，老者的灵魂在最后一击中化作天空中的点点灵光，消散在怜的眼前。

怜在一片光芒之中醒了过来。

起身走出卧室，熟悉的家现在已不是自己所热爱的那个家了，无数的怨灵仿佛就藏匿在周围，让屋子里的空气冰冷无比。怜抱着双臂走向楼梯口，耳畔

却传来一阵阵轻声的呢喃。

“哥哥，哥哥……”

大概是在梦中的深红，喊出这样的声音，让怜停住了脚步。缓缓推开深红的房门，怜看到躺在床上的深红似乎缩成一团，一道熟悉的纹身在她的胸口迅速流动着。

“连深红也……”

这一刻，怜真心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让自己依靠。面对这么多的绝望和恐惧，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中的黑泽怜抱着肩膀轻轻啜泣起来，又很快恢复了平静。

回到自己的房间，怜躺下一并闭上眼睛，很快她的身体随着梦境的开始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

孤独的少女一个人走在没有人烟的小路上。这里的一切都让怜感到陌生，只有那个步履蹒跚的女孩是她最熟悉的人。怜想要跟女孩子打招呼却发不出声音，想要举起射影机手中却空空如也。对任何事都无能为力的怜朝着深红的方向努力跑了几步，却听到了深红内心深处的声音。

“又是这里……”

深红的步子并不缓慢，很快来到一方大型宅邸之前。这座宅邸包含着深红之前曾经有过的不快经历。

就在两年前深红成为萤和怜家中一员的前两周，深红曾经走入一座和眼前建筑完全一样的宅邸——冰室邸。

深红的哥哥雏咲真冬失踪的地方。

数百年前的怨灵和哥哥的失踪，让整个冰室邸充满了神秘的气息。深红在其中寻找到了哥哥的踪迹，也见到了传说中的绳之巫女冰室雾绘。

那是一次永生难以忘记的经历，因



恋人被杀而产生怨恨的绳之巫女在仪式举行时产生了过多的怨气，导致无法彻底关闭黄泉之门。

仿佛命运的安排，最终深红解决了这一切，彻底关闭了黄泉之门。惟一遗憾的是，深红的哥哥雏咲真冬为了平复巫女怨魂的悲伤，永远留在了黄泉之门的另一边。

从冰室邸走出来的雏咲深红，在真冬生前的安排下来到萤和怜这里，成为怜的助手。大概是因为无法忘记过去发生的那一切，深红如今也被引入了沉睡之家。

深红的经历与怜大同小异，惟一不同的是手持射影机战斗的她动作似乎更加敏捷，对怨灵的优势远远超过怜的想像。联想到两年前深红曾经遭遇的一切，怜有些明白这位女孩背后隐藏的故事了。

当雏咲真冬的背影出现后，深红立即放弃了战斗。

完全和怜看到优雨的背影一样，深红看到那个羸弱的背影后发出低声的惊呼，开始拼命向前冲去。那个背影却只是不断地逃避，好像优雨的背影一样。

“哥哥！”

深红撕心裂肺的喊声终于冲破了空间的束缚，让怜从梦中飞快地醒来。犹豫了片刻之后，怜赤着脚冲向深红的房间。在深红的房间里，她再一次看到了赤红色的纹身。

“怜姐……我们，大概都会死吧……”

怜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搂着深红的肩膀轻轻安慰她。被怜抱在怀中的深红低声啜泣，在幽静的房间里让人感觉格外揪心。

除了恐惧，只有悲伤能让人绝望到如此地步。

****

怜只能安慰深红，却无法阻止她和自己再一次堕入梦中。沉睡无法抗拒般地来临，两人再一次进入到深红那个诡异的梦中。

这一次的深红身心和自己一样疲惫，站在没有光的通道里，少女的内心彷徨无助，双手碰着射影机却丝毫没有使用的打算。一股淡淡的灰败气息笼罩在雏咲深红身上，让怜感到一阵无力。

天空中没有雪花飘落，脚下的枯叶遍布在整条通路上。雏咲深红每走一步都会被叶子淹没到足踝，她就在这样诡异的环境里缓步前行，内心中充满了对兄长的思念和对自己的责难。

——如果那个时候，我跟哥哥一起回来，也许一切就不同了吧？

——如果那时候哥哥能做别的决定，也许一切就不同了吧？

——如果哥哥还在身边，他一定会保护我不被纹身侵害。

无数声的呐喊发自深红的内心，也在怜的耳畔轻轻回荡。在深红的心中，兄长的地位从未动摇过，她对兄长的思念也从未减轻过。怜直到现在才讶然发现，深红对真冬的思念如此深切，可见并非只有自己才深深地思念着亲人。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有这么多人聚集在沉睡之家吧？

前方的路渐渐淡了，幻化成一团漆黑，随后被赤红色的鸟居点亮。透过荒凉的地面，鸟居蜿蜒出的影子里静静地站着一名青年。

“哥哥！”

思念像是由时间酿成的酒，在两年的时光里发酵出更浓厚的情绪。看到那个身影的瞬间，深红几乎忘却了一切般的奔跑过去，想要拥入那人的怀抱。

刹那之间，世界仿佛被什么东西停止了，又一次变成了黑白两色。

——不，深红！不要去！

怜拼命地想要传达这样的念头给深红，却没有丝毫用处。执着的少女向着雏咲真冬快步跑过去，无论怜如何想要挽回都无法停住她的脚步。

世界在这一刻仿佛被静止了，怜感觉到自己的动作被凝固在深红的身后，怎么也无法向前。天地之间的雾气浓厚到将所有人包裹在狭小的视线里。怜无力又无奈地看着那个背影在自己眼前慢慢变淡，慢慢消失……

当怜再度醒来的时候，她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少女。雏咲深红的面容平静，均匀的呼吸中竟带着一丝笑容。

——这一次，连深红也无法醒来了。

怜无力地坐到地上，双目无神地望着天花板。从深红不愿回头的瞬间，深深植根于内心的绝望就彻底将她打败了。

不想再抗争。

不想再逃避。

不想再做任何挣扎。

也许跟亲人在一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吧？怜目光沉重地扫视着深红的房间，忽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抱起膝盖，女子忽然渴望寻求睡眠和梦境。

九之刻 天仓萤&黑泽怜

和怜想像中的不太一样，这一次绝望的梦境并没有如期来临。

天仓萤的到访让怜感觉到了一丝希望。打开客厅门的那一刹那，看到一直以电话互通讯息的青年，女子忍不住开始低声哭泣。仿佛所有的压力和所有的悲恸，都能在这一刻释放。两个经历了同样梦境的人不必用语言互相表述，也能明白彼此之间的感受。

看到了深红的状况之后，天仓萤没有第一时间表态。在沉默中，青年掏出了一本笔记递给一直不停啜泣的黑泽怜。

“怜小姐，请不要过早放弃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怜慢慢停止了哭泣，接住萤递过来的笔记仔细看着，笔记上记载着数十年前有人对沉睡之家的一些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几点规律，似乎都在意指那个梦中出现的小屋是一处神社。

“怜小姐，我结合地方志的记载，加上民俗传说和各种流传下来的说法，终于对整个沉睡之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大概看得出怜似乎并没有什么力气，萤干脆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和盘托出。果然，怜在听到这些之后精神开始有了一丝起色，这让萤更有信心将整个事件说出来。

“……相传古代的陆奥山区深处能够与黄泉相连，那里的人们总能在梦中遇到自己思念的逝去者。有些人因为过

于思念死者，会跟随死者越过三途之河抵挡黄泉的彼方。这种人在做过梦之后就再也无法醒来了……”

大概是因为故事与自己的遭遇实在太相似了，原本绝望的毫无生气的怜慢慢抬起了头。

“据传这些死去的人们怨念纠葛，总有一天会冲破黄泉溢满人间。若到了那一天，这周围的地区都将无法区分生与死，陷入癫狂。”

说到这里，萤自嘲地笑了。

“和现在很像，不是么？”

“为了避免这种事，山村中的世家‘久世’家族会每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刺魂之仪’，以民间传说‘刺青者’的方式代替此地的所有人承受思念之痛。仪式异常残酷，要将活人与死者之血混合成刺青之墨，在巫女身上刻上纹身。当刺青巫女全身布满纹身后，她便会被沉入久世家建造的那所神社最深处——那里代表着奈落的最深处。”

怜的脑海中渐渐浮现出自己曾遇到的那些画面，一些线索在她的心中连成了一条清晰的印记。

“……他们还会挑断刺青巫女的手筋与脚筋，以镇魂歌将刺青木扎入巫女的四肢，以令其陷入永远的安眠之中……”

“仪式进行完毕后，巫女就会承担起刺青所蕴含的所有悲伤与思念。如果巫女一直都无法入睡的话，仪式就被视为失败。巫女身上的皮肤会被残酷地剥下，吊在祭坛中央接受拜祭以驱除怨念。因为巫女体内已经藏有痛苦和悲伤，如果醒来看到自身的纹身会爆发出更大的痛苦和怨念，从而导致黄泉之门的打开。失败的仪式会导致所有的生者陷入永恒的恶梦中，当地人称之为……



‘破戒’……”

怜静静聆听着，心中已经隐约猜到了事情的结果，那些残酷的仪式似乎都被自己在梦中经历过一样。

“久世家因这种无情的制度繁荣壮大，最后也因这种无情的制度陷入衰败……”萤继续说着自己整理的经过，“母系家族的久世家不允许男性存在，只定期接纳一批男性民俗学者进入与女性欢好，生出的女婴被留下，男婴则被投入井中……一位民俗学家秋人进入久世家后与名为久世镜华的女子相恋。秋人最终成为久世家的活祭品，镜华一直认为秋人只是被赶出久世家，不久后她诞下一个男婴，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残酷的命运，她留下信物将孩子取名为‘要’，放入水中任其飘走。”

萤依旧在叹息着命运的可怕：“……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成为民俗学者的要爱上了一位少女，那位女子名为雪代零华。雪代零华与要相识相恋，随后家乡发生了巨大的惨剧，久世家的当任家主久世夜舟找到零华，希望零华能和自己回到久世家成为刺青巫女。要当时并不在零华身边，当他赶回来的时候……零华已经回到了久世家，成为久世零华，并且已经举行了刺魂之仪……”

相恋的人不能在一起，这种痛苦对于怜来说也许更是感同身受。女子轻轻掩住自己的唇，聆听着从萤口中缓缓说出的悲剧。

“前往久世家的要被与自己同母的妹妹久世雨音认出本来身分……她协助要来到刺魂之仪的场所，最后在奈落之底见到了全身已经布满纹身的恋人。久世零华的四肢被牢牢钉在地上，陷入永恒的沉睡之中……”

“大概是因为两个人互相的思念太过强烈，久世零华醒来了。久世夜舟当着零华的面，残忍地杀死了要……亲眼目睹这场悲剧的久世零华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她以为眼前的一切都是一场恶梦，想要从梦中醒来……就这样，‘破戒’发生了……”

“巨大的悲伤无法弥补，‘破戒’导致的后果异常可怕……久世夜舟盛怒之下下令处死雨音，并建造了封印怨念和零华的狭间之宫，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那间大屋。从此之后久世家开始陷入黑暗之中，一蹶不振……”

“为什么还是会有人进入恶梦之中？”

听了这样充满悲伤的故事，怜对那个久世零华也产生了几分同情，大概就是那个浑身布满了刺青的女人吧？浑身散发着死亡和绝望的味道，独自行走在梦的罅隙里。

“我的推断是……仪式进行得不够彻底。”萤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怨念和痛苦过于强烈，连封印都无法完全抑制……”

怜依然充满了绝望地靠在沙发上，声音也有气无力。

“那该怎么样？”

“再举行一次刺魂之仪。”

“什么？”

“我想惟一能够让怨念平复下去的，恐怕只有这个仪式了。”天仓萤的声音异常坚定，“如果能找到四根刺青木，重新刺入她的四肢，说不定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萤的大胆假设让怜陷入复杂的思绪中。原本应该绝望的女子在这一刻虽然并未得到真正的希望，却并不再沉溺于无穷无尽的悲伤之中。

“我只希望一件事。”萤在这种时候依然想要开玩笑，“借用沙发留宿不会被美丽的小姐们赶出去。”

“保……祝你顺利。”

怜本想说保重，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面对这种毫无征兆的恐惧和压力，没有人能做到最好。恬静的表情重新回到女子的脸上，她转身从优雨的房间拿出一条绒毯。

“请一切小心。”

天仓萤对着好友的未婚妻笑笑，仰头闭上了眼睛。

义无反顾。

终之刻 黑泽怜&久世零华

时针一分一秒地走过，黑泽怜站在家中的客厅里，不安的情绪越来越浓重。

萤进入睡眠已经很久了，最初他的身体在沙发上还有轻微幅度的扭动，虽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怜也随着萤的表情变化担忧起来。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萤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似乎已经进入梦中更深的地方。想起呼吸均匀的深红，还有萤屡次提到的侄女天仓澪，怜开始为这些陷入沉睡的朋友焦急。甚至有那么一刻，怜希望自己也能进入到梦中，帮助萤完成这一切。

忽然之间，萤的身体发生了强烈的颤抖，仿佛在梦中见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东西。萤绷直的身体在片刻之后恢复过来，像是不再被惊奇困扰。

这种感觉让怜觉得很可怕，萤现在的身体反应和深红一样没有一丝生气。仿佛这样的安眠要永远进行下去，直到世界末日的一天。

在一个人饱受煎熬的等待中，黑泽怜看着镜中的自己。两周前她也这样凝视着镜中的自己，那时自己的手腕还有淡淡的伤痕。

“深红，萤……你们真的无法回来了吗？”

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陷入沉睡的两人就在怜的面前，她却无能为力。怜想起自己曾经也想要陷入永远的梦境之中，想起在梦中见到的优雨身影，想起深红对自己的关怀，想起萤曾经写过的那些信。

泪水已干涸，悲伤的心已碎成粉末。

在一片死寂之中，黑泽怜慢慢站直身体，目光最终落在了自己的卧室门上。

刺青蚀骨的痛楚袭来之后，怜反倒安静下来。感觉到自己的意识似乎开始模糊了，女子摩挲着萤寄来的射影机，很快陷入到梦境之中。

短暂的视觉错乱之后，眼前再度出现了那间废弃的大屋。已经知道这里就是久世家的狭间之宫，怜的内心已不似往日般惊惶。握着手中的射影机，缓缓走向自己未完的路，黑泽怜在幽暗中似乎坚定了心中的想法，再也不被恐惧所困扰。

听说了久世零华的故事之后，黑泽怜的心中不再惧怕那个布满刺青的女

子。对方和自己一样，不过是努力执着地想念着重要的人罢了。那些痛苦和悲伤，经过无数次的进入梦境，怜也能切身体会。

梦境中的世界接近奈落之底，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大概是久世零华对奈落之底的记忆也模糊不清的缘故。怜想到久世零华的恋人就在这里看到恋人被杀，强烈的同情压过了憎恶和仇恨。

——那样悲惨的事，即使让人变得多么疯狂，也不难理解吧？

黄泉之门因久世零华的怨念开启，靠近黄泉之门的路上则充满了久世零华内心最深处痛苦记忆。

从充满痛苦的梦境中醒来，看见自己的恋人就站在面前。

四肢已经被刺入地下，无穷的痛苦爬满身体，梦境中无数人的思念和怨念冲击着自己……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了自己，站在这里了。

要……

想要轻声呼唤自己恋人的名字，喉咙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久世零华似乎忘记了自己为何会躺在这里，为何会被深切的痛苦所统治。睁开的双眼里只看得到那个人，充满了痛苦和关切的表情。

面对恋人，久世零华努力想要露出一丝笑容，不管自己现在多么糟糕，总可以安慰一下恋人。

一柄血迹斑斑的利刃终结了零华的想法。

久世家的家主夜舟不知何时出现在要的背后，手中利刃飞快地刺入要的体内。要的身体强烈地抽搐了一下，双瞳中露出不敢相信的神色，就这样缓缓倒在久世零华的面前。

两人的身体，相距不过一指间的



距离。

久世零华挣扎着拼命想要靠近恋人，被禁锢的身体传来常人无法理解的剧痛，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分。面前的要，瞳孔里闪亮的光随着血液的流逝慢慢黯淡了，黯淡了……最后消失了。

一切都比曾经负载的恶梦更可怕，久世零华望着眼前的一切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这是恶梦，我，我不要……我要……我要醒过来!

心中强烈的执念冲破了刺青木的束缚，也冲破了仪式的禁锢。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悲伤在女子的绝望中缓缓渗入骨肉，刺青在身体上蔓延，一直到眼前的一切都因黄泉之门的开启而改变。

刺魂之仪失败，是为破戒。

****

黑泽怜手持射影机，不断将封印的力量灌注在已经癫狂的久世零华身上。

无数次的按动快门，摄影师不断为灵体寻找着净化的路。

——无论如何，对亲人的思念，我和你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我也有挚爱的人。

——无论如何，你都应当去往自己应去的地方，不是在这里徘徊。

怜并不知道久世零华是否能感觉到自己强烈的意念，与面前这名悲惨女子同样执着的她一次次面对着久世零华的疯狂，也灌注着自己的悲伤与痛苦。

——让这一切都结束吧，你已经没有怨恨的理由了。

手中的胶卷即将用尽，黑泽怜看着和自己一样体力接近枯竭的久世零华，她咬牙冲向对方，再一次按动了快门。

一道光芒透过了久世零华的身体，也洗净了那些青灰色的纹身。女子的灵体在空中飘摇了片刻，最终化成了点点灵光，消散在空中。

眼前的一切幻象都消失了，怜看见了残存在久世零华记忆中的痛苦时刻。相恋的男女躺在冰冷祭坛上，四目对望却无法触碰。

犹豫了片刻，怜走过去轻轻合上久世零华的双眼。

“请安息吧……”

“去吧，前往彼岸

去吧，前往彼岸

小舟飘摇，前往彼岸

门扉轻摇，前往彼岸

随波而起，刺青漂扬

漂扬到那个世界

此世之人，无语凝噎

挥手惜别……”

轻唱着从童谣里学来的镇魂曲，一对恋人的尸体被放入小船之上，怜将小船推入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地下海。海水轻漾，载着百年以后的怨念和痛苦缓缓漂离奈落之底。遥望远方，怜的内心亦变得一片宁静。

猛然抬首，怜看到无数被禁锢在此之世界的身影，这些幽魂排成一条长长的纵列，默默走向地海尽头。安宁的黄泉之门，即将接纳这些因久世零华停留在这世界上的人们。

黑泽怜的身体因视线转移凝固住了，那个熟悉亲切的背影再一次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优雨……”

小声念诵出对方的名字，黑泽怜再也无法压抑自己心中的情绪，迎着海水冲积的沙滩奔跑过去。

“不要走，不要走!”

哭泣的喊声没有引得任何一个黑影回头，只有优雨停住了自己的脚步。相隔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黑泽怜紧紧抱住自己的恋人，哪怕是在梦中，哪怕自己可能万劫不复，她不管不顾。

“优雨……我，我……对不起，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梦境中从未正面看向怜的麻生优雨轻轻擦拭着恋人的眼泪，声音一如往日般温柔。

“谢谢……听到你这么说我真高兴。但我必须走……如果不是你的思念，我也不会在这里见到你……”

“但是……我，我不想失去你，请不要丢下我，带我一起走吧。”

怜的哭泣声回荡在宁静的海滩上，地海周围的人们依旧缓缓挪动着脚步，只有这一对恋人停在沙滩上，紧紧相依。

“我在这里只是等着做最后一件事……”优雨紧紧搂着怜，轻声安慰自己的女孩，“你如果死了的话，对我的思念也就停止了，我也会消失……所以，这样不是很好么？”

不知从何时开始，怜身上的刺青纹身开始有节奏地荡漾，缓缓挪到了优雨的身上。青灰色的纹身就像被吸纳的墨水一样，最终遍布在优雨的全身。

“所以你要活着，只要你活着，我就在你心中……哪怕是为了这个，我也希望你好好活下去……”

优雨终于还是松开了自己的手，缓缓转身。怜无法抓住优雨，她只能看着自己的恋人静静离开，静静跟随人们走向海洋的尽头，走向无穷无尽的另一个世界。

不知过了多久，整个世界再度寂静下来，满脸泪水的怜仰起头，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一缕光。

那是优雨带给她的……希望之光。

****

醒来了。

所有人都醒来了，随着久世零华的安宁，随着奈落之底的平静。那些沉睡在梦中为亲人哭泣的人们，那些在恶梦中不能自拔的人们，那些曾经悲痛过的人们，那些还活着的人们……全部都醒来了。

天仓萤和深红醒来了，天仓澪也醒来了。

黑泽怜站在自己的家中，带着沉默的微笑看着一切。只有内心中隐隐的痛还在发作，但一切都已经不同了，希望又重回到了身边。

女子轻轻抚摸自己的肩膀，那片纹身已消失不见。那是优雨留给自己最后的礼物。

想起优雨，黑泽怜的笑容里流出两行清泪，缓缓低落在掌心。

也许……对亲人的思念永远也不会消失。

正如爱一样。

完



文/NESS 编/YULA



威尔弗雷德

生于图尔克村的著名佣兵之子，从小沉默寡言，后因父亲去世和妹妹过身而性情大变，以杀死并召唤走父亲灵魂的女武神为复仇目标，进而成为了年轻的佣兵。



罗因伯格

受封边境伯爵的阿尔托利亚重臣，曾是两位王子的老师，在国王病逝之后就离开了王城，一直生活在自己的领地。



安塞尔

威尔弗雷德的童年好友，因威尔使用女神之羽而死，令后者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克里斯托夫

阿尔托利亚正统王位继承人，性格懦弱善良，对自己的兄长曾经极为尊敬，成年后则一直努力回避与兄长有关的话题。



爱丽丝

从冥界而来的仆从，有着甜美清纯的相貌，有时候会说很刻薄的话，实际上并没有人知道她的真正身分和目的。



朗格雷

阿尔托利亚大王子，拥有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权。行事风格强硬，信奉力量就是一切，非常不满国家落在克里斯托夫手上。



巴尔玛

霍恩家的当代家主，年纪不大但为人诚恳，对于霍恩一族的责任有着很强烈的抵触情绪。



弗奈尔

有着一头金发的阿尔托利亚王国宫廷魔法师，拥有很高的权势，与名门霍恩家的家主巴尔玛关系不错。

前情提要

当内心的仇恨已化成一种执念，人类的潜力究竟能够发挥至何种境界？佣兵威尔弗雷德活着以及战斗的意义，可以说就在于向夺走父亲的女武神复仇。为了胜利，他不惜使用女神之羽牺牲了最好的朋友安塞尔，尽管知道自己将在今后的时光里饱受罪责的折磨。然而这条复仇之旅也并不寂寞，途中威尔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也见证了一幕幕悲欢交织的情景。为了自由而抗争的少女、领悟到守护之真谛的父亲、率领农民起义反抗暴政的女英雄、充满正义感的热血军人、为友情作出自我牺牲的年轻士官、因误会导致同归于尽的两位宫廷女魔法师……与他们的相遇和经历不断冲击着威尔，只是他似乎没有觉察到，在等待同女武神决战的日子里，自己的心境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一场源自亲兄弟之间并充斥着权势与阴谋的战争正在酝酿当中。其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最终威尔又能否达成自己的夙愿？这出神灵退居二线、洒满人类血与泪的群像剧，即将迎来高潮……

第十章 战乱终起

“威尔弗雷德阁下，您最近似乎颇为沉默呢。”

大概是因为威尔从未使用过那片羽毛的缘故，爱丽丝寻找机会从黑暗中走出来，再度与这位签订了冥界契约的男子交谈。此时正是午后时分，在慵懒阳光的照耀下，被雨水冲刷过的城市显得格外清新。虽然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忧虑的表情，但能够在大战的间隙里休憩片刻，对于威尔他们这些奔走的佣兵们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时光。

萝塞的死给威尔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这几天以来他一直处于极度沉默的状态中，即使是跟同伴交谈也尽量省略。爱丽丝不明白威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身在冥界的她怎么也无法读懂萝塞临终前眼神里包含的东西。爱丽丝只是焦虑，按照这样的进度，威尔想要达成契约上的结果几乎

是毫无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爱丽丝才会突然显身，与在旅店门口驻足的威尔主动攀谈。

威尔看了一眼这个相貌清秀的女子，依然保持着沉默。

“威尔弗雷德阁下，您还记得契约的内容吗？”爱丽丝以她独有的妙曼声音提醒威尔，“为了向女武神复仇，您必须积累自己的罪恶……当罪责累积起来之后，您才能从这样的代价里获得相应的力量。”

“我明白。”即便在听到爱丽丝的声音之后，威尔仍是沉默半晌，才终于蹦出了几个字。

爱丽丝犹豫了一下，她觉得自己的言行似乎有些过界，但又抑制不住地想要提醒威尔：“阁下，我很理解您体谅同伴的心情，但再这样下去的话……时间不多，您最终将没有机会击败女武神。”

爱丽丝的话自然有她的道理，但威尔只要想起自己曾经见过的那些逝去的人们，心头就是一阵抽痛。尤其是安塞尔最后时刻的无助眼神，总是在他处于精神疲惫的边缘时浮现出来。残酷命运安排的死亡是一回事，自己一手造成的死亡又是另一回事。想起那些为了各种理由不得不死去的人们，威尔的手不自觉地远离了女神之羽。

“我当然知道，但生命终究还是太过沉重的一样东西……”

威尔并不知道自己这样解释给冥界使者，对方是否能听懂，他只是单纯地想要说出来。当压在心中许久的郁闷随着这一声坦白释放出来，威尔松了口气，他有些不敢看爱丽丝的眼神。

爱丽丝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威尔身边，看着他。

威尔能够感觉到爱丽丝目光里糅杂的各种成分，他也知道爱丽丝最主要的目的依然是让他使用女神之羽，以达到让灵魂堕入冥界的目的。如今契约早已签订，违背契约者将堕入冥界遭受地狱犬的无尽啃噬。想到这些，威尔弗雷德感觉自己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究竟是让别人遭受痛苦，还是最后把这些罪责都留给自己？

纵然想起女武神曾经带给自己的伤害，这位银发青年依然举棋不定。按照神明对这个世界的注脚，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主宰别人的命运，偏偏威尔现在就拥有了这样一种力量，哪怕那力量夹带着毁灭和死亡。

爱丽丝低头说道：“我并无冒犯阁下的意思，但威尔弗雷德阁下，您必须做出决断。如果这样下去，不管这个国家的战火蔓延到何等程度，您的目标都终将无法实现。”

“但死亡还是太残酷了……”威尔弗雷德想要再一次释放自己内心的压抑。

“英灵为神明而战，他们的路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爱丽丝曼声说道，“威尔弗雷德大人您的意志属于自己，也只有您才能超越这条路，通向完成复仇大业的彼岸。”

爱丽丝的话让人略感烦躁，银发青年摇摇头走出旅店，在城市的中央徜徉。原本热闹的都市如今冷清至极，城外不远处就是最近阿尔特利亚内战频频告急的一

处爆发点。为了搜集更多能够蓄积力量的灵魂，威尔来到了这里，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身为高位者的两位王子已经决定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

克里斯托夫王子接到最新情报的时候，那张平时一向显得温和冷静的脸终于被扭曲了一下。身边的将军鲁威尔兹愣了一下，接过自己部下递来的文书扫了一眼，顿时显得怒气勃发。

“殿下，这、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唉……”克里斯托夫面带愁苦地叹息道，“我与王兄之间本没有这么多分歧，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殿下！”将军的声音洪如钟磬，响彻在空荡荡的宫殿里，“您一再的忍让才让对方有了一再嚣张的气焰。若是继续忍让下去，我恐怕局面会变得更加无法控制。”



“可是……”克里斯托夫王子脸色依然有些惨白，但已不似往日那般温和，“如果一旦开战，我国人民势必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也会给邻国带来可趁之机。”

鲁威尔兹摇头反驳了王子的一厢情愿：“殿下……不，陛下！倘若国内一日还在分歧之中，就一日无法统一全民意志。像现在这样无法将全境的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又如何能让阿尔托利亚走向富强之路？”

将军的反驳让克里斯托夫无话可说。尽管心中仍念着自己和兄长之间的情谊，但此时手中这份宣战书无疑已宣告了朗格雷并不在意这份情谊。对于王权的渴望已经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面对这种情况，克里斯托夫所能选择的，恐怕也只有对抗这惟一的回应。

君臣两人相对沉默了片刻，听到情报官觐见消息而赶来的迦朗德执政官匆匆走进宫殿，对着克里斯托夫王子行了一礼后就接过将军手中的文书看了起来。片刻之后，这位执政官发出了和将军一样愤怒的低吼。

“殿下，这样的污蔑和挑衅，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克里斯托夫明显不如自己的两位重臣态度强硬，虽然面色已十分苍白，但他仍不肯做出最后的决定。一时间整个宫殿陷入一种可怕的沉默之中，站在王座下方的两人目不转睛地盯

着王子殿下，试图从这位年轻王族的目光中捕捉到什么。

沉默片刻后，克里斯托夫终于绝望地叹了口气。

“我明白了……”

“殿下英明。”将军低头说道，“若是殿下一直态度软弱，我等的心情也会随之动摇。此刻只有昂头拿起手中的剑，方有解决争端的希望。”

“王兄的做法的确有些不讲情面……”克里斯托夫好像是在劝说自己一样，沙哑着嗓子说道，“那么接下来的事，就拜托诸位了。”

执政官和将军的承诺声刺破了宫殿里的低迷气氛，两人与克里斯托夫商量了几条用兵决策之后就各自奔赴府邸开始准备工作。准备亲自率军与兄长抗争的克里斯托夫目送着自己两位重臣离去的背影，下意识地低声说道：“王兄应该也是为国家着想，不愿让我这样软弱的人继承王位……”

这样的自言自语不能让两名重臣听到，克里斯托夫忽然明白了在这世界上，自己为别人活着的时间远远多过为自己。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让王子站在空旷的宫殿里怅然若失，他并不知道此刻自己和兄长的举动也在牵动着另外一个人的心。

两位王子以战书形式宣战的消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仍是一团迷雾，而身在边境的罗因伯格却知之甚详。老者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听到这一消息时，萝塞的死讯也已经传来。通过副官对现场的描述，老人闭目猜测着当时发生的一切。

“萝塞和莉赛萝特在宫廷时已有矛盾，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残酷的安排，这两人碰面之后必有一番争斗。”边境伯低声对自己的副官马雷伊说道，“我本以为萝塞的性格应当与世无争，却没想到她心中还有一丝执念，那就是莉赛萝特。当年被赶出宫廷的阴影，终于还是没有在她的心头挥散。”

“但这并不是大人您的错……”马雷伊在一旁劝慰道，“如今战乱终起，我们即使为萝塞的命运悲痛，也应当寻找一条解决争端之路。若不抚平这次内乱，阿尔特利亚的未来就要陷入黑暗之中了……”

罗因伯格自然知道自己的副手说的是实情，点点头道：“没错……而且这次战乱的背后，还有两个邻国的影子。莉赛萝特长年在克雷尔蒙菲兰工作，几乎可以肯定针对朗格雷的暗杀是为了离间两位殿下的感情。”

“可是朗格雷殿下……”马雷伊执事只说了半句就没法继续说下去，毕竟事情牵扯到王家的内部矛盾，他并非贵族，没有评头品足的权力。

老边境伯叹了口气，目光落在自己腰畔那把佩剑上。一个荒谬的想法在老者脑海里升起，旋即又让他觉得自己真是有点老糊涂了。

“我们……也出兵？”

马雷伊执事早已听说了关于两位王子的决定，作为罗因伯格的心腹，此时他也能体会到这位王家老臣内心的挣扎。两人从书房的窗口看出去，美丽的阿尔特

利亚边境风光让人充满了对祖国山河的自豪感，而即将发生内乱的预兆又让人无奈且无力。

“大人……您必须当机立断。”马雷伊斟酌了片刻，低声劝道，“现在将要发生的不仅是王家人伦惨剧，还关系着阿尔特利亚的未来。”

“这……”罗因伯格叹了口气，“两位王子如此精明，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背后的阴谋呢？”

“也许……深陷其中，更难明了局势。”马雷伊小心地解释道，“倘若两位王子真正静下心来考虑，也许就会发现这并非明智之举。但如今为了阿尔特利亚的前途和国内千万子民的幸福，大人您必须做出决断。”

纵然内心挣扎万千，罗因伯格知道自己必须给出一个答案。不管这答案如何出人意料，随着局势的恶化，自己也必须做出选择。在这艰难的抉择中，老边境伯看到了自己内心之中的软弱和彷徨。

“出兵吧……”罗因伯格做出决定之后仿佛瞬间又苍老了十岁不止，面容上带着淡淡的哀伤，“传令下去，我军开始备战……”

“遵命……”

看着副官离去的背影，老者不禁又望着向遥远的天空，许多年前的美好时光仿如这晴空之上的朵朵云彩，随风逝去了。只留下一副老迈身躯，伫立在这里等待着时光的静静流逝，看着一切残酷和绝望的情景一一展现在自己眼前。当年那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之间的这场战争，让罗因伯格感受到了一丝人世间最无助的冰冷。他捂住自己的嘴，轻轻地咳了几声。随着手掌慢慢摊开，一丝淡淡的血迹残留在掌心。

罗因伯格苦笑了一下，以绢丝手绢擦净血迹，情绪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痛有丝毫变化。在这冷漠的时光里，老人无比焦虑地计算着祖国的未来。尽管时光飞逝对于一名老者是如此残酷，他心中的全部惶恐却只来自于对阿尔特利亚现状的忧虑。

第十一章　女武神

彷徨终有尽头，正如寒冷漆黑的夜终能迎来黎明一般。当威尔弗雷德再度收拾起心情的时候，天色已晚，街道上更加冷清。微凉的风吹过脸颊，让银发青年的思绪变得正常了一些。远处教堂依稀的钟鸣声隐约传来，白天酣战的记忆在这一刻被静谧敲碎，威尔仰起头望向教堂顶端的十字架，在心中为那些死于战争的人们轻声祈祷了几句，打算默默离去。

“威尔弗雷德大人，那里……似乎正



的人们清理战场。

就在这一刻，眼前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

一位金发女子和一名秀气的青年俯身在不知是他们亲人还是朋友的身畔呼喊着，却不能阻止生命的流逝。虽然也曾见过无数生离死别，但威尔依然有些受不了这种场面，打算扭转目光。然而一股灼热的空气流动却在此时缓缓包围了威尔弗雷德的身体，让银发青年的目光没有转移。

在举行葬礼。”

藏在黑暗中的爱丽丝又一次出现在威尔弗雷德的面前，秀美的面容上带着恬静淡然的笑容。

“那……又怎样？”

“是女武神力量的残余。”爱丽丝提醒道，“大人其实已经见过女武神了吧——在之前的战场上。”

爱丽丝的话仿佛带着一股魔力一般，威尔弗雷德闭上双眼，眼前立即浮现出自己在佣兵战场上见到女武神的那一幕。尽管相隔遥远，但自己分明看清了那个从天而降的女子。

那是在一天前奥尔文要塞附近的一场战斗。

战斗的残酷远超想像，鲜血湿润了土地，死亡宛如风暴席卷过境。许多人最后的视线和气息都残留在战场上，再也没有留下别的什么。威尔弗雷德在战斗中杀敌无数，却也受了不轻的伤。当战斗行将结束之际，这位孤独的佣兵独自一人攀上一处山崖，一边恢复体力一边静静看着剩下

“是女神之羽。”

爱丽丝的声音如同鬼魅一般响起，带着淡淡的平静，也带着藐视和冷漠。威尔弗雷德闻言低头去摩挲自己口袋里的女神之羽，顿时感觉到一股莫然无匹的力量似乎正在口袋的方寸之间流转，以至于自己腰畔的口袋都散发出淡淡的红光。

“这……这是……”

爱丽丝出现在威尔弗雷德的身畔，美丽的长发被风吹起，让她显得格外清丽脱俗。

“好像是女武神来了。”

女武神这个词汇仿佛从天而降的暴雷，刺痛了威尔弗雷德内心最沉重的仇恨和怨念，也打破了他的理智和冷静。不顾身上有伤，银发青年反手抽出长剑，目光紧盯着天空，开始搜寻传说中女武神的身影。

“在哪里？女武神在哪里？”

“威尔弗雷德大人！请冷静一下……”爱丽丝有些惶急地劝道，“凭借



您现在的实力，尚不足以对抗女武神……您看，她就在那里……"

顺着爱丽丝所指的方向，威尔弗雷德终于看到了，就在那两名青年哭泣的尸体上空，一缕光芒正缓缓落在死者胸口。这一刻，世界的时光仿佛都停滞了，天空中密布的乌云遮住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只留下这一缕光，犹如神留给世人惟一前进的道路，在黑暗之际破除无穷迷雾。

威尔弗雷德的目光紧紧盯着那缕光芒，攥着剑柄的手心冒出了一层汗水。

女武神蕾娜斯里终于现身在世人面前了。

相传女武神只有将死之人才能见到，威尔却因与冥界女王有了契约，所以能够一眼看到这超越人类的存在。身穿湛蓝铠甲的女武神佩着洁白盔冠，手持晶莹长剑，背生一对洁白羽翼，通体散发出柔和温暖的力量，就这样顺着那缕光芒缓缓落下，站在天空中俯视着死去的战士。

威尔弗雷德的身体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着，他想要冲过去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却也能感觉到女武神那股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并非自己此刻可以抗衡。矛盾的心情让青年的眉宇之间迸起痛苦的脉络，随着女武神渐渐靠近大地，威尔甚至能感觉到想要迈出一步都极其艰难，更不必说举起武器与之对抗。

"威尔弗雷德阁下，请冷静……"

爱丽丝继续轻声劝慰威尔，同时也以某种力量抵抗着女武神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

身在战场中央的女武神慢慢靠近刚刚死去的尸体，侧耳倾听了片刻，这才缓缓

举起自己的双手。

刹那间，巨大的羽翼高高扬起，天空中落下的微弱光芒被扩大了数倍。女武神散发出来的力量愈发柔和，威尔甚至能感觉到那种亲切和温暖，这让他心中恨意更深。

——就是这种力量，带走了父亲吧？

死者体内的力量被慢慢激发，随着女武神的双手轻轻合拢，一团灵魂冉冉升空，融入女武神背后的羽翼之中。

得到了灵魂，女武神的使命已经接近完成。她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顺着那道从天而降的光芒开始缓缓上升，直到消失在威尔和爱丽丝的视野之中。

战场上的一切依旧在继续，只是那对抱着死者尸体哭泣的青年男女似乎发现了什么，威尔不用看也知道一定是两人见到了女神之羽。看到女神之羽的人都知道，死者灵魂已被女武神带往天界。然而失去亲人的痛苦必将继续停留在他们心中，久久不能散去。

因为女武神的消失，威尔勉强聚集起来的力量在这一刻因身体的松懈而消散了。银发青年紧握着手中的长剑，身体靠着冰冷的岩石慢慢坐下，一言不发地盯着远方，心中思绪翻腾。

“威尔弗雷德阁下？”

威尔扭头看了一眼爱丽丝，深深吸了一口气才说话。

“唔……给我点时间，我想调整一下心情。”

“我很理解。”爱丽丝柔声说道，“不过我很想知道，阁下首次见到女武神，有什么感想？”

“……”

沉默片刻，威尔弗雷德抬起头来：“我不知道怎么说……但父亲应该就是那样被女武神带走的吧？说不定还在某个地方对我说过什么话，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当年的战场啊……”爱丽丝仿佛想说什么，似乎最后还是没说出口，“抱歉，不该问您这个问题的。”

“算了……”

威尔弗雷德没有在意这样的事，很快就离开了战场。对于他来说，成为佣兵赚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因此他也没有与其他佣兵一同去领取赏金。随后一行人来到这附近的城市打算停留一天，却赶上了眼前的葬礼。

“要过去看看吗？”爱丽丝问威尔。

威尔弗雷德没说话，径直走向那仍有灯光闪烁的教会。

教会的中央摆放着一具棺材，威尔曾经在战场上见过的尸体被摆放在这里。许多人正围着尸体垂泪，威尔低头看了一眼写在棺材附近的名字，才知道死者叫尼古拉斯，看样子应该是很个名门望族的子嗣。

曾经在战场上抱着尸体哭泣的两名青年也在教堂里。在这里与曾经身处同一战场的人重逢让威尔弗雷德略感惊奇，不过命运就是这么荒谬，他已觉得习以为常。站在棺材旁献了一朵花给死者后，威尔便默默退出了这间教堂。

夜色茫茫，威尔弗雷德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前往何方。看着街头布告栏上写着的字迹，年轻人拉紧自己的斗篷，匆匆穿过黑暗。

第十二章 宫廷魔术师

带着“应该暂离战场”的想法，威尔弗雷德下意识地来到了王都附近。即使是局势动荡的今天，王城作为皇家权利的象征依旧巍然不动。尽管国内的情况已经十分紧张，两位王子也已公开发表了宣战声明，但许多混迹城市之间的商人依然不得不步履艰难地带着佣兵们在两地之间徘徊，为了维持看上去至少还算稳定的繁荣。

恰逢乱世，每个人心中都带着多多少少的低落和不安，即使是威尔这样期待大战的人也一样。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爱丽丝在威尔身畔轻声叹息道：“真是个寂寥的城市啊，威尔弗雷德阁下。”

“宫廷里的王族每天都在勾心斗角。”威尔有感而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怎么可能过得幸福快乐。”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找到佣兵。”爱丽丝的口气并没有多沉重，“您看您身边聚集的那些人……他们已经走向各自的未来，不再适合成为女神之羽的祭品了。”

威尔有些烦躁地摇摇头，此时此刻的他，脑海中仍萦绕着那幅关于女武神的画面。一些东西在骨髓里深深刺痛着银发青年，让他的血液因此而沸腾。

“喂，威尔弗雷德阁下，似乎有人在盯着您呢。”爱丽丝的目光顺着街角某个拐角看过去，低声笑道，“经过了这么多战场的锤炼，您似乎也变得引人注目了。”

威尔弗雷德顺着爱丽丝的目光看过去，一个人影在眼前一闪而过。从对方的身形来看，应该是一个身手不错的年轻人。想起自己之前经历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银发青年苦笑了一下，自己身为佣兵却参与了太多跟这个国家命运有关的事件，被注意也是难免的吧？

跟踪自己的人消失之后，威尔弗雷德独自一人在城市里徘徊。朋友们都选择了各自的志向想要完成某些愿望，只有心中充满空虚的自己，尚不知道最终的目标在哪里。即使见到了女武神，那股复仇的火焰熊熊燃烧，心中也仍然充满迷惘。

漫步穿过空无一人的长街，在一处看起来是贵族府邸集中的地段，威尔弗雷德停下了脚步。

此时黄昏下的城市被罩上了一层金纱，建筑群落的边缘反射着让人炫目的光，夕阳在天边即将被积云淹没，只是空旷孤寂的场面似乎在无声之中迎面扑来。威尔弗雷德停住脚步，心中充满了拔剑之后的茫然无措。但他很快恢复了冷静，本已松开的五指又轻轻按住剑柄，双目牢牢盯着某个临街建筑虚掩的木门。

“是谁？”

“阁下……就是那位自称父亲被女武

神带走的佣兵吧？”

虚掩的木门被推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年轻身影出现在威尔面前。微微卷曲的金发青年身穿的明显是贵族阶层的服饰，略带着一丝不屑望向威尔。从对方指尖流动的气息，威尔能感觉到对方可能是个非常高明的魔法师。

“怎么了？”

金发的年轻人反手合上木门，朝着威尔缓步走来，神色之中带着强烈的傲气，从对方从容不迫的神态来看，应是已经观察威尔很久了。想到刚才偶见的那个身影，威尔心中已经有了模糊的答案。

“阁下……”这位金发青年略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将口气变得严肃且有些冰冷，“虽然只是街头巷尾之间的流言，但阁下曾走遍数个战场。这样蛊惑人心的行为，对于我来说，实在无法保持沉默。”

“……你想说什么？”威尔将手彻底放在剑柄上了，他的目光扫过周围，发现很多人正在朝着自己靠近。虽然并不担心能否打败这些士兵，但在王都被围追依然不是一件能让人心情愉快的事，尤其是之前所受的伤尚未恢复的情况下。

金发青年并没有因为威尔的这个动作变化态度，脸上依然罩着寒霜：“这么说吧……倘若阁下能够承认自己关于您父亲的那些传闻全部都是谎言，我就可以免除您的皮肉之苦。”

威尔冷笑了一下，另一只手轻轻抵上剑鞘，面容依然平静。

“我是不会承认的。”

“那么……请让我看看证据吧。”金发魔法师低声说道，“否则我便要将您带回宫廷处刑！”

说话间，那些隐匿在角落里的士兵们纷纷亮出了武器，将威尔团团围住。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足以证明对方早在很久之前已在关注并开始针对威尔弗雷德做出某种布置。

“想要以武力争端解决，还是平息掉这个小小波折呢？”爱丽丝在威尔的身畔轻笑，“这位魔法师身上有一种味道，让人觉得很奇怪。”

威尔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让右手抽离剑柄摸出那片女神之羽。通体晶莹的女神之羽上附有淡淡的魔力，轻易就被金发魔法师感应到了。这名金发青年看上去也像是见多识广，只扫了一眼就微微失神地发出一声惊呼。

“这，这是！”

威尔弗雷德将女神之羽揣回怀中，冷漠地看了一眼周围神色阴晴不定的士兵们，打算默不作声地离开。但脚步声却让那位瞬间失神的金发魔法师回过神来，大声喊道：“请留步！我、我没想到您所说的都是实情，请原谅我刚刚的无礼。”

这样突兀迅速的态度转变并不能赢得威尔的好感，他摇摇头，没有接受对方的道歉：“不好意思，我还有急事，请把路让开。”

“但是……在那之前请务必移步宫中一趟。”金发魔法师忽然变得诚恳亲切起来，甚至带着一点哀求。

“嗯！？”

金发魔法师挥挥手，周围的士兵们都随着他的动作悄悄退开了。威尔开始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并非只是看上去的贵族那么

简单，他在宫廷之中一定拥有某种程度的权力，甚至可能是以这国家为棋盘的游戏者之一。

“尊驾究竟是……”

“抱歉，尚未自我介绍一下。”金发魔法师态度依然诚挚，解释道，“我是宫廷的魔法师弗奈尔，找阁下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在您听完这件事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您远离自己的视线！”

金发年轻人把姿态放低之后，看上去倒是也并非那么让人讨厌。威尔的目光从他那套贵族穿戴上扫过，有些无奈地点头应道：“好吧好吧……”

“那么请随我来。”

此刻恭敬有礼的魔法师与刚才简直判若两人，迈开步子在前面开道。威尔弗雷德心中虽有疑惑，却并不怎么担心。从刚才魔术师挥手的动作看来，这个人的力量与战场上的那些敌人无法相提并论，甚至连那个莉赛萝特都不如。况且对方自称宫廷魔法师，随对方走上一趟就应该能搞清楚他的身分了。

随着两人毫无阻滞地进入宫廷之中，威尔弗雷德确认了对方的身分。对于威尔这样平民出身的佣兵来说，能够进入宫廷之中简直是一种奢望。然而此时站在奢华的建筑里，银发青年却感觉自己的心情格外平静。内心之中除了淡淡的慨叹之外，更多的是对这奢侈腐朽王家的失望。从农民起义开始到如今宣布内战，一件件的往事在威尔脑海中掠过，让他无法对所谓的王族产生丝毫敬意。

随弗奈尔越过长长的宫邸走廊，这位身分应当颇为显赫的魔法师拉开了走廊中央的一扇门，一股强烈的药剂味道扑面而来，威尔弗雷德踩着红地毯进入到属于魔法师的房间里。

“阁下……”弗奈尔让座给威尔弗雷德之后搓了搓手，面露诚恳之色坦然道，“之所以想要请您来到这里，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够借助阁下的力量来挽救这个国家。”

弗奈尔的话对于威尔来说，无异于一道意外的霹雳，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说出这种话来。

“什么？”

“阁下请听我说。”弗奈尔对于与人交谈这门艺术，显然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继续诚恳地说道，“阿尔托利亚如今已经是风雨飘摇，如您所知，我的主人……他一直极力竭尽自己所能，避免两位王子殿下之间对立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但如今所从者甚少……因此希望阁下能够出面劝阻各位权贵，停止无益的争端。既然您父亲是被女武神选中的英灵战士，那么阁下的身分和话语在这些贵族之中必然拥有极重的分量。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希望您能够协从我……”

威尔冷漠地看着这个魔法师，他没有想到居然是因为自己父亲被女武神召唤的缘故，这位受雇于宫廷的魔法师才对自己说了这么多话。威尔弗雷德静静地看着对方，没有立即回答。

弗奈尔看了威尔一眼，能够感觉到威尔视线里散发出来的冷漠并非出于掩饰，他知道自己必须再加一把劲才能让威尔下定决心。

“事实上……除您之外，在本国之中

还有一位贵族也有亲人被女武神带走。然而霍恩一族虽然有着贵族的地位，却无心履行他们的职责，打算在这场纷乱之中隔岸观火。正因为有这种人在，这个国家才会落得如此境地，真是让人唏嘘……"

"我问你一件事。"威尔忽然打断了弗奈尔的自言自语。、

"唔？"

"你的主人是谁？"

"什么？阁下何出此言？"

"你不是宫廷魔法师么？"威尔弗雷德看着弗奈尔，"那么，你应该认识萝塞和莉赛萝特吧？我在之前曾经见过她们两个人。"

"什么？"弗奈尔大吃一惊，"您见过她们？"

威尔摇摇头："萝塞为了保护罗因伯格边境伯交给她的文书，被莉赛萝特杀死了。"

威尔的话让弗奈尔脸色有些黯淡，这名金发的魔法师默默低头，不知是在宣泄难过还是其他什么情绪，过了半晌才抬起头来想要开口说话。

"嗯……"

一名士兵冲进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国境附近有魔物袭击！"

弗奈尔扬起斗篷，脸色冷峻。

"知道，我马上动身。"

弗奈尔的这个举动让威尔弗雷德略感惊奇："身为宫廷魔法师，你居然亲自去跟魔物交战？"

弗奈尔苦笑了一下："如今的宫廷已形同虚设，两位王子的争端完全遮蔽了所有人的心……领地人民的安危，只能靠我们来保护了。"

"算了，我也去帮帮忙吧。"威尔弗雷德拔出长剑跟在弗奈尔身后。而这位魔法师对于有人能够协助自己显然也很开心。

第十三章 阴谋重重

尽管威尔弗雷德依然无法与女武神正面对抗，但对于国境周围出没的魔物来说，他已经足够强大了。在魔法师弗奈尔的协助下，银发青年的剑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战斗进行得很迅速，己方损失也不大。一行人很快击退魔物，回到了宫廷。

两人在宫廷内稍事休息，正打算继续之前的谈话，这时一名属下走过来轻声汇报："弗奈尔大人，霍恩家的巴尔玛阁下求见。"

"巴尔玛？"威尔似乎听过这个名字，猛然想到自己之前在边境战场上似乎听人说起过，他是名门家族霍恩家的第二

代长兄。

最重要的是，刚才威尔弗雷德听说霍恩家也有人被女武神召唤，他开始好奇这个跟自己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到底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尽管自己的坚持十分彻底，但倘若能看到和自己意见相仿的人，也算是一种鼓励吧？

门被守卫推开，霍恩家的新一代家主出现在威尔弗雷德面前。这是一个比威尔想像中要年轻得多的面孔，也是威尔曾经见过的面孔。当初在边境战场上抱着尸体痛哭的年轻人，就是眼前霍恩家的长子巴尔玛！

——竟然是他！

带着这样的想法，威尔弗雷德没有第一时间同对方打招呼。他默默站在魔术师背后，看着这个并不比自己大上多少的年轻人与弗奈尔打招呼。巴尔玛的措辞非常柔和，声音也很文雅，与那些武勇出身的世家子弟完全不同。

“好久不见，弗奈尔。”

“巴尔玛，好久不见！”弗奈尔笑着与对方以宫廷礼节互相问候，随后介绍道，“来得正好啊，你看看，这是威尔弗雷德阁下。这位就是刚才我跟您提到的那位贵族朋友——他的亲属也曾经被女武神带走。来，见过霍恩家的巴尔玛阁下。”

弗奈尔与其说是介绍，倒不如是在向威尔弗雷德解释眼前来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弗奈尔曾经说过并不喜欢独善其身的霍恩家，但此时两人相见，却又显得非常熟稔。

威尔弗雷德以佣兵的礼节与对方互相问候，随后依然保持一言不发。两人的沉默很相似，威尔知道对方大概因为当时在战场上太过悲恸，可能忘记了自己曾是战友的事。但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他身边的弗奈尔开始说话了。

“巴尔玛阁下，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说到正题，巴尔玛脸色一凛，表情变得凝重了些，但语气依然温和有礼。

“我已经决定了，霍恩家决不插手宫廷的争端。”

弗奈尔没有表现出任何吃惊的表情，好像早就预料到对方会这样说了一般，点点头道：“唔……您是认真的吗？”

“没错。”巴尔玛的态度看来十分之坚决。

威尔知道巴尔玛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想必巴尔玛阁下并没有忘记。”弗奈尔的表情虽然平静，语气却有些沉下来，“因为您的轻举妄动，使得霍恩家族遭受其他势力袭击这件事。正因为如此，您心系的亲人才会被女武神带走……”

弗奈尔这话大概是为了打击巴尔玛，这位年轻的贵族掌门人脸色变了一下，但又很快恢复了情绪道：“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不参与这次争端。有战争的地方就有女武神，她能带走我们的灵魂……只有避免发动争端，我们才能够躲开女武神！”

巴尔玛的话像是天空中闪过的一道灵光，蓦然穿过了威尔弗雷德一直以来郁结的心头。仿佛看到了晴空中洒下的阳光，也仿佛被什么东西唤醒了自己的心情，银发青年抬起头看了一眼和自己年岁相仿的

贵族，心中涌起一股冲动。

——是啊！只要解决掉战争的问题，女武神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虽然威尔内心激动，弗奈尔却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他摇摇头叹息道：“可战争正在发生啊巴尔玛大人……只有奥霍恩家族有所行动，才能让这战争的局势无法扩大，牺牲者也会相应减少……”

“但是想出如何推迟战争的计策，不正是你的工作吗？”巴尔玛反问道，“弗奈尔，以你在宫廷里的智慧和地位，还需要我们吗？”

“剩下的事就拜托你了。”

说完要说的话，巴尔玛竟不给弗奈尔任何反驳的机会，转身离去了。弗奈尔望着自己朋友远去的背影，一腔说辞都无法倾倒，只能双手毫无意义地按在桌上发泄着。

威尔看了看有些恼怒的弗奈尔，追着巴尔玛的背影走出魔术师之间，刚才巴尔玛的那句话让他对复仇有了新的理解，他现在迫不及待想要跟巴尔玛谈谈。

弗奈尔没有在意威尔的离去，他只是低头凝视自己因常年使用魔法而变得有些干枯的双手，低声自言自语道：“看来……是时候把积蓄的脓汁都挤出来了……绝对不能让那家伙任意妄为……”

威尔弗雷德此时已经离开房间，若是他听到弗奈尔的自言自语，恐怕就会加快脚步追上去了。生命中总有这样那样的意外，这个小小的失误让威尔弗雷德失去了某种机会，当他走出宫廷西侧走廊的时候，爱丽丝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您要去哪儿？威尔弗雷德阁下。”

“我还有些事想要问那个叫巴尔玛的。”威尔没有直视爱丽丝的目光，继续大步向前。

爱丽丝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并没有因为威尔的回答而满足：“面对一个没有丝毫战意的战士，威尔弗雷德阁下有什么想要问的？”

“不知道，就是想问……”

威尔随口的敷衍还没来得及说完，从远处寂静的走廊里竟传来一阵剑锋交错的金属摩擦声。这样明显的战斗讯号让威尔弗雷德悚然一惊，飞快地朝着战斗声的方向跑去。

转过转角，眼前的一幕让威尔弗雷德也感到了一丝冰冷，就在这王家的土地上，居然有人手持兵器对巴尔玛进行围攻。如果说之前的威尔尚对宫廷抱有一丝幻想的话，此时的场面终于让他相信，有资格站在这里的人们关心的决非国家的兴亡，而是个人权利的更替——若非有人授意，怎么可能会有佣兵敢于在宫廷外围的个广场上对霍恩家的贵族痛下杀手？

第十四章 决意

几个佣兵动手的位置距威尔较远，当威尔看见巴尔玛被人围攻的时候，对方已经用剑刃刺进了巴尔玛的身体。看到这一幕，威尔怒吼了一声扬剑前冲，一剑扫开

了合围之势。

“没事吧？”

巴尔玛受伤不轻，已经无力回答了。威尔弗雷德手中大剑在空中挥出一道银辉，甚至挡住了夕阳的光辉，一道蓬勃的血线冲天而起，代表着一个生命就此被收割。

——那个女武神应该不会出现在这种无聊的阴谋里吧？

就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如此奇怪想法的同时，威尔已站在了浑身是血的巴尔玛身前。这位贵族受伤颇重，看来对方的目标一开始就是想要取他性命。

暗杀这种事永远简单粗暴且有效。威尔弗雷德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几名士兵，这些士兵握着剑的姿势很奇怪，一看就是暗杀部队的人。曾与阿尔托利亚暗杀部队交过手的威尔心中没有一丝波澜，他的目光掠过那名死去的暗杀者，握着剑的手更加坚定。

“你们这群混蛋！”

在转移对方注意力的怒吼声中，威尔先声夺人又斩出一剑，这一次剑锋擦着某个暗杀者的胸口呼啸向上，随后又重重落下，将那人的身体几乎一分为二。这股气势震慑了所有的暗杀者，但碍于部队的纪律，他们不得不继续将威尔团团围住。

对于威尔弗雷德来说，眼前的暗杀者们完全不是自己对手，但他仍有顾虑。躺在背后的巴尔玛的生命正在一丝一丝地流逝，他必须尽快结束战斗。

对方似乎看出了威尔弗雷德的想法，其中两人飞快地后退着掏出弩箭，其余的人则刻意拉开与威尔之间的距离，看来是打算拖延时间了。

“我今天不想再杀人。”

已经有两人死去，暗杀部队的人难免有些动摇。威尔的态度坚决，同时也在给对方压力，但这些人似乎并没有逃走的打算，依然高举着武器不放。

为首的一人与威尔弗雷德对视片刻，没有丝毫退缩的表示，挥手发动了攻击。

一群人迅速动起来，两支弩箭也破空而至。威尔弗雷德弓身错开对方的攻击，横着手中大剑向前冲去，在与面前两人擦身而过之际，手腕微微发力，两人身上立即多了一道致命伤口。

威尔的攻势并未就此停止，在整个人贴着地面向前滑行的同时手中大剑挥舞成一朵灿烂的花，夕阳下的花朵灿烂夺目，彻底收割了另外两人的生命。

当威尔弗雷德从地面高高跃起的时候，第二轮弩箭才刚刚射中他原本站立的位置，而暗杀部队除了那个剑法略高一筹的头领之外，只有两名箭手惶恐地想要掏出贴身匕首保护自己。

战斗在须臾之间结束，威尔看着眼前被自己斩杀的两名箭手缓缓倒地，平举手中的长剑缓缓回头，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个暗杀部队的领头人。

“为什么不选择逃走？”

对方惨然一笑：“这是我们的宿命，不过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不是吗？”

说完，这名暗杀部队的小头目挥舞着手中的长剑朝威尔突刺而来，剑光却在半途中被威尔的一击绞碎。

暗杀首领喷出一口鲜血倒在地上，看着威尔的眼神却毫无畏惧。在他倒下的地

方向后几步，就是奄奄一息的巴尔玛。

威尔弗雷德有些怅然地收起大剑，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这些人的行为固然可憎，但他们对于信念和目标的执着，也许并不比想要向女武神复仇的自己差。

威尔只失神了片刻，旋即想到身负重伤的巴尔玛。青年贵族的呼吸已经不畅，威尔弗雷德俯下身去轻轻劝慰对方：“支持住……你要振作一点。”

“唔……”巴尔玛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无助的眼神看着威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眼神已经开始涣散，看来是无法撑到治疗的人赶来了。

“你坚持一下，我去找弗奈尔！”

威尔伸手在巴尔玛致命的伤口附近摸了一下，确认流血的速度已经远超自己的想像之后，想要转身去喊人，一股灼热的熟悉的感觉却让他的动作凝固住了。

“女神之羽？”

口袋里的女神之羽似乎在微微跳动着，为了某种力量的到来欢愉着。威尔抬起头望向天空，透过建筑的顶沿，夕阳最后的光彩正在慢慢消失，一股温暖柔和的力量让威尔的瞳孔微微收缩，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威尔弗雷德阁下，是女武神，您千万要冷静，在没有得到绝对的力量之前……”

爱丽丝的劝阻声一闪而过，她似乎也颇为惧怕这种力量，隐藏在黑暗之中再也没有声息。

威尔弗雷德想起之前在战场上看到巴尔玛抱着自己亲人恸哭的一幕，微微收缩的瞳孔又缓缓张开了，他向后退了几步，站在那名暗杀首领尸体旁，看着在一团光晕之中慢慢浮现出身影的女武神。

湛蓝色的铠甲下，一头银色长发的美丽女神身姿妙曼，她的身体仿佛毫无重量一样，轻轻漂浮在巴尔玛的尸体上方。

“这全都是那位魔法师的阴谋，就这样失去姓名，你一定很不甘心吧？”

巴尔玛的灵魂之音渐渐响起了，连威尔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他……一定有他的考虑。”

女武神昂起头，漂亮的长发在空中轻轻舞动，随着她背后羽翼的震动，一片羽毛轻轻落在了巴尔玛的尸体旁。

“……说没有显然是在撒谎，但

是我……应该十分了解他。”

“你弟弟也说过相同的话。”

女武神低下头，淡淡地看着这名死去青年的尸体。

“什么？我弟弟……难道尼古拉斯的死也跟弗奈尔有关？”巴尔玛的声音瞬间变得激动起来。

“详细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女武神对将死之人没有隐瞒，“只不过他现在似乎很执着于复仇，不知道是否能完成心愿……”

“……”

巴尔玛沉默了，此时的他即使知道了真相又能如何？失去了生命也就失去了为这世间一切奋斗争取的意义，年轻的灵魂似乎是思考挣扎着什么，空荡荡的大厅里一片死寂。

“要跟我走吗？”

“你……能够拯救我的灵魂吗？”巴尔玛迟疑着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成为英灵战士究竟算不算救赎，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答案。”女武神淡淡说道，“所谓的选择，只是你自己的心意罢了。”

“如果能够到家人身边的话……我愿意。”

女武神缓缓举起自己的右手，让巴尔玛的灵魂融入自己掌心，这一切发生得平缓自然，让威尔在一旁看得心中感慨无限。

女武神张开双翼离开了，随后就只有一片羽毛静静陪着巴尔玛的尸体，天空已经失去了夕阳，变得阴霾冰冷。看着巴尔玛的尸体，一股怒火从威尔弗雷德的身体里喷薄而出，他想起巴尔玛死前的那些话，想起弗奈尔，转身冲入了尚在寂静之中的宫廷。

“弗奈尔！”

一脚踹开宫廷魔术师的大门，威尔弗雷德的双眼牢牢盯着那名手持魔杖的金发魔法师。

“一切都是你干的吧？巴尔玛死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弗奈尔没料到威尔居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愣了一下之后想要逃走，却发现狭小的空间里根本没有自己逃走的余地。两人默默对视数秒钟，威尔举起手中的剑，弗奈尔则高举起魔杖。

魔法师在如此近的距离完全无法与战士匹敌，威尔的剑风扫开了两人之间的一切屏障，撕裂了弗奈尔的长袍宽袖，牢牢贴在金发法师的动脉上。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死巴尔玛……想要阻止战争什么的，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吗？”

被威尔制服的弗奈尔脸色灰白，他意识到自己的算盘全因为这个临时加入的家伙而产生的极大的变动，干脆爽利地承认道：“哼哼哼哼……当然，那些说辞不过是为了增加盟友的权宜之计。如果巴尔玛能够乖乖听我的话就好了……可惜啊，这家伙太顽固。”

“你这混蛋！”威尔弗雷德痛骂道，“我不知道你这混蛋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是你知道么？巴尔玛就算是快死了，也还在担心你，你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

“担心我？”弗奈尔冷笑道，“巴尔

玛担心我？哈哈……哈哈哈哈哈！明明就是霍恩家先对我见死不救。你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居然就在我面前大放厥词么？”

“什么？”威尔倒是真不知道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哼……就因为一个连面都没有见过的远亲谋反，我的家族便被剥夺了爵位，流离失所。霍恩家根本就没有理会过我们——巴尔玛他根本就不是担心我，只不过在临死的时候感到内疚罢了。你知道吗？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挽救我自己……”

威尔轻轻皱眉，这种长年累月的恨他并非第一次见到。从某个年代就开始的恨意持续下来，总会让人做出可怕的事。

“那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威尔弗雷德高声问道，“为什么？”

“为了家族的复兴啊……”弗奈尔冷笑道，“只要让你闭上嘴的话，我们就能得救。就像萝塞和莉赛萝特那样。”

听到这两个名字，威尔浑身一震，他感觉得出，自己似乎看到了某个阴谋的冰山一角。

“那两个人……把杀人的过失嫁祸给她们两人。让她们互相猜忌，最后被统统赶出宫廷的人就是我。你根本就不明白那种感觉……家族一落千丈，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看不到未来。为了让自己出人头地，我会杀死所有妨碍自己的家伙。阻止战争的发生？别开玩笑了……身为佣兵你应该知道，只有在乱世之中才有一飞冲天的机会。所以我一开始才会让霍恩家去与别人战斗，挑起争端。但是巴尔玛却始终从中作梗，所以我必须选择让他消失，我这样说你满意了吧？威尔弗雷德阁下！”

“但是……巴尔玛他，他不是你的朋友吗？”

“朋……友？”弗奈尔的眼神变得有些黯淡，但很快又坚定起来，“他曾经是……但他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两位王子既然选择了争斗，战争就无可避免。就算强行压制下这场争端，积蓄下来的不满依然会在某一天爆发。此外，小范围的你来我往更是无法根除，这样的结果只会造成国力的持续衰退。通过战争来决定新王是惟一的解决方案。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巴尔玛的牺牲是必须的……我的做法没有错，我想巴尔玛阁下也会这么认为……”

威尔怒气勃发地看着这个在阴谋和死亡中浸泡了多年的魔法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小就没有经历过如此多阴谋与争斗的他在此时并不知道该怎样去看待弗奈尔的阴谋，但巴尔玛之前的那句话却让他有了一种奇特的使命感。想起巴尔玛曾经说过的话，威尔一把推开弗奈尔，让他远离了自己的剑锋。

“你可以吗？”

“什么？”

“你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决定国王的人选吗？”威尔弗雷德看着弗奈尔，低声喝道，“什么女武神的加护，什么主义，什么阴谋，只要你能用得上的招数，都可以用，能够让我做的事，我也可以去做。”

“啊？”

威尔弗雷德看着这个魔法师，声音低沉但坚定：“我和你不一样，我一定会履行承诺。但是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确

确实实地结束这次战乱。”

“威尔弗雷德阁下……”弗奈尔感觉到了眼前男人的坚定，那是他从未有过的决断和坚强，连他在此刻都被这种情绪所感染。

“如果说女武神会被战乱吸引，前往战乱地区挑选死者的话，我就要去阻止战乱！”

充满了力量的声音在魔法师的房间里回荡，让弗奈尔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有一声幽幽叹息发自威尔背后的爱丽丝，从冥界来的女子表情似乎略带着一丝遗憾。

威斯哈特是边境伯罗因伯格的居城，这里的富庶美丽已是全国闻名。然而此时此刻，这座城市周围的许多村庄都停止了农耕，村民们也闭户不出。战乱的消息像是长了翅膀，飞过阿尔托利亚的每个城市和每一户人家。人们生活在惶恐之中，许多人会在沉默又漫长的一天当中遥望那座巨大的城堡数次，想像着睿智又充满威望的边境伯会有什么办法解决掉这次争端。

罗因伯格此时的确也正在想方设法解决争斗，他内心之中其实早有腹案，只有在真正战火烧至眉睫之际，他才愿拿出来与人分享。身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必须要瞻前顾后。虽然已经命令手下的士兵们整装待发，老人却时常陷入一种无力的疲惫之中。

此时副官马雷伊执事正向老者汇报关于霍恩家没落的事件，所有关于霍恩一族的情报都在弗奈尔的精心操控下变成了另外一种说辞。纵然边境伯拥强大的判断力，在得到这些情报的时候依然无法准确判断当时的状况。

“这么说……霍恩家族……兄弟之间的丑陋争端竟然让忠心的臣子、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灭亡……”

“也不能说是灭亡，巴尔玛还有个妹妹……”

“唔……总之是让人惋惜之事。”罗因伯格叹息道，“不过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今天我要去一趟约舒亚殿下那里，你去准备一下吧。”

马雷伊执事愣了一下：“这种时候找约舒亚殿下有什么事？”

“拥立先王陛下的侄子，王位继承权第四顺位的殿下，然后再终结这场战争。”

“啊？”马雷伊执事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吃惊不小。

老边境伯摇摇头：“厌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后，我就离开了我十分挂念的两位王子来到这个边境之地。说起来，将所有的麻烦事全部都留给中央的人不正是我自己的么？虽然之前一直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干涉国政的资格，但现在我总算是下定了决心。这算是我应该履行的义务吧——我对于这个国家的责任。如此一来，也可以证明我对先王的忠诚。”

罗因伯格一番话让马雷伊执事大为感动，他低头大声应道：“遵命！”

罗因伯格挥挥手，像是想要忘记这一切一样，闭上了眼睛。

“怎么忽然想到回家看看？”

“没什么，总觉得此行有些凶险，想再看看她们。”威尔弗雷德面对爱丽丝的质问，回答得轻描淡写。

“唔……”爱丽丝没有继续说下去，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纵然季节交替变化，图尔克村也仿佛从未变化过一样。家里的房子依然破旧，只是家什收拾得都恰到好处，显然是有人常来打扫的缘故。威尔看着整齐的民房周围，干燥的稻草平铺在房檐之下，心情略感舒畅。

推开久违的家门，看到依然神智不清的母亲，凌乱的表情里有着一种病态一般的兴奋：“欢迎回来，老公！怎么耽搁了这么久啊……亲爱的赛奥德尔。”

威尔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母亲，他只能默默走过去，端详自己曾经不太愿意正视的母亲面容。那张脸上有岁月摧残过的痕迹，也有许多关于自己痛苦的记忆。

在父亲和妹妹相继死去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承受了大部分的悲伤和压力，最终导致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我马上去煮饭，你稍等一会儿。”玛尔戈特有些慌乱，依旧把威尔当成了自己的丈夫，“啊，对了……八音盒好像坏了，你能把它修好吗？”

“八音盒？”

威尔还能想起关于这个八音盒的一些往事，当年自己的妹妹艾露茜最喜欢八音盒。那时父亲还没离开家乡，那时阿尔特利亚还未成为动荡的帝国，那时自己还很小，很崇拜父亲，母亲的笑容也很温柔，一切都好像吟游诗人描绘出来的那样平静美丽。



“爸爸，快把八音盒修好吧。没有那个的话，艾露茜会睡不着觉的……”

赛奥德尔看着自己的女儿笑了：“好好……等我回来之后就把它修好。”

“哎？”艾露茜听出了父亲话里的意思，赶紧抓住爸爸的手臂，“不行不行，现在就要修嘛……”

母亲玛尔戈特拉了一把艾露茜：“这孩子……不要让爸爸为难。”

看见父母态度如此统一的艾露茜没有继续坚持，一张小脸上露出了沮丧的表情，不过嘴上仍不放过父亲：“那、那好吧……不过爸爸要保证回来后就给艾露茜修好，好不好嘛？”

“嗯，爸爸保证。”

威尔摇摇头，像是要把过去的思绪都抛开一般强制自己中断了回忆。过去的事情总是太美好，以至于让人活在今天的痛苦之中。那个时候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继续下去，艾露茜的愿望和自己的期盼都因为父亲的死亡而消失了。

“你明明说过一定要回来的……”

轻轻捶了一下墙壁后，威尔弗雷德走出家门。门外的世界依旧忙碌着，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对战乱的不安和忧虑。只有一个少女挡住了阳光，仿佛专门为了等待威尔弗雷德一样，带着静静的笑容看着他。

“你果然回来了！”缇尔黛看着威尔，脸上的笑容像是钢针一样刺着威尔弗雷德的内心，“我还说为什么听到大婶她开口说话呢，原来是你。”

“其实……只是碰巧路过。”威尔随口敷衍道，他现在更想要尽快离开这里。

“那个……今天你，也没有跟安塞尔在一起吗？”

“是，是啊……”

“这样啊……”少女低下头，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失落，“我知道了。”

“嗯……”

“要走了吗？”缇尔黛抬起头，似乎是看到了威尔想要迈开步子。

“对不起……在赶时间。”

“那……路上小心吧。”少女轻轻地替银发青年整了一下衣领，“麻烦你转告安塞尔，让他偶尔也回家看看，像你一样。”

“嗯，我记住了。”

目送着缇尔黛远去，威尔弗雷德感到自己的嘴角一片苦涩。这种矛盾又痛苦的心情一直如影随形，只有在此刻才真正爆发出来。

爱丽丝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身边。

“威尔弗雷德阁下，您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我知道。”威尔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门，快步向前走去。对于一切都尚无具体概念的他此时知道自己惟一的路就在眼前，可这条路与自己之前选定的那条路似乎略有偏差，不过即使这样也没关系吧。

——如果真有惩罚，请尽快降临吧，我宁愿承受一切。

第十五章 不归路

清晨时分，整个边境城堡威斯哈特都处在一片寂静之中。远处山谷的鸟儿鸣叫声似乎在提醒周围的人们，这是整个阿尔特利亚帝国惟一真正拥有和平与宁静的时候。那些藏匿在不安背后的人们从梦中醒来，听见一连串的马蹄声从远处越过长长的街道，最终停在了城堡中央府邸的大门口处。

“请报边境伯罗因伯格大人，宫廷魔法师弗奈尔求见！”

随着守卫们一路把这个声音传递过去，一夜未眠的老者有些疑惑地抬起头，双手合上了正在阅读的王家系谱，眉头微皱。

“弗奈尔？”

“弗奈尔大人带着一名剑士前来，不知道大人是否接见？”马雷伊执事小心地询问道，“大人您要保重身体啊，这样彻夜工作可熬不住。”

“我知道了。”老人挥挥手，“算了，既然是以宫廷魔法师的名义来见面，就让他进来吧。不管怎么讨厌这个人，总要给王家一个面子。”

接见的地点选在了罗因伯格的会客室。这间会客室因为并不经常使用显得有些古旧，与边境伯显赫的封侯身分并不相称。尽管这样，弗奈尔依然显得十分恭敬，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也最有威望的那个人。尽管自己已经从容地靠近了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与居住在这里的老人相比仍只能算是一枚虫豸而已。

以老人的号召力，想要在这个国家做任何事只是一个轻松的念头罢了。

看到罗因伯格从门外走进来，弗奈尔赶忙起身施礼：“今日贸然前来拜访，是因为有件事想要请罗因伯格大人帮忙。”

罗因伯格何等人物，听到弗奈尔出言请求，心中已经肯定了对方可能也是想要在最近的王家动荡中寻求某种好处，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浑身沾满了宫廷权谋之术污垢的阁下来请老夫帮忙，那可真是难得。”

这样的话等于是直接拒绝了弗奈尔的请求，不过这位金发魔法师并不气馁，他微微一笑解嘲道：“呵呵……下官并非您所说的那种人，大人未免对人的揣测太过于偏颇了一些吧，哈哈哈……”

罗因伯格也随着弗奈尔笑了几声，随即正色起来冷哼道：“老夫没跟你开玩笑！从森奈尔魔法师的谋杀案开始，到现在阁下所做的一切，老夫都略有耳闻。”

说完，边境伯做了个拂袖的动作就要离去。

弗奈尔没想到罗因伯格会把谋杀这件事拿出来说，立即有些慌乱地解释道：“大人，大人请留步……今天来拜访大人，是出于单纯目的呀，我是想要阻止即将爆发的大战！”

“阻止……战争？”

边境伯像是不认识弗奈尔一样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个金发魔法师。从一开始对方在宫廷里的风评就不太好，却总能凭着各种功绩跻身贵族行列，从这方面来说也不得不让人佩服。如果今天弗奈尔所说的是为自己谋求某种利益也就罢了，偏偏他声称是打算阻止内战，这让罗因伯格大为惊奇。

“不错，阻止战争！”弗奈尔一看边境伯对自己的态度微有改观，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内乱一旦爆发，国家势必被一分为二，国力自然也会大幅衰退。如今其余几国都有觊觎之心，给了他们可趁之机，我国的前途必将暗淡无光。为了国家的前途，下官也不想这场内战就此爆发。”

“可是……一直以来阁下的所作所

为，让老夫相信您的确是在心系国家，实在也太困难了一些。”罗因伯格并没有把话说死，只是希望看见弗奈尔的下一步表演，对于长期处在权力中心的老人来说，这一套实在太简单太熟悉了。

弗奈尔笑着点头：“是啊，不过大人，至少请您见见这个人。”说着他便拉威尔弗雷德走到边境伯的身边，将这名战士展现在罗因伯格面前。

“大人，他一定会为您效力。”弗奈尔像是推荐一件商品一样堆出自己的赞美之词，“这是威尔弗雷德，其父曾被女武神选定为英灵战士，至今女神之羽仍在他手中。这样杰出的武家人才，如果为大人所用定会成为这场战乱中的砥柱。”

“唔……”

罗因伯格一生之中见过的人也算是无数了，他自有自己的识人之道。从面前银发青年的双眼中，老边境伯看到了一种普通战士所没有的坚毅和痛苦。威尔弗雷德眼神中的东西和金钱、利益这些无关，仿佛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让他出现在自己面前，出现在这乱世之中，出现在这纷争时节。

沉默片刻，边境伯摇摇头：“算了，弗奈尔……你我之间的分歧我已不想再多说。既然这样，他这般的男子不用实在可惜，尤其是这张脸，老夫总感觉似曾相识。”

“威尔弗雷德是吗？”罗因伯格忽然提高了声音，“既然你想要为老夫效力，老夫便给你一个机会。倘若你能将这两封书信平安交到两位王子的手上，那老夫就准许你跟随左右。我只给你一天时间，如果明早之前没能完成任务，老夫便再也不会见你第二面，这样的考验，你可以接受吗？”

威尔点点头，平静得仿佛这艰难的考验只是一件平常事一样。

“是。”

妥善将边境伯的两封信揣在怀中，威尔弗雷德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城堡。在城堡门口，已经有人准备好了马匹给他骑乘。马蹄声再度惊破了整个城堡的寂静，带着罗因伯格的嘱托一路向前，朝着远方呼啸而去。

数个月的战场生活让威尔弗雷德对阿尔特利亚的路途和城郡都熟悉无比。马蹄掠过那些他走过的山和水，也擦着他曾经停下脚步的村庄飞跃过去。

威尔的思绪也随着这马蹄声的散开，渐渐飘出了自己那孤僻又偏执的执念。

他从许多战场上听到过关于这位边境伯的诸多传闻，今日见到之后果然气度不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老人一心为国的那份心情，让威尔大为敬佩。尽管没有表露出什么外在的情绪，但威尔依然明白老人是真心希望这个国家的一切都趋于平静，就好像自己之前碰到的许多人那样。

与这些人相比，自己的心情是不是太过渺小了呢？

威尔弗雷德没有去看两封书信是什么，但他也能猜到其中的内容。边境伯以自己的身分想要调解两位王子之间的矛盾，必定是两封言辞恳切的劝慰长信。想起之前萝塞在途中被莉赛萝特杀死未能完成任务，威尔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一匹马，一个人，一把剑。穿越了

风雨和战乱，威尔一路绝尘朝着王都呼啸而去。

一路狂奔到阿尔特利亚王都，威尔中途斩杀了不知道多少只魔物，终于在午后斜阳之际冲入王都，带着边境伯给自己的信物来到王宫前。

“边境伯罗因伯格大人的信笺。”威尔弗雷德站在城门口高声喝道，“请克里斯托夫王子殿下收阅！”

过不多时，有守卫带着威尔弗雷德走进了王宫。从中央红地毯铺就的路一直走过去，满面阴沉的克里斯托夫王子就坐在中央的宝座上。加冕用的王冠摆在王子身侧的绒布台上熠熠生辉。

“王子殿下，这是罗因伯格大人托我转交给您的信笺。”威尔对王子行礼后交出了罗因伯格的信，并等待着他的回答。

克里斯托夫王子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信，然后打开阅读，但脸色始终没有什么变化。片刻之后，这位显得极其疲惫的王子挥挥手：“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威尔弗雷德点点头，转身离开了王宫，据说这位克里斯托夫王子优柔寡断，看来那些传闻是真的。

从王都离开之后，虽然路途荆棘丛生，但威尔又不得不向着朗格雷王子居住的艾迪雷文城进发。

相比那些在战场上厮杀的任务，这一次只是送信而已。威尔一路上只被诸多魔物缠斗了一些时间，最终还是在夜色降临之前赶到了艾迪雷文城。

艾迪雷文的守卫比起王城来更加严格，守城士兵仔细确认了威尔的手续之后才让人押送着他进入城堡内部。在灯火通明的走廊里，威尔看到了很多敌意森然的眼睛。坐拥国内第二大兵团的朗格雷王子此时亮出的獠牙几乎让人人都能明白其想法。

朗格雷王子只是在等待一个上佳的时机罢了。

随着副官递上罗因伯格的信，朗格雷王子飞快地看完了信，随手丢给手下人，嗤笑道：“老家伙真的以为我们还是当年那个对他惟命是从的孩子么？算了吧……我已经收到信了，你拿了印章就可以离开。”

离开艾迪雷文城之后，威尔和自己随后赶到的朋友们开始返程。集合了大多数人力量的队伍拥有势无可挡的气概，在黎明前，一行人终于回到了威斯哈特。

罗因伯格的情报官早在一行人踏上其领土之后就过来汇报了一次，当威尔轻轻叩开罗因伯格府邸大门之后，看到老边境伯站在礼堂中央大笑着迎接自己。

“我已经听说了，真是辛苦你了。”

“没什么。”

“真对不起。”罗因伯格一边亲手接过威尔弗雷德递来的两位王子印章，一边说道，“老夫把这件事当作是对你的考验，实在是抱歉……如今这里的人们都在忙着应付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只有你是最佳人选。”

“我理解。”

“那么……”罗因伯格看着威尔弗雷德的眼睛，轻声问道，“技艺超群的阁下能否按照约定留在老夫身边呢？哦不……是我郑重地邀请阁下，留下来辅佐老夫。”

出乎罗因伯格的意料，威尔竟然轻轻摇头拒绝了他的邀请。

“很遗憾，这不太可能了。我好像还不太习惯待在大人的部队里。”

“哦？这是为什么？”罗因伯格对威尔的态度明显比对弗奈尔要和蔼得多。

威尔犹豫了一下，左右看看，似乎欲言又止。罗因伯格看在眼中，挥手让周围的卫兵们都离去了，只留下两人相对而立，一时间礼堂中央变得寂静又空荡，一如威尔弗雷德此时的内心。

“其实……我跟弗奈尔一样，都是一丘之貉。”威尔看着这位散发出强大人格魅力的老者，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我和他一样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对他见死不救……安塞尔再也回不来了，我也因此背负着无法赎还的罪孽。”

“唔……原来是这种事……”罗因伯格点点头，轻声叹息道，“但是威尔弗雷德阁下，你想过没有？人本身就是一种会犯错误的生物。只是问题在于，你能够挺起胸膛面对自己的过错吗？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你是否敢于直视？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断重复过去的错误，还是从中吸取教训，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一个人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样。如果是您的话，您希望做出何种选择？”

威尔弗雷德抬起头，讶然地看着老者，说不出话来。

罗因伯格微微一笑：“其实我也是一样。你看老夫当年厌倦了宫廷的权力斗争以后，推脱掉教育两位王子的大任远离王都……你看今日的纷争，如果我能一直留在两位殿下的身边，也许他们就不会做出这样错误的判断了。老夫和你一样也是背负了罪孽的人。正因为如此，老夫才希望阻止兄弟之间的悲剧来弥补过去的过错……”

说到激动处，罗因伯格剧烈地咳嗽起来。强烈的咳嗽声在大厅里轻轻回荡，让威尔弗雷德也为这位老者的身体感到忧虑。

“大人！”

“咳咳……老夫，老夫已经在你送去的信中写明了希望能找个地方让这两兄弟坐下来谈判。你就以从属官的身分随我一起来吧。”

威尔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人……您，您就这么相信我吗？”

罗因伯格捂着嘴唇抬起头来，目光和蔼地看着威尔弗雷德。

“相信啊，老夫相信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困顿。”

“稍事休息一下，就随老夫出城吧。这是一条不归路，我希望你能有所觉悟。”

“在很久之前，我就已经做好觉悟了。”

“那就好。”

罗因伯格离去之后的大厅又恢复了沉寂。威尔弗雷德一个人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了很久，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等待什么。只有守卫大厅的士兵看到了，在罗因伯格大人离去之后不久那名银发青年即走了出来，双眼散发着和初来时不同的光。

那光芒在很久之后，还照耀在很多人的心中。

第十六章 统一战争

距离罗因伯格居城威斯哈特不远处的白头翁之森是一处风景优美的森林，人工斧凿的痕迹在这里随处可见，但由此衍生出来的却并非是一派衰败景象，而是真正青山绿水的美丽景致。刻意栽培的树木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森林内部的景色与外界隔绝开来，简单但决不朴素的宫殿隐于林中，既有着王家的气派，又混合着天然的气息，让人看了便难以移开视线。

威尔弗雷德跟在罗因伯格身后，没有随从也没有侍卫，两个人顺着细碎石子铺成的小径缓缓向前走着，潺潺流水就在身畔，罗因伯格深呼吸了几口周围的新鲜空气，淡淡地回忆道：“真是让人怀念啊……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

“以前？”

“是啊。”老人闭上自己的眼睛，轻声说道，“那个时候，我每天都带着年幼的朗格雷和克里斯托夫王子在这里狩猎。那个时候啊，他们之间可是真的亲密无间……要是现在还能像以前那样就好了……可惜啊，太迟了，真是太迟了。两个人呐，难道都已经放弃追寻和平的道路了么……”

威尔弗雷德没有出声，静静站在老人身旁，感受着老人对和平的渴望和对责任的承担。这些东西都是自己身上所没有的，正因为这样，自己才站在这里陪着罗因伯格，不仅是为了阻止纷争出力，也是为了让自己懂得更多的东西……

时间就这样静静地流逝着，两人顺着这条小路走到了尽头，可他们在罗因伯格准备好的纳凉处等候了很久，依然没有情报官前来禀告。

“这……究竟是怎么了？”

老边境伯的话刚刚说出口，一名快步走来的士兵已经出现在两人眼前。

“报告大人！刚才朗格雷殿下已经宣布出兵了！”

“什么？”

“另外，有情报指出大量的威尔诺亚军正在向着阿尔托利亚行进！”

这样的消息宛若晴天霹雳，却并不止于此。很快又有士兵赶到，同样也是汇报着让人绝望的消息。

“大人！克里斯托夫殿下正率军朝着国境地区的山岳地带前进！克雷尔蒙菲兰也有派出援军的迹象！”

就好像是精心建筑的大厦在一瞬间坍塌了一样，罗因伯格猛然站了起来，这一瞬间，那个忧国忧民的老者忽然变成了一个英名的决断者，这一瞬间，威尔弗雷德仿佛能从老者的身上看到无形的耀眼光芒。

“终于演变成老夫最担心的状况了吗？”罗因伯格的双眼因长久没有得到休息而充满血丝，“不能让两位王子开战，绝对不能！这个国家一旦一分为二，以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不，不到最后绝对不能放弃，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两位王子！”

“我们先回威斯哈特！”

所有的相关人员在片刻之后都集中在了边境伯的居城之中，威尔弗雷德也在其中。爱丽丝从人群影子的缝隙里挤了出来，趴在威尔的身边轻声欢笑：“一场大战终于要开始了，威尔弗雷德阁下，看现在这个样子，首先要进攻的是阿尔托利亚的山岳地带吧？”

“没人希望发生战争。”

“请您不要这么泄气嘛，威尔弗雷德阁下。我衷心祝愿您旗开得胜。”

威尔扭头看了一眼爱丽丝，什么话也没有说。爱丽丝觉得威尔此时的情绪似乎不佳，讪讪地回到阴暗的影子里去了。

罗因伯格没有发表什么动人的战前讲话，只是淡淡地吩咐自己身边的人开始按照计划进行。早就对形势有了客观判断的老人对于一旦做出决定的事丝毫不会心软，士兵们宛如定时的闹钟一样准确地朝着山岳地带行进，拦住了尚在途中的克里斯托夫王子一行人。

阿尔托利亚山岳地带地形险峻，两旁都是高耸的悬崖，只有中间一条狭路能够通行。这条路对于普通的民众和商人来说也许太宽阔了，但对数量众多的军队来说却是一个噩梦。

罗因伯格早就在这里布置下了不少人手，当所有人都手持弩箭出现的时候，位于军队正前方的克里斯托夫王子脸色终于变了。

“罗因伯格，让我从这里过去！”

“克里斯托夫殿下，如果您真心希望这个国家继续繁荣和平的话，就请不要与您的兄长开战。”

马上的老者竭力高声规劝着对方，却得到了并不想要看到的结果。

“事到如今，就算您这样说也已经太晚了……”

罗因伯格的脸色慢慢黯淡下来，像是瞬间再度苍老了十年一样。

“如今……只有一战了么……”

随着罗因伯格的手势，手持盾牌的士兵们在队伍正前方组成巨大的阵列，彻底将狭窄的山路堵上了。而站在高处的士兵们则纷纷举起手中的弩箭，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克里斯托夫军。

“开始吧。”

老者的叹息声中，无数箭雨从空中激射而来。盾牌护卫下的士兵们奋力抵抗住迎面而来的冲击，一时间整个山谷被厮杀和惨叫声沉底惊醒。血肉和痛苦的呼号响彻在阿尔托利亚山岳地带。

这一次的战争，却是一个国家的内战。

“不要伤害王子，我没有取他性命的意思！”

罗因伯格的喊声被淹没在金属撞击声和嘶喊声中，随着军队的军官们口口相传，终于控制住了局势。纵然是这样，大规模的厮杀还是导致了无数生命的逝去。站在队伍最前方感受着战争残酷的威尔弗雷德忽然有些不忍，他默默扭头，等待着罗因伯格的下一次发号施令。

战斗没有持续多久，占据优势的罗因伯格军很快将克里斯托夫的军队打成碎片，无数的士兵仓惶逃走。

“第二阵列！”

随着老边境伯的喊声，撤掉盾牌的士兵们抽出了刀剑蜂拥而上，开始真正的近身肉搏。一方是士气正盛，一方是溃不成军，结果显而易见。

“禀告罗因伯格大人！”马雷伊执事纵马过来报告，“已经活捉了克里斯托夫殿下！”

威尔回头看了一眼曾经坐在王座上的那位王子，面容清秀的王子此时脸上布满了血污，声音也变得绝望又狰狞：“杀了我吧！不然我一定会拼死战斗，去祭奠死去的人！”

罗因伯格叹了口气：“算了……把殿下带走吧，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朗格雷王子。”

山岳一役之后，那些支持罗因伯格的领主纷纷开始表态，同时以自己的影响力缩减了朗格雷王子的势力。没有对手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朗格雷王子不得不退回到自己的居城中严防死守。同时两边邻国见良机已过，也纷纷撤回了自己的军队，局势渐渐安定下来。

“朗格雷王子啊……”

领兵休整之后，罗因伯格开始带领大军包围朗格雷王子的居城艾迪雷文。这一次，威尔依然跟在罗因伯格身旁。

“朗格雷王子以武勇著称，我们一定要谨慎进攻，最大限度地避免伤亡。”

全军都听到了罗因伯格的话，不少将士更是因此大受感动。威尔弗雷德站在其中，看着闪耀银光的旗帜和武器，内心中那些纷扰随着迫切要去做一件事的心情而渐渐消散了。

“进攻开始！”

进攻时机选择在了傍晚，借着暮色如潮水般的军队包围了艾迪雷文。朗格雷尽管已经早有准备，还是无法与集合了整个国家大部分力量的罗因伯格抗衡。

“反击，反击！”

站在城头的朗格雷看着无穷无尽的士兵们压过来，内心中尽管有了一丝动摇，但还是不忘让自己的士官们奋力抵抗。巨木顶住了城门，落石从城墙边缘滚落，一时间战况异常激烈。

“用攻城木！”

巨大的木桩从后方被推到城门口，强烈的撞击声顿时响彻了整个战场。火把照耀出战争的残酷和人心的颤抖，也让整个场面变得更加热烈和疯狂起来。

在轰隆轰隆的巨响声中，大门终于被敲开了。漆黑的城堡里涌出了无数的不死者和士兵，瞬间与城外的军队融在一起。威尔弗雷德纵剑前冲，与面前的敌人杀成一团。

“罗因伯格你个老不死的！”朗格雷站在城堡里高声骂道，“听说你让我弟弟受尽了屈辱，我不会放过你的！”

“殿下，你对于治理国家这方面还远不够成熟，只靠力量是永远也无法让国家繁荣昌盛的！”罗因伯格反驳道，“放弃你那无用的自尊吧，我们必须让阿尔托利亚走向和平和富强！”

“别耍嘴皮子了，任何一个时代都只有强者才能生存。除了力量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必要！”

罗因伯格叹了口气：“想不到您竟如此顽固……觉悟吧，朗格雷王子殿下！”

这话是说给威尔弗雷德听的，冲杀在

最前端的银发青年似乎拥有无穷的力量，轻易地破开了敌人的防御，也让后面涌上来的士兵有了足够的进攻空间。绝对数量上的优势让罗因伯格顺利进入了宫殿，击败了层层保护朗格雷的守卫们。

朗格雷王子一个人站在自己的王座旁，面容有些憔悴，但双眼之中的暴戾之色丝毫没有减轻。看到威尔弗雷德和罗因伯格还有一干副官冲进宫殿，这位试图篡位的王子脸上露出了一丝绝望的神色。

“你们这些家伙……”

“不要取他的性命！”

罗因伯格快步走过去，拦住了打算挥剑与朗格雷王子缠斗的士兵们，孰料朗格雷王子竟然拔出了一把短剑，一剑刺向罗因伯格的胸口！

这一幕惊变谁也没有料到，威尔弗雷德距离两人最近，飞身过去一脚踹翻了平时趾高气昂的朗格雷，随即蹲下察看罗因伯格的伤口。

老边境伯的身体纵然不如年轻时代，身手依然敏捷，硬是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只是肩膀被划出一道长长的伤口，鲜血顺着胸甲淌下来，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大人！大人！”

“我没事……”老者叹了口气，“不要杀死王子……把，把他们都关起来……”

被制服的朗格雷兀在一旁怒吼：“混蛋……你就打算让失败的我这样可耻地活下去吗？”

“带走吧……”罗因伯格坐在地上无力地挥手，“千万要保护好他们……”

战乱因为罗因伯格的强势和坚决被中



止了，各路领主都纷纷表示拥护罗因伯格的决定，立约舒亚殿下为新王。因为两位王子的战争，国内虽然暂时平息了战乱，但依然有些首尾要清理。罗因伯格回到居城之后并没有立即接见那些领主的道贺，而是回到了自己的书房，把大门紧紧关闭，只让威尔弗雷德一个人进入。

“咳咳……咳咳咳……”

当所有人都离开之后，老边境伯一口咳出了一片血污，扶着椅子的身体也开始不住颤抖，威尔弗雷德见状赶快扶起老者：“大人……您这是……”

“没，没事……”

“不，肯定不是伤口。”威尔弗雷德盯着老者苍白的脸色断言道，“您得了什么病……”

“这件事还是不要提了。”罗因伯格打断了威尔弗雷德的问话，“之前那些，就当是老夫为国家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吧。这个将死之躯能够坚持的时间，比老夫想像中还要长久一些。”

“什么？”威尔瞬间明白了，怕是这位边境伯已经身患绝症，早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因此才会用雷霆般的手段结束这一切。

“大人你……”

威尔弗雷德斟酌着却不知说什么好，正在犹豫之际，书房门外有马雷伊执事惶恐的声音：“报告！”

“进来，怎么了？”

推门而入的马雷伊执事看见罗因伯格掌心一滩血，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他还是坚持把话说完。

“朗格雷王子……在西塔里自尽了。”

“什么？”老领主猛然抬头，双眸之中充满了不相信和痛苦，“为什么？为什么他要做那种傻事？失去权力，难道就那么痛苦吗？克里斯托夫殿下如何了？”

“那个……殿下他一直郁郁寡欢，嘴里总是念叨着要去修道院为战死的人们祈祷之类的话。因此我们还没有把朗格雷王子的事告诉他，大人您意下如何？”

“还是别告诉他为好……如果殿下知道了，他一定会绝望的。唔……咳咳咳，咳咳……”

因为激动的缘故，罗因伯格又一次剧烈地咳嗽起来，马雷伊执事赶快走近老人：“大人！我现在就去拿药！”

“咳咳，不，不需要……你先……退下吧。”罗因伯格扶着桌子剧烈地咳嗽着，却毫无用药的意思。

“可是大人……”

“我说过了，我不需要用药！”罗因伯格大声吼道，“退下！”

马雷伊执事深深地看了一眼宛如风中残烛的主人，用几乎是哭泣的声音低声应道：“遵命……”说完，慢慢地退出了房间。

罗因伯格看着自己最信任的副官离去，无奈地叹息一声：“老夫早就失去了……两位王子对我的信任。毕竟时至今日……老夫也未能弥补自己的过错……恐怕是因为当年丢下两位王子独自离去的过失，实在是太深重了……”

威尔弗雷德扶着罗因伯格坐到他最喜欢的木椅上，替老人擦去嘴角的血迹，有些笨拙地安慰道：“大人……我不知道。但是您一直走在一条相信自己的道路上，而且这条道路走到了最终，这个国家并没有分裂。所以你看……这不很好么？”

“咳咳……是，是么？”罗因伯格无力地抬头看着威尔弗雷德，“你觉得是……这样么？”

看着老者这个样子，威尔弗雷德没来由地开始为这个与自己本来无关的外人的生命担忧。从最初看着遇到的人一个一个死去，一直到巴尔玛，到现在的罗因伯格。威尔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自己，究竟是时光，还是这残酷的世界。但不管怎样，威尔不希望罗因伯格就在这里死去。

“大人，请您先服药接受治疗吧。这样下去您的身体……”

罗因伯格有气无力地摆摆手：“不，不……药物对这个身体已经没用了。既然如此，那干脆让老夫带着朗格雷殿下留给我的伤口，安然离开这个世界吧……”

威尔弗雷德经历过那么多的生死，看得出一个人死志已决是非语言所能劝阻的。想到这一层，年轻人的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想起之前巴尔玛面对死亡时的从容和冷静，威尔弗雷德有些羞愧于自己的

激动。

“大人……”

罗因伯格的声音已经弱了下去，伤口、绝望的心情和久病的身体混合在一起，让他的生命气息不断流逝。纵然如此，他还是坚持把话说下去。

“我……我没能挽救那两个人……所以……必须对自己……犯下的错误……负起责任……威尔弗雷德，你，你也……”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终消失了。名震阿尔托利亚国内外边境伯罗因伯格在成功阻止了国内分裂战争、拥立新王之后因病逝世。这位老者离去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丝笑容，不知是满足还是解脱。新王约舒亚闻讯赶来，抱着老边境伯的尸体痛哭，整个威斯哈特城内一片混乱，威尔弗雷德趁机静静地离开了。

走出城堡，罗因伯格的话还在耳畔回响。威尔弗雷德回头凝望这座城堡，自言自语道：“唔……自己犯下罪责的……责任么……”

仿佛明白了什么，也仿佛决定了什么。背起大剑，年轻的银发剑士朝着远方，步履坚定地继续前行。

终章　蓦然回首

远离威斯哈特城堡之后，威尔弗雷德并没有走远。没有了战火威胁的平原看上去无垠宽广，恬静之中透着美丽。风吹过草地，发出沙沙的响声。威尔遥望着这一切，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慨。如果自己当年能够多伫立片刻，凝望一下周围的风景，也许心中怀着仇恨的心情，就不会连看待这个世界的双眼都蒙蔽了。

站在这里，威尔弗雷德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清爽，正在他尽情呼吸带着青草芬芳的空气时，爱丽丝从他背后的影子里走了出来。

“威尔弗雷德阁下，您打算怎么做呢？再这样下去的话，是无法向女武神复仇的。如果不再多牺牲几位同伴的话……”

“复仇……”

威尔扭头看向爱丽丝，长发秀美的女子脸上依然挂着微笑，言辞却已经比往日都锋利了一些。复仇这个词似乎已经随着许多人的逝去渐渐远走了，让威尔有些无法重拾心情。看着威尔魂不守舍的样子，爱丽丝走近了几步。

“难道说，威尔弗雷德阁下，您忘记了与冥界之间的契约吗？”

在柔和的风中，威尔弗雷德缓缓抬起头，正视爱丽丝的目光，用他一生中最为坚定的口气说道：“我会遵守约定的。所以……爱丽丝，请和我一起去冥界吧。”

爱丽丝的笑容凝固住了。



你……这场混蛋骚乱的火种，竟然是你点燃的！”

“没错。”爱丽丝的身影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隔，瞬息之间就拉开了与威尔弗雷德之间的距离，“这不全都是为了您吗？要是乖乖听我的话，好好当赫尔大人的棋子不就行了么……真是太遗憾了。你们人类实在是……愚蠢，矮小，不堪重用的废物种族！”

突然以凶残的声音诋毁人类的爱丽丝身体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最后几个词被吐出在空气里，一股强烈而凛然的力量从爱丽丝的体内充沛而出，仿佛能将人身体割裂一般。

“恐惧么，人类？至少让你们的负面感情变成冥界的养料吧！”

声音越来越响，爱丽丝的身体也随着黑雾缭绕消失了。随着天空中阳光的消失，无穷无尽的黑暗席卷了整个平原，黑雾之中耸立起一团巨大的影子，一声嘶吼几乎能让大地颤抖。

“爱丽丝……这，这就是你的真面目么？”

威尔弗雷德眼前出现的东西，正是冥界巨兽伽鲁玛。守卫冥界之门的巨大猎犬，其身躯远远超过了常人所见过的魔物和妖兽，宛如山峰一般高大不可逾越。巨

“威尔弗雷德阁下……您是认真的吗？”

刚才那个瞬间的决定仿佛让威尔重新获得了力量一般，他抬起头诚挚地说道：“没错……我从一开始就错了。就算夺取他人的性命报了仇，死去的人也绝对不可能再回来了。仇恨是那种即使你杀死了对方，也会一直存在的东西，让它消失的惟一方法就是宽容……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明白自己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就不能再继续什么都不顾地向前走了。”

爱丽丝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

“什么啊……我好不容易东奔西走，给你准备了一场大战……你却……”

“什么？给我准备了一场大战？”

“没错！”已经没有了笑容的爱丽丝冷冷地答道，“是我积极活动，让威尔诺亚和克雷尔蒙菲兰分别支持两位王子……也是我破坏了罗因伯格的和平会谈，让两个王子之间加深了误会……”

威尔弗雷德大吃一惊：“爱丽丝？

大的眼珠泛着绿光，口中的牙齿像是能够撕裂钢铁一样锋利。

从伽鲁玛口中喷出的腐臭气息让威尔忍不住后退了几步，但他没有逃走，反倒牢牢握住了手中的剑。自从有了前往冥界的觉悟之后，银发青年的心中便不再迷惘，亦不会退缩。即使眼前的敌人不可战胜，威尔弗雷德依然义无反顾地高高举起手中的剑，冲了过去。

“等一下，威尔。”

充满了力量的动作只因为一种可能而停止，威尔弗雷德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

“安、安塞尔？”

天空中传来的，的确是安塞尔的声音。

“女武神帮了我一个忙，咱们一起上吧，威尔！”

随着安塞尔的声音响起，从空中跃下了那个久违的金发年轻人。金发青年手中的剑散发着普通武器没有的光芒，背后还生着一对光芒编织而成的羽翼，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是威尔曾经在女武神身上感受到的那种灼热和温暖。

安塞尔从天而降，手中的光芒之剑瞬息间斩出数十剑，将仰头打算吞他入口的伽鲁玛逼退了数步。

“冥界的看门狗而已。”安塞尔依然和生前一样爱开玩笑，“威尔你牵制他的动作，我去杀死这家伙。”

“没问题。”

对于威尔弗雷德来说，能够重新和安塞尔在一起战斗的兴奋远远超过了恐惧。紧紧握着手中的大剑，银发青年在空中斩出了自己今生最完美的一剑，正中伽鲁玛的头顶。

“咣”的一声巨响，好像砍在坚硬的石头上一样，威尔弗雷德手中的长剑被震得几乎脱手，双手也被震出无数细小的伤口。但不知道为何安塞尔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竟在瞬间治愈了手指周围迸裂的伤口，让威尔弗雷德的手牢牢抓住了大剑，竭力向下压去。

“去死吧！”

伽鲁玛发出一声怒吼，张开巨口想要吞噬掉近在咫尺的威尔弗雷德，一道光芒却从远处激射而来，刺入了它的口中，又从伽鲁玛的背后穿透而出。

然而这远远不够，伽鲁玛依怒吼着冲向了威尔弗雷德。从一开始变身为爱丽丝时，它的目标就是这个有趣的灵魂，既然此时不能引诱他堕入魔界，伽鲁玛惟一的目标只有吞噬威尔的灵魂。

手中已经失去武器的安塞尔双手酝酿着更强大的流动光芒，渐渐组成了一支巨大的光之矛。就连背后光芒双翼的力量也被这柄长矛吸收殆尽，安塞尔整个人因为失去了光翼的支持开始缓缓下坠，这支汇聚了所有光芒和力量的长矛下一刻已出现在伽鲁玛的双眼之间，巨大笨重的怪兽想要逃走却已来不急了，身体向后退了几步，依然被光之矛穿透了身体，激起漫天的鲜血。

“呜……”

“伽鲁玛，回到冥界去吧！”

安塞尔念动咒语，两道光芒骤然炸裂开来，将巨大的冥界巨兽炸得灰飞烟灭。而被伽鲁玛一把拍倒在地的威尔也缓缓站了起来。

冥界巨兽消失的地方，无数伽鲁玛的碎片化成飞尘消散在了空中。安塞尔走到威尔身旁，伸手将受伤的朋友拉起来。

“安塞尔，我……”

“威尔，是你牺牲了我，对吧？”安塞尔虽然已经成为了英灵，依然充满乐观，连问这种问题时都在微笑。

“没错……”威尔低头承认道，他此时已经有了勇气承认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我为了自己，杀死了你……是我背叛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还对缇尔黛撒谎，我……”

安塞尔笑着摇摇头：“算啦……老朋友，内疚到此为止。既然我的死已经让你感到后悔了，你为什么不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生活呢？就算是为了我，也要用尽全力，好好活下去啊。”

“啊？”威尔有些吃惊地抬起头，老朋友的宽容更让他愧疚。

安塞尔收起笑容，轻轻拍打自己朋友的肩膀：“告诉缇尔黛，就说我是英勇战死的。要是说了其他的事，她一定会更伤心的。”

“安塞尔……”威尔犹豫了一下，点头应承道，“我知道了。”

“别那么在意啦。”安塞尔安慰自己的朋友，“我现在以英灵战士的身分和你父亲在一起战斗？怎么样，我们看上去还不错吧？我在神界得到了第二次生命，所以你也要加油啊……虽然我们身在不同的世界里，但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你说对不对？”

安塞尔的一席话让威尔弗雷德无从应答，他看看安塞尔，又低头看看自己，只感到喉咙干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谢谢你……安塞尔！”

“那我只能先告辞了。”安塞尔抱歉地一挥手，“女武神给我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哦……对了，你父亲让我给你捎句话。”

“什么？”

“那个八音盒，就由你来修好它吧——就这些，我先走了啊。”

来去匆匆的安塞尔化作一团光芒，汇入积云密布的空中，消失在了威尔弗雷德的眼前。经过了眼前这一幕，威尔弗雷德内心的枷锁似乎终于彻底消失了。银发年轻人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内心之中那些郁结仿佛随着这一刻的释放渐渐冲开了。低头回忆着自己好友的笑容和声音，年轻人终于下定决心，朝着故乡的方向走去。

经过了一切的一切，蓦然回首，只有那里才是自己的家，不是么？

尾声

图尔克村的一切依然和往日一样，只是对于彻底放弃了佣兵念头的威尔弗雷德来说，这一切庸碌都变成了亲切。跟随着村口的少年走进村庄，威尔弗雷德看见了熟悉的身影。

“威尔？你回来了？”

“缇尔黛……我，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啊？”

“安塞尔他……他回不来了……”

缇尔黛的表情被这句话冻住了，她睁大双眼看着威尔弗雷德，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随后大滴的眼泪从美丽的双眸中滚落，仿佛一颗颗碎裂的宝石，滴落在地面上。

威尔弗雷德叹了口气，轻轻搂住少女。

"对不起……不过直到最后……不，是哪怕现在成了英灵战士，他也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

少女无声地哭泣着，仿佛天边夜色里风吹起呜咽的歌。威尔弗雷德知道自己这一生都无法洗脱罪责，他必须担起责任，让缇尔黛以后的生活幸福快乐。虽然只是内心之中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他却已经做好了用一生去履行的准备。任由缇尔黛在自己面前尽情地哭泣，威尔弗雷德的内心也跟着轻轻抽痛着。

安慰过缇尔黛之后，威尔回到了家中。

玛尔戈特正在熟睡，威尔看了一眼自己日渐憔悴的母亲，想起安塞尔所说的话，转身去寻找那个古老的八音盒。

从小到大听了无数遍的音乐都藏在这个八音盒里。威尔弗雷德轻轻扭动着八音盒的齿轮和发条，寻找着其中的故障。对于手指异常稳定的他来说，修理这样一个八音盒只是时间问题。如流水般的音乐很快又淌了出来，时隔数年之后，这个八音盒又一次发出了声音。那些流淌在过去岁月里的记忆，也因这八音盒的苏醒而再度充满了心扉。

记住幸福，漠视苦难，忘记不快，追寻快乐……也许人生的真谛并非如此简单，但对于迷惘的人来说却不失为一种朴素的回答。威尔手中的八音盒持续欢叫着，声音惊醒了玛尔戈特。

"是谁在那儿？啊，是赛奥德尔吗？对不起，我好像睡迷糊了……总是给你添麻烦——你在做什么？"

"我在修理这个东西。"威尔看着自己的母亲，轻轻举起八音盒，"这是爸爸亲手做的八音盒。"

熟悉的音乐仍在演奏着，玛尔戈特侧着头仔细倾听着，一双空洞的眼睛里竟然有了神采，甚至连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渐渐连贯起来。

"啊，这个八音盒啊。虽然很想听听它的声音，但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听过了……好怀念啊。这首曲子要送给即将出生的孩子，是你亲手做的……为孩子们……做的……嗯？啊啊……对了，的确是这样。那个人已经……还有艾露茜……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妈妈。"威尔弗雷德轻轻地呼唤着母亲。

玛尔戈特的目光终于落在了威尔弗雷德的身上，瞬间变得清晰起来："呜……儿子，你回来了。真是……一直以来都让你担心了，实在对不起。欢迎你回来，你是我无可替代的宝贵儿子……我一直都很想你。"

看到母亲恢复了神智，威尔也很激动："妈妈……我回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威尔弗雷德的母亲气色好了起来，缇尔黛也从悲恸中恢复过来，日子无声地流逝，和平渐渐回到了阿尔托利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三人为艾露茜的墓碑献上了一束鲜花。

风吹过少女的长发，缇尔黛看着威尔弗雷德，轻声问道："又要去旅行吗？"

"现在还不知道。"威尔弗雷德看了看身边的母亲，对缇尔黛说道，"我想在妈妈和你的身边多待一段日子。不过最后大概还是会离开吧？这次的经历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想我也有自己不得不完成的事……所以，可能还是会离开吧。"

听到威尔这样诚挚的回答，缇尔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样啊……那么威尔如果你再去旅行的话，一定不要忘记一件事。"

"嗯？"

"不管你发生什么事，玛尔戈特大婶……还有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的。因为这里就是你的归宿，你的家。"

威尔遥望着远方的地平线，此时正有炊烟袅袅升起。滚滚的白烟融入天空，消失在湛蓝色的远方。心中想起那些朋友，那些往事，那些生者和死者的面容，威尔百感交集，却只能用一句话简单地回答缇尔黛。

"我知道，这里将是我永远的家。"

全文完

Beender、带来终末之人

——《浪漫沙迦 领域篇Ⅱ》官方原创小说



著/ベニ一松山　译/雪鹰　编/YULA

相关名词解释

DIGER：以挖掘QUELL为生的人，通常与VIGILANTES组成队伍，探索QUELL所沉眠的场所。

QUELL：包含无限ANIMA的古代文明遗物。

ANIMA：宿于万物之中的无形要素，类似于精神、灵魂的存在。以ANIMA一定指向性的行为，方能产生“术”。

VIGILANTES：受雇于DIGER，与其一同前去挖掘QUELL并保护雇主的护卫，因此必须拥有高超的战斗能力。

1224年

觉醒/解放

这是一间奇怪的密室。地板、墙壁都像树根一样——准确地说更类似血管、青筋那样纵横交错着，并非被寂静所包容，而是由宛若胎动般的地鸣构成的异样空间。令人联想到这是否某种巨大生物的巢穴，感觉敏锐的人或许会立刻逃离这个恍若埋藏着无数祸害的场所吧？

然而，不幸的是胜如凯三兄弟并没有察觉到这种恶劣的预兆，与其他优秀的DIGER一样。

在这充满不祥气息的房间中央，放置着一个金属箱子。覆盖整个屋子的血管状的筋脉，全都汇聚到这个箱子里。怎么看也不像是容纳宝物的柜子，反而更像是一口棺材。而且，这个箱子是用ANIMA最厌恶的金属——屏蔽性最高的铅所制成的。

很明显的不自然。这里是从未发现过QUELL的南大陆上大沙漠的中心——存在于地图上空白地带中的谜之MEGALITH。即便是超古代文明的遗迹，也没有使用铅之类金属的例子。只能推测这里是基于和其他地域的MEGALITH完全不同的目的而建造的。

这次挖掘或许会名留青史吧？但是相对地，挖掘出来的将是人类所不能接触的禁忌，这种危险预兆亦充满着整个MEGALITH。当然，亚雷克塞·胜如凯也并非没有考虑到危险性。被称为MEGALITH的遗迹，其本身就充满了无法解释的谜团。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而建造的？其机能又是什么？挖掘QUELL的DIGER们，基本上只停留在超古代遗迹的表层。那些深入遗迹中枢的人，全都死于无法判定的猝死，亚雷克塞也听说过这些事情，包括ANIMA变质导致人变成怪物的传闻。

就算是技能和才能低劣的亚雷克塞，对于进入MEGALITH的领域也深感恐惧。他至少还比两个弟弟要知晓得多一些，但这仍然不能阻止他和他的兄弟，就连第一级的DIGER亨利·奈兹的忠告，他们也充耳不闻。亚雷克塞之所以这样冲动，只因他渴望这次挖掘能够获得非常厉害的QUELL、并借此而取得荣誉与高贵的称号——赏赐给留下伟大功绩之人的“塔克恩”之名。这本是与自己的生涯无缘的荣誉，但是眼前这个铅箱或许能改变一切。亨利终止的挖掘，由他们取得成果岂不是很有趣吗？这样想着，就更加不惜冒着危险而进行下去了。

所以，这个被诅咒之棺的沉重铅盖没有一点抵抗地被打开的瞬间，亚雷克塞深信自己的野心可以实现了。解开越过漫长人类历史的封印，浑浊的空气从中喷出的刹那，箱中昏暗之处闪烁着饥饿的野兽之眼。确实，亚雷克塞·胜如凯的人生在此刻完全被改变了，与收容在铅墓中的卵型QUELL相见的瞬间。

“嘻嘻嘻……大、大哥，亨利那家伙、被吓成那样。还、还是我们、办到了，嘿嘿嘿……”末弟皮塔压抑着兴奋，牙齿却在不断打架地说着，声音也在不住颤抖。他其实很害怕，将二哥尼古拉的身体为盾牌，躲在其后胆怯地向铅箱中探视着。

“是呀，这次终于能超过亨利了，他总是看不起我们兄弟……喂！尼古拉！快点将那个QUELL拿出来。”尼古拉听从亚雷克塞的命令，左手探入箱中。老二的体格虽然比常人健壮，但是操纵ANIMA的术技能却比较低劣，要拿起QUELL，使用初步的术就已经足够了，因此最适合回收那些不知效力的QUELL。

在尼古拉的左手接触到卵型QUELL的瞬间，闪光覆盖了亚雷克塞的视线，血肉被烧焦的厌恶气味同时弥漫在整个房

间内。视觉麻痹只是很短的时间，亚雷克塞恢复正常视力时，发现眼前直立着一个奇怪的物体。那是冒着白烟、人类形状的炭化物，然后慢慢地向后倒下、重重地摔在地上。冲击所造成的黑色煤烟涌起，焦黑物体上端的球状部分裂了开来，在那缝隙中，亚雷克塞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事物。那是皮塔的头盖骨，这个可怜的末弟在一瞬间被高热烧死、成为炭化了的尸体。接下来亚雷克塞看到的是，宛若仁王般一动不动的尼古拉的身影。最初接触QUELL的左手自手腕处神秘地消失了，骨肉没有翻出的红色断面连一滴血也没有。QUELL令尼古拉的ANIMA失控了，然后吸收了他左手的ANIMA，以术的效果爆发出惊人的威力将皮塔变为焦炭。但是，这时亚雷克塞感到恐怖的并非是末弟的猝死，而是尼古拉的右手正握着那个卵型的QUELL。看来是因为失去左手后，尼古拉又立刻用右手将QUELL拾了起来——这个异常的事实令亚雷克塞的心底产生了恐惧。这决不正常，以往只要稍受些小伤就会哇哇大哭的尼古拉，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这种异样感，是亚雷克塞感到恐怖的根源。

尼古拉缓慢地转过头，望着亚雷克塞，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感情，甚至没有去看一眼因自己的术而死亡的弟弟，就向哥哥下达命令：“立刻回到法格兰古镇，这个肉体所残留的时间不多，要准备必需的物资。”“是。”这不像以往那愚蠢的弟弟的语气，尼古拉双眸放射的精光亦令亚雷克塞感到混乱、胆怯，下意识中也领悟到“塔克恩·亚雷克塞”这个名号的梦想业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即便发生这种令人战栗的事态，他还是被尼古拉手中所握的QUELL所吸引。杀了对方夺取QUELL——这个念头开始在亚雷克塞的脑中酝酿。

在今后的八十年里、栖息在黑暗中威胁着人类的魔卵，现在开始觉醒了。

异变在同一日发生。

远离南大陆内地的东大陆南方、寒冷地带巴斯兰德的要冲拉乌普荷鲁兹镇郊外，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森林被沉落的夕阳染上赤红的时分，当日轮消失在山脉的另一侧、狭长的暗影将所有一切包容的黄昏之刻，人与魔、现实与虚幻所交错支配的薄暮世界——幻想中的产物在现实中展露出了姿态。

自古以来便流传此地曾有一座魔塔，但不知何时突然从树海中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宛若幻影般地存在着。

经过数百年的岁月，在这座塔消失的同一个地方，其实体突然又在黄昏中出现。屹立在红色天空下的漆黑姿态，宛若寂静中的墓碑，更似深深地插在大地上的诸神的宝剑。

然后，另一个怪异从溶入暗夜的影之塔中解放了出来。

如同严冬刮过荒野的疾风，在一瞬间接近又突然掠过，只留下一阵寒气——从塔中飞掠而出。那确实是一个实体，但是其拥有的术乃这个时代的人类所不会持有的。习惯以ANIMA捕捉物体的常人的感觉，或许会将之视为没有颜

色的风吧？因为其存在并不拥有万物所具备的ANIMA、却持有一切的生命体！

当然，如果此时此地有人纯粹运用视觉的话，所见到的是有一个青年步出那魔塔敞开的大门。那是一位拥有透明的肌肤、长长的银发、宛若美丽幽鬼般的剑士。

属于幻想世界的美剑士，在向现实世界踏出第一步后便停了下来，面无表情地眺望着夕暮中的外界。然后，似乎是对自己将要立足的新舞台表示满意，那美丽的容颜上泛起了一丝微笑，接着便在刹那间消失于视线中，只留下撕裂大气的破空声。

“夜猎者”的物语在此揭开了帷幕。

1228年

夜猎者

尼贝尔斯坦在他二十三岁时体验到死神的大嘴向他张开、浸浴在冰冷的吐息中的感觉。

年轻的时候他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做，但同时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他决定赌上性命的蛮勇，以最快的方法来证明。

从南大陆纳国的首都古琉凯尔到孤立在沙漠与荒地尽头的边境之镇法格兰古是条很困难的路途——本来是由数人组成一队、雇佣熟悉这一地带的向导方能展开通过此地的初次旅行，但是尼贝尔斯坦无视这一忠告，坚持独自一人穿越荒地与沙漠。离开家乡瓦德数年、巡游世界的他，自信其术与枪法皆已磨练得很好，徘徊在荒野中将与肉食昆虫以及野兽们交战等状况，他都考虑周全。事实上，尼贝尔斯坦拥有很高的资质，并非一般的鲁莽之人，具备了令人惊叹的实力。能将来袭的巨大蚂蚁们烧焦，有时又像猛牛一样冲向敌人，且继续着如此艰难的旅程足以证明自己的勇气。一想到这一点，旅途也变得愉快起来了。

误算发生在日落时。

在缺乏草木以妨碍直射地表的热放射的沙漠地带，进入夜晚，与白昼的酷暑落差完全不同的寒冷袭击着旅人。对荒野认识不够的尼贝尔斯坦就这样落入了大自然的陷阱。零度以下的气温急速地夺走了身着轻装的尼贝尔斯坦的体力，他判断自己不可能在狂风乱舞的岩场等待至翌日清晨，于是决定冒着夜行性凶暴魔物出没的危险，在夜晚继续走向比较温暖的峡谷下方。一般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岩石荒野中却有着不得不避开的陷阱。从峡谷底部所涌出的奇迹之泉——谁都深信此乃幸运的绿洲内，却有死神埋伏其中。那是鹰头狮的狩猎场。

立于岩石荒野生态系顶点的生物，毫无疑问便是这头同时拥有强韧狮子的肉体、猛禽类特征的凶猛合成兽——而且他还具有能够令巨大的躯体在空中飞舞的双翼，宛若骑士长枪般的利爪能准确地刺入猎物的致命处。魔兽鹰头狮拥有超高的机动性、攻击力和耐久力，从而成为了荒野的暴君。

鹰头狮自高处监视着畅饮泉水的尼贝尔斯坦，然后毫无声息地滑翔而下，向那疲惫的旅人袭来。尼贝尔斯坦下意识中察知危险的存在，抄起长枪准备反击，但是这位枪术高超之人亦在一瞬间明白了自己的命运：胜利的概率是0。在因寒冷而失去体力、又并非准备周全的状态下，即便拥有与他同等武功的数人在此，依然无法在这凶兽的爪下全身而退。在领悟到压倒性的战斗力差距的瞬间，尼贝尔斯坦感到自己被死亡牢牢捕捉住了。

浮云遮住了月亮，鹰头狮如同漆黑的影之块，当其前爪抬起时，明月再度露出它的容颜，与壮汉的上臂同等粗的锐爪闪烁着阴冷的青辉。尼贝尔斯坦深知自己即将被这一击挖出心脏、头颅在魔兽的爪下翻弄、躯体成为其果腹的美餐。不可逃避的破灭——这是自己鲁莽的代价。

浮现出自嘲笑容的尼贝尔斯坦有了已经是鱼钩上的鱼的觉悟，也没有考虑防御，他打算在鹰头狮击中自己心脏的同时，至少也得斩断对方的一只爪子，他想让这位傲慢的荒野之王知晓人类这种猎物并非会因恐怖而乖乖地束手就范。

因为高度集中精神，尼贝尔斯坦的眼睛能看清对手的每一个动作，当魔兽的爪子碰触到长枪的穗尖时，在那一瞬间——鹰头狮的爪子消失了，但并不是他切断的，感觉像是自己突然消失了一样。不仅仅是爪子，其整个前肢都从尼贝尔斯坦的视线中消失了，只留下无数的肉片和血沫飞舞在空中。

然后，理清感觉的尼贝尔斯坦看到了，沐浴在月光中、浮游在夜空里的骷髅——不，那是一个被放射着磷光的肌肤所包容，宛若幻影般的美青年。那男子的骨骼在清冷的光线下显得通体透明，有着一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妖异美丽的姿态。青年的手中可以看到月亮，那是并非由石、树所制的长剑，而是单纯用金属锻造，吸收着月光反照出来的。在那刀身上隐约雕刻着文字的图案，但尼贝尔斯坦却无法解读。

亡灵、抑或是幽鬼的青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挥舞着剑，连续的斩击，只见鹰头狮的前肢、头部、翅膀、躯体随着剑光如同在石臼下被溃散的谷物化为颗粒，他已不再是纵横荒野的暴君，只是羽毛和血以及骨头所混合的大量肉块而已。如暴风般挥舞着长剑的同时，魔性的剑士正在吃着什么，那是从绝命的魔兽巨体中喷出的不可见的能量——鹰头狮体内庞大的ANIMA被吸入了剑士的口中。比遭遇鹰头狮更为恐怖的境遇，这是尼贝尔斯坦所不敢想像的。已不是人能够抵抗的、属于超越天变地异的存在——尼贝尔斯坦是这样直观地认为的，他只能战栗地紧握长枪，虽然他深知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与眼前的怪异存在对抗，但这至少是自己意志的像征，对死亡的生命之证明。

吸尽鹰头狮的ANIMA后，美丽的幽鬼缓缓地转向尼贝尔斯坦，骷髅中的水晶之眼如看穿人心般地注视着后者，尼贝尔斯坦觉得这是能审判生死的目光。剑士那形状完美且理想的透明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或许是在笑吧？这样想的瞬

间，剑士已不知所踪。风吹拂着尼贝尔斯坦的脸颊，冷汗不断地滑落。

危机已远离而去，惟有魔兽的尸体前，他的长枪之穗揭开了黎明，这是守护生命的灵验护符。

这一晚的体验，尼贝尔斯坦一生中都没有对任何人说。但是牢刻在他心中可怖的记忆，令这位原本就很有才能的青年，改变了一向的任性主观，开始以冷静谦虚的态度对待事物，比谁都严谨自律。瓦德候国中有人说，支持着玖斯塔维军的一代名将尼贝尔斯坦将军，其生涯的转机是在他年轻时候的某一件事。

1232年 钢之玖斯塔维

某一天的黄昏，十二岁的玖斯塔维走出纳国之都古琉凯尔，独自步行在大道上。

生来就是菲尼王家的继承者，却在展示自己ANIMA的“FIRE BRAND仪式”中失败，因而失去了除母亲索菲以外的一切。经过了五年在遥远异国的亡命生活时光，亲生父亲已不愿意再与之相见，年幼的玖斯塔维所无法克服的劣等感深深地在其心中根植下来。

这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像吹草笛那样轻松地操纵术，不太可能会有完全无法使用ANIMA的人。所以“不会使用术的人”这一烙印，意味着毫无用处、带来



厄运的人。这片南大陆虽然比较不太重视术能力，但还是将完全不会使用术的人看作可怜的对象，这种多余的同情视线却更加伤害了玖斯塔维的立场。他的心就如同浑浊的湖水，将自己的怒气以暴力的形式向比自己弱小的人喷发。母亲的恳愿和献身也都微弱化了，内心失去真正支撑的玖斯塔维开始踏向人类最恶劣的方向。

这一日，自认是人类的渣滓而被索菲打了记耳光，之后隐藏在内心的悲哀又被名为蕾丝丽的女孩看穿，玖斯塔维便开始自暴自弃起来。走向谁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场所，不想再与母亲、蕾丝丽见面，也不愿被他人探到自己内心的羞耻。这样想着，他偷偷地在黄昏的薄暗中飞奔出了都市。

首都古琉凯尔的周边地带，比其边

境要安全的多。为了稳定税收，士兵们会定期地狩猎怪物，让居民能安心地从事农业。魔物类开始活动是在日落后，为了保命，旅人通常都会早早地投宿。但是，对于连初步的术也不会的玖斯塔维来说，即便遭遇到低级的魔物如野狗之类，也意味着离死不远了。如果不将物质秘藏的本质——ANIMA引发出来的话，石剑只是一块厚重的板而已，将石属性所持有的“坚硬”形象以术达到现像化，石剑才能拥有“斩”的力量。让连这也做不到的玖斯塔维面临战斗的话，就如同没有爪子和牙齿的婴儿一般。因此，不仅仅是在夜晚的荒野，在这个以术为中心的社会，他就像生活在深海之中，无法自由地呼吸。

玖斯塔维走在草原中蛇行的一条小径上，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但是，不断遭到舍弃的落寞心情，比死亡的恐怖更占上风。如同置身在另一个世界、接近半死人的他，眼中所映照的一切皆丧失了现实的味道，带着这奇妙的心情，玖斯塔维彷徨在深夜中。

离古琉凯尔有多远了呢？他感觉不到距离和时间，只是继续走着，大地连绵起伏没有尽头，也看不见城镇的灯光。透明澄静的夜空中点缀着无数繁星，不知何时已升至中天的圆月向他撒下清冷的光辉。

——若现在就此死去，我连回归大地的ANIMA也没有。

自己虽然生在王族，却是连ANIMA都没有的异类，这是对玖斯塔维的诅咒。处于天地之理外的这副躯体，究竟有何意义呢？既然生下来是个错误，不如早点结束吧！内心中这样咆哮着，泪水却不听话地滑落。这个时候，在他的视野中有什么东西在动。玖斯塔维凝神一看，不是在道路上，而是在草原中。在玖斯塔维的视线刚好所能及的地方，存在着一个剑士。

那是位美丽的青年，身着异国风情的装束，飘逸的长发是银色的，令女性痴迷的美貌在月光的映照下反而显得有些恐怖。这种妖异的美，玖斯塔维认为是属于死之世界的。

事实上，这位没有ANIMA的魔剑士不会为常人所发觉，只有同样不持有ANIMA的玖斯塔维方能以视觉捕捉他的存在。不过此时，吸引玖斯塔维的目光并非是这异世界的剑士，而是另一样东西——剑士手中那光辉的长剑。

那是一把钢造的剑。虽然距离较远，但那独特的光泽毫无疑问是来源于它。因为怕妨碍ANIMA的传达，所以武具不会用ANIMA所厌恶的金属来制造，除了纯金以外。

妖异的剑士好像对着居住在月亮上的诸神献舞般，向着虚空描绘流丽之刃的轨迹。沉重的钢铁之剑，以雷电之速在月下闪动。没有术技能的玖斯塔维无法感知到，在那长剑舞踊的空间，浮游着不可见的魔物。这是无法回归自然、诸多迷茫的ANIMA集合体——该恶灵被钢剑切裂、喷出的ANIMA为魔剑士吸收。如果此恶灵没有灭亡的话，肯定是会袭击玖斯塔维的。剑士当然也感觉到了玖斯塔维的存在，但是没有可以吸收ANIMA的少年，是引不起他的兴趣的。所以剑士继续挥舞着钢剑，向那位旁观者展示着

难以置信的幻想般的剑技。

也因此，玖斯塔维安心地在一旁观看着。被父亲玖斯塔维12世责骂比石头还要低劣、并赶出王宫直至现在的每一日，自己内心深处所寻求的答案，如今正浮现在他的面前。

菲尼王家代代相传的炎之QUELL——FIRE BRAND，玖斯塔维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柄将他引向绝望的宝剑。仪式中双手的触感，经过五年时光现今在他的记忆中浮了上来。

——想拥有只属于自己的牙。不比那把FIRE BRAND低劣、能让我在这世界战斗的武器！

将此愿望导向现实的构想，此时在玖斯塔维的脑中产生。一瞬间玖斯塔维忘记了观看眼前的景物，泪水再度流淌下来，他梦想到不久的未来，自己手中将有着强劲的爪牙……当他回过神时，在草原飞舞的美剑士如同原本就是幻影那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即便这是幻觉，玖斯塔维也不再迷惘，他的内心中已经找到了支撑点。

次日清晨，搜索队中的一人、同样不会使用术的少年弗林来到草原，他眼前所见到的是与昨日完全不同、充满着自信并由心展露出温柔稳健容颜的玖斯塔维，弗林差点以为自己的眼花了。面对弗林那疑惑的态度，玖斯塔维握紧拳头，轻轻地打了他一下，继而飒爽地挺胸踏上归家的路途。玖斯塔维全身沐浴在朝阳中，脸颊上泛起希望的红潮，高声地对弗林宣言："我不再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人类了，你也是如此，弗林。所以，我要创立不会再说你是无能的国度，即便不会使用术也能过普通生活的场所！"

距今十年后，玖斯塔维少年时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被称为钢之玖斯塔维、变革了偏重术的社会，这位风云儿就是在那瞬间诞生的。

1236年
术士的忧郁/贵族的伤感

事实上纳尔塞斯对于比他小15岁的威尔——即威利亚姆·奈兹有着很高的评价，虽然总是对他冷嘲热讽，但内心却为这个年轻DIGER的才能咋舌不已。

前年，纳尔塞斯在DIGER云集的罗德雷斯兰德西部的城镇贝斯提亚，与初次挖掘QUELL的少年相遇了。那张还很稚嫩的脸，却流露出率真的不屈，这位DIGER新手就是威尔。看到威尔那毫不怀疑他人的目光，纳尔塞斯的心不由隐隐作痛，将这样一个毫无防备的少年放入那些为了宝藏尔诛我诈的DIGER们之中，肯定是凶多吉少。纳尔塞斯作为替DIGER担当护卫的VIGILANTES，虽然这几年对他人毫不关心，但也觉得不能对威尔放任不管。这个少年一次挖掘的经验也没有就想找QUELL，结局必然是一无所获，这样也好，让他放弃成为DIGER就此回故乡吧。这样考虑着的纳尔塞斯便成为威尔的护卫，加入了他的队伍中。

不过事与愿违。在诸多DIGER挑战却

丧命、抑或空手而归的汉之废墟，已经有多年没有挖掘到高价的QUELL了，有人说这座帝国时代都市的遗迹业已被挖掘殆尽了，然而威尔却在其内找到三种QUELL！据纳尔塞斯所知，别说是新手的DIGER，就算是老手也没有可能会有这么大的收获，看来威尔对QUELL有着天生的嗅觉，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那次最初的工作以后，队伍中最年长的纳尔塞斯一直与威尔共同行动，自负令他将威尔作为还未成熟的小孩来对待，其真心却是替这个天才DIGER的伟业巩固基础，就这样一直守护着他。这一年，纳尔塞斯亦无法拒绝威尔的委托，尽管目的地是他曾经发誓不再踏入半步的术之不毛地带——南大陆的内地。因为威尔想调查双亲死亡的真相以及与之有关的在沙漠中谜之MEGALITH内发现的卵型QUELL，他们来到了边境之镇法格兰古。当他听说这件事与那个亚雷克塞·胜如凯有关时，纳尔塞斯的胸中泛起了不详预感的黑云。那是贝斯提亚周边非常有名的、比蛇蝎还要令人厌恶的恐怖DIGER——不，亚雷克塞那伙人不能称之为DIGER，他们是掠夺者。他们并非以正当手段挖掘QUELL，而是将从所持者手中夺取作为生计，连最低限度的夸傲也遗忘了、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地杀人的冒险者。

如果可以的话，纳尔塞斯不希望威尔的生涯中有这样的对手，他害怕与亚雷克塞接触会玷污威尔那纯洁的灵魂。饶是如此，威尔还是得知在那邪恶的亚雷克塞手中有着被称为“魔卵”的QUELL。那个魔卵释放的暗之波动，是在



呼唤威尔，纳尔塞斯是这样认为的。对此调查开始以来，素直的少年经常流露出困惑、深思的表情，这更令纳尔塞斯感到揪心……

****

“说起来呀，你怎么会想到用那种东西来代替的啊？玖斯塔维。”

“呃？什么？”玖斯塔维对着不断飞落的树叶，迅速地挥舞着手中的钢剑，在他的脚下散落着无数被切断的叶片。

“我是说、你的那把剑……喂！别人说话时应该看着对方！即便不是贵族也应该遵守基本的礼仪吧！还有弗林也不要在那里瞎捣鼓了！真是的！”继续剑技训练的玖斯塔维对此充耳不闻，因此凯尔文就将怒火的矛头指向树上的弗林。

“但是，玖斯大人～”受命摇着树枝，让叶子不断落下的弗林大感为难，既不能随便停下来，也不能无视凯尔文的话，因为他不仅是同龄的友人，也是这片广大的雅狄土地的领主托马斯伯爵的儿子。跟随着玖斯塔维母子离开古琉凯尔的平民之子弗林，与他们同样被雅狄伯照顾，再加上自己不会使用术，弗林经常要注意自己不能给他人带来麻烦。

“好了，休息一会儿吧！弗林。”看穿了弗林的心思，玖斯塔维收起了剑，“刚才只是凯尔文的迁怒，不是你的过错，不要在意。”

“迁、迁怒？！我只是……”涨红着脸的凯尔文注意到走过来拿着毛巾给玖斯塔维擦汗的蕾丝丽正在笑自己，连忙咳嗽几声以摆脱窘态。身为贵族必须在他人前保持良好的言行，这是凯尔文自幼的行动哲学。不能在女子面前受玖斯塔维的挑拨——雅狄伯的独子认为自己的行动稍微有失气量，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像凯尔文这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认为在异性前装样子是不错的装饰。“……总之，现在我有些放心了。第一次看到你挥舞着这把金属剑时，有些惊讶而已。”

“该不是觉得土气吧？”玖斯塔维坐在落叶铺成的天然地毯上，用蕾丝丽递过来的井水滋润着自己干渴的喉咙。

“算了，我问你，刚才那是什么？我是对你的剑技惊讶，即便是用术来斩击也无法做到这种连续又干脆的断面。”凯尔文指着那堆被一刀两断的落叶小山，然后带着迷惑坐在叶堆上。对于玖斯塔维像小孩那样直接坐在地上，他还是有些抗拒的，但是蕾丝丽和从树上滑下来的弗林也一同坐了下来，惟自己站立着未免太突兀，所以四人团坐一圈。

“这全是我每天练习的结果。”

“以前你不是这样吧？经常爬树、扔石头……”

“因为这一套对怪物没有用啊！木棒会被融入史莱姆的脑袋里。”

“啊，那可真惨！”弗林和蕾丝丽以大笑来表示同情，连凯尔文也不禁莞尔，玖斯塔维托着头微笑着。

“这可真是杰作呐……你怎么不问是怎样做出这把剑的呢？凯尔文？”

“唔，继承南大陆传统的锻冶技术，除了你以外还有谁会去打造钢铁的剑呢？说是独创……倒不如说异质的构思更为妥当。这个构想是从哪儿获得的？我对此倒很有兴趣。”弗林和蕾丝丽也津津有味地探出身子，望着玖斯塔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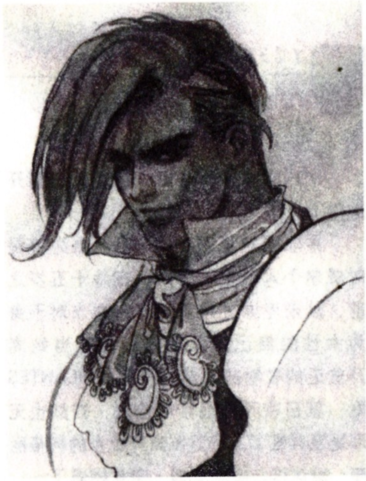
“大家好像都很感兴趣……算了，就告诉你们吧，信不信由你们。”玖斯塔维将他在十二岁那晚的经历、古琉凯尔郊外所见的情景初次告诉他人。回忆告终时，在某些意义上同是离家出走的关系者蕾丝丽和弗林，都感受到那天玖斯塔维的兴奋而闭口不语。只有凯尔文的沉默似乎并非是对那幻想存在着异议，而是想起了什么似的。他那沉思的样子引起了其他三人的注意，感受到众人视线的凯尔文抬起头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口道：“事实上前些日子，随父亲前去参见古琉凯尔的苏陛下时，听到一些奇怪的传闻……”

纳国的王国是当时文化的发源地，

因此世界中王侯贵族的子女皆云集该地、形成知识阶级的沙龙。那种社交场合通常是最新情报流传的场所。凯尔文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即那些女子和软派者之间的怪异谭，本来凯尔文是不将之当一回事的，不过那个传闻似乎非常真实，从而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是被称为“夜猎者”的传说。近年来在南大陆各地都有人目击到。所谓的“夜猎者”人如其名，只在夜间出现的狩猎者。当太阳西沉，在月亮与黑暗支配的世界中奔驰的生命之猎人。他的身形如同风一般难以捕捉，只有在猎杀目标、吸食ANIMA时，才会在人前显身。有人说那是金色的骷髅，有人说那是妖异的、不存在于此世的美青年。目击者所见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夜猎者”手中的剑。疾弛在漆黑的荒野、夺取死者的命，死神的剑士——这就是令人畏惧、诡异的“夜猎者”之名的由来。

“玖斯塔维……说不定，你见到的那个人就是‘夜猎者’唷。”不知何时，温暖的阳光已被薄云遮挡，秋天的凉风吹拂而过，卷起枯叶一片乱舞，四人陷入沉默之中。弗林的牙齿开始打颤，显然并非因为寒冷。蕾丝丽也不禁缩起了身子，瞥向正在沉思的玖斯塔维。凯尔文最先打破沉默：“哈哈哈，这只是谣言。如果真有那种死神的话，那些目击者又怎能还活着呢？当然我是不会相信的。哈哈哈哈……”虽这样说着，但凯尔文的脑海里已无法忘却自己所听到的传闻，“夜猎者”的形象经过玖斯塔维的描述更加鲜明了，他甚至还突然产生了一瞬间的联想——



“咦？凯尔文，你在哭吗？”弗林察觉到对方滴落的泪珠。一瞬的联想从残留在记忆中思考的狭缝内消去，但是留下的撕裂心肺的悲哀之余韵依然回荡着。那是对玖斯塔维的母亲索菲的想念。最近身体一直欠佳、病卧在床的美丽的索菲——在黑暗中被“夜猎者”带往冥府的情景，如电光火石在凯尔文的脑海闪过。这种感情与其说是对于与母亲同龄的佳人的憧憬，不如说是一种恋情更为妥当，只是凯尔文自己没有意识到。不过，距今索菲已病逝三年了，但他胸中那盏寂静的灯火依然未灭，这种淡淡的思念，决定了他的人生及其子孙的命运。

柔和的阳光再度包围了四人，还未止住泪水的凯尔文与玖斯塔维、弗林、蕾丝丽闹作一团，欢声笑语荡漾在深秋之时的雅狄城内。这是玖斯塔维他们还处于无垢的少年时代，其青春之日的一幕。

1238年

柯蒂丽娅无情

十八岁的柯蒂丽娅，已经无法离开威尔了。

并非面对优秀的DIGER，她纯粹是对威尔个人产生了恋情。在她十五岁之前，从未考虑过男女之事，亦未对于身为女性的自己做太多的修饰。当她离开贫乏的农村决心成为一名VIGILANTES时，就日夜不停地修炼枪法，当然也无暇顾及异性了。十五岁离开故乡的柯蒂丽娅，就这样与威利亚姆·奈兹相遇了。

最初，她并未对这个同年的威尔抱有很大的好感。而后者对于身为女性却成为VIGILANTES的柯蒂丽娅则持有敬意，在她面前礼仪端正。柯蒂丽娅却将其与家乡那些无能的男子们同等看待，不过这种偏见很快就改变了。威尔与柯蒂丽娅所见过的少年们不同，这位年轻的DIGER在危险时刻从不慌乱，总能以正确的知识、最妥善的方法来处理，他具备着敏锐的感觉并能够找到诸多贵重的QUELL和TOOL，而且遇到魔物时也能以不负于VIGILANTES的杖法将之击退。柯蒂丽娅从未见过同龄人有这种能耐的。

与威尔相遇后的三年中，柯蒂丽娅感到人生是那么的充实，她也开始有了“女性”的意识，慢慢地由山野少女成长为美丽动人的女子，而且她那VIGILANTES的实力也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与年纪有一些差距的纳尔塞斯、泰拉一起组成队伍，18岁的女性VIGILANTES必须的长枪也一直放在身边，都是为了与威尔同行而作出的努力。

但是这份感情不能直接告诉对方，因为不想破坏DIGER与VIGILANTES之间良好的信赖关系。然而已经到极限了，她对于威尔的恋情一天比一天炙热，无法再忍耐下去了。柯蒂丽娅下了决定：等这件事情了结之后，一定要向他告白，就算被拒绝也没有关系……于是，为了帮助威尔，她独自一人前往贝斯提亚、潜入亚雷克塞·胜如凯一伙的势力范围中。

悲剧，开始在舞台上展露其隐藏的姿态——

他除了被人们称为“夜猎者”的名字外，还有一个创造者所赐予的名字。贝恩达（Beender）——这是他的诞生之地“恒久之塔”所授予的名字。贝恩达是在那里，以人造的没有ANIMA的存在而出生的。

在绿荫覆盖的巴斯兰德北端拉乌普荷鲁兹镇的郊外耸立着的妖异之塔，那座古代建筑物一直处于遮断人类知觉的强力结界的包围中。1220年，他以现在这种成人的姿态觉醒了。不知用了何种秘术，贝恩达成了完全的不死者，既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衰老，也不会因炎热寒冷而死去。无论身体受了多重的伤也能以惊异的再生能力修复，他具有类似不死魔物中最高等的吸血鬼、或者是不死化魔导师的特性。

诞生后的四年间，贝恩达从创造者处学习了使用这个肉体所不可缺少的情报、司掌森罗万像的自然法则的知识、

以及剑技。除此之外的一切，便由他自己的眼睛来确认，这是创造者的命令。如果不是这样就毫无意义了——如此，他对于人类支配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没有善恶之分，更没有孕育感情的基准以及价值观，就这样迎来了解放之日。

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万能的存在。持有远离死亡的永久性、人类完美的容姿之肉体、不知疲惫可以夜行千里、超越人类界限的腕力和爆发力所操出的剑技乃此世上无敌的战斗能力。惟一的不足之处，就是拥有饥饿感。为了维持肉体的行动，他需要从外部摄取ANIMA。ANIMA的循环相当于人类的血液，就像人摄取食物一样，贝恩达通过吸收其他生物的ANIMA来维持其活动。其实少量的ANIMA就足够了，吸收漂浮在周围以及瞬间将要归还大地的草木、虫、小动物的ANIMA，就能支撑他度过相当长的时间。

贝恩达之所以被称为“夜猎者”，固然因为他在夜晚狩猎，这全系于其自身纯粹的欲望。皆因他自身无法判断事物，所以为了补充空虚的身体而无意识地、在强烈饥饿感的驱使下夺走其他生者的生命。他放任这种冲动，奔驰在暗夜的荒野，随手杀死生物并吸收其ANIMA以果腹。他也不具备“不能杀伤人类”的伦理，如同野生之兽只为了填饱肚子而杀生。他还知道大多数生物与自己不同，终归是要迎来死亡的。那么此个体早死几十年也不见得会对世界全体有什么影响，他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并不排斥将人类纳为目标。不过，不是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袭击人类的。因为和其他猎物不同，人类的ANIMA包含着强烈的感情，对于现世的执着、对于突然而至的死亡的怨恨、对于遗属的悲哀思念等等，吸收这种ANIMA会引起贝恩达的某种感情动摇、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心情。所以他不太会狩猎活人的ANIMA，只有当人的寿命到了尽头，优质的ANIMA奉天盟召之际，他才会到场接收，这种人的ANIMA非常美味，足以使他数周内都不会感到口渴。此外，如在荒野中遭遇到那种意图等死的人类时，贝恩达亦会毫不犹豫地夺走其性命。反之，对于拥有强烈生存意念的人类，他也决不会出手的，结果导致“夜猎者”的传闻四处散布开来。

这一夜，他来访古兰·塔伊尤西海岸边的“夜之町”，这并非偶然，将十年间的活动地域由南大陆往罗德雷斯兰德东部区域移动的贝恩达，是受到树海所放出的浓密ANIMA吸引而南下，在前往古兰·巴雷的途中经过此镇的。

从山顶上远眺，小镇的夜景尽收眼底，他一如既往地在寻找着垂死之人的ANIMA，除此以外，这种人类居住的集落引不起他的兴趣。虽然他的创造者也是人类，贝恩达自身亦是模仿人的样子而被制造出来的，外出的十数年光阴，他依然不为人类世界所动。过去，他曾见到过一位与之相同、没有ANIMA的少年，虽然感到比较稀奇，但总归是不能填饱肚子的有限生命体，因此也没有特别地去关心。

今宵，他并未感受到这个城镇中有迎来自然死亡的ANIMA，正打算跳往夜空离开此地时，贝恩达突然感应到一股激

烈的ANIMA，那是生命处于危险状态时生物散发的强烈波动，看来某人正在这小镇的一角展开死斗。普通情况下贝恩达是会弃之不理的，因为战死者的ANIMA与迷惘的ANIMA相同，绝对不适合消去他的饥饿感，其中凝固着憎恶和绝望。对于人类之间的互相残杀，他从来就不觉得有趣，那只是如同野兽般劣等的行为。然而，此时的贝恩达却感到那濒死之人所放的ANIMA在吸引着他，因为这是以往所没有遇到过的非常高贵、澄静、透明的ANIMA，纯粹地惟有一个祈愿的已经升华了的美丽魂魄——在她临死前，只有对一个男子的思念，这个ANIMA没有被憎恨玷污，只是无私地祈求所爱者的平安。清净、哀切的思念令贝恩达动摇了，却没有感到不愉快，他想要寻求理由，于是跳往此ANIMA传来的地方、死斗的舞台。

飞跃过小镇，无声无息地在现场着地，然后贝恩达看到了，那个美丽ANIMA之主、以及其周围一群丑陋的ANIMA。

倒在血泊中的少女，无须多看便明了她的身上有诸多伤痕，而且几乎都是致命伤。少女柯蒂丽娅仰卧在地，美丽的容颜因失血过多而苍白，她的手伸向身旁那被自己的血浸湿的长枪——为了最爱的威尔，即便替他减少一个敌人也好。

肮脏的木靴踏在了她紧握长枪的手上，“嘿，好危险。还想动手吗？”踩着她的那个男人以嘲弄的口吻对着另外两个伙伴说道：“真是个笨女人，以为三对一也能够取胜吗？”为了帮助被亚雷克塞狙击的孩子，柯蒂丽娅被其手下给包围了。一对一的话或许还有胜算，但是众多敌人依次操出的白刃与术，残酷地捉弄着少女，到了中途已不再是战斗，而是单方面的虐杀。她也知道是自己的鲁莽，只要不管那个孩子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那样做了，自己就没有资格向威尔传达心意了。她是这样想的，于是赌上了自己的生命。“亚雷克塞先生已经走了，我们可以慢慢地享乐了。”男子浮现出残忍的笑容，其中一人拔出剑来刺入柯蒂丽娅的肩头，玩弄着已经濒死的少女。他们看不见站在一旁的贝恩达，即便看见了也不会明白那是什么。说到底，也是那三人的命运已尽，这种行为会给他们带来比死亡还要残酷的境遇。

贝恩达感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情，胸中的深处宛若有盏灯火放出炙热之炎将席卷全身的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发怒。被激怒的贝恩达紧咬着牙关咯咯作响，飘然的银色长发逆立而起，双眸放射出不可直视的红光。男子们在他的眼前消失，并没有吸食他们的ANIMA，只是让这种不愉快的、丑陋的ANIMA宿者们消灭，一瞬间也好，让少女那美丽的ANIMA停留在身边。他将这新的感情交由身体行动，以不死的肉体才有的神速般的斩击，将那些男人变为肉片。在电光火石间，贝恩达手中的钢铁之刃已将其中一人的身体穿通了几十回。这个手下或许是幸运的，在还未感知情况时就已经死去了。剩下的两个人，则体味到了恐怖渗入骨髓中的死亡。伙伴的血沫如同雾一般弥漫在空中，在其之上乃半透明的

恶鬼般贝恩达的形姿，他们同时也听到了宛若神罚的告示、愤怒的不死者所发出的咆哮……

在缓慢地滑向死之黄泉的途中，在朦胧的意识中，柯蒂丽娅也看见了：于暴风般的斩击中，亚雷克塞的手下们依次被粉碎，从肉片中喷出的ANIMA被那骷髅、感觉上更像是美剑士的神秘存在一一咬碎。她认为自己已被死神捕捉，眼前的乃是将自己迎往冥府的向导。她在祈祷，没有丝毫的畏惧，在这瞬间柯蒂丽娅的愿望只有一个：让所爱的威尔拥有幸福的人生。自己的灵魂怎样都没有关系，相对地，柯蒂丽娅向死神祈愿能够守护着威尔，让死亡远离他。为了能实现这个愿望，即便自己的ANIMA不归还大地、受到未来永劫的苦难也可以。在炙热的激痛中，柯蒂丽娅惟有这么一个愿望。

惨杀手下们的那股黑色冲动导致贝恩达几乎想要将这个小镇中所有人类都歼灭，此刻濒死少女的思念净化了他的愤怒。这名女子所释放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呢？“夜猎者”初次对人类开始产生了兴趣，他想与这个给予自己奇妙感觉的女子的ANIMA融合。

轻轻地抱起柯蒂丽娅，“夜猎者”跳了起来，朝着她所思念之人的ANIMA处而去。然后将她安置在那个男人即将出现的中央广场，不死者在少女耳边低语：“我会实现你的愿望。只要在最后告别后，将你的ANIMA交给我即可。”柯蒂丽娅听到死神之声那么温柔，意外地惊讶后，展露出微笑，向如同神一般的贝恩达表示感谢。

没过多久，她在赶至广场的威尔的臂腕中静静地安息了，离开肉体的ANIMA飘向一直守侯在旁的贝恩达处。他慢慢地谨慎地将之吸收，并非作为粮食，而是让柯蒂丽娅栖息在自己那没有ANIMA的空虚之器内。从此之后，“夜猎者”便身负一项责任，那就是守护着威利亚姆·奈兹，不让他死于意外或事故而安享天年。这是与成为自己一部分的柯蒂丽娅之间的誓言。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打破这个誓言。

1239年
与邪恶邂逅/塔之贤者的物语

妮娜·高克兰开始后悔了。果然威尔还是被那与亚雷克塞有关的诅咒之魔卵所吸引，那个东西导致她的哥哥亨利·奈兹突然变得比谁都要冷酷，还令妻子卡瑟琳丧命，现在又让其子威利亚姆激起黑暗的冲动。自从柯蒂丽娅死后，威尔那温柔明朗的眼睛就开始变了，对于将她卷入不幸的自责，以及对亚雷克塞·胜如凯的憎恨，令憔悴的威尔不停地追踪下去。这副样子让妮娜深感不安。他们夫妇没有孩子，所以将威尔当成自己的儿子养育，只希望兄长的不幸不要降落在他身上。亚雷克塞以前也只不过是一个满口脏话的小恶棍而已，现在他与那时的亨利一样，变得冷酷无情、充满着无限黑暗般的漆黑的

ANIMA——这一切都与那个魔卵有关。她的第六感告诉自己如果再深入探查此事的话，等候她的只有死亡。然而，妮娜体中流淌着的奈兹之血，又告诉她不能放任不管。如果放任下去，魔卵会积蓄被现在还要巨大的力量，届时必然为人类世界带来灾祸。因此亨利才觉得在那种危险的墓地中发现的QUELL，一定要由奈兹之手来保管，这或许也就是代代比常人具备更优秀资质而生、以DIGER为业的奈兹家的宿命吧！

亚雷克塞及其手下所在的地方，是过去用来繁殖狞猛魔兽的废弃采石场，位于罗德雷斯兰德的西部。越是接近此地，妮娜心中不祥的预感就越大。在夜之町，亚雷克塞夺取的除魔之QUELL能够召唤魔物，这样的东西落入那种男人手里，他肯定会别有企图吧？一想到这里，她就更加不寒而栗了。妮娜自身也有了一定的觉悟，即便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也要守护自己最爱的儿子并打倒亚雷克塞，否则无法面对先行一步的柯蒂丽娅。

****

“可恶！这是什么怪物！”泰拉投出岩制的重战斧，用术充分引出石性质的“斩”却被龙那坚硬的表皮弹了回来，跌落在他的脚边。

“术已经没有作用了——来了！快趴下！”纳尔塞斯发出悲鸣般警告的同时，两匹飞龙携凌厉之势由空中向队伍袭来。泰拉的肩头鲜血四溅，威尔的脸颊上也现出三道红肿的爪痕，真是绝望的状况。亚雷克塞呼唤出了飞龙——正确地说是用除魔的QUELL操纵龙的眷属、虽然还是幼生但也具有压倒人类的战斗力。持有高智能的他们一般不太会主动攻击人类，皆因魔卵的增幅作用加强了除魔QUELL的力量而令其失去了本性，在亚雷克塞的意志操纵下化为杀戮的工具。

再这样下去，威尔他们只有等死的份。在飞龙的振翅与亚雷克塞的嘲笑声中，看着谋杀双亲、导致柯蒂丽娅死亡的仇人就在眼前，却不能为之报仇的威尔紧咬着嘴唇。飞龙的羽翅开始急速地扇动，激起一股烈风。在几乎能削割皮肤的大气的急流中，威尔的背后传来了妮娜的声音：“威尔，不要产生憎恨。被憎恨支配的话，结果自己也会为邪恶的ANIMA吞食。”

“……姑姑？”

“要拯救他，那个人已经不再是亚雷克塞了。”威尔回首，见到妮娜慈母般的微笑。她站起身来走到威尔前面，接着开始行动了。那是年轻时代习得的秘技，如今第一次使用，因为必须要以自己的死亡为前提。沿着身体为中心线，画出七个CAKRA（生命能源的存在）的同时，故意令其体内的ANIMA暴走，然后释放其爆发的能量，将活力注入威尔他们体内、令除魔的QUELL发动催眠波、扰乱亚雷克塞对飞龙的控制。但是，放出相当于生命本质的大量ANIMA后，妮娜自身却遭到无法愈合的重创。“纳尔塞斯……泰拉……接下来拜托你们了。请保护威尔……”妮娜衰弱地倒地不起，一边控制力量减弱的两匹飞龙一

边以自己的本能与亚雷克塞的意志对抗，意识在浑浊中往黑暗的洞内飞去。目睹此光景，威尔将悲愤化为力量，向着失去盾牌的亚雷克塞冲去，为这个被魔卵所囚的可怜人打上了终止符。

****

贝恩达也来到了石场，当然他是为了守护威尔而来的。可是，在他们与飞龙的战斗中，贝恩达却无法出手相助。因为亚雷克塞操纵的除魔QUELL所发出的波动，干涉着作为他肉体活力源的ANIMA的循环，所以不能接近其效果范围内。当威尔陷入生死的窘地时，自己体内的柯蒂丽娅在悲呼着，贝恩达第一次感受到世事不能皆如意。妮娜的牺牲解除了困境，“夜猎者”从未想过会被人类所救，复杂、奇妙的感情再度向他袭来，这是对妮娜·高克兰的哀悼。

然后，他追击那两匹飞龙而去，这是为了防止妮娜ANIMA的影响消失后，龙会再度袭击威尔他们。同时他也判断出将亚雷克塞交给威尔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贝恩达依次踏着宽广的采掘洞内的石壁，在空中飞舞着消失了。

****

“啊啊啊……在哪里？魔卵……我的魔卵……”战败后落入采掘洞最深处的亚雷克塞依然还活着，坠落的冲击令他手足的骨头尽碎、数根折断的肋骨刺入了内脏，头盖骨亦因撞上了岩石而内陷，普通人的话应该是不能够继续生存了。而对于魔卵的执着，令亚雷克塞还能留在世上。在其身后，泛着青白磷光的魔卵浮游在空中，静静地观察着双眼已经无法看到东西、却依然探手在黑暗中摸索的亚雷克塞。QUELL魔卵在审定他，判断此人是否还能够成为他的宿主。亚雷克塞的肉体坚持不了多久了，得到答案的魔卵决定吸收他那新鲜的ANIMA，然后再去找下一个寄生者。从魔卵中飞出无数宛若亡灵般透明的手，潜入亚雷克塞的体内，将他的ANIMA拉了出来，察觉到这一变化的亚雷克塞发出野兽的绝叫：“不要！不要这样！啊啊——”抵抗是无效的，亚雷克塞的灵魂成为诸多触手之一，那是被魔卵所囚的人类的ANIMA，只留下一具曾被称为亚雷克塞之人的空荡躯壳。

这番情景，被已经埋葬了飞龙正往最下层降落的贝恩达目击到了。虽然同为吸食ANIMA的存在，但对于魔卵他却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恶感情。在这邂逅的瞬间，“夜猎者”的直觉告诉他，魔卵是绝对不可能成为朋友的敌人。没有一瞬的踌躇，贝恩达就向那灾祸的QUELL发起了攻击，撕裂地底稀薄空气的斩击向魔卵袭来。

魔卵也感受到非人类存在的接近，不过他虽然察知对方的攻击，却没打算做任何反应。因为魔卵知晓，任何武器都不能破坏自己。在接触的瞬间，他可以将白刃所秘宿的石、木之类的ANIMA吸收使其攻击无效化。就算是钢铁、超越金刚石硬度的金属也无法破坏他的外壳。这个世界上能够伤害自己的物质是不存在的，魔卵对此非常自信。

然而，贝恩达从创造者处获得的钢铁剑，乃是其他时空制造的圣剑。达到神域的锻冶工，在一生中经过无数次锻冶才成功地制造出奇迹之钢。那完美的光辉之刃宛若从天空的云层间透出的阳光，于是他以该世界的文字在剑刃上刻下他的名字——丙子椒林剑！（圣德太子所用的国宝，现今收藏在日本大阪的四天王寺内。）

当神铁之刃切入外壳的瞬间，魔卵克服了死的恐怖所带来的战栗。会被破坏掉！在神速的斩击切入他的直径三分之一处时，魔卵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消耗掉自觉醒以来15年所储蓄的ANIMA、使用跳跃空间的瞬间移动能力。中途失手的贝恩达察知魔卵已经逃走了，明明还差一点就可以将魔卵的核心一切为二、完全破坏。

魔卵跳跃到贝恩达无法感应到的场所，压抑住恐惧进入再生的休眠中。这次逃走耗费了他大半的ANIMA，而且还被刻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这个被诅咒的QUELL要结束自我修复、再度积蓄ANIMA而在人间显出姿态，必须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岁月。

****

这一年，寄身于雅狄之地、菲尼国王玖斯塔维12世的前妻、玖斯塔维13世的母亲、诺尔侯女索菲，结束了她那短暂的三十九年生涯。

获知卧病在床的索菲状况急变的消息后，赶往该府邸的西尔马在途中感知到了奇妙的现像。

青年时代便有天才之名、却一直隐居的西尔马，现今已有四十三岁了，肉体开始衰老，但术的能力却愈加纯熟。此时他感受到ANIMA有些微妙的混乱——在充满自然精气的空间中，突然出现一片没有ANIMA的真空地带，西尔马就这样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看破了“夜猎者”的存在。

快步疾走的西尔马突然停下脚步，站定后对着那看不见的存在道：“虽然不知道您是何许人也，但没有被自然奉召的ANIMA之人，您意欲如何？”

吃惊的一方反而是贝恩达，他还从未这样被人类察知到自己的存在。当他吸食大量的ANIMA令身体发光时，人类方能目睹那个被称为“夜猎者”的幽鬼。有时，没能运用术力之人可以纯粹用视觉捕捉他。但是，这个术士却用相反的方法看破了他的行踪，一如寻找在清水中的玻璃那样，以ANIMA的变化来感觉事



物之人。

贝恩达是被濒死的索菲之ANIMA吸引来此的，安享天年者的ANIMA对于他来说是极品的美酒，而索菲这类人的ANIMA更为上等，于是受到死亡预兆所散发的芳香将他引诱过来。虽然还是白昼，阳光会引起不死肉体那迟钝的痛感，但他还是因无法压抑的渴望而现身了。换作以前，贝恩达最恨被他人打扰进餐，肯定会把眼前的术士也吃了的，现在却因留在其体内柯蒂丽娅的ANIMA影响，惊讶、好奇心等人类的诸多感情开始在他心中急速地滋生。

西尔马察觉到那位不可见之人并非离去而是在观察自己，因此他也领悟到对方乃持有高度智能的存在，诚恳的对话是可行的。他也猜想过，对方或许就是数年前直至现在还常有耳闻的“夜猎者”。“虽然有些失礼，但是能否改个时间相谈呢？”西尔马向贝恩达问道。

“那么就在今夜，我会找你。”如同风的呢喃，不可思议的声响传入西尔马的耳内。在那一瞬间，没有ANIMA的存在已经在他面前消失了。

之后没过多久，索菲在她最爱的儿子的看护下与世长辞。她的ANIMA没有被“夜猎者”吸食，九年后玖斯塔维凯旋回菲尼王国与其弟菲力普、其妹玛莉再会时，索菲的ANIMA一直守在玖斯塔维的身边。

****

凭吊了索菲的遗体后，西尔马在深夜中回到自己的府邸并让佣人们都退了下去，如约接受“夜猎者”的访问。

出现在他眼前的乃是位银发在夜风中飘逸、此世中不可能存在的美青年。贝恩达为了方便与西尔马谈话，积蓄了大量自然界放出的动植物精气，带着能够让人类看见的ANIMA浓度再度来访。在西尔马的恳求下，贝恩达初次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人类。或许他认为没有比西尔马更合适的相谈对象，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体验与人类“对话”。

贝恩达的创造者乃是三百年前离开世俗，探求人类ANIMA和意识奥秘的不死大贤者。贤者咏唱类似轮回转生的咒语从ANIMA法则中解脱，即逃离“获得ANIMA而诞生、失去ANIMA的同时迎来死亡”这一生命大前提，在永远的平稳中升华为高级的意识体。获得所有术者名声的贤者，于屹立在拉乌普荷鲁兹镇郊外树海中古代之塔，对自己实施不死化的咒法。跟随他的还有两个徒弟以及邻近村落的十几名男女老少，皆将ANIMA一时舍弃而转生为不死者。同时，贤者还用不可视的结界将塔包容，成为无人能够进入的绝地。被赋于“恒久之塔”的此地，乃是从饥饿、疫病以及死亡中解放的人们持续思索和探求自我的理想乡。在最初的数十年中，大家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这片净土不久也被疯狂的诅咒所改变了。除了贤者和两个徒弟以外，其他人未能完全、永久地与ANIMA分离，结果他们夺取了塔最下层那些属于自己的ANIMA结晶，被自己那迷惘的ANIMA所依附成为食尸鬼。他们无法保持自己的理性，因为体内压抑不住的兽之冲动而

化为“魔”，这种波动穿越结界唤来新的魔性，光辉的“恒久之塔”就此变成了魔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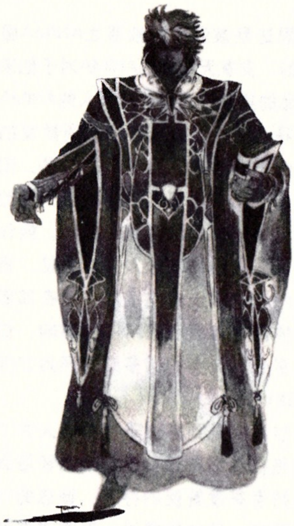
贤者与其徒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与世隔绝的自己产生了疑问，几经思索都无法找出救赎的答案，他们即将被绝望所捕获，皆因自己踏足人类不能抵达的禁断领域而悔恨。在失意中，贤者尝试以全新的着眼点来创造不死的生命：从最初就不为ANIMA所囚、完全人造的不死者——如此必能引导他们吧！贤者抱着希望，自身的矛盾也随之抵消了，朝着更高的领域探索。

二百多年积蓄的研究和技术，再加上运用这座塔的机能，贤者和徒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从虚无中诞生神秘的生命，并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其身，打上终止符者、能够带来终末之人——贝恩达。

之后，贤者解开塔的结界，将贝恩达送往外界。让那无垢的心灵观察人世，等获得他们所想要的答案时，再回到不死者们居住的塔内……

听完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后，西尔马的心中没有生出任何猜疑。这并非因为是在现实中从贝恩达处得知，而是因为他知道创造眼前这位美丽不死者的贤者。

贤者共有三个徒弟，当师父决定进行不死化的仪式时，徒弟中有一人反对此事而留在了俗世中。这个三百年前的人物，正是西尔马他们这一术流派的始祖。他们坚守着一脉单传的规则传授知识、培养术士，而且记载着消失于魔塔的大贤者与其徒弟的正式记录。西尔马将此事告诉了贝恩达。“师父所寻求的



答案，您找到了吗？”业已接近黎明时分，西尔马发问道，形姿已经朦胧的不死者轻轻地摇了摇头。

“还没有看到任何光明。但是，这样与人对话，对我来说还是未知的行为，或许这亦是向前迈出一步吧！”

“我也是您的师父一脉所旁生出来的后继者，希望终有一日你能够将正确答案握于手中……”曙光由敞开的窗子透入，贝恩达恢复不可视的存在如夜雾般在西尔马面前消失了。

虽然，“夜猎者”的存在并未刻于时代的历史上，但是，西尔马将代代受继的“塔之贤者”的传承补充完整后，秘密地传给了他的弟子法亚布尔。

1247年
从冰狱中逃走

二十七岁的青年威利亚姆·奈兹，具备天赋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实力于一身，成长为引人注目的一流的DIGER。

此时威尔想要寻求考验自己能力极限的大工作，这也是为了在不远的将来与魔卵对决而做准备。他判断出魔卵自采石场的地底消失后，又到了某人的手中，终有一日他会于黑暗中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因此，他穿越过分断东大陆南北的大峡谷古兰·巴雷，前往术的发祥地寒冷地带巴斯兰德，在那里或许会发现威尔所寻求的贵重QUELL吧？

在这片土地的尽头，广阔冰原的深处，不冻湖的中央存在着一处MEGALITH。被寒冰所封印，在时间的流逝中等候来访者，即那些为了获得“塔克恩”称号的冒险者，确切地说是在引诱心灵软弱者将自己的ANIMA奉献出来的冰之牢狱。

****

MEGALITH实为巨大的QUELL，不知由谁建造、又有何作用的半永久维持的超古代强力装置。冰之MEGALITH的中枢，也存在着这种力场。

踏入此地的瞬间，威尔一行的脑中受到强烈精神干涉的袭击，忍耐不住来自意识之底的疼痛，他们依次昏厥过去。只有威尔忍着如刀割般的头痛，在MEGALITH的精神干涉中保持着清醒，全凭不想再失去任何人的意念。柯蒂丽娅和妮娜的死，在威尔心中刻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如果自己也倒下了的话，伙伴们必定会在此地步向灭亡。不能让此事发生——在思考困难的状况下，威尔努力保持着仅存的意志以帮助伙伴们。

那股强烈的精神，是MEGALITH本来的机能作用。这个遗迹是将心中所想的事物实体化的装置。但是，制造时预定的使用者乃是比现在的人类在精神上有着更高水准的进化者，因此MEGALITH实行意识调查、发出的人类无法忍耐的强烈催眠波，引起了思考障碍。若是普通人的话，会被这股意识调查的催眠波引向无法思考的状态。好在威尔有着顽强的精神力，守护伙伴们的意志通过MEGALITH的力量而形象化，在其手中产生了全新的、具有惊人效果的QUELL。这就是“梦魔之证章”，能够阻断催眠波的神秘QUELL。证章立刻发挥出作用，将几乎陷入气绝状态的伙伴们从死的激痛中解放出来。同时，使尽精神力的威尔也昏厥过去。

如果所有人都在这危险的中枢密室内继续昏睡状态的话，MEGALITH的能量必然会抵消“梦魔之证章”力量，再度给他们带来破灭的危机吧？但是，难以置信的是当他们醒来时，发现已经身在屋外了，然而谁都不记得自己有将伙伴们运送出来。

威尔本身并不知道，在踏入巴斯兰德的旅程中，如同夜风般存在之人一直秘密地守护着他。

****

“趁现在赶快逃！威尔！快点！”拉贝尔的话音刚落，就传来震撼整个MEGALITH的咆哮声。附在墙壁上的冰随着鸣动碎落，在威尔他们的视线内扬起一片冰雾。透过雾水，隐约可见一个巨大的影子在蠕动，他发出持续的吼叫声形成一股冲击波，贯穿冰之尘埃卷起一阵龙卷风。穿过空洞，可以看见那巨兽的姿态，双眸放射出愤怒的火焰，鼻中喷出蒸汽般的呼吸。

“不行啊，威尔先生！”年轻的VIGILANTES帕特里克发出悲鸣：“即便它受了那么重的伤，也能立刻回复呀！”

“不要说丧气话，帕特里克！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岂不丢VIGILANTES的脸！”自从初次的挖掘以来就一直跟随威尔的泰拉，如今已是身经百战的老手了，“总而言之，先确保退路！考虑一下把威利亚姆……不，那个怪物引开的路线！”当泰拉口中提及威利亚姆的瞬间，拉贝尔的表情覆上了一丝暗云，威尔注意到了这点。

发出憎恶的吼叫以极尽破坏冲动的身躯追赶他们的魔兽MEGALITH BEAST——其正体乃是拉贝尔的哥哥威利亚姆。离家出走经过了十年之久，威利亚姆也曾梦想过衣锦回乡的风光。但是他的DIGER才能比较平凡，又讨厌竭尽全力地努力，虽然明知危险，但想到诸多DIGER皆讳避的MEGALITH中应该有着许多QUELL，于是他一直在巴斯兰德等候着入侵前人未曾踏入的MEGALITH的机会。终于，时机到了。与妹妹相见的同时，威尔这位优秀的DIGER率领着他的队伍出现了。出于对成功的期待，威利亚姆和他们一同来到了极寒之地。然而，实际上获得QUELL的乃是威尔，这样下去探索这个MEGALITH的功绩也全被威尔所得了，这岂不是让世人称赞与羡慕的“塔克恩”之名白白地让给了他人？必须获得比威尔更高的功绩！这种焦躁充满了威利亚姆的内心，当他察知这个MEGALITH能够将思念实体化的秘密后，便踏向了破灭的最后一步。再度涉足MEGALITH中枢部的威利亚姆，在那强烈的精神波沐浴下于心中描绘自己的愿望——那就是成为“塔克恩”的伟大存在。然而他那并不坚强的精神在受到意识调查的过程中产生了歪曲，开始失去了控制，变成巨大魔兽姿态的威利亚姆，其ANIMA已经变质，无法再恢复以前的姿态了。

威利亚姆已经听不到妹妹的话语，成为失去了理性、被野兽冲动所支配的狂暴而悲哀的怪物。期待的兄妹相见却发生了这种悲剧，拉贝尔的心痛令威尔感慨万千。人类或许不应该涉足MEGALITH，那个魔卵也是在这种遗迹内沉眠的生物。如果没有发现他，双亲也不会早逝，现在还能与儿子一同安享天伦之乐吧？妮娜和柯蒂丽娅亦是如此……这个代价未免太高了。不过，他打算继续向超古代遗迹挑战，这是引出DIGER能力的奈兹之血统，促使他必须尽其义务的宿命。一定要尽早找出危害人类的遗迹，然后警告大家不要卤莽地挖掘，防止惨事的发生。要比谁都要先发现——在这冰之MEGALITH，威尔的愿望更强烈了。

牵着拉贝尔的手，威尔飞奔向冰原的出口。说真心话，他对这位紧握着弓

失的拉贝尔抱有好感，或许这份感情比他对十八岁时身边的那个柯蒂丽娅更浓厚吧？话又说回来，如果柯蒂丽娅还活着的话，也会成长的与拉贝尔相同的性格吧？威尔的遐想又引起心中一阵悲痛。

"好奇怪，威尔。"拉贝尔停了下来，她的声音将威尔从伤感中拉回了现实。"哥哥……怪物没有再追过来。他不是一直紧追在后面的吗？"确实，震动耳膜的咆哮依然持续着，但背后却不见MEGALITH BEAST的影子。先前他还曾破坏墙壁，以最短的距离追击他们一行。

"顺利的话，或许不会再与他战斗了吧？那么庞大的身体，渡过湖上的冰桥肯定有些困难。但是，为什么……？"

"威尔，从以前我就感到我们——不，是你好像被谁守护着。将我们从那间屋子里送出来、还有之前穿越魔物频繁出没的古兰·巴雷时也是……我觉得好像是这样。"

"保护我？会是谁呢？"

面对威尔的疑问，拉贝尔摇着头："我也不敢肯定，或许是错觉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肯定不会是人类。"

"威尔先生，已经看到出口了！快一点！"走在前面的帕特里克大叫道，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以后再考虑吧！现在先尽快到湖的对岸去！"

"嗯！"两人再度拉着手，往泰拉和帕特里克指引的MEGALITH入口奔驰。

拉贝尔的直觉是正确的。自从得知威尔他们的逃跑计划后，贝恩达就不停地攻击MEGALITH BEAST以阻止他的前进。即便身为"夜猎者"的他，也无法完全打倒吸收MEGALITH无尽的力量而不断再生的魔兽。他对于能够产出不死生命的MEGALITH的机能而感叹，也目睹了威利亚姆突然消失的情景。

柯蒂丽娅之死已经过了九年时光，她的ANIMA没有任何变化地一直留在贝恩达体内，她的思念驱使着他坚守着保护威尔的职责。不过，基本上威尔是那种不太需要保护的男人，大多数危机凭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与生俱来的好运也令突发事故时常远离他，被他人羡慕却没有招来怨恨。而在日常生活中，近期的威尔不太可能遇到死亡的威胁。因此，贝恩达只是定期地守护威尔，那便是当他从事危险的挖掘作业时，会如影随行地帮助他。

这次巴斯兰德的远征亦是如此。从冰之MEGALITH逃脱的贝恩达在跳跃中看到了走在冰桥上的一行，在他精密焦点范围广阔的眼中，捕捉到了威尔与拉贝尔手牵手的情景。同时，他的胸中突生出复杂的感情。那是由柯蒂丽娅的ANIMA中滋生出来的，少许的嫉妒和安慰。威尔与拉贝尔的恋情，柯蒂丽娅从两人初次见面时就有所察觉。即便以同为女性的眼光来看，拉贝尔也确实既美丽又聪明，充满魅力，这样的女性交给威尔还是比较放心的——为了所爱之人的将来考虑，柯蒂丽娅放弃了嫉妒。

事实上，拉贝尔拥有优秀的资质，威尔与她的血统相融合，使得奈兹家族具备了产生更优质的ANIMA和才能之子孙的条件。而作为他们家族延续的就是绝对不输给身为"塔克恩"的威尔、充满正义感的儿子以及背负着世界命运的孙女！

1251年

矿山

这一年，司维多尔夫矿山发生了大规模的塌方事故。原因在于采掘事业的监督者奥特侯作业过度、并向巨大地下水脉的危险区域挖掘。只因走错一步，便引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矿山事故。喷出的激流产生的震动，引发了矿山全体的共鸣，最终发展为坑道被塌方所埋没而不可能修复的事态。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件事故居然没有一人死亡！全因至矿山访问采掘事业的威尔，将留在坑内的矿夫全员救出，最后自己也平安逃脱！这一事件，令已经很有名的威尔获得了“塔克恩”的称号，三十一岁的他就此成为世界上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DIGER。

事实上，威尔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在那塌方事故中生还的。以他的经验来观察，当最后的矿夫逃离时坑道就会崩塌了，但是在他疾奔至出口时，上方的岩石才开始塌落。威尔也开始相信了，在冰之MEGALITH拉贝尔所指出的事实——有一个神秘的存在保护着自己。不过，此人决不会在他眼前显出身姿，而且没有任何能够证明现实的证据。直到威尔的人生结束，也不会遭受不幸——这是柯蒂丽娅的遗志。

1257年

塔克恩的死亡

“啊啊，我的魔卵！等等我——”

威尔的杖重重敲下，卵型的QUELL弹飞出去，在如同树叶般被海浪翻弄的海盗船的甲板上滚动，最后为波涛吞噬。被魔卵完全夺取魂魄的海盗，惨叫着追随着他越入海中，消失于海底。

“这样就结束了，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接触到魔卵了……”被大雨淋湿的威尔望着漆黑的夜之海，因漫长战斗结束之日的到来而感慨地咬着嘴唇。从亚雷克塞手中离去的魔卵，在一年多以前才再度出现。威尔为了确定事实的真伪，在近二十年空白期间一直追踪着魔卵的踪影，从未放弃过将之破坏的决心。

然后，他终于找到了对方的所在。位于罗德雷斯兰德至古兰·塔伊尤的西海岸势力最大的海盗团，其中一人持有着卵型的QUELL。为了潜入海盗船，威尔设下了陷阱，将“夜之町”隐藏着优质QUELL的假情报告诉海盗们。然后他晋见了汉·诺瓦的霸王、钢之玖斯塔维，请求他派军协助讨伐海盗。以泰拉为中心的伙伴们疏散居民避难后，联合玖斯塔维的军队击退了出现在城镇内的海盗，威尔则伺机潜入停泊在岸边的母船上。

等待海盗们回来、出航至外海时，威尔开始行动，找到了那个被魔卵附身的男人。在急变的暴风雨中，渐渐下沉的船的甲板上，激斗以魔卵的所持者自杀、威尔的胜利而告终。不，还不知谁是胜者，至少威尔是这样认为的。在这风暴中，无法判断大陆方向的状况下，即使用救生艇逃离也是不可能生还的。“在这暴风雨中，我也要葬生于海底了……爸爸……妈妈……”他终于将魔卵毁灭，完成了年轻时的宿愿。回想起

来，获得塔克恩的名声也是为了让自己不要疏于锻炼。在三十七岁这种对DIGER而言的最佳时期，能够迎来与魔卵决斗的机会，威尔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考虑到不能将伙伴们也卷入此事，而自己一人死去的结果也没什么令人不满的。但他惟一放心不下的是留在瓦德的妻子拉贝尔，以及未满二岁的儿子理查德。一想到他们，他又觉得无法舍弃而希望平安回家，但是思念和术在这狂暴的大自然面前是毫无办法的。

威尔并不打算留在船上等死，最起码也要赌一下生还的可能性，于是向救生艇走去的威尔在这时看到了——漆黑的大海中，数十把松明向这边移动。

“塔克恩！”暴风带来了呼唤自己的声音，“没事吧？马上就来帮你！”

“雷蒙！”威尔眼中映照出来的是玖斯塔维旗下的大型战舰以及在甲板上挥手的伙伴们：泰拉、帕特里克和雷蒙。玖斯塔维计划清除横行在他的统治地域内的宵小，因此前来追赶从夜之町逃走的海盗们，而伙伴们同时恳求玖斯塔维能够让他们搭船解救单独潜入的威尔。



雷蒙张弓搭箭，白羽在风雨中准确地深入桅杆，其上所结的绳索带给威尔捡回一条性命的实感。同时，他更加确信了这与老天所加护的幸运不同，而是有谁在帮助着他。

这艘战舰是如何在视野恶劣的暴风雨之夜，准确地捕捉到海盗船的呢？没有留下任何正式记录说明这一点，不过据舵手说一直有人在他身边低语，且航行中舵轮有好几次都如同有意志般地自己做出动作，好像在引导他们前往塔克恩·威尔处……

一切尽在终末者的眼底。威尔他并不知道，魔卵拥有以消耗大量ANIMA为代价、跳跃空间的能力。威尔的祈愿是虚弱的，并未被封在海底的恶魔之QUELL，终有一日还是会再次回到人们的手中。

1260年
拟态者

“夜猎者”毫无目的地徘徊在巴斯兰德附近。

自从威尔与魔卵在海盗船上的战斗结束之后，他就离开威尔身边了，因为感应不到近期威尔会发生严重的危险。从暴风雨之海得以生还的威尔，开始避

免让自己陷入困境和严酷挖掘和冒险，这样做一是因为年过四十的他感到体力的衰减，再者好不容易从背负着与魔卵决斗的宿命中解放出来，他必须积蓄用于未来死斗的力量。摆脱了忙于追踪魔卵的生活，威尔与家人在瓦德定居下来，他的才能只要每年挖一、二个QUELL就足够三人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了。贝恩达剔除了危险后，并不打算一直留在威尔身边，因为在他体内的柯蒂丽娅是不愿意在旁观望着威尔一家的幸福生活。虽然确认拉贝尔成为威尔之妻后，能够与之建立起幸福的家庭。但是这纯粹是替威尔的幸福着想，如果可能的话，她当然情愿是自己和威尔过着美满的生活。对于这种种感情，贝恩达虽感到新鲜，但同时这位不死者也无法一直忍受下去的。模仿性别为男性而创造的贝恩达，几乎要陷入半错乱的状态了。于是，他离开威尔，隔一段时间就回瓦德查看威尔的动向，但从不在当地逗留很长时间。

现在，他踏入了接近故乡拉乌普荷鲁兹的巴斯兰德，开始思索自身。与柯蒂丽娅共生、通过威尔来观察人类社会，确实是改变了他，这或许是成长吧？以前不能理解人类的心机，现在可以透过柯蒂丽娅的ANIMA得到一定程度的领会。但是，他所寻求的答案依然还未找到。在恒久之塔等待贝恩达归来的创造者所抱有的矛盾，将其解决的线索并未展示在他的面前。

这一日，在邻近巴斯兰德镇附近冰原上沉思的贝恩达，发现一群奇怪的人正向小镇移动。这群人身穿被冰雪封闭于此地的居民的服饰，但是却不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ANIMA，并非是他们没有ANIMA，而是这十个人全都将自己的ANIMA与周围同化、消除了自己的气息！这与贝恩达通常以眼睛来捕捉景物是相同的道理，习惯依赖ANIMA的常人很难感受到那些将改变ANIMA颜色的“拟态者”。第一次看到持有这种技术的人类，不，以前也曾见过单纯没有ANIMA的人类，因此也见怪不怪了。但是，贝恩达察觉到他们是集体行动的，这表示世界上存在着该技能持有者所建立的组织。在大雪纷飞中，消除自身的ANIMA、默默走在冰原上的一行引起了他的兴趣，中断了有关寻找答案的思索。

踏入小镇中，感觉敏锐的贝恩达察觉到从另外的方向，有同样的两个团队正向巴斯兰德接近，分明是想包围这个小镇。贝恩达尾随的这一队人马，开始收缩其包围网、慢慢地接近小镇的中央，一旁的几名居民全然没有察觉这些人的存在。在小镇的中央有一个青年站立着，看上去似乎只有十七、八岁，端正的容颜上清晰的表情给予他人以老成的印象，头上绑着鲜红的头带，异样感以及与那拟态集团共通性的服装，令贝恩达领悟到这个消去气息的青年，是被那三十名谜之男人追杀的目标。

青年亦察知自己被包围了，嘴角泛起了微笑，但似乎并不打算逃走，看来他已有所觉悟。此时的贝恩达还不打算插手，虽然是以多胜少的局面，但与柯蒂丽娅那时还是有所不同的。更何况，他一直控制自己尽量不参与有关人类生

死的事件。然而，预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追杀集团中的数人在目标前无法抑制杀气，其结果导致拟态的ANIMA紊乱而被常人发觉了。在附近住家前干活的主妇和由酒馆回家途中的老人，发现眼前突然出现数名陌生男子，在这瞬间，那些男人手中的利刃就已切入他们的致命处，主妇和老人未发出任何声音便已经扑倒在雪中，命丧黄泉。

“杀死猎物以外的人，蝎子的素质也衰落了……”青年厌恶地道。杀手们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继续缩小着包围网。青年的性命已如同风中残烛，无论他怎么有能耐，在受到严格训练的数十名暗杀者的袭击下，不可能生还了，况且退路也被别动队切断了。

然而，紧接着的瞬间——

三名暗杀者突然被消灭了，并非隐藏起形姿，而是消失于此世。代替的是大量鲜血和肉片，撒在他们曾经站立之处，宛若盛开在雪地上大朵的赤色之花。暗杀者们那没有表情的脸上，初次闪过动摇，感觉不到目标青年的任何动作，那么是自己队伍中有异变吗？这样考虑的刹那，又有四人化为了血花。

那是贝恩达所为。点燃怒火的他挥舞着丙子椒林剑，将暗杀者们变为微尘般的肉片。对于他来说这并非是虐杀，而是为了镇压流入心中那两个牺牲者的悲哀，将血与肉作为供物的仪式。

为何自己会这样凶猛？贝恩达自己也无法判明，自迎入柯蒂丽娅的ANIMA后，他本已打算不再杀人了。但是心中无法抗拒的激情，与柯蒂丽娅那时相同，自然而然地涌现了出来。于是他服从了感情，操纵着愤怒之剑，钩取无情暗杀者们的灵魂。在这忘我的怒火中，贝恩达隐约感到有什么重要的答案袭来，这或许是错觉吧？

被狙击的青年——从暗杀组织“红蝎子”逃脱的尤哈内，呆呆地看着追踪者们被看不见的猛兽所歼灭，不知何时，十个暗杀者全部化为散落在纯白雪堆上的肉块，雪继续不断地落下，慢慢地将这凄惨的现场覆盖。明白自己捡回了一条命的尤哈内，深呼吸一下后开始疾步走出小镇，完美地突破了包围网。从天而降的大雪，替他掩盖了足迹。

在组织中战斗能力属一属二的尤哈内，以其卓越的动态视力，在一瞬间捕捉到了挥舞钢剑的美丽幽鬼剑士的姿态。不过，他立刻就将此遗忘了。被暗杀组织追杀的尤哈内，没有闲暇去考虑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对现在的他来说，如何从接连不断的袭击中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九年后，当他改名为尤哈恩时再度与贝恩达邂逅，摇曳的火焰，向着他的这一边飘去……

1269年 钢之王消失于炎中

全身包裹着蓝色的刚毛，比人大数倍的蜘蛛，流着毒液的利牙开始突进。巨大的身躯在八只脚的滑动下，以节足动物特有的闪电速度移动着。但是，在

他的牙齿捕捉到猎物之前的刹那，裂帛的斩击由巨大蜘蛛的复眼处切裂，一直延伸至巨虫那柔软的下腹。剑描出“Z”的轨迹，数处致命点同时被切开，大蜘蛛在发出短暂的惨叫后便气绝了。

这是尤哈恩的剑技，在他周围是被其打倒的数具魔物尸体，映照在燃烧的火焰下。在红莲的光与热气中，身受无数伤痕的护卫者尤哈恩，没有露出任何动摇的神色。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那些驱使魔物之人暗杀钢之玖斯塔维。

“怎么啦？到此为止了吗？我的暗杀术连一半都没有使出哩！”在烈火般目光的威压下，不能理解人语的魔物之群也开始后退。就那么一个男人，阻止了数十匹魔物的先遣队，令其无法靠近他背后那扇大门一步。然而，尤哈恩的肉体其实已经非常衰弱了。这是因为毒的关系，并非此地的魔物所为，而是当他成为暗杀组织“红蝎子”的一员、接受尤哈内之名时被授予的蝎子刻印。那烙印被加入了慢性毒素，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腐蚀着尤哈恩的身体。被该毒素侵袭的肉体，没有任何治疗法可以回复，只有定期地服用解毒剂方能存活。而解药来自于“红蝎子”根据地所栽培的变异种植物，是用特殊的方法抽取其液体制成的。组织就是以暗杀者们的生命为质，将其意志掌握于手中。从“红蝎子”逃脱的十年间，没有解毒药的尤哈恩，其生命如砂漏中的沙子般一点点地流失。主子玖斯塔维的老师、著名的术士西尔马替他调制的汤药，也只能暂缓毒性，如今已到极限了。

“真行呀，273号……不，现在应该称你为尤哈恩吧？”人声自魔物之群后响起，魔物们左右分开让出一条道来，一个男人走了过来，“这样的身体还能战斗，你还真有一套啊。不过，暗杀者的才能也已到了尽头了吧！”

“犹大……是你策划这次袭击的吗？”以前被称为274号的同期暗杀者，对于尤哈恩额头不断渗出的冷汗感到满足，用悠闲的语气回道：“这是工作呀。反正放着不管你也是要死的，我和兄弟们特地带着魔物们前来，是为了要玖斯塔维公的性命！”

尤哈恩的视线中，犹大的脸扭曲起来，皆因被毒引起的发烧令意识朦胧、心脏不断地激痛。单膝跪倒在地的尤哈恩问：“是坎达尔吗？”

“这个嘛……是谁的委托，我们这些暗杀者是不会知道的，你应该清楚这个规定。确实坎达尔卿乃是我预想中委托者的有力候补，对于玖斯塔维公的存活而感到困惑的人也有一箩筐吧？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谓。”犹大的脸如今真的扭曲起来了，这是他隐藏在美丽面具下真正的容颜。这个对组织忠实的优秀暗杀者，是从心底喜欢杀人的。犹大乃是那种当他人的性命、即ANIMA从自己手中消失时，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快感的杀人狂。“听说玖斯塔维公是没有ANIMA的，这可真是前所未有的猎物。给予此任务的委托人和组织，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呵呵呵……”

“……你这家伙……不配和……玖斯塔维陛下……”毒迅速地吞噬尤哈恩最后的生命，他的视线黯淡下来，身



体亦伏倒在地，犹大的嘲笑声如同来自于海底那么遥远。映入他眼中的乃是被烈火笼罩的堡垒，在夜空下吞吐的火舌，然后是黑暗急速地接近过来，自己的ANIMA离开了身体。在越过死亡线的刹那，尤哈恩看到狂舞的烈焰中，九年前被他封印于记忆深处的幻之剑士，与那时没有丝毫变化的姿态、美丽的银发幽鬼出现在了面前。这是自己死亡的命运，心静如水的尤哈恩想，活到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是奇迹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自己能于现世再停留一会儿。超越人智的存在接受了这一愿望，给死去的肉体注入一瞬的活力，将尤哈恩的魂拉了回来。

犹大虽然确信尤哈恩已死，但还是打算谨慎地用短剑从他的背后刺入心脏。万没想到尤哈恩突然跳起来与他面对面地扑过来，犹大的脸上浮现出无比的惊讶和恐怖。

“死了还想作怪吗！放开我！”犹大对紧紧抱住自己的尤哈恩刺出数剑，但是那副没有痛感的肉体毫无怯意。

“只有你，要和我一起走，蝎子的兄弟……”从尤哈恩的身体喷出激烈的火焰，这是令残留的ANIMA失控、生涯中最后的大火术。在犹大的悲鸣中，两人抱在一起成为巨大的焦碳，火柱将数匹魔物也卷了进去，尤哈恩的ANIMA升往高空。目送他离开后，“夜猎者”跳往大本营而去。

****

玖斯塔维由怀中取出磨研得澄净的钢之怀剑，将利刃转向自己的脖子。他已有所觉悟，一点阴云也没有。这样迎接死亡也是天命吧？那么就由自己亲手来降下帷幕。玖斯塔维将白刃对准了自己的颈动脉……

“玖斯大人！你没事吧！”

熟悉的声音令他的手停了下来，然后回头喝道：“弗林！你这个笨蛋！在这里干什么？！”

“请放心，”看到玖斯塔维放下了剑，弗林感到四十七岁的自己还是走得相当快的。“法亚布尔平安地突破包围了，我将他交给戴克，应该不用担心。只是，本队到达还需要一些时间……”

“蠢材！”深知自己的辩解引来了玖斯塔维的怒火，弗林畏惧地闭起了眼睛。玖斯塔维指着他的眉间，如狮子般咆哮道：“你是说你已经逃到安全的场所，然后又特地回来的吗？是为了我

吗？！这个大笨蛋！我不是命令你也逃走的吗……”

“虽说如此，玖斯大人。”弗林睁开眼睛道，“惟独这个命令我不能服从！”

“什么！你、你……”感受到一次也没有反驳过他的弗林所发出的奇妙迫力，连玖斯塔维也开始结巴了。

“刚才，玖斯大人想干什么？打算自刎吧？还是想说用那样的短剑剔胡子？”

“这个……”

“确实我弗林这条命是玖斯大人给的，如果您要我死，我不会活着。所以，如果玖斯大人也要寻死的话，那我还活着干嘛？”

“……唔……”弗林的雄辩令玖斯塔维无法反驳。

“不是吗？既然如此，让我独自一人苟活的命令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玖斯大人死了，那我也会再度寻死的。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直到最后，也要让我侍奉在玖斯大人身边！”

“不过……以你的立场其实也没有责任……呵、哈哈哈！”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对方，玖斯塔维再也板不住脸了。外面被刺客所包围，没想到自己却和弗林进行着这样的对话，更没想到弗林竟然会说出这么认真的话，玖斯塔维抑制不住大笑起来。而且，他已知晓弗林的心意，即便开创了现今钢铁的时代，不会术的他们依然是异端，因此从最初他就明白弗林的苦恼，那已是他无可取代的亲友。

“……我知道了，弗林。随你的便吧！不过别再用敬语了。”

“唔！玖斯大人。”恢复孩提时代那随便的口气，弗林找出了储备在大本营中的酒。

“最后的饯别之水吗？”

“算是吧！刚才玖斯大人那种方法肯定会死得很痛苦吧？所以把毒混入酒中，无色无味，其效果就像慢慢地睡着一样。”

“你可真有一套啊，怎么找到的？”

“原本打算给坎达尔喝的，但是玖斯大人讨厌这样做吧？”

“那当然。”一边说着，玖斯塔维从弗林手中接过盛满的毒酒，和弗林碰了下杯。“不觉得后悔吗？”

“已经很满足了，玖斯大人。如果没有遇到玖斯大人的话，不会使用术的我肯定很早就死了。”

“是呀，我也是。不会使用术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已经获得充分的答案了。”两人泛起满足的表情，将毒酒一干而尽。在玖斯塔维急促的呼吸中，弗林落下了最后的泪水。

“哈哈哈，你还是不擅长喝酒啊！”

“哎，不过很美味呢，玖斯大人。”

“毒酒……吗？不，确实很美味。哈哈哈，如此就没有眷恋了。”回想起来，不会术的人能够走到哪一步呢？他是为了确认这一点而开始战斗的，不知不觉中，他所建筑的领土已经囊括了美尔修曼地方至罗德雷斯兰德全域、以及瓦德和雅狄广大的势力范围，达到了与



古代汉帝国匹敌的规模。这次南征术的发祥之地巴斯兰德，对于玖斯塔维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主要目标是拉乌普荷鲁兹公国，攻略天险之地古兰·巴雷，或许这就是他的天命所尽之处吧？现在的玖斯塔维亦不抱有扩大帝国的野心。在临死前，他并未觉得有什么不足。蕾丝莉也不会再发怒了，虽然有些对不起凯尔文，但他如果想要继承自己地位的话也不坏。西尔马交给自己照看的法亚布尔也平安地逃离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站立于荣耀的顶点，此时离开人世也不错。

“玖斯大人，什么事那么开心？”弗林看到玖斯塔维露出柔和、沉稳的微笑。

“啊，因为心情很舒畅，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说起来，以前见到玖斯大人就那么想，那时的情景一直持续下去有多好，最后这样的结局也不坏。”

“是啊……”察觉到死之睡魔徐徐地接近，两人决定说出最后的遗言。

“玖斯大人，谢谢……让我做了一个好梦。”

“我也是，弗林……能够遇到你，真是太……好了……”终于，沉默支配了两人，陷入永远的寂静中。

玖斯塔维他们临终的情景，一直被守侯在黑暗处的贝恩达看在眼里。他知道这位没有ANIMA的男人之所以能用钢的武具建造了巨大的帝国，是受到自己丙子椒林剑的启发。相关的人类改变了历史，这一事实令贝恩达惊讶不已。玖斯塔维令时代以被忌讳的铁为中心，这一人世的大变革不仅仅是钢的普及，这个没有ANIMA的男人令诸多的人懂得了，能够给予人类的精神以无限可能性之羽翼。玖斯塔维驾崩后，世界或许会再度改变吧？贝恩达与玖斯塔维的邂逅所衍生出的影响，如同不断落在水面上雨滴的波纹，在瞬间蔓延开来。

然后，玖斯塔维带着没有任何遗憾的笑容而亡。有限生命体的男人之死，给贝恩达从未有过的冲击。如今，长年思索的答案或许就在自己的眼前，贝恩达如此强烈地感应到。至少，也不能让这两个男人的遗体被随后杀到的魔物们吞噬。贝恩达背起两人穿越被业火包围的堡垒，然后驻足于大门前，从玖斯塔维的亡骸中取出钢之剑，将其深深地插入大地，接着由火的纷舞中往夜空跳跃而去。

次日，在被烧毁的废墟中，法亚布尔发现了残留于大地上的钢之大剑。出于对玖斯塔维的敬爱，法亚布尔将之藏了起来，等候将来能够继承他的人

出现。实际上，这必须经过三十六年的时光。

当然，玖斯塔维与弗林的遗体并未被发现，甚至连任何相关的痕迹也没有。于是关于玖斯塔维之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疑，这个谜一直残留至后世，还冒出了许多自称是他子孙的人。无奈，历史上将其一生的终结归为生死不明。

就这样，贝恩达进入了默想的时代，“夜猎者”的目击事件也因此而断绝，当他再度于人们的传闻中出现时，时代已迎来了下一个的百年光阴。

1270年

理奇的旅行

十五岁的DIGER理奇是从安居于瓦德的父亲的咒缚中逃出来的。

父亲的名字乃威利亚姆·奈兹，家乡没有不知道他的人。而且，塔克恩·奈兹这个称号，在位于瓦德南方的东大陆全域，亦是无人不晓。

被称为“塔克恩之子”的理奇，对于自己生于奈兹家的命运诅咒不已。城中的女子们谈到那个塔克恩，无不羞红了脸。*别开玩笑了，我理查德·奈兹也不在那人之下！*他最讨厌的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属物。并非是不尊敬父亲，事实上没有比威尔更令他尊敬的人了。同是身为DIGER的理奇也清楚父亲的知识和技量无人能及，但是在与被称为魔卵的QUELL斗争时，威尔的态度有点像偏执狂，人格虽然伟大，可未必是一位理想的父亲。所以理奇打心底不承认自己对于威尔抱有敬爱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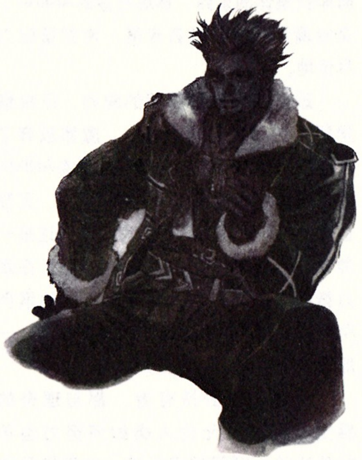
既然无法憎恨伟大的父亲，理奇所剩的手段就只有一个——离家出走。离开瓦德，隐藏起奈兹之名，作为DIGER自己生存下去。凭自己的本事，而非人尽皆知的塔克恩之子，让世人认可理查德·奈兹这个人。如今，世界上正因为玖斯塔维公之死所引起的后继者之争而闹得不可开交，不过这对于原本就与政治无缘的DIGER来说并不算什么。就这样，理奇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瓦德，没有察觉到自人生的遥远过去所产生的细小黑暗已经开始向他接近了。

1285年

虹之记忆

在数百年间丧失机能而陷入沉默的古兰·塔伊尤散水塔，如今因再生的欢喜而开始震动。从地下深处的基座开始，塔内的巨大压力之块迅速上升。一阵地震般的感觉过后，QUELL从地底的水脉诱导而出的庞大水流，自高耸于天空的塔顶放射出来，如同瀑布般的水流击碎了大气的抵抗，并在上空四散开来，给这片不毛之地降下慈雨。

在无情照射着这片干燥地带的阳光



下，于飞散的烟雨中被淋湿的十五岁少年萨尔冈，带着难以言喻的爽快心情，忘情地看着碧蓝的天空——空中架起了彩虹。在飞舞的水沫作用下，沙漠的天空中浮现出了七色的长桥。理奇高兴地大笑着，抱起尤丽雅在雨中跳舞。

“很有趣的家伙吧？理奇这个人。”同样被淋湿的艾蕾诺娅拍了拍呆然而立的萨尔冈，笑道，“接下这么麻烦的工作并非为了名声，只为了博得女子的笑脸。白白浪费了一副好身手，或许在不知不觉中就可以完成足够被称为塔克恩的大工作吧？听好了，萨尔冈，千万不要学那个家伙哟！”

谈到理奇时，艾蕾诺娅的容颜如同少女般被染红，萨尔冈认为那是最美的时刻。她那被淋湿的衣服透出成熟的胴体，注意到这一点的萨尔冈红着脸低下了头。

“噢，你还太纯情了呢！男孩子就是这样才可爱。”

“不过……我很喜欢理奇先生，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快乐了。”

“是啊……啊！理奇！不准KISS！！”艾蕾诺娅拍醒再度发呆的萨尔冈，笑着向沙丘下相拥的那两人跑去。

鲜烈的少年时代虹之记忆——对于身为VIGILANTES的萨尔冈来说，那种如同宝石般快乐的回忆是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当时间流逝，他已经成为“高贵骑士”时，也一直将之牢记在心……

1291年

魔卵的诱惑

十四年前，理奇迎来了与魔卵命运的邂逅。

被他的父亲沉于海底后，如同亡灵般的魔性QUELL再度出现于人世——这次的宿主是个尚未成年的少女。

这个女孩出现于巴斯兰德镇，她手中那积累了无数岁月的QUELL，给理奇带来一种厌恶的感觉。从父亲处曾多次听说过此事，魔卵乃危害人类的QUELL，所持者的魂魄会被其俘虏。理奇却觉得袭击并夺取人命的野兽与魔物亦有许多，更何况发动一次战争所消失的ANIMA比起被魔卵所食的人类，其规模更大。与争夺玖斯塔维公遗产的各国指导者们相比，魔卵并不算什么，所以他不能理解威尔连带持有者与魔卵一同葬送的顽固。

前年，理奇于北之门再度与已经成

长为妖艳女性的宿主米丝蒂相逢。感受到魔卵发出的恶寒，理奇让怀孕的妻子狄娅娜至瓦德的父亲处避难而自己则决定留下来，不过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程度。

米丝蒂凭着不可思议的魅力融入该村，嘲笑着无法对女性出手的理奇，然后露出了本性。袭击村人的神秘怪病——原因在于她制作的QUELL无差别地抽出了居民的ANIMA。没能及时加以阻止的理奇，心中浮起了不安的黑云。父亲屡次言及魔卵的危险，现在他终于也有所认识了。同时，一种疑念亦向他袭来：将整个村庄消灭的魔卵，为何不对自己下手？

逃跑是可耻的吗？在瓦德等候我归来的狄娅娜将要临盆了吧？有谁能指责向往幸福生活的我呢？被魔卵依附的女子，就当作没有看到好了，就这样回家……

迷茫后的结果，是理奇追踪着米丝蒂往北大陆内地而去。没有逃跑的理由，既不是被称为塔克恩的父亲的意志、也不是担心北大陆开拓民的忧虑，而是对于魔卵的恐怖和厌恶。明知是陷阱，理奇依然来到了巨虫之MEGALITH。

****

这是一个狡猾的陷阱。

米丝蒂自己迎上了理奇的短剑，她凑近杀死自己的男人并将魔卵交给他，然后在理奇耳边轻轻地说出最后的话：“我所等候的时刻终于到了……如此，魔卵就是你的东西。然后将你的ANIMA，交给魔卵……”话音未落，米丝蒂已力尽倒地。

理奇在接触到魔卵的瞬间，已经察觉到一切尽在他的计算中。魔卵放弃了米丝蒂，而选择持有奈兹一族优秀ANIMA的理奇为新的宿主。手持着QUELL，无数亡灵的ANIMA流入理奇的意识中，这是一种令自己感到渺小的压倒性能量。在那力量的中心乃是与人类完全不同的黑色ANIMA，携带着无比寒气的魔卵本体——即意识体。

大概历代的持有者，都与理奇的感觉相同吧？无论人类如何努力也不能到达的一瞬间的高扬感。如果接受的话，自己就成为魔卵的一部分，无法再度恢复成普通的人类了。在这强大的力量面前，人类不再有保持个体的必要，将ANIMA交给魔卵，所得到的代价是此身可陷入人类无法体验的超越者的快乐中——如果是常人的话，必定无法保持自我，其ANIMA将被吞噬、强烈的精神所支配。在诱惑中，所持者们陷入自己所期望的错觉中，魔卵就这样获取了他们的ANIMA。

但是，理奇以他难以置信的精神力抗拒了魔卵——不愿成为任何人的附属物。这是身为理查德而生的愿望，他就是因此才离开威尔、不以奈兹之名自居，为的是磨练自己。此时，理奇也明白了魔卵意图支配自己的另一个原因，他打算让理奇亲手夺取威尔、狄娅娜以及孩子的性命……

已经无法放开魔卵了，抵抗其精神的支配也已是极限了。理奇觉悟到为了

守护所爱的人、葬送这绝对的邪恶，在瞬间必须舍弃自己对于生的执着。

……狄娅娜，对不起。老爸看来还长寿得很，和他一起抚养孩子长大吧！如果不是老爸的说明，我肯定无法逃脱的。果然最后还是要靠老爸。谢谢……永别了。

比魔卵夺取他人肉体自由要早一步，理奇自巨虫之MEGALITH深处的悬崖上跳下。数秒后，他的ANIMA并未被魔卵吸食，而是回归自然……

****

理奇自尽的同时，在遥远的南方瓦德，狄娅娜平安产下如珠玉般可爱的女孩。年过七十方抱得孙女的塔克恩·威尔，兴高采烈地替她取名为——维吉妮娅·奈兹。

1305年

结成/对决/败走

“当心后面！吉妮！”叫声未落，就在维吉妮娅反射性地往前飞跃而出的同时，强烈的蚁酸喷射在了她原先的站立之处。而对巨大兵队的蚂蚁，罗贝尔特射出了带着死之诅咒的弓矢。在这一瞬间，吉妮转守为攻，当矢即将射入之时，她挥起手杖击中大蚂蚁的巨体，令其停止行动。此时，古斯塔夫和普露米艾尔也调整了攻击态势，古斯塔夫取代后退的吉妮，上前以其钢之剑切开昆虫坚硬的外骨骼。紧接着，普露米艾尔以猛烈之势突进，猛扣濒死大蚂蚁的下腹。

“去死吧虾壳！”瞬间，凄厉的连携攻击，使巢穴内无暇防御的巨大蚂蚁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纷纷弹飞至墙壁上，然后动弹不得。“呼——”普露米艾尔做了下扩胸运动，整顿呼吸后道：“决定了！我的命名真是完美，身体也发热了。”

“是吗？先不管名字，普露米艾尔。”吉妮不满地道，“最后喊着连携名，已经不流行了。”

“……说什么呀！听好了，吉妮！这可是东大陆美尔修曼地方流传的正式作法哟！取好名字后，下次战斗时伙伴们只要一心想到……你在听吗？吉妮！”看到吉妮开始心不在焉地挖耳朵，普露米艾尔的眉毛都竖起来了。但是吉妮依然故我，悠然地吹走了指尖的污垢。

“对这种事怎么能漫不经心呢？你说呢？罗贝尔特？”

“我是无所谓啦，吉妮。算了，难得普露米艾尔那么热衷。我也认为该给连携技取名字，但是‘去死吧虾壳’这种名字……”

“特别是虾！”吉妮补充道，这触动了普露米艾尔的逆鳞。

“你不也使出‘虾杀’的吗！基本上蚂蚁、龙虾以及乌龟不都是一类的吗！为什么使用那种无法判断的特技！”

“普露米艾尔的口吻好似罗嗦的欧巴桑。”

“什么？！你办事就那么稳妥吗？本打算去狄尔姆，却偷渡到北之门的路盲！”

“啊，不是说好不提这个的吗？”

“喂！古斯塔夫！别站在一旁不作声呀，想想办法吧！”最害怕两个女人之间发生口角的罗贝尔特对着从一开始就沉默不语的古斯塔夫作哭泣状。

“我的仲裁有什么用？喂，你发牢骚也没用啊。”古斯塔夫泛起一丝微笑说道。

“我的话……敲打海龟壳发出的空洞声，倒是最喜欢的哩……”

“……我要回去了。”

十四岁的维吉妮娅·奈兹为了追赶前往狄尔姆的祖父威尔而外出旅行，不料却漂流至北大陆的玄关口北之门。但是全系这偶然，令她与在宿命之战中将发挥极大作用的三位伙伴相遇了。在这未开发的北大陆，吉妮跨出了DIGER的第一步，这是替奈兹一族四代与魔卵死斗打上终止符的一步。

****

魔卵终于获得了理想的肉体。

ANIMA质量不比奈兹一族低劣，这个男人还拥有令魔卵满意的充分资质。利用该宿主以及长年吸收积蓄的牺牲者的ANIMA，魔卵可以更有效率地侵蚀这个世界。原本这个星球上大量的人类是被少数支配者控制的，那么就让支配者成为自己的饵食吧！他也领悟到在人类社会中，力量与优秀的个人并非同义。因此自沙漠的MEGALITH觉醒八十年后，魔卵初次具备了军团组织的概念。于是他开始着手创造有能力的心腹部下。被称为“高贵骑士”的六个超人——抽出数人的ANIMA、注入原本就很优秀的人类体内所制造的强化人。

然后魔卵取了个名字。能令愚蠢的人类争相聚集的特别名字——玖斯塔维。其效果超出了他的预想之外。继承钢之玖斯塔维的血统，以大义的名分举兵而起，再加上亲卫队“高贵骑士”那压倒的战斗力，以及魔卵一手制造的伪玖斯塔维的领袖魅力，将罗德雷斯兰德内的反乱贵族、盗贼、对现体制不满者们聚集在他的旗下。此势力在短期内就膨胀为足以藐视诸侯的规模。然后，夺取自治都市汉·诺瓦的伪玖斯塔维，以此地传统的钢铁武具制造技术，击败了当世最大权利者之一雅狄伯查尔斯。歼灭雅狄军的汉·诺瓦战役距玖斯塔维之死已过了三十年，但是世间依然存在对钢铁兵团的恐惧，如今以玖斯塔维名义之人，即便是冒牌货也可能将世界的霸权握于手中，诸侯是这样认为的。

永远地支配、统治人类，并令这种生物弱体化，魔卵的野心即将实现了，全靠愚蠢的人类的帮助……

但是，能够阻止他的力量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

如同初夏的夜风，他出现了。

翌日清晨就将出阵与诸侯联合决战了，伪玖斯塔维魔卵聚集六名“高贵骑士”举行军事会议，在汉·诺瓦城天守

阁内霸王的玉座对面上方——敞开的窗前，“夜猎者”背对着新月出现了。

在场的七人皆具备超越常人的知觉，不会被ANIMA的有无所迷惑，他们皆准确无误地看清了沐浴在月光中那美丽得近于恐怖的贝恩达。

“终于出现了……”对于六十六年后的再会没有露出半点惊讶的样子，伪玖斯塔维站了起来。“我还以为我们会更早地相见呢，与我相同的不死者。”

贝恩达没有回答，一直向前行，如微风般缓缓地、却又没有任何停滞地接近魔卵。站立于左右的“高贵骑士”们开始紧张起来。

“住手，你们是赢不了这个家伙的。”伪玖斯塔维制止了开始变形露出正体的心腹们，自己走下王座向贝恩达一边走去一边说：“并非人类的你，想要站在人类这一边吗？真是滑稽！这岂不违反你的本性吗？你也吸食人类的ANIMA吧？只要把他们当作食物……”

刹那间，贝恩达的形姿消失了。不，并非消失，而是一瞬间从静到动，连“高贵骑士”们的超知觉也无法捕捉的、与音速匹敌的瞬间暴发力。

贝恩达对于魔卵的话完全摸不着头脑，他只是想解决以前未完的工作——即破坏从他手中逃走的那个忌讳的QUELL，而狂妄如斯的魔卵的挑拨只令他更加不快。况且，玖斯塔维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特别的存在。那是一个曾向他展示迷惘人生之终焉的男人——而对于冒此名字欺骗世人的魔卵，贝恩达的体内燃起了怒火。

坚决的一击，没有停留下来就操出了利刃。此技类似于高手级的剑士方能领悟的“无拍子”，以人类不能及的速度与威力，回避、防御不能的斩击欲将伪玖斯塔维一刀切开。

“呃？”

然而，金属音止住了必杀之刃。伪玖斯塔维手执的长剑架住了世上斩击力最强的钢剑丙子椒林剑，贝恩达的脸上亦泛起惊讶困惑的表情。

“上次的伤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治愈，我可不想再度体验那种遭遇。因而在锻冶技术和自身知识的驱使下，我制造了这个能够承受你的剑的QUELL——魔剑格拉汀！”

双剑不断地交合，不死者与魔人在近距离内分分合合，不可视能量的纠葛令大气产生出震动，高贵骑士中已经有数人开始往后退了，他们也察觉到魔卵的威力在增大、且贝恩达亦是吸食ANIMA的存在。

“你到底要考虑到何时？夜猎者！”伪玖斯塔维低笑道，“还没有想起来吗？制造我们同胞的那个惟一的装置。”

“……？”感到讶异的贝恩达默默地听着伪玖斯塔维继续说。

“在人类称为拉乌普荷鲁兹近郊的那座塔，你是在那里诞生的……不对吗？从ANIMA回归原则中解放的人造不死者，是用那里的ANIMA分离结晶化装置所创造出来的！”察觉到贝恩达因被人看破身世而产生动摇，魔人知道自己成功了。他泛起微笑看着对方：“那座塔是人类诞生以前，由我的同胞所建造的MEGALITH之一，是为了终有一日复活的

我而建造的！明白了吗？夜猎者！从那个装置中诞生的你持有什么样的特性，我很容易就能推察到。换句话说，你是与将精神体保存在被称为魔卵的QUELL中的我的同类！即便你站在人类这一边，说到底还是无法治愈饥渴的疯狂，你也是将人类当作粮食的我的同胞呀……”

受到这番话的冲击，贝恩达发出的压力骤减，伪玖斯塔维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大好时机：“萨尔冈！”

在贝恩达被魔卵的怪力压制的同时，伪玖斯塔维的配下之一——最强骑士炎之魔对萨尔冈口吐超高热的火球。被火焰之旋涡所笼罩的贝恩达，其不死的肉体并未受到损伤，但是伪玖斯塔维魔卵所告知的事实却令他产生了混乱。贝恩达丧失了战意，卷起熊熊燃烧的炎之衣，跳往夜空离去。这是“夜猎者”初次败北。

看到拖着长长尾巴的火焰消失于远方，伪玖斯塔维对着月亮扬起了格拉汀。击退“夜猎者”的如今，他已没有任何畏惧了。明天的战斗之后，世界就将臣服在他脚下。确信已经胜利的他，向着汉·诺瓦的夜空发出一阵狂笑。

****

不过，人类的同盟比魔卵预想中要坚固的多。

新雅狄伯狄威多面对钢铁兵布下了严密的防御战线，拖延时间等候以拉乌普荷鲁兹公为中心的南部诸侯军的到来，从而赢得了胜利。败因在于高贵骑士波鲁斯和米卡军因继续追赶北方军，而迟归汉·诺瓦。为何波鲁斯他们会继续被禁止的追击，其原因并未留在历史上，但是有种说法是因为出阵前夜的军事会议被中断了，所以方针指示得不够彻底。

如此，原本就是乌合之众的伪玖斯塔维军在败北后彻底地瓦解了。然而在战场上并未发现伪玖斯塔维及其心腹的尸体，有谣传说看到他们往未开发的北大陆前行而去等等。最后，震撼世界的伪玖斯塔维之名完全从正史上消失了。

魔卵与人类的死斗，则在历史的暗处继续着……

1306年

各自的战斗

存在于古兰·塔伊尤树海深处，有座纪元前的石窟寺院，贝恩达就是在此以冥想打发时间的。在玖斯塔维13世死后的三十几年时间，他没有踏出石窟的一步，而是始终处于思考当中。所寻求的答案被分为九个部分，大多数已经找到了，为了获得残留的一片，贝恩达于前年为止一直留在石窟中。

然后，他获知了伪玖斯塔维的存在，也明白那是魔卵的傀儡。过去在罗德雷斯兰德的采石场内对峙时激烈的厌恶、被其逃走的悔恨在胸中复苏了。完成这件工作后，或许会得到最后一片答

案吧？带着这样的预感，贝恩达袭击了伪玖斯塔维，结果却给他带来了预想外的苦恼。

他的诞生地“恒久之塔”乃被毁灭的古代文明——即与魔卵所宿的意识体身为同一种族者遗留下来的MEGALITH之一。利用这座塔的机能被创造出来的贝恩达，相当于魔卵的兄弟般的存在。

对决之夜，魔卵指责他对人的ANIMA存在的饥饿感，令他愕然。

已经很久没有吸食人类的ANIMA了。为了柯蒂丽娅守护威尔的时候，他目睹了多数人类的生活，感受到有限的人生所背负着尽力而生存下去的命运，因此他对于以ANIMA为粮也产生了抗拒的心理。但是，有时候激烈的饥渴还是会突然袭来。居住在树海的期间，吸食自然界的ANIMA足于充分地维持他的生命活动，可当贝恩达飞出石窟时，却曾数次产生过出于对于ANIMA的贪念而形成的冲动。现在他已能抑制这种欲望，却无法将之克服。

或许自己的出生也是被诅咒的吧？对于吃人的魔卵抱有的厌恶感，现在全部返回到自己身上。贝恩达陷入诞生以来所无法释怀的懊恼中。

自那一夜起，他便被沉重的丧失感所笼罩，创造自己的贤者所期望的答案，自己是不可能得到了。不，与魔卵之流同为污秽而生的自己，业已没有探索的资格了。这样想着，贝恩达在半年以上的时间内，茫然地看着光阴的流逝。

然后，这一年，由于体内柯蒂丽娅的恳愿以及寻求自身的救赎，贝恩达追踪威尔的消息来到了狄尔姆。当时正值威尔与孙女吉妮、以及伙伴们为了追赶逃亡的伪玖斯塔维魔卵，打算前往北大陆旅行的前夜……

****

“米荻雅，没事吧？”狄尔姆中央酒馆旁的小巷内，吉妮关心地询问着背后的米荻雅。

“没……”想说“没关系”却只发出一个音节后，米荻雅开始呕吐起来，吉妮忙拍打着她的背：“对、对不起，真、真是不、不好意思……呃……”

“不要说话比较好，给你手帕。”在这寒冷的夜晚，因初次饮酒而温暖的身体并未觉得寒气的侵袭。

终于止住呕吐的米荻雅，将嘴擦干净后，望着吉妮：“谢、谢谢，吉妮。不过，为什么你就没事呢？你和我饮了同量的酒吧？而且只有十五岁……”

“怎么会没事？我也有些醉了，不过感觉还不错，嘿嘿。”

“不、不愧是塔克恩·威尔的孙女……我就比较差劲了，还好这副样子没有被店里的法亚布尔老师看到……”

“啊，法亚布尔先生和古斯塔夫也真是的，不停地在谈论那个叫玖斯塔维的人，连喝醉了的米荻雅也不管。”

“……法亚布尔老师，太过分了。呜呜呜……我要继续加油！”

“这个样子还能喝，米荻雅也很厉害呀。”目送米荻雅返回酒馆，吉妮对着夜空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星星瞬间被白云所遮盖，一会儿又恢复成澄净透明的星空。

根据吉妮的判断，明早的出发或许将会踏上一条不归路吧？因为一直都很自律的祖父却举杯畅饮，甚至还劝她也喝一点。吉妮也曾向伙伴们示意此行的危险，毕竟他们与魔卵无关，不必去冒这个险，然而他们却没有半点迷惑。

“不是帮助你，而是我不能原谅魔卵。”普露米艾尔愤然道。

“吉妮也去吧？那我就不能放任不管。”罗贝尔特挺胸道。

“换做家父、祖父、玖斯塔维公也会这么做的。”古斯塔夫闭目道。

面对这样的伙伴，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只是，如果自己再长大点的话，肯定能对他们更有用一些吧？吉妮这样想着，所以她绝对不能失败。打倒魔卵，令大家向未来前进——月光照耀的小巷中，吉妮坚强地发誓。

“……是谁在这里？”此时，她感到有人在看自己，于是发问。

贝恩达吓了一跳，他全然没有发觉吉妮的接近，而且对方亦看破他的存在，这也令他意识到威尔的孙女也继承了奈兹一族浓厚的血统。

“啊，是在这里。”自己也没想到会应答，或许是内心想和这个女孩对话吧？

“哎？难道是隐形人吗？”吉妮瞪大了那双亮丽的眼睛，“真方便呀！但是……你为何哭泣呢？”

贝恩达不禁咋舌，吉妮的感觉异乎寻常地敏锐。不但能够读取自己的感情，而且也不觉得他恐怖，这样的吉妮深深地吸引着他。所以，贝恩达打算和盘托出。

“我无法判断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

“唔，能否更具体点？”吉妮完全不在意对方乃不可视的存在，或许她因为酒醉才会做出如此大胆的举动，不过这份胆量也足以与身经百战的VIGILANTES匹敌。贝恩达苦笑着，对眼前的少女说道：“我背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抹杀绝对无法相容的邪恶存在；另一个是探索创造我的父亲所寻求的答案，如何从永劫的痛苦中解放出来……”

“好像很难懂的样子。唔，没关系，你继续说。”

“我与邪恶的出身是相同的，即是说那个邪恶的存在如同我的兄弟一样。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能完成哪一项任务。是明确地去讨伐邪恶吗？我这被忌讳的出身又要如何才能拯救创造主呢？”

“……等一下……”在脑海中翻译贝恩达的话，对吉妮来说或许比恶战苦斗还要困难。“等一等……就是说那个坏家伙，实际上是你的哥哥？”

“……唔，这么说也可以。”

“然后，你既不能去惩罚哥哥，也不能帮助你的爸爸，对吗？”

“这个嘛……差不多吧！”将自己精神几乎分裂的苦恼问题，被吉妮一转换就好像变成日常琐事了。贝恩达感到体内的柯蒂丽娅在开怀大笑着，懊恼的他觉得自己真是个大笨蛋。

缓和气氛后，吉妮切入了主题：“我的爸爸呀，在我出生前就因为追坏人，再也没有回来。所以我从没有见过他的样子。”少女闭上眼睛对着看不见的谈话对手说道，“那个坏人能够操纵别人，所以爸爸也说不定会成为他的人



偶吧？爷爷就非常担心这一点，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如果和被坏人操纵的爸爸相见，我该怎么做呢？我也考虑过……”吉妮张开眼睛。贝恩达看到她眼角的泪珠。“我一定会打倒爸爸的。因为这样，爸爸才会幸福吧？那样生存着还不如死去，否则就不是自己了。我讨厌这样，爸爸也肯定和我一样的。”吉妮再度闭上眼睛，不好意思地笑道：“咦？我好像说了些没有关系的话，真是的……”

“不，你的意思已经充分地传达出来了。谢谢你，吉妮·奈兹。”在这瞬间，他觉得自己已经获得所有的答案了，如同阳光驱走了浓雾般感到心情为之一振。与十五岁少女的对话，替他诞生以来对命题的探索画上了终止符。

“你认识我吗？”

“是的，还有你们的对手——那个魔卵的事情，我也知道。如今决定正邪的决战，我也想和你们同行。”

吉妮好像领悟了什么似的睁开眼睛，然后摇着头：“这是奈兹、不，应该以人类之手来结束的战斗。所以，你还是去帮助你的爸爸，他一定在等你。对不起，大哥哥还是把这件工作交给我们吧！”

“你看见我了吗……！真是厉害的孩子。”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此时酒醉已醒的吉妮，清晰地看见站在自己面前那名美丽的银发青年。两人视线相交的刹那，互相无声地祝福对方。

“吉妮！你在哪儿？”

“爷爷！”对孙女迟归而担心的威尔，出现在吉妮的视线中。“爷爷，刚才……”当她回头时，却发现贝恩达已经消失了。

“怎么了？果然不该那么早给你喝酒的。”戴着黑曜石所造的护手，八十六岁的威利亚姆·奈兹慈爱地抚摩着孙女的头发，“酒馆里可真热闹，米荻雅和法亚布尔先生在拼酒呢……吉妮，真的没事吗？”

“爷爷，我看到了，以前您曾说过的那个如同影子般守护着爷爷的人。”

“……吉妮？”

“那个人为了自己而去战斗了。所以我们也要加油，打倒魔卵，然后绝对要回来！对吧？”吉妮握住威尔的手，感到养育自己至今的这双手确实已经苍老了。现在守护祖父的不可思议之剑士已经不在了，那么就由自己来守护吧！少女的胸中点燃了勇气之火。

在激斗之前，他们在狄尔姆的静夜

中安睡入梦……

****

贝恩达在深夜的荒野中疾弛着，一如“夜猎者”之名。目的地是约定之地，归还的时刻到了，不再有迷惘的他向着出生的古塔进发。这是为了贝恩达这个名字所必须尽到的职责。

拉乌普荷鲁兹的恒久之塔——通称“食尸鬼之塔”，不死的贤者在等候着。他已经领悟了。与ANIMA分离的不死者，将握有永远思索的权利握于手中，却盼望着能给自己带来终末之日。因此，他创造出了贝恩达，然后放入尘世中。这个孩子归来之时，就是为了将他们这些被诅咒者们，从永劫的苦闷中消灭。贤者大概也会尽全力地战斗吧？然后在那烈火中将此身燃尽、令不死者们进入永恒的睡眠中……

****

北大陆深处的星之MEGALITH，魔卵静候在那里。他那个种族在进化之时灭亡了，魔卵为了生存下去，将自己的精神封印于QUELL中。他确信终有一天会有新的生命体诞生于这个星球。然后，他的赌博胜利了。那么用力量蹂躏下等的人类乃是自己正当的权利——超古代的亡灵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共存的概念，阻碍他的人全都要消灭，因此他吸收了已经不再需要的心腹们的ANIMA，准备与奈兹做最后的了断。

****

萨尔冈回想起过去曾与理查德·奈兹一同冒险的情景。成为“高贵骑士”后，以前的记忆早已褪色了，惟有散水塔的回忆依然在他胸中闪烁着光辉。获得力量的代价是ANIMA被吸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他自己十分清楚这一点，但是惟独那个回忆不能让渡给魔卵。

在与魔卵的同化中，他窥视了一眼魔卵记忆的表层。然后萨尔冈知晓理奇选择了自杀，来抵抗被支配的事实。理奇那份绝对不出卖自己的最后思念，残留在魔卵复制的记忆中，流入萨尔冈的精神内。自己业已将整个灵魂都卖给魔卵了，不能再回头了。那么，就成为炎之魔将萨尔冈，打倒理奇的女儿吧！这样也不坏。成为魔卵的一部分之前，他的心底如此期待着。

****

“烧泷痛波！”

“嘿，古斯塔夫也这么大喊连携技的名字呀？”

古斯塔夫在叫声中释放多段斩击，战斗形态的魔卵被连携攻击打得晕头转向，这是结束这场战斗的最后一击！

萨尔冈与数名魔将被打倒后，魔卵的耐久力明显地衰退。即便获得星之MEGALITH的能量，也无法承受吉妮他们变化自在的组合攻击。于是，魔卵在崩坏之时将本体从增殖部分切离，跳跃至MEGALITH外的空间。真是完全的败北。

不过还是完成了最初的目的，那就是借助MEGALITH的力量，成长为与人类差不多大小的尺寸。今后就不再需要依赖宿主了，稍许休眠后恢复力量，然后就可以自己移动袭击人类了。这次的败北也没有什么，结果人类还是无法破坏这个究级的QUELL，高位存在的他是永远不会灭亡的！

****

被归途中的吉妮他们发现时，魔卵也没有任何恐惧。如今已巨大化的他，别说是破坏了，就连将之搬运到特定处封印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接触到魔卵，必定会被他俘虏。奈兹他们失望的声音，对于经历空间跳跃后一身疲劳的魔卵来说是最佳的治疗药。

因此，魔卵并没有逃跑。当古斯塔夫举起钢剑斩下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将这一举动放在眼里。然而，魔卵还是大意了。

过去曾被贝恩达的丙子椒林剑造成的伤痕已经痊愈了。所以魔卵忘记了一件事——如同人的伤痕一样，一度被破坏的外壳是不可能完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的！残留在壳内侧的裂缝，经过魔卵的膨胀后，产生了形状微妙的损伤。接着受到古斯塔夫手中玖斯塔维之剑打击的刹那，人类世界最强的钢剑断为两截。时代风云儿玖斯塔维13世亲自冶炼的利刃，亦无法造成古代文明所生的超硬材质之壳的损伤。

但是，钢剑碎裂的瞬间所产生的细微震动，与魔卵所持的固有振动数一致，在内部空间激起了共鸣。然后，位于壳内侧的小伤伴随着振动能量的集中开始龟裂。紧接着，绝对不会被人类破坏的QUELL化为碎片飞散开来。

失去魔卵为依附的超古代亡灵之意识如雾般散去，与他那些在远古的同伴们一样，被破灭的命运席卷而入、完全消灭了。

同时，无数被魔卵所囚的人们的ANIMA也解放了，回归于草木、石、水、大地、以及这个星球的本质中去，为了再度诞生新的生命。

噩梦，终于结束了。

1321年

两人的再会

在庆祝101岁的生日前夕，威利亚姆·奈兹逝世了。并非因病或伤而倒下，他是老死的。

和以术治疗伤病这一发达技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学方面却没有丝毫发展。因此，这个时代的人类很容易因病而亡。像威尔这种可以迎来百岁生日，而且还能拄着拐杖在瓦德城内散步的老人，已是令人惊异的存在了。在民间的记录中，近代史上世界第一长寿之人非威尔莫属。再加上他又有着“塔克恩”的称号，因此近年来都开始出现崇拜他

的巡礼者了。

威尔在数日前，便凭着与生俱来的敏锐感觉得知自己的ANIMA将要归还大自然了。妻子拉贝尔早已过世了，儿媳妇狄娅娜也年近六十。这天早上，威尔在遗书上写清了遗产分配与葬仪方法、以及将必要事务的文书交给各地的知己等事宜后，准备静静地迎接死亡。他还正确地察知，自己的寿命将在夜晚结束。

没有任何遗憾了。虽然，不能在最后看一眼今年已三十岁的吉妮，因为她现在到北大陆的内地挖掘QUELL去了。不过有那群值得信赖的伙伴们在一块，威尔对吉妮还是很放心的。就在去年，因为探索与封印未开拓地MEGALITH的功绩，世间授予了她“塔克恩”的称号。奈兹之血，将在她手中代代相传。威尔也可放心地离开此世了。

在寝室内，威尔换上寿衣躺在了床上，等待进入不会再醒来的休眠中。他也没有告诉在楼下休息的狄娅娜，到了明天早上她自会看见遗体和遗书的。

最后独自一人也不错。在临死前，威尔回想起年轻时为了他而丧命的所爱女性，一边思念着她一边迎来死亡。

月光由微斜的窗子透了进来，时时被流云遮盖，那淡淡的光线亦时现时暗。望着天花板，感觉到光线渐渐地暗淡下去，威尔即将进入最后的睡眠中。

窗子发出轻微的声响，惊醒了威尔——今夜是没有风的。

虚掩的窗户被打开来，清爽的空气悄悄地流入房间，月光的直射令屋内变得更明亮了一些。

在威尔的枕边，站着一位青年。

微光中透着他那绝世的美貌，飘逸的银色长发在薄暗中闪着火焰般的光辉，细长的眼睛如同水晶般的亮丽。

如果什么也不知道的话，威尔或许会将他当作死神吧？但是，威尔是知道的，此人一直在旁守护着自己。

“终于……你终于出现在我面前了。”威尔毫不吃惊地道，“听吉妮说见过你时，我还真有点妒忌自己的孙女呢。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守护着我……”

贝恩达轻轻地摇了摇头：“你要感谢的人，在我的体内。”

被这么告知的瞬间，威尔感受到一个令人怀念的ANIMA，他的心中想起了遥远过去时光中的女性。“……柯蒂丽娅……是吗，是她……”威尔的眼角有泪珠滑落。八十年前，那位在他臂弯中断气的所爱女性，其ANIMA没有归还于大地，而是选择了守护威尔的道路。

“用不着哭泣，这都是柯蒂丽娅所希望的。”贝恩达的语气异常温柔，这是对于长年守护威尔的爱、以及对于同宿于一体的柯蒂丽娅的敬意。而且他对于奈兹及其关联者抱有深厚的敬佩之情——对那些燃烧着有限生命、亲手将魔卵葬送的可爱人类。

终于，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与威尔告别的同时，也意味着将失去长年共生的柯蒂丽娅的ANIMA。她将自己的ANIMA奉献给贝恩达的时候，从最初他就没有打算将之作为粮食。

“谢谢……”威尔的眼睛缓缓地闭上，呼吸亦慢慢地虚弱，最后他的呼吸

与心脏的鼓动亦完全停止了。然后，威尔的ANIMA离开自己的身体，望见了自己那苍老的肉体。

“威尔！”保持着十八岁模样的柯蒂丽娅的ANIMA飞向他，威尔也恢复十八岁时的样子、抱起了她。

“柯蒂……你一直很寂寞吧？我……”

“嘘。不要说，这样就可以了。有件事想问你……你喜欢我吗？”

“我爱你，柯蒂。如果能早点说出来就好了。”

“真高兴……能听到这句话，就证明我没有做错。”柯蒂丽娅牵起威尔的手，“走吧！威尔。大家都等着呢！”

“大家？”如同回应威尔般，他立刻感觉到此地充满着世界上所有的ANIMA。眼前已不再是安置着他那肉体的小屋，物质世界的构成要素从视线中消失了，丰饶的ANIMA布满整个无垠的大地。月光如太阳般明亮，然后大家等候在一旁。

妮娜在微笑着。初次相遇时的纳尔塞斯也在。泰拉挥手呼唤着威尔的名字。拉贝尔微笑着与柯蒂丽娅相拥，然后指着威尔。帕特里克与雷蒙也朝他挥着手。还有理奇也在。父亲亨利搭着亚雷克塞的肩膀，母亲卡瑟琳在一旁笑着。其他先行死去的无数相关者也都来迎接威尔了。

“人死了之后，并非消失，而是ANIMA归还这个星球。所以并不寂寞。但是，我留了下来，是想帮助威尔在有限的生命中，竭尽全力地生存下去。”

“现在能与你相逢，我真的没有任何遗憾了。柯蒂，然后终有一天会再见到吉妮的。”

“是呀，从今以后直到永远。我们和大家都回归于一点。”

“一起走吧！”

两人的ANIMA回归于大地中，与前来迎接的人们的ANIMA化作星星的生命……

****

今宵，“夜猎者”依然疾弛在黑暗世界中。

死斗的结果是终于完成了解放创造主的使命。与柯蒂丽娅离别后，现在贝恩达成为真正的自由身了，又恢复了孤独一人的状态。

他也对柯蒂丽娅最后传达的回归星球的影像进行过考虑。自己也终有一日将前往那生命之海的吧？答案，现在还无法判断。那么就直到这一日来临，在与永恒同等的时间里，不后悔地生存下去吧！然后，当自己消灭于虚无中时，一定会像威尔、玖斯塔维他们那样，笑着踏上新的旅程。

他已不再迷惘了。对ANIMA的饥饿感乃天生的体质所致，无须刻意地去抑制。被他作为粮食的ANIMA最后也是会回归星球的生命中去的。这与停滞生命循环的魔卵相似却又不同——贝恩达领悟到了这一点。对抗破灭、追求永远的魔卵是邪恶的，贝恩达并不打算那样，他在等待着，等待访问万物的命运之时。

手握丙子椒林剑，不死的剑士在荒野中。以如同神祇般美丽的姿态，急速地飞奔着。

不知何时，人类将“夜猎者”归于诸神之一。这样也不坏。那么就以人类所希望的“神”的姿态而生存下去，似乎也很有趣。

这个世界在流转，直至给他自身带来终末之时……

全文完





文/野岛一成　译/星痕

ON THE WAY TO A SMILE 蒂珐篇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外传小说

当送走第七天堂的最后一位客人后，蒂珐回到餐厅开始对厨房进行清理。昏黄的灯光虽然足以照明，但却给人以一种低沉朦胧的感觉。这里只有蒂珐一个人，这让她感到很不习惯。就在不久前她还不觉得这工作是如此的枯燥乏味，因为身旁的朋友和亲人会让她忘记所有烦恼。可现在，陪伴着她的却只有冰冷的水以及肮脏的餐具，这个小小的房间让她无处遁逃。蒂珐一口气打开了店内所有的灯，想要借助光亮驱散心中的不爽，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店内变得灯火通明，可转瞬间不稳定的电力供应就令一切重归昏暗。蒂珐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孤独不安的感觉了，她甚至怀疑是否这个家里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当这种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时，她立即喊出了一位女孩的名字。

“玛琳！”

没过多久，轻轻的脚步声就从第七天堂深处的房间里传了过来。

“嘘——”玛琳走到蒂珐身旁，皱着眉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丁塞尔刚睡着。”

蒂珐向她道了歉，总算是放下心来。

“他感觉怎样？”

“还是觉得疼。”

“那你该叫我过去啊。”

“丁塞尔不让。”

蒂珐沉默了，她明白孩子们是在为她着想，但这也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你怎么了？”

“唔……什么意思？”蒂珐有些慌乱，努力想要掩饰自己的感觉。玛琳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店内，确认这里只有蒂珐一个人，而后抬头望着她的眼睛。

“你觉得寂寞吗？放心好了，我哪里也不会去的。”

“……谢谢。”一阵暖流涌上蒂珐的心头，她摸了摸玛琳的头，柔声说道，“你也应该去睡觉了。”

“我刚才正准备去呢。”

“真对不起，那就快去吧。”

她是我的女儿。我总会向别人这样介绍她。她的父母不久前去世了，一直以来养育着她的是她爸爸最亲密的朋友巴瑞特。

从认识巴瑞特到现在，蒂珐已经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玛琳的事情。所以当巴瑞特决定外出旅行并安顿自己的过去时，他自然而然地将玛琳托付给了蒂珐。

蒂珐把手头的活停了下来，跟随玛琳走进了另一侧的房间。这间专为孩子们准备的卧室里并排放有两张床，躺在其中一张床上的丁塞尔已经沉入了梦乡，这个八岁男孩前额上留下的星痕症候群的伤痕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印象。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能治疗这种病症，人们甚至连减轻病痛的方法都没有找到。当蒂珐将丁塞尔额头上流出的黑脓拭去时，男孩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但还好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看到蒂珐准备离开时，已经躺在床上盖好被子的玛琳叫住了她。

“你还是感到有些寂寞，是不是？即使和我们在这里，你仍然觉得寂寞，是吗？”

“……对不起。”蒂珐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别介意，其实我也一样。”

“我理解。”

“克劳德在哪里呢……我很想见他……”

蒂珐没办法回答女孩的这个问题，她只知道克劳德在米德加的某处，但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起初她总是会往最坏的方向想，例如他在工作时遇到事故啊，遭到强大怪物的袭击啊什么的。不过还好，没过多久她就从别人口中得知克劳德还在某处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离开了这栋房子而已。蒂珐曾试图让玛琳和丁塞尔认为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可她却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没过多久，孩子们便敏锐地感觉到了她身上的变化。

“他为什么要走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不过，蒂珐依然忘不了她最后一次看到克劳德时的感觉，后者脸上露出的笑容是那样温柔亲切，让她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我是不是误解了些什么？

命运之时来临的那一天，生命之泉从星球裂缝处喷涌而出，阻止了从宇宙中袭来的陨石。在拯救了这个世界的同时，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后遗症。那时，蒂珐和她的伙伴一起在空中目睹了一切。

我希望一切都被洗刷走，能让我和他们都忘却某段过去。一切都结束了，长久以来一直在作战的我们也终于得到了解脱，可是，恐惧与失落也不可避免地侵占了我的身心。

我……究竟还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呢？

当某些人向她倾诉心中类似的烦

恼时，她会笑着鼓励他们应该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可当自己也遇到这种事情时，她却发现自己是如此得脆弱。

神罗公司开发的魔晃能源令世界得以繁荣昌盛，但在那耀眼的希望之光背后，却隐藏着世人无法看到的黑暗，反神罗组织“雪崩”也正是为了让世人了解到那些黑暗才组建起来的。

终于，魔晃能源令星球陷入了毁灭的危机中。雪崩一直在努力尝试着扭转这种局面，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改变人们以及这个世界。世人已经习惯了魔晃带来的好处，贪图安逸的他们只想着能享受这一切，根本就懒得理会这种能源会让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

无奈之下，雪崩只好采取了某些极端措施希望能引起人们的警觉，例如将魔晃能源被广泛应用、有很多人居住的魔晃城市米德加的一个魔晃炉炸掉就是其中的一例。

雪崩错误估计了炸弹的威力，城区被破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不只是魔晃炉，就连其临近地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起事件后，神罗公司展开了对雪崩的大规模清剿行动。当他们得知了雪崩的根据地后，便毫不犹豫地摧毁了那个地区，完全不顾还有许多无辜的居民居住在那里。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为达成自己的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当然，公众不会知道事实真相，神罗公司大义凛然的声明让所有人都相信雪崩才是造成这幕惨剧的罪魁祸首。

而蒂珐，就是雪崩的一员。

在那之前她与其他同伴一样，都坚信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使命，牺牲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但那次灾难以后，蒂珐与其他人都失去了原本的目标。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在神罗公司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萨菲罗斯。

为了阻止萨菲罗斯的计划，蒂珐和她的童年好友克劳德、雪崩的首领巴瑞特、卖花少女艾莉丝以及赤红XIII一同踏上了旅途。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希德、尤菲和文森特也加入了队伍中。

虽然一开始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但友情之花开始逐渐在众人之间绽放。不过作为代价，艾莉丝永远闭上了眼睛。

尽管如此，众人依然勇敢地走了下去。当回头回顾这段旅程时，蒂珐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不管成败与否，他们的战斗都已经走到了终点。

一切的一切从我还是个小女孩起就开始了。当时尼布尔海姆——我的故乡附近的魔晃炉发生了故障，可能威胁到村民们的安全，于是神罗公司就派萨菲罗斯过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却杀死了我的父亲，以及……所有人……

对神罗和萨菲罗斯的仇恨让我加入了雪崩，虽然我与同伴们一样将雪崩的口号——“反对神罗”、“反对魔晃”作为大义所在，但那只不过是为了将自己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无数人为了拯救这个星球而失去了生命，可我，却只是想着复仇而已……

这种罪恶感深深地植入了蒂珐的心底。

她害怕自己会始终伴随着这种感觉生活下去，这让她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她将目光从天空移向地面，而那时，克劳德就坐在她的旁边，与她看着同样的风景。

在克劳德脸上，她看到了在旅途中从未见过的温柔笑容。

“怎么了？”克劳德注意到了她的目光。

“克劳德，你笑了。”

“有吗？”

“是的。”

“我想……应该从现在重新开始……”克劳德犹豫了一下，努力在脑海中搜寻着合适的字眼，“开始新的生活。”

他继续说道：“我要活下去，只有那样我才能得到原谅。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

“你说得对……”

“可每当我想到自己究竟有多少次打算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后，就感到自己很可笑。”

“为什么？”

“因为每次我都会半途而废。”

“这并不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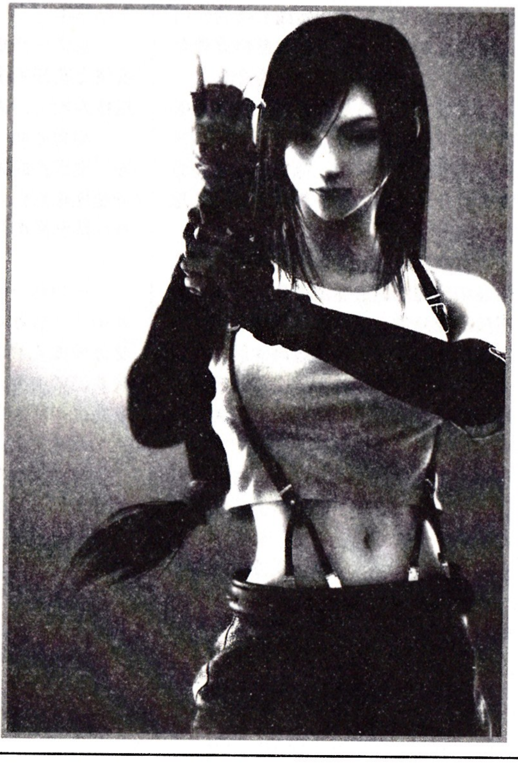
“……也许这次会不一样吧……”克劳德沉默了一会，继续说，“因为你和我在一起。”

“之前我也一直在你身边啊。”

“以后也会一直如此。”克劳德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蒂珐曾与同伴们一同去看望艾莉丝，如今的她一直沉睡在忘却之都的湖底。世界现在已经恢复了平静，而这种和平都是因为艾莉丝选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在那里，蒂珐曾听到一个声音问她是否一切都好，她不清楚那究竟是艾莉



丝的声音还是自己内心的问讯。

她忍不住哭了出来。当萨菲罗斯夺走艾莉丝的生命时，蒂珐并没有感到多么悲痛，因为她很快就将悲伤化为了对敌人的愤怒。可当现在她再度来到这里时，却深深体会到了几乎把她心脏撕裂的悲伤和痛苦。作为雪崩的一员，此时的蒂珐无法停止自己的泪水。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她感到克劳德把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握得紧紧的，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她留在这里，不去其他任何什么地方。现在她只想大哭一场，然后将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身旁的这个青年。

她真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是单独一人的话会怎样。

当时与蒂珐并肩作战的朋友们都已经各奔东西，就如同他们当初相聚在一起时那样平静轻易。文森特静静地离开了众人，就如同他只不过是曾在火车上坐在你邻座的过客而已；尤菲倒是对此感到很不情愿，她一个劲地说既然曾经一起共患难，就不应该如此轻言告别。不过巴瑞特（也可能是希德）告诉她，只要大家都活着，那么只要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见面。在定下了于某天再度聚在一起的约定后，蒂珐、巴瑞特和克劳德离开其他人启程前往了可利尔镇——巴瑞特的故乡。对于巴瑞特来说，那里由魔晃引发的悲剧就是一切的起源。巴瑞特在那里默默站了一会儿，而后告诉其他人他不久后准备独自上路。与蒂珐一样，他也要背负着罪恶感活下去。

之后，蒂珐和克劳德回到了两人的故乡——尼布尔海姆。在那里他们没有感到丝毫乡愁，因为曾在这里发生的那幕惨剧直到今天还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不应该回来的。”克劳德说，“这让我重新回到了过去。”

蒂珐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们来到了卡姆镇，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艾莉丝的养母爱丽米娜，以及留在那里接受照顾的女孩玛琳。爱丽米娜与两个亲戚就住在克劳德和蒂珐之前的住所里。巴瑞特和玛琳都为久别后的重逢感到兴奋，不过，当克劳德告诉其他人艾莉丝的事情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蒂珐、克劳德和巴瑞特为他们无法拯救艾莉丝道着歉。

“你们已经尽力了，所以不用觉得愧疚。”爱丽米娜说。

蒂珐和其他人忽然发觉自己无法进行回应。

我们……真的尽力了吗？

有许多难民都来到了卡姆镇，普通民房也成为紧急避难所。虽然完全有理由收取一定费用，但没有一个卡姆镇居民这样做，甚至连旅馆都免费向需要的人开放。不管人们过去生活在哪里，现在都只会为重建世界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团结在一起。

“回家去吧。”克劳德说。

“去哪里？”巴瑞特反问道。

“回到我们被打断的现实。”

“什么意思？”

“继续过普通的生活。”

“我们在哪里还有那样的东西？”

“会找到的。”克劳德看着蒂珐

说，“是不是？”

“当然！”玛琳高兴得喊出声来。

蒂珐也点了点头，但其实她和巴瑞特一样，都怀疑自己在哪里能再找到那样平静的日子。

最后，他们四人返回了米德加。当陨石被击毁后，这座城市已经渐渐从恐慌和混乱中恢复过来，人们也开始重新寻找各自的未来，或者说是寻找他们现在的生活。当亲眼目睹这一切后，蒂珐再次陷入了自责中。当她从空中俯视米德加时，曾希望那里的一切都被清洗干净，却忽视了还有千千万万的生命生活在那里，这让她无法原谅那个自私的自己，她将自己当时的想法告诉了克劳德和巴瑞特，两人表示能明白她的感受，但同时也提醒了她，无论他们在何处，在做什么，都永远无法从内心深处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既然这样，我们必须要继续活下去，直到赎清了之前犯下的所有罪为止。这是惟一的办法。”巴瑞特说。

而当蒂珐和克劳德单独相处时，克劳德对她说：“不要为自己的想法而困扰，这不像你。”

“……我就是这样的人。”

“不，你应该是更快乐而坚强的。如果你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会在你身边提醒你的。”

“……你真的愿意吗？”

“也许吧。”克劳德有些腼腆地说道。

他们做的首件事情就是要了解到米德加最缺少的是什么，当得知是建设用的原材料后，他们三人开始分头行动搜集情报，并通过交流各自的信息而找到所需的材料。白天，他们会到处帮助那些行动不便的人。入夜后，他们则会选择米德加某块可能随时崩塌的盘块作为



自己的休息场所。

有一天，巴瑞特带回来一箱酒、一个电暖气还有各种水果。那是别人送给他作为帮忙拆屋子的谢礼。

“看！”巴瑞特显得很高兴，从那天开始他便开始为几人做饭，而且厨艺相当巧妙，这让克劳德和蒂珐都吃了一惊。那箱可利尔镇生产的特酿酒从被带回来起已经放在那里两周了，不过一直没被喝完。蒂珐和克劳德喜欢慢慢品味，而巴瑞特则偏爱直到喝醉为止，他喝下去的那些酒的量大概都够让他洗澡了。每次当他谈论起那些过去的美好时光时，脸上都会露出享受和幸福的表情。有次他喝醉后跌进了一口井里，蒂珐和克劳德为那幕滑稽的情景放声大笑起来——他们已经很久没这么笑过了。

第二天，巴瑞特认真提议道：“我们不如就卖这种酒，开酒吧做生意吧。”

“我们？”克劳德有些惊讶。

“当然，你这个笨蛋！我们当然无法吸引客人，但蒂珐可不一样。”

“我？”

“当然，第七天堂的大明星。”

巴瑞特所说的第七天堂是之前雪崩组织作为隐蔽场所的一个酒吧，同时该酒吧还为组织内人员的生活和活动提供资金。当时的蒂珐是酒吧的侍应兼经理。

“要我说，现在米德加有两种人。”巴瑞特接着说道，“一种整日游荡无法接受现实，另一种则一直在努力工作寻求新的生活。这两种人的心理我都能明白，所有人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的方式各不相同。不过，酒这种东西却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想想昨天我们喝醉时开心的感觉吧，那时的我们不是忘记了所有烦恼吗？而这正是酒带给我们的。”

“嗯……我同意你的看法。”

“这样的快乐时光很重要，不是吗？嘿，蒂珐，你说呢？”

蒂珐无法马上回答。她能明白巴瑞特的意思，但开这样一个酒吧却让她感觉好像回到了过去的雪崩一样。

克劳德看出了她的想法，说道：“试着去开始吧，蒂珐。如果实在无法忍受我们就停下来。”

“不会有事的，我倒觉得她如果不工作的话总会胡思乱想，这样反而什么事都干不了。”

也许他们说的对。蒂珐这样想。

当意见统一后，三人开始着手准备，而新酒吧的地址则定在了米德加北部建起的新城市——边缘。

之前曾受到巴瑞特和克劳德帮助的人都来了，他们运来了石墙、立柱等修建酒吧必须的材料，竭尽所能帮助三人。

巴瑞特大声地指挥着，克劳德则是稳重地对他们进行指导。另一方面，蒂珐则在学习如何酿造那种可利尔镇的特制酒，并且让它更加可口。此外她还要考虑在目前能得到稳定供应的烹饪配料，以确定菜单中该有哪些种类的佳肴。对于前来帮助修建酒吧的人来说，玛琳就像一位小天使似的，每当她强调自己将成为酒吧的新侍应时，他们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虽然工作非常辛苦，但这却让克劳德他们感受到了久未尝过

的满足感。有时蒂珐还会在微笑时为自己的罪恶感到心虚，但这种感觉总会被询问各种事情的电话打断。

当再有几天新酒吧就可以开张时。巴瑞特问他们决定给酒吧起个什么名字。虽然提议不少，不过克劳德起的名字几乎全都既沉闷又无聊，而巴瑞特的每个方案都让人想起怪物。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决定权交给了蒂珐。两个男人保证，无论蒂珐起什么名字他们都不会有任何怨言。不过，由于酒吧临近开张，蒂珐手上也有一堆活要做，根本就没时间仔细进行考虑。直到有一天，玛琳过来询问新酒吧的名字时，事情方才有了结果。

“……我们还在考虑中。”

“叫第七天堂吧。”玛琳说。那是蒂珐一直想回避的名字。

仅仅是我心中的那些过去就已经够了，不需要再用这个名字来再让我想起那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那时很快乐啊，如果再用那个名字的话，我们肯定会重新找到那份快乐的。”

成年人的顾虑太多太多，但玛琳的单纯却让她从来不会考虑那些事情。对于她来说，第七天堂就只是一个快乐的家，一个巴瑞特、蒂珐和其他朋友都在那里的家。

“嗯，第七天堂……”

我无法消除自己的过去。所以，我只能妥协……并且继续活下去。

蒂珐做好了准备。

第七天堂开张的首日堪称盛况空前，可利尔镇的那种特酿酒原本就属于可以轻易自酿的酒种，所以价格不贵。尽管有限的烹饪材料使得酒店没办法提供任何饭菜，但人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和朋友一起喝酒的地方，一个可以抚平现实中的悲伤的地方，一个让他们忘记现实尽情幻想的地方。哪怕手上没钱，人们也可以用物品换酒喝。此外小孩子也可以入内，不过他们当然只能喝果汁，而且酒店只招待玛琳认识并喜欢的小孩子。无论谁都不会忽视玛琳的存在，由于蒂珐不会让身为侍应的玛琳工作到深夜，所以那些喝多的人会被毫不犹豫地送回家。

巴瑞特在角落里慢慢喝着他的酒。也许他打算当酒吧里的保镖。克劳德的工作则是去各处取制作食物和酒所需的原料，当得知克劳德不知道大部分水果和蔬菜的名字时蒂珐很惊讶，但她马上就想到了克劳德所经历的人生，那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每当她想起克劳德的新生活竟然是从记住蔬菜的名字开始时就会忍俊不禁，但她一直忍住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克劳德不善言辞，交际本领更是完全不在行，但他依然一直尝试着为他们所需要的原料讨价还价。这些原料的价格都比它们本身的价值要高，不过克劳德依然不断努力着。

当酒吧开张一个礼拜后，巴瑞特告诉其他人，由于这里生意不错，他可以放心去旅行了，而玛琳则会留在这里。

“我要去安顿我的过去了。”

克劳德点点头，没有试图阻止他。

“其实……我也正想这么做。”

“你们在这里就可以搞定这件事了。试着证明一下你们除了夺走某些东西外也可以给予另一些东西吧。”

在巴瑞特离开前的那晚，以前总是和蒂珐一起睡的玛琳坚持要和自己的养父一起睡。那晚他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都不想入眠。

第二天清晨，巴瑞特出发了。

在他身后，玛琳大声喊道，“记得给我来信！电话也要多打！”

巴瑞特没有回头，只是举起他装有机枪义肢的右手继续向前走去。除了战斗，他别无其他生存方式——他的背影给了蒂珐这样一种感觉。

我想知道他将会找到什么样的生活。希望他能远离战斗。希望他能证明自己除了夺走某些东西外也可以给予另一些东西……

“你们要保证当个‘好’孩子！”

当克劳德和蒂珐听到巴瑞特的话后彼此对望了一眼。当个“好”孩子？

“我会照顾好克劳德和蒂珐的！”

巴瑞特终于转过身来。

“保重！”他大声喊道，声音有些哽咽，“加油！一定要把这个家搞得更好！”

我离不开朋友，这样我才能承受住灵魂中的罪恶感活下去。即使他们和我有同样的伤痛，即使他们背负着同样的罪恶。离开了对方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全都无法活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系这个家庭。

只要能与这些家人在一起，我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蒂珐坚信这一点。

酒吧开张几个月后，负责原材料提供的克劳德打回了一个电话，他问蒂珐每位来第七天堂的客人终生能得到多少免费餐点和饮料。还没等他说完蒂珐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克劳德肯定是想用这种特权去交换些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她不会过问。

当天晚上，克劳德骑着一辆机车回



来了，那种型号他们从未见过。从那时起，在工作闲暇时克劳德总喜欢调试自己的机车。他先是让一位在外面认识的工程师帮忙改装了一下机车，之后又接二连三地请了其他人继续完成改装。当时玛琳和她的小朋友们就在旁边看着，这幕情景让蒂珐感到安心，就像他们真的成了一个家庭一样。

克劳德曾有几次为了运输原料而前往卡姆镇，在此之前他必须去租机车、卡车，或者是陆行鸟，但现在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机车。有时他也会驾车去很远的地方，并会从那里搞到些稀有的东西。

有天晚上，克劳德接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谈了一会儿后，他告诉蒂珐自己要出去一趟。

“去哪儿？”

“该怎么说呢……”

克劳德坦白告诉蒂珐，以前当他带着原料回来的时候，经常被要求送一些货物。打电话来的人是一位和他们同样分享蔬菜供应的商店老板，他希望克劳德能在天亮前将他需要的某些东西送到。

克劳德看着蒂珐，就像是一个秘密被揭穿的孩子。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唔……对不起，之前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理由呢？”

“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蒂珐忍不住笑了起来。克劳德继续告诉蒂珐他是怎样靠送货得到酬金的，不过他一直为自己将这些钱都用在改造机车上而感到心虚。

*真像个孩子。*蒂珐不禁这样想。

一想到克劳德已经找到了自己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后，蒂珐就感到有些难过，不过同时她也为此感到欣慰。是的，就像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蒂珐将克劳德送出门，并为自己心中产生的这种全新感觉感到欣喜。

如今的蒂珐已经可以坦然地伴随着心中的罪恶感生存下去，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它们。也许有一天自己将因此得到惩罚，但在那天来临前，她会一直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前方，努力生活下去。她会坚持生活下去，不是为了夺取，而是要证明自己也一样可以给予另一些东西。

当克劳德回来后，蒂珐建议他开一家快递公司。他们可以在酒吧里接定单，她或者玛琳可以来做接电话的工作。在犹豫了整整一个晚上后，克劳德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之后他有好几次差点反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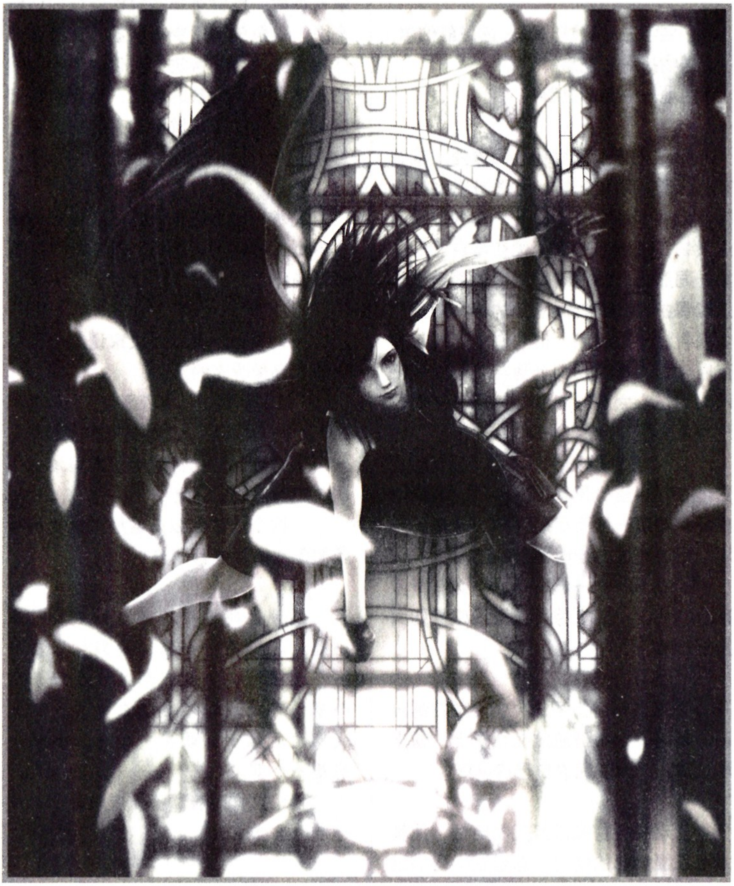
就这样，斯特莱夫快递公司成立了。米德加是他们业务的中心，不过凡是克劳德的机车能抵达的地方，他们都会接受送货服务。对于自己就是公司最大的活广告这点，克劳德只是付之一笑。他的工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毕竟现在不比往日，寄送物品是件非常危险的工作。路上到处都有潜伏的怪物，而生命之泉喷涌的影响也令前路随时有可能崩坏。不过，克劳德却很享受这份工作的挑战性。

*这是件好事。*蒂珐想。克劳德并不善于交际，通过快递工作他也许可以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不过让她感到有些失落的是，当克劳德开始快递业务后，他们的“家庭”

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克劳德除了清晨和深夜外几乎都不在家，这也意味着他们三人一起坐下来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蒂珐想出了将酒吧的每周营业时间减少一天的办法，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克劳德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不会拒绝任何委托。虽然蒂珐非常希望“家”里人能偶尔腾出时间聚在一起，但她觉得这太自私了。在那段日子里，玛琳发现克劳德有些改变。她告诉蒂珐，克劳德有时会独自看着天空而完全不注意她。

克劳德可能永远不会主动和玛琳说话，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从来没有忽视过玛琳。克劳德有自己的方法和玛琳相处，那是他的性格使然。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不擅于和孩子打交道的人，不过



他们对于孩子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

我告诉她克劳德也许只是累了，但是这显然收效不大，因为玛琳是个对大人情绪的变化非常敏感的孩子。

有一天，在工作结束后蒂珐和玛琳一同打扫房间——如今克劳德的办公室。那里有很多未经整理凌乱摆放的纸张。其中一张吸引了蒂珐的注意力。

客户名字——爱丽米娜·盖恩丝伯尔
运送物品——花束
目的地——忘却之都

蒂珐把这张纸重新放回原处，就像它从未曾被动过一样，可浑身微微的颤抖却说明了她心中的不安。在各地间运送货物，就意味着克劳德在与自己的过去一同旅行。她很清楚克劳德那份由于没能保护好艾莉丝而承受的巨大痛苦，本来再过一段时间，他也许就能够将其克服，但再度回到那个他与艾莉丝生死两隔的伤心之地，就意味着悲伤与悔恨已再度撕裂了他的身心。

当天夜里酒吧关门后，克劳德独自坐在角落里少见地喝着闷酒。看到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后，蒂珐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给他倒满了酒。

“我能和你一起喝吗？”她有很多话想和他说，但克劳德丝毫没感受到女孩的心意。

“我想自己喝。”

听到这句话，蒂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将酒瓶放在桌子上，恼火地说道：“那就回你自己房间喝。”

巴瑞特曾打来过好几次电话，他基本上没提自己的情况，总是在问玛琳过得如何，并且每次都会以与玛琳说一会话来结束通话。这次，玛琳在注意了一下蒂珐是否能听见两人交谈之后，难过地对巴瑞特说，“克劳德和蒂珐处得不太好。”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对方，都不能将玛琳卷进来。蒂珐这样告诉自己。

蒂珐强迫自己与克劳德交谈。当玛琳在场时，她会挑那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来说，避免使谈话变得沉重。克劳德一开始有些诧异于蒂法的变化，但他似乎隐约感觉到了女孩的意图，也会附和着这种气氛去和蒂珐讲话，有时玛琳也会加入进来。

我想一切都还好。但我只能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一天早上，蒂珐对大家说起一个她从顾客那里听来的笑话。

“那不可能。”克劳德自言自语道。

“那不可能！”玛琳突然喊了起来。

蒂珐和克劳德惊讶地望向玛琳，不明白她为何如此激动。

“这个故事你以前曾经说过，可克劳德每次的回答都一样！”

或许相处得并不好，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并且我们必须要维系这个家。可能我们不会怎么交谈，可能我们之间极少有欢笑，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家。

蒂珐这样想着。不，应该说是她强迫自己这样想的

在确定克劳德已熟睡后，她问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吗？”

当然，她没有得到回答，也没有期盼得到回答，回应她的只是克劳德熟睡时的呼吸声。他睡在这里，这意味着他是这个家的一员吗？蒂珐很想知道这点。

“你爱我吗？”

这时，克劳德醒了，一个怀疑的目光正注视着他。

“克劳德，你爱玛琳吗？”

“当然，虽然有些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与她交流。”

“即使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还缺些什么。”

“我们对你来说不够吗？”

克劳德没有回答。

“对不起，问了奇怪的问题。”

“不用道歉，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克劳德闭上了眼睛。

“一起努力吧。”

克劳德还是没有回答。

不久后，克劳德将丁塞尔带了过来。由于星痕症候群的影响，丁塞尔陷入了昏迷中。克劳德认为他看起来刚被传染上不久。当蒂珐看护丁塞尔时感到有些奇怪，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孩子染上了这种病，而且到处都有为父母双亡的孩子设立的孤儿院，为什么克劳德会把他带到这里来呢？

当蒂珐想问这个问题时，克劳德开口了。

“这孩子去我那里了。”

“什么意思？”

“我是说……”

在丁塞尔清醒后，蒂珐从他口中得知了之前在他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她对自己说：他应该待在这里，因为他是七号街的牺牲者之一。

都是因为我们，七号街才能被弄成那样，所以我们必须付起照顾他的责任。他不是去了克劳德那里，他只是见到了克劳德，所以，他可以来到这里。

蒂珐希望让丁塞尔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当她与克劳德和玛琳商量时，前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而玛琳显然非常高兴。

起先丁塞尔只是沉默地帮他们干各种活，但当开始帮克劳德工作并在酒吧忙碌时，他终于向他们敞开了心扉。

晚上酒吧关门后，蒂珐在清洁厨房时望向房中间的桌子。那里坐着斯特莱夫快递服务公司的经理克劳德，以及他的两个助手——玛琳和丁塞尔。丁塞尔经常会被星痕症候群的痛苦折磨，但在一切如常时他总喜欢呆在克劳德旁边。每天克劳德大概会有大半天在外面工作，而当他回来时，就是丁塞尔一天中最珍贵的一段时光。因为丁塞尔只有那时才能和他的英雄在一起，没错，对于丁塞尔来说，克劳德就是他心中的英雄——骑着机车，在他濒死时拯救了他的英雄……丁塞尔非常崇拜克劳德，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即使在克劳德回家前他也会不断向蒂珐询问关于克劳德的事情。有次蒂珐半开玩笑的对丁塞尔说，她才是每天做饭给他们吃的人。丁塞尔马上就用大人的口吻回应道，他同样每天都在打扫房间和酒吧。

的确，在清洁方面他做得相当不错。蒂珐曾问他这是不是去世的母亲教他的，丁塞尔摇头说不是，而当她第二

天向克劳德询问这件事情时，却发现丁塞尔早就向克劳德说过答案了。这件事让蒂珐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为什么丁塞尔告诉了克劳德而不告诉我，我对此感到很不解。不过有次我曾向一个和丁塞尔差不多大的孩子问过这个问题，他回答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这才让我放下心来。从他所说的来看，我们没有任何问题，算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家庭。

虽然那个答案没有让蒂珐更了解他们，但“正常家庭”的想法却让她感到非常安心。

当酒吧关门后，克劳德和两个小助手通常会围坐在桌旁。如果向人介绍这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的话，大概没人会对此感到怀疑。当然，蒂珐如果愿意也可以加入他们，他们都会笑着欢迎她的到来。

克劳德首先会把地图铺在桌上确定明天的送货路线，而丁塞尔和玛琳则会整理那些纸张。当玛琳有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她就去问丁塞尔。丁塞尔就会像一位哥哥一样去教她。如果丁塞尔也不认识的话，男孩会去问克劳德。当告诉他们字的读法之后，克劳德会习惯性地递给他们一支笔，告诉他们如果不会写这些字就很难记住。孩子们对纸张上标注的地名很感兴趣，经常会缠着克劳德问那些地方是怎样的。虽然克劳德总是描述得非常简单，例如那里有很多人，那里没什么人，那里有很多怪物所以很危险，走北边的路会安全一点什么的……这些描述会让你有着“就这样？没别的了？”的感觉，不过孩子们已经感到很满足了。蒂珐曾想告诉孩子们更多关于他们感兴趣的某地点的事情，可每当她描述细节时丁塞尔总会扭头问克劳德是不是真的。这让蒂珐感到有些不爽。不过回过头来她就会想，这没什么，正常家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是在丁塞尔来之后，他们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家庭。克劳德接的工作明显少了。晚上他尽可能会多与孩子们待在一起，而他和蒂珐之间那些又短又傻的对话也回来了。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什么问题？”

“你的问题。”

“是的……”

克劳德想了一下。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没关系。”

“我想可能我解释得不好……”克劳德提醒蒂珐，而后说，“问题没有解决，至今，甚至在未来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找不到解决它的办法。就像无法挽回已逝去的生命一样。”

蒂珐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过，我觉得自己大概能拯救那些如今处在危险中的生命。”

“你是说丁塞尔？”

“是的。”

“……还记得当你把丁塞尔带回来时说的话吗？”

“我说了什么？”

“你说丁塞尔到你那里去了。”

“嗯……”克劳德垂下了头，就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

“告诉我吧。我在听过之后再决定是否生气。”

克劳德点了点头。

“丁塞尔晕倒在艾莉丝过去常去的那座教堂前。所以我觉得是艾莉丝带他到‘我那里’去的。”

克劳德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而后不自觉地躲开了蒂珐的视线。

"你到那座教堂去了。"

"我不是想在那里逃避。"

"你是在逃避。"

"对不起。"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去。但我希望你能让我和你一起去。"

"我知道了。"

"还有，你错了，克劳德。"

克劳德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蒂珐。

"艾莉丝不是把丁塞尔带给你的。"

"嗯，我也这么想。"

"她把那孩子带给了我们，不是吗？"

克劳德凝视着蒂珐良久，最后，他笑了，是那种蒂珐许久未曾看过的亲切而温柔的笑容。那笑容令她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都很美好。

几天后，克劳德离开了。蒂珐有时候会怀疑她那天看到的笑容是否只是个幻觉。当确定孩子们沉入梦乡后，她亲了亲两个孩子的脸颊，而后走进了克劳德的办公室，擦拭掉他们全家合影上的灰尘。在犹豫了一下后，她拿起手机尝试着按下了克劳德的手机号码。几声铃声过后，她听到的是语音留言的系统服务声。

蒂珐篇完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文/秋津透　译/夜蓝

人物介绍



艾尔莎・爱丽恩

22岁，故事的主人公，杜兰德尔的新成员。之前是E.C.法军巨大可移动型机器人——Wanzer的驾驶员，不过并没有实战经验。



希德・埃尔格

45岁，有着丰富经验的原英军军官，现任杜兰德尔实战部队队长。是个可以信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



尼可拉斯・格莱瑟

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司令官，是一名严肃认真的军人。



贝克・卡诺瓦

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意大利原足球运动员。性格开朗，讨厌墨守陈规。



迪特・博斯

34岁。擅长制定战略方案的原德军军官。他与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瓦格纳是在士官学校时代的校友。性格有些不拘小节，稍微缺乏行动能力。



哈米斯・斯塔格斯

杜兰德尔情报分析专家。他是小队中的气氛调节高手，擅长利用电脑进行情报处理工作。20岁，性格是典型的乐天派。



劳尔夫・瓦格纳

28岁。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是一名性格冷静沉着的指挥官。



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

28岁。萨夫特拉军队出身的Wanzer驾驶员，有着长期的服役经验，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

自由记者，正在追踪报道德军基地袭击事件。因在第二次哈弗曼岛纷争爆发时根据自身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坂田工业事件”而名声大噪。

MISSION 5 迷走

“到底是什么呢？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我一边驾驶Wanzer追赶着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部队，一边在心里暗自说道。

袭击部队舍弃了在突袭时使用的大型火箭弹，而是改用Wanzer进行撤退，可是对方撤退的速度竟然与负责追击的杜兰德尔方面几乎一样。也就是说，在现有状况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我们与袭击部队之间的距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刚一确认进行迫降的运输机不会在短时间内修理好，希德随即便联系上了杜兰德尔的总部，要求他们马上派遣出一架新的运输机。可是，由于目前并没有随时待命的预备机，因此就连希德也不知道到底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准备好飞机和驾驶员。而且，想要从杜兰德尔总部飞往波兰，途中就必须横穿过正在戒严中的德国领空，这无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虽然希德向波兰空军以及德国空军发出了支援的请求，可是双方都没有做出反应。哈米斯操控的Wanzer上装备有高性能传感器模块，他试着监听了一下无线通讯，好像在波兰新资源地带遭到袭击的同时，德国的基尔基地也受到了袭击。看来波兰和德国的空军此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我们的支援申请。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四个人只能驾驶着四台Wanzer，凭借着传感器的反应在夜幕笼罩下的波兰山野中一味地前进。

“这帮家伙到底打算跑到什么地方去啊？我觉得一定有拖车之类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待命……”从耳机中传来了哈米斯的疑问。

“嗯，只要对方的Wanzer还在移动，我们就可以凭借感应器对其进行追踪。难道，他们是想利用武装Wanzer直接穿越国境？”

“如果他们朝着这个方向移动，最后会到达德国国境。”希德用平静的口吻回应道，“如果我们之前的推测是正确的，袭击部队与德国政府真的在暗中勾结，那么在国境内被阻拦下来的很有可能会是我们。”

“但是，那样一来不就相当于不打自招了吗？”

对于哈米斯的这个疑问，希德想了一下才回答道：“仅仅是这样的话，只会让外界的疑惑加深，却并不会留下确凿的证据。设下天罗地网的搜查官错过了真正的犯人，却抓住了追捕犯人的追踪者，像这样的事情只是非常单纯的误会。最后只要以负责人的能力稍微有些差为借口，任凭谁也无法指责什么吧。”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好，最可怕的是他们会不由分说地对我们展开攻击。”从拉托娜的声调中能够明显听出有些焦躁的感觉，“即使德军没有和我们胡搅蛮缠，但光凭那支拥有装备了火箭弹和导弹Wanzer的袭击部队，你觉得他们会对我们心慈手软吗？一旦我们没有事先发现对方的埋伏，仅仅是一次从远距离发动的攻击就可以将我们轻松搞定，我们甚至都没有反击的机会！”

“我知道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利用高性能传感器，一边仔

细搜索一边展开追击。”

听到哈米斯的辩驳，拉托娜严厉地说道：“你就别在这儿浪费口舌了，快点用心搜索吧。你一旦搞砸了，我们的下场只能是全灭。”

“我这不是正在努力嘛！”哈米斯稍有些别扭地回答道。

就在这时，从追击袭击部队开始就一直在我脑海中闪现的疑问突然变得具体起来。

“为什么袭击部队没派出支援型Wanzer呢？通常情况下，在首先让高速强袭部队进行突破之后，一般都会派支援型Wanzer进行支援攻击。虽说在混战的情况下无法使用火箭弹，但是发射导弹还是没有问题的吧。”

“的确如此。当装备有爆裂弹炮的部队进行突袭时，迎击的一方根本无法移动至支援攻击部队所在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敌人从后方利用导弹进行支援，整个战况就会变得更加不利。”希德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

而拉托娜则说道：“通常情况下，当从后方发动导弹支援时，必须至少有一台背负着诱导导弹用感应器的Wanzer先行加入战场。但是在这次的行动中，好像Wanzer背部应该用于装备感应器的连接器被他们用来接续突入用大型火箭弹，所以无法进行诱导了吧？”

“也就是说，袭击德军基地的部队与这次袭击新资源地带的部队，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没有任何共通点。如果说被困在德国境内的部队对这两个地方发动袭击，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吗？”

好像有些奇怪，我们究竟忽视了什么呢。

我一边想着，一边小声说道：“潜水艇从丹麦撤退之后，袭击部队如今应该已经得不到任何增援以及补给。可是现在却突然出现了一支毫不吝啬地使用突入用大型火箭弹的爆裂弹炮装备部队，类似这种特殊的装备恐怕在某些国家的正规军中都没有被采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虽然还不知道这支袭击部队到底属于哪个国家，不过我觉得他们肯定在根据战况的最新进展，朝E.C.源源不断地输送必要的军力。”

“德国并没有毗邻E.C.领域外的其他国家，即便是德国政府与军队背叛了E.C.，也无法让外国军队从陆路直接进入本国啊。”希德稍感有些困惑地说道，“难道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还可以从空路或者海路进行补给吗？就算德国故意放水，周边的诸国难道也觉察不到吗？从常识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考虑类似的问题根本无济于事。”她干脆地说道，“总之，我们现在只能追赶那些逃跑的家伙。在总部派来运输机之前，只要我们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追下去，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

“没错。”希德也同意她的这一说法。

于是，我们继续一言不发地追赶着袭击部队。

很快，哈米斯用紧张的口吻说道：“袭击部队已经成功穿越德国国境。在周围，我没有探查到任何Wanzer、直升机、飞机以及大型车辆等设备。”

“就连巡视边境区域的德国军队也没有探查到吗？”希德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

哈米斯随即回答道：“至少在高机能探测器所能够确认到的范围内没有，基尔基地也受到了袭击，德军的主力应

该已经被派往那个地方去了吧。”

“也许空军会被派往那里，不过陆军的配备可不会这么轻易就改变。虽然德军的五大陆军基地已经被彻底摧毁，在他们的防线上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漏洞，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德国更应该注重对国境线的警戒。现在这种状况实在是很奇怪。”拉托娜用有些不太在意的语调说道。

希德随即下达了指示：“总之，既然没有探测到任何东西，我们只有继续追赶袭击部队。哈米斯，你继续用探测装备探查四周的情况，一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好的，明白。”哈米斯用从未有过的坚定语气回应道。

很快，他又低声自语道：“我们正在靠近德国国境，周围什么都……不，在北边出现了大量的Wanzer！”

“北边？能够识别对方的信号吗？”希德问道。

哈米斯毫不犹豫地回答：“确认识别信号，是德军的Wanzer。而且是……Blauer Nebel的人！”

“……应该说这是一次巧合呢，还是说他们一直在等我们出现呢？总之，试着和他们取得联系吧。”

说着，希德将通信器的频率调节到E.C.军队泛用频道，然后开始呼叫对方：“这里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我们正在追赶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所属不明的武装Wanzer部队。根据我方的探测器得到的信息，对方拥有六台Wanzer，从波兰入侵至德国境内，如今正在西边约十五公里的地点朝西南方向移动。为了捕获他们，我方请求德军的协助。”

但是，从北边出现的那些Blauer Nebel Wanzer部队却并没有做出回应，而是快速地朝我方靠近，共有八台机体。

“怎么办，希德？”哈米斯有些焦躁地问道。

希德则用严肃的口吻回答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只能继续追赶袭击部队吧。”

说完，希德驾驶的Wanzer跨过了德国的国境，朝西边迈出一步。

就在这一瞬间……

嗵！穿甲弹炮的炮弹发出了独特的尖啸声，从希德驾驶Wanzer的头顶——稍微高过Wanzer头部的地方飞了过去。

“他们发动进攻了。”

“哼，无需多说嘛。”拉托娜无畏地小声说道，然后驾驶着Wanzer朝北边移动，“到底怎么办，头儿？如果我们再不出击，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的确如此，事到临头，不得不做出反应。”

说完，希德驾驶着Wanzer面向装备有穿甲弹炮的Blauer Nebel的Wanzer部队，然后发射出一枚导弹。

“我们上，艾尔莎！”

“是！”

拉托娜驾驶的Wanzer猛地开始移动，我也随即跟在了她的身后。我们最先要面对的对手就是能够从远距离发动一击必杀攻击、装备有穿甲弹炮的Wanzer，这种机体通称为狙击手。从综合破坏力上来看，爆裂弹炮明显要更胜一筹，不过由于强力穿甲弹能够贯穿Wanzer的装甲并破坏其内部的构造，因此一旦电脑中枢、动力炉或者驾驶舱被命中，只是一击便能使Wanzer无法行动。

而且，在面对装备穿甲弹炮的Wanzer时，最为有效的防范措施就是尽可能快地拉近敌我双方的距离，然后发动

乱战——这与对付远距离攻击机的方法相同。受到希德导弹攻击的那台装备有穿甲弹炮的Wanzer此时还有些踉跄，而拉托娜驾驶的Wanzer就像一头饥饿的肉食动物一般朝它扑去。

哐当！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拉托娜机体上的长枪刺穿了装备有穿甲弹炮Wanzer的手臂。与此同时，我操控的机体也由于联合攻击发动了散弹炮攻击，装备在敌机手腕上的穿甲弹炮发生了爆炸。

可是下一个瞬间，位于后方的第二台装备有穿甲弹炮的Wanzer朝拉托娜发动了进攻。拉托娜急忙将装备在右手上盾牌挡在自己的身前，可是对方的强力一击竟然射穿了盾牌，拉托娜机体的右臂冒出了火花和黑烟。

“可恶！”

拉托娜发出了咆哮般的怒吼，接着便朝前冲去，打算缩短与那台敌机之间的距离。可是这时，几台双手装备有机关炮与散弹炮的Wanzer从旁边跳了出来，拦在拉托娜机体的身前。而且，在穿甲弹炮Wanzer的后方又出现了一台装备有爆裂弹炮的大型Wanzer，并开始射击。

“艾尔莎，将敌机作为盾牌！”

“好的！”

拉托娜眼看无法快速与装备有爆裂弹炮与穿甲弹炮这种远射程武器的Wanzer拉近距离，于是转身扑向距离自己更近的那些装备有两种武器的Wanzer，与模拟训练时一样，她的战斗方式仍然是用长枪攻击敌机的电脑中枢。虽然无法做到一击就令对方失去战斗能力，不过与此同时，我也会向同一目标发动机关炮和散弹炮攻击。很快，从敌机身上被长枪刺穿的窟窿里冒出了黑烟，机体的驾驶员也随即从无法继续作战的Wanzer驾驶舱中被弹射出来。

于是，这些失去驾驶员的Wanzer再也不会成为对方的顾虑，那些可以发动远距离进攻的机体便再次开始毫无顾忌地攻击。而实际上，虽然这些攻击无法直接命中拉托娜的机体，可是敌方无法移动的Wanzer被命中时全都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拉托娜利用快速移动躲开了那些爆炸，可是打算进攻的第二台装备有两种武器的Wanzer却被卷了进去，只见这台机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倾斜，驾驶员好不容易才保持住了平衡。

“太慢了！”

拉托娜并没有给对方调整姿势的时间，迅速从旁边靠近，然后将长枪刺进了对方的机体。这次进攻完美地命中了敌机的电脑中枢，还没等我发动追加进攻，Wanzer就已经无法作战，驾驶员也被弹出了驾驶舱。我不停地变换着位置以避免成为爆裂弹炮和穿甲弹炮的目标，同时朝不断接近的第三台装备有两种武器的Wanzer开炮。由于我们之间的距离比较远，而且是在移动的同时进行射击，所以几乎都没有准确命中，不过这只是牵制攻击，我也并不是很在意。

这时，后方的希德机体发射出来的导弹命中了一台敌方Wanzer，对方虽然没有马上失去作战能力，不过机体的腿部好像受到了损伤，前进的速度很明显慢了下来。

看到这种情况，正准备突进的拉托娜机体突然往后一退，朝着腿部受伤的Wanzer扑去——既然对方并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那么就不能给他反击的机会。我也配合着拉托娜，一边发射机关炮一边后退。两台没有受到损伤的敌机也一边反击一边朝我这边移动，这时希德再次发动导弹攻击。导弹伴随着轰鸣声引

发了爆炸，从受到直接攻击的Wanzer关节部位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就是现在！”

我猛地朝前跑去，同时用机关炮向两台敌机扫射。于是，像事先计划好的那样，受到导弹袭击的Wanzer很快就发生了爆炸，驾驶员随即被弹射出驾驶舱。另一方面，拉托娜的机体也立刻朝前突进，利用长枪对剩余的那台敌机发动攻击。虽然那台敌机已经被机关炮所伤，可还是出人意料地躲开了拉托娜的攻击。不过我驾驶的Wanzer由于联合攻击而开始发射散弹炮，就这样，当敌机将注意力转移至我这边的一瞬间，拉托娜的机体挥舞着被穿甲弹炮射穿的盾牌从正面发动了进攻。

这样的攻击好像出乎敌机的意料之外，巨大的冲击完全破坏了敌机的平衡，它一下子蹲坐在地上。见此状况，我连忙同时发动机关炮与散弹炮，毫不留情地朝着敌机发动猛攻。这时，爆炸声响起，之前被希德机体发射的导弹破坏了腿部的Wanzer再次受到了导弹的直接攻击，整个机体摔倒在地。

此时战场上还剩下一台装备爆裂弹炮的机体和一台装备穿甲弹炮的机体，此外虽然还有一台在最开始手臂被破坏，从而失去了武器的Wanzer还在战场上四处徘徊，不过只要不被它直接碰撞到，应该可以无视。还有那些从无法作战的机体中被弹射出来的驾驶员们，好像也并没有用个人携带的武器给我们制造太多的麻烦。

这时，剩下的那两台敌机开始肩并肩地前进。看样子它们打算将位于后方的希德机体纳入有效射程之内，当然我们并不会沉默地让对方的设想成为现实。我们只能尽量拉近双方的距离，然后发动攻击。

如果只是一味地靠近，肯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因此无论是我还是拉托娜，全都在一边呈Z字形移动一边伺机拉近距离。虽然装备穿甲弹炮的机体朝我发射出一颗炮弹，不过因为对方也在移动当中，所以并没有命中。穿甲弹发出独特的呼啸声，从我驾驶的机体旁边掠过。

失去手臂的那台Wanzer朝我跑来，虽说这的确是一个障碍，不过同时也会成为我的盾牌。当我想到这里时，装备爆裂弹炮的Wanzer已经开始发动攻击。

“哎？”

就在操控Wanzer进行躲避时，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因为我发现装备爆裂弹炮的敌机所攻击的目标并不是我，而是那台失去了手臂的己方Wanzer。被强力的爆裂弹准确命中的那台机体随即就陷入无法作战的状态，在机体发生爆炸的同时，驾驶员被弹射出驾驶舱。紧接着下一个瞬间，装备穿甲弹炮的敌机就瞄准了我的Wanzer，虽然我并不想坦然接受这么强力的一击，可是我的反应终究还是慢了一步，炮弹命中了装备着机关炮的那条手臂。

“切！”

控制面板上亮起了红灯，这表示机体失去了一部分机能，我无视这些红色的小灯，继续拉近与敌机之间的距离。中了敌人这种小圈套的确让我感到十分气愤，不过当面对装备远射程武器的Wanzer时，每个驾驶员都必须要做好在两机靠近的途中被敌人命中的觉悟。至于会不会受到致命性的伤害，这已经不是技术所能决定的，而属于运气的范畴。

就在两台敌机向我进攻之际，拉托娜的机体还在锲而不舍地缩短她与敌人之间的距离。从Wanzer的战斗常识来看，

比起装备着格斗武器的拉托娜机体来说，敌人肯定要先消灭我驾驶的装备有两种武器的Wanzer，不过很显然，他们并不知晓拉托娜的厉害。

还有，希德的机体也在突进的同时朝敌人发射导弹攻击。装备穿甲弹炮的机体受到导弹的直接打击，拉托娜的机体也随即发动进攻。我的Wanzer由于受到一只手臂被破坏的影响，所以平衡性变得稍微有些差，而此时敌机还没有进入散弹炮的有效射程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拉托娜机体装备有盾牌的那条手臂此时应该也无法自如地操作，这就需要驾驶员拉托娜具备高超的驾驶技术。

拉托娜机体上的长枪刺穿了装备穿甲弹机体的手臂，将它的武器破坏掉了。虽然事态发展至今一直都还不错，谁知装备了爆裂弹炮的机体竟然在很近的距离强行开了炮。装备穿甲弹炮的机体和拉托娜机体同时感受到了爆炸的余波，敌机的驾驶员一下子从驾驶舱里被弹射出来。

“混蛋！竟然攻击自己的伙伴，这帮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

虽说这些机体上全都安装有逃离装置，驾驶员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这种战斗方式实在有悖于道义的原则。也就是说，我绝对不想和这样的家伙对阵。即便感到十分愤慨，可我仍然在缩短与敌机之间的距离，并适时朝装备爆裂弹炮的Wanzer发射散弹炮。

但是，对方Wanzer的机体十分庞大，装甲好像也很厚，一颗散弹炮并不足以对其造成有效伤害。如果同时发动机关炮也许会有些许增强效果，但是我的机体的另一条手臂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这时，敌机重新举起爆裂弹炮瞄准了我。当然，我可没有义务站在这里成为它的标靶，所以我一边发射散弹炮一边躲避爆裂弹炮的炮口。由于之前我一直在努力拉近双方的距离，而此时那些射程较远的爆裂弹炮和穿甲弹炮反而难以瞄准目标。

希德的导弹支援及时加入战团，这样一来，即便是那台大型Wanzer的厚重装甲也冒出了浓烟。我忙着左右晃动机身以试图就此躲开爆裂弹炮的炮口，同时寻找机会发射散弹炮。刚才被爆炸的余波震倒在地的拉托娜机体好不容易再次站起身来，紧接着以无比勇猛的势头刺出长枪。

就在这一瞬间，轰的一声爆炸声响起，从长枪刺穿的窟窿里冒出了大量黑烟和火焰。

难道是自爆？

我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不过那些黑烟和火焰很快就减弱，敌机的驾驶员也被弹射出了驾驶舱。

“总算是搞定了！”

从耳机里传出了拉托娜仿佛有些疲惫的声音。

“不过，我们最关心的袭击部队却成功逃走，真是要气死了。”

“没办法啊。让我们试着询问Blauer Nebel的各位同仁为什么要袭击我们，给袭击部队创造逃跑的条件吧。”

说完，我将手中的散弹炮对准了从大型Wanzer中弹射出来的逃生装置，并用外部扬声器说道：“能听到吗？如果你敢逃走，我就开枪。这可不是威胁，我是从你们队长那里学来的，重复一遍，这并不仅仅是口头威胁。”

“那么，怎么办？”希德好像有些考虑得不耐烦了，小声地跟我们说道，“虽说不能就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可是德国方面就是不肯回应我方的呼叫，还真是无从下手啊。”

“是啊。”

哈米斯的回答也缺少了往日的活力。在不得已与Blauer Nebel部队交战之后，我们竟然陷入了无计可施的状态。

首先，我方Wanzer机体的损伤程度十分严重，虽然希德的机体与哈米斯机体没有受伤，可是我的Wanzer装备机关炮的手臂已经无法操控。拉托娜驾驶的Wanzer的情况也不太好，装备有盾牌的右臂已经被完全摧毁，腿部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特别是腿部的损伤，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发无法移动的情况。根据哈米斯的意见，除了更换腿部零件之外，实在无法进行其他修理工作，不过就现状来看，我们根本就没有预备腿部零件。

而且，我们之前一直在追赶的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部队，此时已经完全从哈米斯机体搭载的高性能探测器的有效范围中消失了。如果再次展开追击，一旦拉托娜的机体无法行动，我方的战斗力就会减少一半，甚至会更多。最重要的是，该如何处置那些被俘的Blauer Nebel部队的驾驶员，这是一个问题。

指挥Blauer Nebel部队的是那台装备有爆裂弹炮大型Wanzer的驾驶员，从之前能够平心静气地向己方人员开炮的可怕战术来看，我们完全想像不出对方竟然是一位脸上残留着稚嫩模样的红发青年。对方自称德兰兹上尉，在面对希德的询问时总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他的回答也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

根据德兰兹所言，他们之前在波兰国境地带巡逻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群武装Wanzer，在盘问以及命令对方撤退未果的情况下，于是进行了警告射击。可是没想到对方竟然发射导弹作为还击，最终导致双方交战。而且他还表示，他们并没有发现先行跨过德国国境的袭击部队，也没有收到杜兰德尔方面的联络。

“如果你们怀疑我所说的，在那些逃生装置中都带有通信记录，你们可以随便去确认。”说完这些，德兰兹不再做任何表示。

当然，哈米斯已经确认了德兰兹的通信记录，可只要是掌握一定知识和技术的人就能伪造出这种电子记录，因此他所说的那些话对于我们做判断没有任何帮助。

“对方部队中的所有人都没有收到我方联络，虽然这种情况有些异常，却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出现，毕竟E.C.军方泛用频率只是在平时使用的。”说到这里，哈米斯叹了口气，“无论如何，很难证明Blauer Nebel部队是在故意妨碍我们……哎呀？”

“怎么了？”希德问道。

哈米斯突然提高声调说道：“太好了！杜兰德尔总部终于派来了运输机！驾驶员是博斯，现在好像已经接近了这里！”

“博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于是问道。

希德随即为我解释：“博斯就是之前去冰岛执行任务的弓箭3的本名。看来他好像刚刚回到总部，就驾驶着运输机赶来了！”

接着，他苦笑了一声，“啊，既然

运输机来了，至少我们可以给Wanzer替换零件。”

Blauer Nebel部队的驾驶员们陆续走进垂直着陆的运输机中，然后被关进一间可以从外面上锁的房间里。随后我也将受到损伤的Wanzer开进仓库，接着我摘下耳机，走出Wanzer的驾驶舱，看到一名陌生的男子与希德、哈米斯、拉托娜站在一起。

对方的年龄大概有三十多岁吧，个头比拉托娜稍矮，看上去是个稳重的人，感觉十分容易亲近。虽说这个男子给人的印象并不是个恶人，不过老实说，这个家伙的确有些其貌不扬。虽然知道他是杜兰德尔Wanzer驾驶员小队中的一员，不过比起军人，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名平凡的维修员或者技师。

但是，恐怕这个人有着非常高的情报分析能力，希德认为他会帮上很大的忙，毕竟这名原德国军人是杜兰德尔的队员。

人不可貌相，我在心里说道。

“初次见面，我是弓箭6——艾尔莎·爱丽恩。”

“我是弓箭3迪特·博斯。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只要叫我博斯就可以了。”

在与我简单地打过招呼之后，博斯用稍微有些迟缓的口吻向希德问道：“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要先修复弓箭2和弓箭6的Wanzer，只要交给哈米斯，应该不会花费太长时间吧。”希德稍微皱着眉头说道，“之后，我们只能把这些Blauer Nebel的成员移交给德军，总不能把他们带回杜兰德尔总部或者是E.C.议会。而且我们也无法长时间在德国国内搜索袭击部队，虽然不能说全部，不过德国政府与德军的一部分肯定与袭击部队有所勾结。一旦我们长时间滞留在这里，难免他们会再次发难。”

“嗯。”

轻轻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博斯来到显示器前，调出了地图界面。

“哈米斯，当袭击部队离开高性能探测器有效探测范围时，这帮家伙大概在哪里？”

“呃，就是这一带。从这里一直朝西南方移动。”哈米斯一边指着地图上的一点，一边说道。

于是博斯轻轻点了下头：“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我们还有可能追上他们。请注意，我是说‘有可能’而已。”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我不解地问道。

博斯不紧不慢地解释道：“在袭击部队刚才移动的区域附近有德累斯顿空军基地。那里的雷达或者是不停起落的空中预警飞机也许会捕捉到移动Wanzer的信息。只要将其与哈米斯之前在波兰新资源地带获得的数据进行对比，很快就能知道对方是否是袭击部队。”

“但是，我们之前曾在移动中呼叫过德累斯顿的空军基地，而对方并没有任何回应。而且，就算我们提出查看雷达以及空中预警机的监视记录，我觉得对方也不会轻易答应。”希德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不过博斯却狡猾地笑了笑：“不，由于眼下陆军基地刚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即便有不明身分的Wanzer发出协助请求，对方也很有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圈套而不会轻易回应。但是，如果一架属于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

德尔的运输机以转交Blauer Nebel部队队员为由提出着陆申请，你说对方还会一味地保持沉默吗？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同意我方着陆的请求。而且，只要能进入空军基地，有一位曾与我一同在哈弗曼摸爬滚打的战友就在那里担任数据分析师。只要我亲自开口，大概他就能让我查看那些数据。"

"太好了！"哈米斯兴奋地拍手喊道，"那么，我们就快点儿去德累斯顿基地吧！"

"但是，在Blauer Nebel部队阻止我方前进的这段时间里，如果袭击部队的Wanzer停止移动，继而被收纳进类似大型拖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中，那么即便他们从德累斯顿基地中穿行过去也不会被感应到。"

面对拉托娜提出的疑问，博斯轻松地回答道："所以我刚才说了，说到底只是'有可能'而已。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也没什么，但至少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的确如此。"拉托娜赞同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这个名叫博斯的人虽然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他可不是个一般人——我在心里暗自想道。虽然他只不过刚刚到达事发现场，可是却能准确地掌握整个事态，并迅速地提出了打开整个局面的办法，杜兰德尔果然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啊。

"那，我们走吧。"博斯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驾驶室走去。

"怎么样？可以获得数据吗？"

面对哈米斯急切地询问，博斯慢慢地挥了挥手，说道："别着急嘛！就算是我这个老战友提出的请求，但是德国空军目前可是在戒严的状态下，他们可不会这么轻易地让机密数据外流。"

"是啊。一旦事情败露，最后肯定会闹上军事法庭。"我点了点头。

哈米斯却焦急地皱着眉头说："我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可是我们浪费的时间越多，能够追上袭击部队的机会就越小。"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不过焦躁情绪对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博斯用冷静的口吻说着，然后摆弄起手边的携带通信器。虽然运输机已经在德累斯顿空军基地的机场着陆，可是他并没有使用运输机上搭载的通信器，而是用私人携带通信器与被他称为"战友"的人取得了联络。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通话，而是利用发短信来交换信息，因此在博斯没有说明情况的前提下，就连哈米斯也无从得知事件的进展。

顺带一提，希德和拉托娜为了转交那些被我们俘获的Blauer Nebel部队的驾驶员，此时正在与基地的司令官会面。正如之前博斯所预料的那样，德累斯顿基地司令官虽然回应了我们要转交Blauer Nebel部队队员的要求，并同意杜兰德尔的运输机在基地的机场着陆，但是从刚才的通话中就能明显听出，只要双方的交接仪式一办完，他就会立即把我们赶走。所以此前他们没有回应我方提出的支援申请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实际上，他连让我们多说几句的时间都不给。

"好，对方回应了。我看看……"

博斯小声嘟哝着，然后看了看携带通信器的小画面。在旁人看来，那条信息只不过是经常能看到的被称为"垃圾邮件"的广告信息而已，可是博斯和他

的战友却在信息里加入了只有他们能看得懂的密码情报。

“嗯，看上去……将那些数据外泄还是不行啊。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将确认用的数据传输过去，他会在比对之后将结果告诉我们。那么，哈米斯，我们可以将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Wanzer相关数据交给他吗？”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也只能如此了。虽然我很想亲自进行比对。”哈米斯十分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博斯笑了笑：“不好意思。那么你把数据调出来吧，我来进行拷贝，然后交给对方。”

“知道了。”

刚说完，哈米斯就从运输机的终端机中调出相关数据。然后博斯接手，十分熟练地在终端机上操纵起来，进而使用自己的携带通信器将数据送出。虽然我也能操控电脑，不过很明显，他的水平远远在我之上。

“好，接下来，我们就只能等待结果了。”

博斯轻轻地伸了个懒腰，好像终于完成了一件工作。

我向他问道：“那个，你刚才说这个战友曾经和你一起在哈弗曼摸爬滚打，那么也就是说你曾经参加过哈弗曼战役？”

“是的，我曾经作为维持和平机构的维和部队被派遣到那里，那真是一次糟糕的经历。”说着，博斯叹了口气。

从他的表情能够看出那段回忆真的十分糟糕，于是我连忙道歉：“啊，让您回想起那些经历了吧，真的十分抱歉。”

“不，你无需道歉。因为我们都是杜兰德尔的成员。”博斯微微苦笑着说道，接着他继续向我讲解，“在最开始时，我也是斗志昂扬地前往哈弗曼岛的。一直被认为在E.C.诸国中处于尖端的德军Wanzer运用技术与在实战中磨练出来的U.S.N.军与O.C.U.军相比，明显处于落后的态势。于是，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亲眼见识一下对方的新式战术，并抓住机会熟练掌握。可是等到了哈弗曼岛之后，维和部队的主要任务竟然是与当地的游击部队作战。虽说对方被称为游击部队，可是他们却应用了高性能的Wanzer，十分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遇上，不过作为维和部队主力的萨夫特拉军就曾经与他们陷入了苦战，由此可见这些游击部队是一群极其难缠的家伙。正因为如此，类似这种军事行动经常会牵连到普通民众，导致悲惨事态的发生。虽然在拉托娜面前不该说这样的话，但是当时的萨夫特拉军队的表现实在太糟糕了。而且当时我们这些从E.C.来的派遣部队负责协助萨夫特拉军队，可实际上我们不是为他们开路，就是充当声东击西作战的诱饵，都是类似这样无聊的任务。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牺牲的战友更是数不胜数，有时甚至还会遭到运输机或者补给部队的袭击。毕竟，在游击战中根本不存在正规军队作战时的仁义以及默契。”

说到这儿，博斯深深地叹了口气：“在遭受到如此悲惨境遇的最后，我们才发现第二次哈弗曼战争竟然是一场原本应该是战争当事人U.S.N.与O.C.U.，以及萨夫特拉军参与的事先策划好的战争。不用说，正义的一方自然是游击部队。无论是德军还是意大利军，那些参与了对游击队作战的Wanzer驾驶员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几乎全都气愤地离开了军队。虽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不过这些

人中真的有在得知真相之后精神出现异常的家伙。在离开军队之后还能继续驾驶Wanzer的我，也许真的很幸运吧。”

“……果然还是让你回想起这些事情了，真不好意思。”我急忙道歉。

博斯却再次苦笑着说道：“不，类似这种经历，说出来会让我感到轻松一些。而且这次的事件总是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哈弗曼的事情，当然，我指的是发动奇袭以及无情的歼灭战做法，以及宁愿选择自爆也不愿被俘获的行事作风。”

“你的意思是决不妥协的游击战？”哈米斯问道。

博斯微微皱了皱眉，歪着头说道：“嗯，不，从某种角度来看其中一定有着什么重大的阴谋，我觉得他们是为了掩盖这一阴谋才这么做的，而并不是单纯的恐怖分子或者游击队。”

“嗯，这样啊。”

就在哈米斯有些困惑地沉吟时，博斯的携带通信器发出了声响。

“哦，来了来了。”

“真够快的。”哈米斯颇感意外地说道。

博斯一边操作携带通信器一边苦笑着回应道：“是啊，花费的时间越多，被发现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哦，没错。不过这样一来，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进行充分的对比。”博斯斜眼看着小声嘟哝的哈米斯，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传输至终端机上。我发现在解读数据的同时，博斯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这个……该如何处理呢？看来只能让希德来决定了。”

“怎么了？”哈米斯问道。

博斯的脸上露出了复杂的表情：“对比的结果如下：被认为是袭击部队的Wanzer的反应在我们确认的地点消失之后，很快又朝着西南方向移动，不过在来到干线道路之后就停了下来，信号继而就消失了。大概那些Wanzer都搭乘上了之前一直在那里待命的拖车，因此停止了继续运作。虽然这一情况与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可是……不久之后，这些Wanzer的反应在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再次出现了。”

“意想不到的地方？”哈米斯和我异口同声地问道。

博斯简洁明了地回答道：“德国陆军的一个非公开基地。根据数据显示，那里正在被Blauer Nebel部队使用。”

“果然……”即将脱口而出的话被我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在无论怎么看都平静无比的博斯的脸上，我发现了几个可以被称之为“沉痛”的阴影。

但是，哈米斯却和我不同，他根本没有任何犹豫：“Blauer Nebel部队将那些袭击部队藏匿了起来，他们果然是一伙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Blauer Nebel的队长瓦格纳是否了解这件事呢……不，他可不是个傻子，无论如何都不会注意不到自己的手下在搞这些事情。”博斯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于是，哈米斯有些意外地问道：“你认识瓦格纳？”

“我们俩在同一年加入了士官学校。虽然那个家伙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入学了，可我却绕了一个大圈子，所以我们俩虽是同级，但年龄却相差比较大。”说着，博斯叹了口气，“瓦格纳还是一名士官候补生时就是一个十分优

秀的家伙，却总是保持着一副冰冷的表情，谁都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难道说是他组建的部队残忍地摧毁了陆军基地吗……"

"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必须马上前往那个非公开的基地，然后将所有的证据都找出来！"哈米斯怒不可遏地说道。

博斯却面露复杂的神情："我认为即便我们这么做，瓦格纳也不会轻易地认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闭门羹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就算是他们突然使用武力都不奇怪。不，最可怕的是，这一反应甚至有可能是他设下的圈套。我们在波兰新资源地带获得了袭击部队Wanzer的运作模式，瓦格纳不会想不到这一点。而且，如此卖弄地让Wanzer行动并轻易地让人捕捉到信号反应，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难道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只能坐视不理？"我质问道。

博斯摇了摇头："不。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是瓦格纳的计策，为的就是让我们不敢贸然出手，这样他就可以争取时间进行后面的部署。但是该如何处理这件事，能够做出最终决断的可不是我们，而是希德。"

就在这时，从运输机的通信器中传来了希德的声音："是我。虽然Blauer Nebel部队的人员已经转交完毕，不过除此之外的其他协助要求，正如之前我们预料到的那样，对方全都拒绝了。对方要求我们迅速离开德累斯顿基地，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希望我们能够就此离开德国境内，不过这只是基地司令官个人的愿望而已，你们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有，不过事态有点复杂。"博斯用生硬的口吻说道，"详细情况还是等你回来再说吧。"

"探测器上有反应了，果然是在这里啊。"哈米斯压低声音报告道。

对此，希德只是非常平淡地说："是吗，那么我方运输机在探索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与袭击部队相同Wanzer反应的说法也就成立了。这样一来，博斯的朋友也就不会陷入危险的情况中，而我们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拜访Blauer Nebel基地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圈套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令那些藏匿于基地内的Wanzer一直运作到现在，无论怎么想都非常奇怪。"

面对博斯提出的疑虑，希德用冷静的口吻回应道："不，他们不会想到的。因为在现阶段，我们并不知道发出Wanzer反应的地方是德军的一个非公开的基地，也不知道Blauer Nebel正在使用那里的事情。只不过是偶然发现了之前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Wanzer在隐蔽地点进行修理时所产生的反应，所以我们才会迅速介入此事。仅此而已。"

"的确，在德累斯顿基地获得数据一事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的机密事项。我们必须将其当做从来没有发生过，并以此为前提展开行动。"哈米斯点头赞同道。

拉托娜却有些失望地小声说："但是要故意跳进这个可能是圈套的地方，我可不太赞成。"

"虽说如此，可我们也不能为了避开圈套而选择就此撤退啊。"希德苦笑着说，"事到如今，如果我们还要因为规避风险主义而就此作罢，那么从最开始我们就不应该在丹麦和波兰

介入这件事。”

“嗯，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之前也都考虑过了。”拉托娜好像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头儿，我怎么觉得你又恢复到在英军特种部队时的那种感觉了。虽然这种感觉不错，不过好像有些危险。”

“……你的意思是死神希德又复活了吗？”希德皱着眉问道，“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为了杜兰德尔的存续，我们必须追求成果。但是如果让队员的生命暴露在危险之中，那就本末倒置了，因为我们杜兰德尔并不是军队。”

就在希德好像反省似的说着这些话的同时，运输机的通信器发出了声音。

“这里是德国陆军，对这架所属不明的运输机发出警告。你方正打算入侵的领空为我军所特别占有，如事先没有获得许可则不得擅自闯入。请立刻调转方向，迅速离开。”

“这里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我们正在追踪之前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所属不明的武装Wanzer部队。”面对这老套的警告，希德义正言辞地回应道，“此前，我们刚刚在这一区域探测到与武装部队一致的Wanzer运作反应信号。由于我方要进行紧急搜索行动，因此现请求德国陆军的协助。”

“你在胡说什么！这里是德国陆军的非公开基地！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所属不明的武装Wanzer部队！”对方的声音忽然变得激动起来。

可希德仍然平淡地说道：“但是，我方的探测器的确探测到了信号。只要确认到符合的Wanzer，我方就能完成任务，所以恳请你方务必要协助搜索。”

“不行！如果你们继续侵犯这片特别占有的领空，我方将发动进攻！”

虽然对方大声怒吼着，不过希德的语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如果得不到你方的协助，虽然很遗憾，但是我们只能根据E.C.议会所赋予的权限展开强制搜索。如果你方不服，可以直接向E.C.议会提出申诉。”

“开什么玩笑！你真的想要被击坠吗！”

希德不再理会对方，而是回头对我们几个说道：“准备进行空中挺进降落，确保找到探测器感应到的Wanzer。哈米斯留在运输机上，对目标Wanzer进行严密监控。万一对方从地面向运输机发动进攻，你可以提升飞机的高度来回避。”

“哎？为什么我留下？”哈米斯楞了一下。

博斯说道：“我操控飞机的技术可比不上你，我是勉勉强强才让它起飞的。老实说，对于空中挺进降落的辅助工作，我也没什么自信。”

“好吧，我知道了。”哈米斯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希德向博斯问道：“你的Wanzer带来了吗？如果没有，就先使用哈米斯的混合型吧。”

“没关系，我带来了在冰岛进行测试的TATOU试作机。”说着，博斯笑了笑，“虽然手臂部分的瞄准性能一般，不过敏捷性却凌驾于STOCK之上。只要能够躲开敌人的攻击，那就是天底下最好的Wanzer！”

“哎！是TAUREAU公司制造的神速TATOU吗？那帮家伙终于答应为杜兰德尔提供实物了！”

虽然哈米斯发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喊叫声，不过希德随即就打断了他：

“那些事情还是留到以后再慢慢说吧。现在马上就要展开作战了。”

“那个就是Blauer Nebel的秘密基地吗？”

远远地看着那个矗立在崇山峻岭中类似古堡一样的建筑，希德稍微有些惊讶地问道。

“虽然不知道是谁的恶趣味，不过固守在那种地方，难道是打算变成中世纪的城堡主人或者骑士吗？”

“看上去好像是他们将一座古老的城堡改造成了基地。”博斯苦笑着说道，“我也觉得有一种权势主义的倾向，不过这里的确易守难攻。”

“有炮台。不知是机关炮、火箭炮还是榴弹炮。无论哪种都是非常麻烦的东西。”拉托娜不痛快地小声说道。

这时，博斯悠然地回应道：“虽然只是凑巧，不过在我的Wanzer装备的背包里放着几件耐热毯。如果那些炮台上安置的是火箭炮或者榴弹炮，这些装备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太好了，快点拿出来吧。”希德连忙做出指示。

博斯从Wanzer的背包模块中拿出耐热毯，然后将其覆盖在Wanzer上，虽然这样一来会导致Wanzer动作迟缓，可是针对会从头顶落下火焰的火箭炮和榴弹炮的耐性却大幅度提升了。

“但是，如果炮台上安置的是机关炮或者穿甲弹炮怎么办？”

“到时我们只要脱下这些耐热毯就行了，虽然覆盖的时候会花费一些时间，不过只要一下就能脱掉。”面对我的疑问，博斯用平静的语气回应道。

曾经在实战的修罗场中经过历练之人的想法果然与众不同，我在心里想着。虽说只是一条耐热毯，可是要想在战斗的中途脱下来，这种行为对于没有经过频繁演练以及模拟战训练的驾驶员来说，完全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情。

就这样，我们这四台装备有耐热毯的Wanzer刚一前进，从古堡基地的方向就传来了经过扩音器放大的声音。

“警告自称是杜兰德尔的不法入侵者。你们已经进入德国陆军的非公开基地所负责的领域，如果还不从这一区域撤退，我方将以武力进行驱逐。”

“这是瓦格纳的声音。”博斯小声说道。

于是，希德用外部扩音器回应道：“我们是杜兰德尔，现正在根据E.C.议会赋予我方的权限对之前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所属不明的武装Wanzer进行追踪。虽然尚不清楚其中的原委，不过我们探测到从贵军基地内部传出Wanzer运作反应的信号与袭击部队的Wanzer完全一致。为了弄清楚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我们要进入贵军的基地内部，对符合信号特征的Wanzer进行确认。希望德国陆军方面能够提供协助。”

“请不要信口开河。虽然你们从E.C.议会那里接到了搜查的命令，但那只是针对德军基地遇袭事件吧。虽然我不知道在波兰发生了什么，但是很明显你们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权限，并打算将非法入侵变得正当化。我方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请迅速撤离！”

瓦格纳少校的声音冰冷而又无情，但是希德并没有退让：“我们只想对发出异常反应的Wanzer进行确认。如果你们心里无愧的话，为什么要百般阻挠？以前，你的内心里没有任何愧疚之情，所以在面对我们时能够做到是非分明。你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不满可

以向E.C.首脑会议或者英国首相提出抗议。现在，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转送给你。如果你对我们的搜查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向E.C.首脑会议或者英国首相提出抗议，我不在乎。不过，惟独对那台发出与袭击部队相同信号反应的Wanzer进行确认这件事，即便要诉诸于武力我也必须进行到底。”

“诉诸武力？就凭你那支由一群乌合之众拼凑起来的小队？别以为侥幸击破了德兰兹率领的巡逻小队就拥有了能与我们Blauer Nebel相抗衡的实力，你也太狂妄了吧！”突然，瓦格纳的声音里露出了强烈的愤怒，“那么，就让我们用实力来分出胜负吧。如果你们想要对有着异常反应的Wanzer进行确认就来吧，当然，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没能得到贵方的支持，真的很遗憾。”希德不无讽刺地回应道，接着向我们下达了指令，“全体冲锋！”

“哈，真是一群白痴！”好像是回应瓦格纳的嘲笑，古堡基地中的炮台开始一同射击。

那些以十分大的仰角被射向天空的炮弹在空中破裂开之后，继而在大范围内降下火焰——是榴弹炮。

“哇！”

无论STOCK和TATOU的动作有多么敏捷，面对如此大范围降下的榴弹炮的火焰攻击也无法做到全身而退。虽说耐热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防御作用，可是在如此猛烈火焰的灼烧下，机体还是无法避免地受到了损伤。而且我们不能因为榴弹炮的可怕攻击就过于分散开，至少一旦拉托娜和我的Wanzer没有处于可以维持连接攻击的范围内，战斗力将会剧减。这时，从前方迎面出现了几台Blauer Nebel的Wanzer。

“展开混战！只要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他们就无法使用榴弹炮了！”

而此时，拉托娜已经冲入了敌军阵中。当然，我也紧跟在她的身后。Blauer Nebel的Wanzer虽然同时发动机关炮攻击，可是拉托娜操控着机体敏捷地躲开了，并用装备在右臂上的盾牌挡住了那些无法躲开的炮弹。

只要这样不停地拉近敌我双方的距离，敌方就会因为有误伤自己同伴的危险，而停止继续射击。不过，对手可是以无情而出名的Blauer Nebel，很有可能存在着类似德兰兹那种可以平静地朝同伴发动攻击的家伙，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不过实际上，自从战况转变成接近战之后，敌人发射的炮弹数量就很明显地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我任凭自己的Wanzer进行连接系统的自动射击，反正这些炮弹绝对不会伤害到拉托娜的机体。希德机体和博斯机体目前位于距离我们稍远的后方，所以几乎没有必要担心会伤到自己人。

咚！拉托娜机体手中的长枪刺穿了敌机，与此同时，我的Wanzer也自动发射了散弹炮。古堡基地的通道十分狭窄，勉强只能容下两台Wanzer擦肩而过。正常情况下，这种地方对于防守方有利，不过这次入侵方的人数很少，而且由拉托娜这种在接近战中有着万夫不当之勇的人担任先锋。虽然Blauer Nebel方面派出了几台装备有格斗武器的Wanzer，不过他们的实力实在一般，根本无法阻挡拉托娜前进的脚步，更不用说要打倒她了。再加上我的机体在后方不失时机发射出的炮弹，一时间我方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如果照着这个势头打下去，也许我们很快就能突进基地内部……”追

随着拉托娜的步伐，我一边闪过那些无法继续作战的敌方Wanzer，一边小声地说道。

只要能够突进基地内部，防守一方应该就很难继续使用枪炮和爆炸物，因此形势对于入侵方来说就变得更加有利了。虽然基地内部很有可能设置了圈套，不过即便是以冷血而闻名的瓦格纳，也不会使用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圈套吧。

正当我想到这里，从旁边一条狭窄的小路上突然窜出一台装备有格斗武器的Wanzer，然后径直朝拉托娜的机体扑去。但是，拉托娜猛地一转身，将手中的长枪准确地插进了对手的体内。在同一时间，我的机体由于连接自动攻击系统的作用，朝那台机体发射了散弹炮，于是敌方的驾驶员直接被弹射出驾驶舱。

就在这一瞬间，从耳机中传来了哈米斯类似惨叫般的声音："反应消失了！袭击部队Wanzer的反应突然消失了！"

"难道是停止运作了吗？"希德问道。

位于战场上空的运输机中的哈米斯随即回答道："不，如果在这个距离能够探测到，那么无论它是单纯地停止运作还是空转，都应该产生微弱的反应！类似这种突然的反应消失，我认为只可能是那台Wanzer坏掉了！"

"……坏掉了？"拉托娜的喃喃自语传入了我的耳朵中。

她和我很有可能同时想到了同一件事——那就是刚刚被我们联手消灭的那台Wanzer。

"刚才我消灭了一台向我袭来的Wanzer，但那是Blauer Nebel的Wanzer啊，并不是袭击部队的机体！"

"……难道说他们进行了伪装？"博斯小声说道。

就在这时，希德果断地命令道："也许如此，也许并非如此。也可能是看到我们的实力之后，急躁的瓦格纳在基地内部将那台Wanzer销毁了！在最终确认这一点之前，我们要继续进行强制搜查。还有，为了以防万一，刚才被你们打倒的那台Wanzer的残骸也必须要保护好！"

"那就交给我吧。拉托娜和艾尔莎，还有头儿，你们继续朝着基地内部突入！"博斯随即回应道。

可就在希德回话之前，从我的耳机中传来一个强制切入的通信信号。

"敬告我军将士以及自称杜兰德尔的异国部队！请马上终止战斗！这里是德国陆军宪兵队！如有违抗，无论是哪一方都将被我们视为与宪兵队以及全体德国军队为敌！重复一遍！敬告我军将士以及自称杜兰德尔的异国部队！请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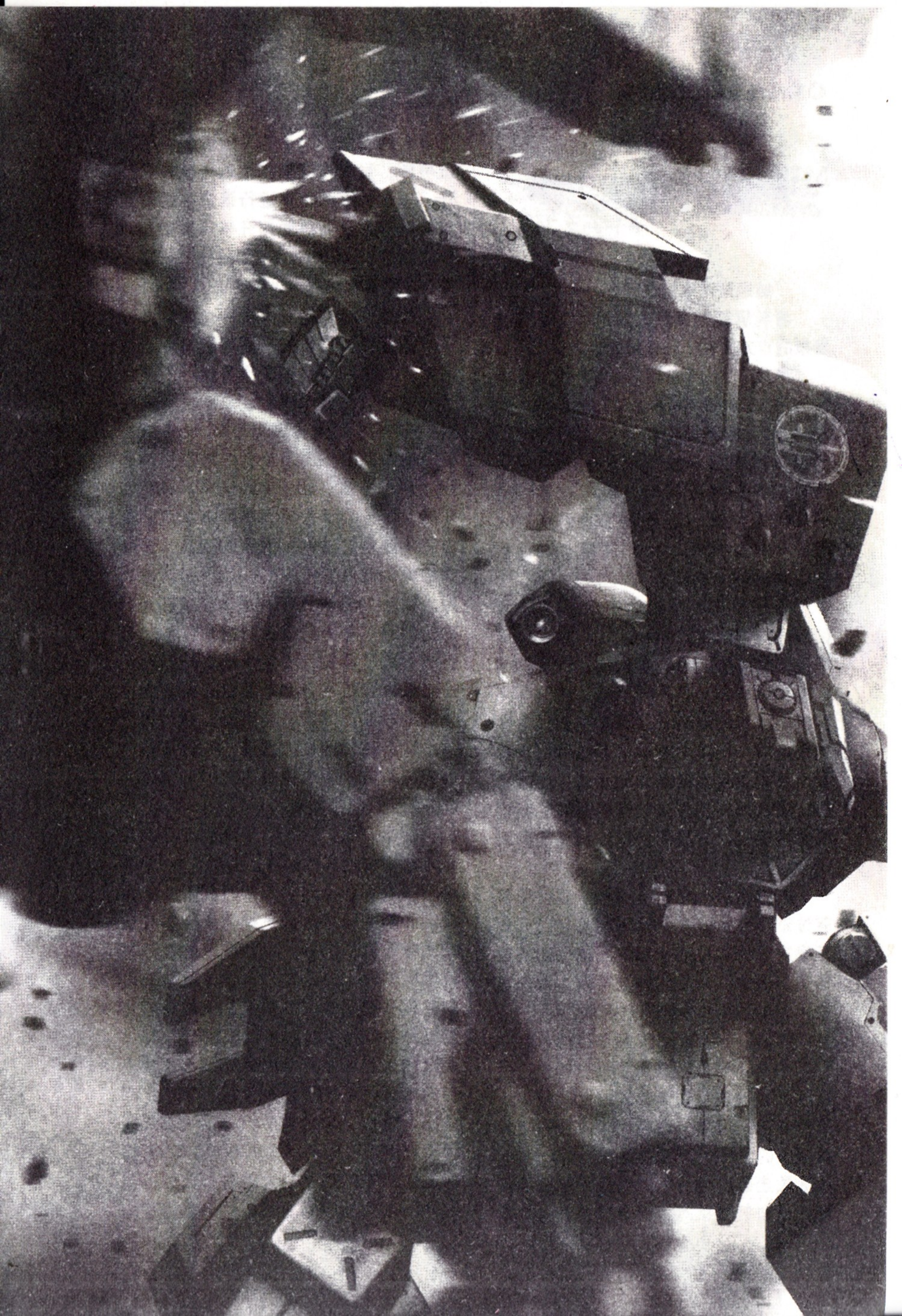
"宪兵队介入了，他们的动作可真够快的！"希德平淡地说道，"不管怎样，我们与Blauer Nebel之间的战斗只能延期了。"

"……到底哪一方赢了？"哈米斯叹了口气，然后问道。

希德苦笑着回答说："在有效时间之内，我们都没能击倒对方。最终结果究竟如何，这就要问裁判了。"

"……裁判……吗。"拉托娜重复着，然后操控Wanzer仰望头顶上方。

只见十多架武装直升机组成的编队正在空中盘旋，随时准备降落。



MISSION 6 再启动

“结果是两败俱伤啊……”

看着屏幕上显示出来的从E.C.议会发来的官方文件，我叹息着说道。

最终，我们在Blauer Nebel基地并没有找到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的Wanzer，以及类似机体残骸的东西。德国陆军宪兵队在与我们碰面之后，同意双方一同在基地内部所有区域进行仔细的搜查，可是除了我们在突入时破坏掉的东西之外，并没有其他故意销毁Wanzer的迹象。

至于在宪兵队抵达现场之前被我们破坏掉的那台Wanzer，虽然我们怀疑那是一台装备有疑似袭击部队的驱动系统的伪装机体，但无奈的是，为了防止报废的Wanzer落入敌军之手并最终导致机密泄露，机体中所有的系统数据全都被设定成了会自动删除的模式。也就是说，无论残留下多少机体的残骸，我们都无法调查出它是否发射过伪装的异常信号。

这样一来，Blauer Nebel基地曾经有过奇怪Wanzer运作信号的证据就只剩下我方运输机中的探测器所捕捉到的数据了。而且，由于数据是可以人为伪造的，因此无法作为客观证据而被采用。

另外，德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在E.C.议会上强烈地谴责了杜兰德尔，而且主张应该将“这个非法的武装组织”即刻解散。可是，之前原本应该有着亲德倾向的波兰政府却提出了Blauer Nebel故意放走袭击波兰新资源地带部队的质疑，这些针锋相对的谴责在议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关于波兰新资源地带袭击事件，暂时与德军基地袭击事件区分开，由波兰军队负责进行调查，德国政府与军队会全面协助揭开事实真相。对杜兰德尔以及Blauer Nebel的处分一事，等到查明真相之后再重新商议。

杜兰德尔虽然没有受到当面处分，但是调查德军基地袭击事件的命令却被取消了，原因是“处理不得当”，而且不再赋予杜兰德尔调查波兰新资源地带袭击事件的权限，因为E.C.议会认为杜兰德尔只要一出现就会令事态更加恶化。另一方面，由于Blauer Nebel受到质疑，因此德国政府也不得不取消了其对德国基地袭击事件的调查权限，转而交给德国陆海空军宪兵队的特别调查小组。此外，Blauer Nebel原本应该在受到袭击的基尔军港附近进行搜索任务，可实际上除了队长瓦格纳少校之外，他们的绝大部分战斗全都布置在非公开的古堡基地以及波兰国境线附近，他们到底为什么会在那些地方出现？不仅是波兰政府与军方，就连德国内部的陆军宪兵队好像也提出了质疑。

话虽如此，但E.C.议会的真正用意是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在U.S.N.舰队出现在大西洋上这种非常时期内，如果德国和波兰一直这样仇视下去，将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局面。尽管德军的内陆基地遭到破坏，但是对E.C.自身的防御力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而波兰新资源地带的袭击从长期来看，对E.C.整体而言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过就现存的资源储备来看并不会马上令E.C.军队陷入瘫痪。与这件事相比，一直觊觎伊比利亚半岛和马德拉群岛的U.S.N.舰队才是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之所以会召开E.C.议会，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启

动能够与U.S.N.舰队相抗衡的E.C.联合舰队。关于那两起袭击事件，目前除了等待调查结果之外，好像已经没有其他应对的必要了。

“虽然知道U.S.N.舰队的可怕，可是在有武装Wanzer部队潜入E.C.领域内的情况下，我们真的能够应战吗？”

“大概U.S.N.政府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所以才抓住时机出动舰队的吧，而且随即就会因为德国政府提出的谴责声明而派出实战部队。这种牵强而又白痴的开战理由，我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存在吧。如果袭击部队的真实身分是U.S.N.军队，那么他们的这一行为是彻头彻尾的侵略。如果不是这样，我只能说对方的这种行径无疑是源于趁火打劫的劣根性。”哈米斯气愤地说道，“如果U.S.N.舰队真的向伊比利亚半岛或者马德拉群岛发动进攻，我也要随之抛弃U.S.N.彻底流亡E.C.了，虽然现在还不知道E.C.会不会收容我。”

“虽然我并不希望发生那样的事情，不过一旦真的发生了，我想希德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是我保证肯定会尽力来帮你。”我说道。

哈米斯闻言，脸上露出了腼腆的笑容：“谢谢，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

说完，为了掩饰自己的腼腆，他用力地挠了挠头，然后接着说道：“为了能够得到E.C.方面的收容，首先必须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才。所以我要在杜兰德尔努力工作，争取拿出实际成绩来。”

“你现在在做什么？如果我能帮到你的话，你可千万不要客气，我也能从中学到些东西。”

反正希德匆匆忙忙地让我们开始了休假，我现在根本无事可做——我在心里暗自说道。

自从E.C.议会发来取消杜兰德尔对德军基地袭击事件进行调查的命令之后，希德便苦笑着说“你们最好暂时先冷静一下头脑”，然后全体人员就全都开始休假，可是他本人却不知去什么地方了。所以，我现在的确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于是，哈米斯歪着头回应道：“嗯，接下来各地的企业都会向杜兰德尔提供高性能Wanzer。虽然目前还处于核对数据阶段，不过明天大概就会有几台机体可以投入实际使用了。我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帮我进行试驾，然后将你个人的感想写成报告，如何？”

“哎？你的意思是这些企业全都要委托杜兰德尔对他们的产品进行测试吗？”我大感意外地问道。

哈米斯洋洋自得地笑着说道：“是的，我们可是和作为德军最精锐部队的Blauer Nebel进行了战斗啊。而且虽然在数量上我们明显处于劣势，但还是完美地击败了对方的巡逻部队，最后差一点儿就能成功入侵德军的基地。之前那些认为杜兰德尔只不过是一个业余的Wanzer试驾评测组织的企业家们，如今全都知道了我们在实战中所体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因此才断定只要能够得到我们的好评就相当于给自己公司的产品镀了金一样。”

“哎，原来是这样……”

本来我还以为我们之前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呢，没想到竟然会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效果。虽然我并不像希德那样站在责任人的立场上，可这毕竟

是我第一次作为杜兰德尔的成员所参加的作战行动，如果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作为一名新成员来说难免会感到有些失落。现在虽说当初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却产生了一些附加效果，也应该算是好消息吧。

可是哈米斯脸上的表情忽然一变，然后皱着眉头说道：“不过，其中有件事需要我们注意一下。虽然从之前与杜兰德尔没有任何关联的企业方面也发出了希望我们能够对其产品进行评测的申请，但是其中连一家德国企业都没有。惟一的例外是提供了ZEDER系列重型Wanzer的企业SCHNECKE，但是他们在此之前就与杜兰德尔保持着合作关系，虽然他们的总部位于德国，但实际上却是一家跨国企业。其实，对于那些想要超越SCHNECKE公司的那些德国企业来说，赶快采取行动才是最为有利的做法……”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害怕德国军队和政府呢？”我问道。

哈米斯摇了摇头：“不，德军制式的Wanzer——包括Blauer Nebel使用的机体在内，SCHNECKE公司的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如果说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SCHNECKE公司必须谨言慎行，这倒比较容易理解，可是其他公司还如此小心翼翼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说他们有所顾忌，那么我认为在这件事的背后一定存在着关系到这些企业生死存亡的秘密，就像坂田工业那样。”

“隐藏在背后的秘密……”我小声重复道。

的确，德国政府一定在隐瞒着什么。

这时，刚刚走进中央控制室的拉托娜对我说道：“艾尔莎，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配合我进行Wanzer的磨合驾驶？我决定将自己的座驾STOCK换成TATOU，想要实际调整一下机体的动作模式。”

“好的，没问题。”

我刚站起身来，哈米斯猛地一拍手：“对了，艾尔莎的Wanzer也换了新的机体，所以最好还是进行一下调整吧。只要花三十分钟左右，我就能将TATOU的手臂安装在ZIKADE的机体上，借此来提升枪炮的命中率，制作出一台艾尔莎专用的混合型Wanzer。当然，还能顺便完成连接攻击的调校。”

“三十分钟吗，我知道了。”还没等我回答，拉托娜就回答道。

接着，她继续对我说：“那么在哈米斯准备好Wanzer之前，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吧。去休息室喝杯茶怎么样？”

“好啊。”我点头答应道。

哈米斯用轻松的口吻说：“你们两个就悠闲地在休息室喝茶聊天吧，等Wanzer的调整工作一结束，我会联系你们的。”

“多谢啦！那，就全都拜托你了。”

冲着哈米斯微微一笑，我和拉托娜一起离开了中央控制室。

刚一来到走廊，拉托娜就面带难色地说道：“E.C.和U.S.N.的关系一旦恶化，哈米斯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然只要他留在杜兰德尔就不会有事，可是……”

“是啊。刚才他还在说准备流亡E.C.……”

听了我的话，拉托娜仍旧皱着眉头说道：“因为他的伯父是U.S.N.政府的高官，所以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这么简单地解决。虽然他本人想要努力撇清这

层关系，但是社会舆论都会用政治性的目光来看待他。”

“的确如此。但是，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哈米斯，我想我们只要尽力帮助他就行了。”

听我说完，她小声笑着点了点头：“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哈米斯是杜兰德尔不可或缺的人才，而且还是个不错的家伙。”

说到这，拉托娜的表情突然一变：“哎呀？有个陌生的家伙。好像他既不是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军需企业的相关人员，到底是什么人？”

“哎？”

顺着她的视线望去，我十分意外地说道：“那个人是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杜兰德尔的总部呢？”

“什么？”

在听到兰卡斯特这个名字的瞬间，拉托娜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可怕。

这时，兰卡斯特好像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于是转身面向我们。虽然我本想就此转身离去，无奈的是对方却径直朝我这边走来。

“哦，是你啊，在巴黎时和埃尔格中校在一起的那个。中校现在不在吗？”

“你找我们头儿有什么事？如果是正式的采访，必须要首先得到E.C.议会事务局的许可。”

我尽量用冷静的口吻对他说道，可是兰卡斯特却笑着摇了摇头。

“不，一旦要经过那些官方繁缛的手续，我们就不能悠闲地随便聊聊了。关于这次的德国、波兰连续袭击事件，我掌握了一些让人非常感兴趣的情报，我今天来此的目的就是想请教一下埃尔格中校的意见。如果中校不在，那么与此事件相关的杜兰德尔任意人员都可以，能不能和我交换一下情报呢？”

“我们没有可以提供给你的情报，同时我们也不想听你的情报。”拉托娜粗鲁地回应道，“如果不是正式采访，杜兰德尔总部并不欢迎你这种人。还不快点儿从我面前消失的话，我就要赶你出去了。”

“啊，不要冲动嘛，瓦西里中尉。”兰卡斯特一边微微苦笑着，一边朝拉托娜轻轻地挥了挥手。

“我的确就是那个揭露了萨夫特拉阴谋的男人，但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你敢说你的祖国与这些阴谋没有任何关系吗？”

“哎？”

听了兰卡斯特的话，不知道拉托娜是出身于萨夫特拉的我一时间并没有反应过来，可是她却发出了如同野兽一般的怒吼：“你所谓的阴谋是什么意思！你是说德国、波兰连续袭击事件都是萨夫特拉军队干的吗！”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兰卡斯特平静地回应，“至少从我掌握的情报来看，这种判断显然是正确的。所以我今天才会来到这里，打算询问一下与袭击部队实际交过手的杜兰德尔成员的意见。而情报的具体内容嘛……可不适合站在这里说！”

说着，兰卡斯特轻轻耸了下肩膀。

“如果你们对我的情报有兴趣，我们可以去附近一家名叫‘丽塔丝’的酒吧好好谈谈。在那里我的老朋友会负责检查，以确保不会有奇怪的人和机器混进去，所以那里和你们总部一样安全。当然，我是不会勉强你们的。”

“……”拉托娜用愤怒的眼神盯着

兰卡斯特，可是却没有继续说什么。

我也感到有些犹豫，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希德曾经在巴黎对我说的话。

希德说过一旦这一事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导致难以进行下去，也许要拉拢兰卡斯特，并利用他所拥有的个人情报网络。如果现在希德在这里的话，他大概不会拒绝兰卡斯特的要求吧。

想到这里，我对兰卡斯特说道："我明白了。走吧，我对你的情报很感兴趣。不过，我并不保证我们掌握有你感兴趣的情报。"

"OK，成交！"兰卡斯特笑着回应道。

拉托娜却有些不高兴地插嘴说道："我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去，虽然有些生气，但是我也要去。"

刚说完，她就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通信器开始通话："哈米斯？我是拉托娜。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来到这里了……对，就是那个曾经揭露了坂田工业事件的兰卡斯特。他好像是要来向希德兜售情报，不过头儿现在不在，艾尔莎接受了他的提议。我们现在要去一家名为'丽塔丝'的酒吧谈谈……是的，就是位于总部附近的那家'丽塔丝'。因为兰卡斯特的朋友会对可疑的人和窃听器之类的装备进行检查，所以他认为在那里商量事情会比较安全……不行！希德现在不在，要是连你也离开总部会非常麻烦的！不管怎么说，你都是管理人员啊！等我们回来之后会把具体内容告诉你的，你就专心地调整Wanzer吧！完毕！"

拉托娜怒吼了一声后急忙切断了通话，然后紧紧地盯着兰卡斯特。

"好了，我们走吧。"

"我就直接问好了。你说袭击部队不是U.S.N.的特种部队，也不是O.C.U.的佣兵队伍，更不是德国的自导自演，而一口咬定是萨夫特拉的军队，到底有什么根据？"

我们几个刚刚在"丽塔丝"酒吧的包厢里坐下，拉托娜就用咬牙切齿的口吻向兰卡斯特问道。

于是兰卡斯特淡淡地回答道："输油管道。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为了能够高效地运送物资，萨夫特拉国内铺设了多条高速输油管道，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通往国外。其中一根将萨夫特拉的库尔斯克与德国巴萨乌连接起来的管线，虽然在E.C.决定取消从萨夫特拉方面输入资源时就被废除了，但实际上直到今天为止，那条管道还在秘密使用着。"

"你说什么！"拉托娜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你的意思是说袭击部队在入侵德国时使用的既不是海路空路也不是陆路，而是输油管道？"

"没错。如果是官方仍在使用中的管道，在出入口都会设置有通关检验系统，可是这条管道在表面上已经被废弃了，因此对方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只要德国和萨夫特拉双方勾结起来，无论周边各国如何警戒，这支袭击部队都可以自由入侵或撤退。"说着，兰卡斯特耸了耸肩，"实际上，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我就已经开始调查萨夫特拉和德国的秘密协定了。好像德国政府从很早之前开始就在秘密使用这条管道与萨夫特拉方面进行物资交易，当然这件事都是瞒着其他E.C.各国的。而且，德国国内的不少企业都得到了这种非法的实惠。当然，绝大多数德国民众并不知

情，德国政府与军队中的相关人员也都对此事三缄其口。毕竟，这件事一旦被公开出来，绝对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

“所以，他们才会布置出这样诡秘的一个局……”面色苍白的拉托娜小声地说道，忽然，她又惊讶地问道，“如果是这样，阴谋的主体也就是德国了，萨夫特拉只不过是从旁协助而已啊？”

“最开始时好像的确是这样。但是，对波兰新资源地带展开的袭击则很明显是以萨夫特拉军队为主导所进行的作战。只要成功摧毁那里，即便他们不再偷偷地向德国运输物资，也可以光明正大地将资源高价卖给E.C.各国。对萨夫特拉来说，这是他们无比期盼的状况。”兰卡斯特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幸运的是，波兰新资源地带在你们杜兰德尔的努力之下并没有被毁掉。至少目前在E.C.内部，要求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的呼声并不高。而且由于波兰军队将防御的重心转移至新资源地带，因此再次袭击的难度变得更大了。这样一来，萨夫特拉方面接下来会怎么打算呢？E.C.方面只要不发生储备资源被耗尽的情况就万事大吉。也就是说，U.S.N.和E.C.只要进入真正的消耗战就会对他们有利。”

“那么，在背后煽动E.C.和U.S.N.紧张关系的也是萨夫特拉？”我问道。

兰卡斯特十分痛快地点了下头，说道：“正是如此。不过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都是在U.S.N.方面进行的。那个自称是‘马德拉自由独立会议’的民间独立运动团体应该很擅长操作这样的事情，现如今那个团体中的干部几乎全都是萨夫特拉的爪牙。此外，U.S.N.议会与军队中的对E.C.强硬派——虽然不能说是全部，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了萨夫特拉的庇护。”

“是吗？萨夫特拉方面潜入U.S.N.政界以及军界中的那些人，应该都在坂田工业事件中被全部揪出来了啊。”拉托娜有些别扭地说道。

可兰卡斯特却随即摇了摇头：“被揪出来的只是一部分，就像是切掉壁虎的尾巴。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萨夫特拉受训之后被派遣过来的，他们只不过是消耗品罢了。真正的‘大鱼’从祖上就定居在其他国家，他们的身分更是彻头彻尾的异国人，根本不会露出任何马脚。他们作为政治家、官僚、高级军人和学者，长期对统治者给予着辅助工作，默默地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想要找出这些人，只要萨夫特拉方面没有交出全部资料，根本不可能。”

说到这，兰卡斯特苦笑了一下：“顺带一提，更何况在E.C.方面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斩断壁虎尾巴的工作，因此各国政府中即便有萨夫特拉方面的潜入人员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说得更具体一些，就算是Blauer Nebel的指挥官格莱瑟准将和队长瓦格纳少校，都很有可能是萨夫特拉派来的秘密工作人员。再继续说下去，就连德国首相也……”

“德国首相？”听了他的话，我不禁瞪大了双眼。

兰卡斯特轻轻地点了点头：“是的，当然这种事的可能性非常小。无论哪个国家的秘密工作人员都不会永远忠于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在潜入目标国内取得成功的那些有着极高社会地位的人。”

“哼！”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事情，拉托娜很不高兴地用鼻子哼了

一声。

兰卡斯特接着说道："虽然咱们的谈话有些跑题，不过除了萨夫特拉煽动U.S.N.和E.C.开战之外，好像还在暗中支援了委内瑞拉的独立运动。你们应该听说U.S.N.的委内瑞拉州长官突然发表独立宣言这件事了吧？"

"是的，我们都听说了。但是，好像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啊。"我感到有些迷惑地回应道。

E.C.的报道媒体现在全都在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德国、波兰连续袭击事件进行大肆报道，而对于这件在遥远的南美所发生的事件，又好像表现得有些漠不关心。

于是兰卡斯特苦笑着摇了摇头："被发生在眼前的事件吸引了注意力，却看不到其他事件，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弱点。但是真正的记者却可以从那些遥远的事件或者极小的事件中解读出重大的预兆。委内瑞拉独立纷争，无论是在E.C.还是在其所处的U.S.N.全都被当成一件在南美频繁发生的骚乱事件来处理。U.S.N.政府认为只要向当地派驻正规陆军的Wanzer部队，很快就能进行镇压。别说是那些强硬派，就连慎重派中也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件事会成为对E.C.作战的阻碍。但是我却得到了一份极为机密的情报，萨夫特拉的特种部队在暗中协助发表独立宣言的委内瑞拉州长官。如果这一情报属实，U.S.N.很有可能会在委内瑞拉尝到意想不到的苦头。"

"但是，一旦U.S.N.军队在南美地区陷入严峻的状况，那对E.C.方面来说不正是个好消息嘛！如果萨夫特拉期待U.S.N.和E.C.双方爆发战争，这样一来倒起到了反效果！"

听到拉托娜指出的问题，兰卡斯特只是微微一笑："我认为这是萨夫特拉布置的保险措施。毕竟，如果过于煽动强硬派，一旦U.S.N.单方面击败E.C.，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他们要确保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U.S.N.方面起到牵制作用。也有可能E.C.只不过是诱饵，萨夫特拉的真正用意是想从U.S.N.手中夺取委内瑞拉，继而将其作为自身打入南美地区的一根'钉子'。但是，无论是哪种可能，萨夫特拉都打算在适当的时机将E.C.为己所用。以上就是我掌握的情报，以及将其作为依据所做出的推论，你们觉得怎么样？"

"虽然我很生气，但是很有说服力。"拉托娜的确很生气地小声说道，"不过，这一推论的根本前提是那条连接库尔斯克与巴萨乌的废弃管道还在被双方秘密使用。如果这一点是假的，那么萨夫特拉的嫌疑几乎与U.S.N.相同。"

"是的。虽然我完全相信为我提供这条情报的线人，但是恕我无法将其真正的身分告诉你们，所以我也并不想勉强你们相信我。我之所以要说出自己的推论，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些与袭击部队实际交过手的杜兰德尔成员是否能够提出推翻这一推论的反证。不过从刚才瓦西里中尉所说的'很有说服力'这一点来看，我的推理是经得起验证的。"

听到兰卡斯特嬉皮笑脸地说完这番话，拉托娜的表情渐渐变得严肃起来。

于是我向兰卡斯特问道："那么，你的话全都说完了吗？"

"是的。听完我所说的话之后，你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则和我完全无关。"说到这儿，兰卡斯特像是要赶走什么似的挥了挥手，"啊，如果我处于

你们的立场，肯定首先要前往能够查明真相的巴萨乌地区吧。但是，我也知道你们不会乱来的，毕竟各位的调查权限已经都被取消了，如果现在随意进入德国境内，肯定会被对方毫不犹豫地消灭。而且最主要的人——埃尔格中校又不在，所以更不能轻举妄动了。”

“但是，如果是你的话，就可以飞往现场了吧？”我问道。

兰卡斯特随即回答说：“是的，当然可以。如果信不过从其他地方提供的情报，那么在被其他人刁难之前，我一定要亲自去确认一下。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行事作风。”

“Wanzer部队是使用被废弃的输油管道入侵E.C.境内的吗？的确，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办法。”在我将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提供的情报转述一遍之后，哈米斯恍然大悟地说道，“既然我们想到德国政府也参与了这一事件时，就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不，那种事实在太牵强了。”之前来到中央控制室的博斯苦笑着说道，“虽然这一情报至今尚未有其他证据来证明，但是德累斯顿基地的战友已经发来了信息。之后他又花时间对之前我们提供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比对，好像成功锁定了被认为是搭载有从波兰国境入侵的Wanzer的大型拖车。而且，那些拖车并没有驶向古堡基地，而是一直朝南方移动，最终离开了雷达覆盖的区域。”

“南方……巴萨乌就在德累斯顿的南方！”我随即反应过来，博斯点了点头。

“没错。而且这些拖车的行进路线十分大胆，竟然是从德国直接跨过捷克边境，所以基本上我们很难进行追踪。”

“的确，如果想要从德累斯顿前往巴萨乌，直接穿过捷克然后一直南下，这条路线是最近的。不过他们也真够大胆的。”

听哈米斯说完，拉托娜却冷静地指出：“不，如果他们迂回至德国境内，那么行军的路线就必定要经过古堡基地附近。这样一来，在古堡基地中出现Wanzer替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一决定大概是瓦格纳的指示吧。”

“哦，这样啊……但是，等一下。”

哈米斯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随即转身面对显示器，并很快调出一组数据开始比对起来。

“是的，果然如此。虽然刚才我已经对艾尔莎说过了，由于这次的事件导致在E.C.领域内设置有分公司的Wanzer军需制造企业竞相与我们杜兰德尔接触。可是，为什么只有寥寥数家德国企业完全没有音信呢？所以我刚才又试着确认了一下，这些企业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他们在巴萨乌近郊附近全都设立有工厂和仓库。”

“难道他们都是使用输油管道进行秘密交易的帮凶？”拉托娜脱口而出。

哈米斯用力地点了点头：“恐怕是这样。但是，这也只是旁证而已。”

“说了半天，看来如果不亲自去巴萨乌看看是不会得知真相的。”

听了我的话，拉托娜十分为难地说道：“但是，杜兰德尔已经没有调查权限了。就像那个记者所说的，就算我们只是想进入德国境内都会遭到拒绝的，甚至还有可能会被对方攻击。”

“是啊。但是，弗莱德里克·兰卡

斯特也说过如果是他的话就会去现场看看，虽然我并不是记者，可是也想要弄清事实真相。”我小声说道。

拉托娜、博斯和哈米斯三人不约而同地以复杂的神情互相看了看。

仔细考虑一下，拉托娜来自被认为是这些事件幕后操纵者的萨夫特拉，博斯也同样来自事件当事人的德国，而哈米斯更是出身于U.S.N.，可以说这三个人与此事都有着极深的联系。虽然他们各自所想的事情有所不同，但我敢说他们肯定都和我一样非常想弄清事实真相。

“不管怎么说，现在希德不在，我们不能……”博斯小声自语道，然后看了看哈米斯，“能和他取得联系吗？”

“嗯，希德目前在休假，好像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当然，并不是没有紧急呼叫方法，可……”哈米斯吞吞吐吐地说道。

于是我直接问道：“到底怎么做才能联系上他？”

“……拜托艾莉森次长。”

听了哈米斯的答案，这次轮到我、拉托娜和博斯三个人面面相觑了。

“那是什么意思？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你们别来问我。当希德还在英军中服役时，艾莉森次长应该担任治安部或者是外务部之类的特殊部队负责人，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总之，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联系上休假中的希德，就只能去拜托艾莉森次长。”哈米斯用非常为难的表情说道，“而且，艾莉森次长还会询问究竟是因为什么事要找希德，如果她认为不合适，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帮忙的。老实说，我最害怕她了。”

“明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说到这，我盯着哈米斯，“所以，麻烦你先帮我联系上艾莉森次长。”

“因为收到了最新的情报，所以想要传达给希德。那是所谓的非常紧急的情报吗？”

听了艾莉森次长的询问，我只能坦白地回答道：“不知道。也许希德会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紧急的情报，即便放着不管也不会出现问题。老实说，我的真正意图也是想听听希德分析。”

“这样啊，那你先把这条情报告诉我吧。这条通话线路是完全封闭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之间的对话会被窃听。”

听了次长的话之后，我虽然犹豫了一瞬间，不过还是随即将从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那里得到的关于输油管道的情报告诉了她。

很明显，次长也被这条情报所震惊了，她马上大声说道：“什么？你是说从德国通往萨夫特拉的那条原本被废弃的输油管道还在被秘密使用！？这样一来，无论是E.C.关税条约、与领域外的贸易限制条约，还是紧急时期领域国境封锁全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是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态。”我尽量保持着平静的声音对次长说道，“这也许就是德国方面想要拼尽全力掩饰的真相，可这只是一名记者的证词，还无法轻易地在E.C.议会对德国方面进行检举。我认为只有亲自掌握到证据才行。”

“但那可不是你们杜兰德尔所应该做的事情。至少在调查权限被取消的现在，你们不能随便插手。我想办法在E.C.议会做些事前工作，争取游说上层

再次向你们发出调查命令，不过在此之前你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艾莉森次长的话极其真挚，可我却用平静的口吻回应道：“如今E.C.议会正在忙着对应U.S.N.的舰队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认为议会还会再次发出之前已经取消的命令，更何况这会让整个事态变得更加混乱。而且，如果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的推测是正确的，萨夫特拉就是在同时煽动E.C.和U.S.N.两方面，试图引发真正的战争。请您试着考虑一下，一旦战争真的爆发，还有人能揭发出德国与萨夫特拉双方利用输油管道进行秘密交易一事吗？我想E.C.方面很有可能不得不默认德国与萨夫特拉的犯罪行为，转而联合一切力量对抗U.S.N.吧。”

“……的确有这种可能。”艾莉森次长用疲惫的声音回答说。“而且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还知道德国与萨夫特拉所策划的阴谋。最可怕的情况就是没能阻止这场战争，当E.C.领土变得支离破碎之后，一旦这场战争是萨夫特拉的阴谋，以及E.C.与U.S.N.完全中了对方圈套这件事被揭露出来，E.C.首脑以及我们这些相关人员无疑会变成一群悲哀而可笑的小丑。”

“那样一来，杜兰德尔也就无法再存续下去了。”

实际上，比起那些首脑、政治家和高级官僚，在这场由阴谋所引发的战争中所战死的士兵、失去家人的人，以及所有财产都被付之一炬的普通市民才是最为悲惨的。虽然我在心里这么想着，却并没有说出口。

“所以我才想听听希德的分析，无论结果如何，我只是不想留下什么遗憾。”

听我说完，艾莉森次长稍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回答说：“我明白了。我会联系希德，并向他说明情况的。但是，至于会下什么样的判断就全看他自己了。”

“这是当然。拜托了，希望您能够谅解。”

“嗯，看来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给我们送来了出人意料的情报啊。”在我联系艾莉森次长约两个多小时之后，希德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中央控制室里，“连接库尔斯克与巴萨乌的输油管道的确是一条近路啊。之前我还在想为什么袭击部队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原来是耍了一个这样的把戏啊。”

“当然，德国政府与萨夫特拉方面也在努力做着掩饰，以确保不会被其他人发现。”博斯苦笑着说道，“我再次联系了之前的那位战友，拜托他对巴萨乌的输油管道口进行调查。据说具体的位置在远离巴萨乌市中心的地方，在这条管道被使用的时期，那里还设置有海关以及储存货物的大楼，不过现在已经被废弃而变成了无人设施。当然，至于是不是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谁也无法进行确认。另外，在巴萨乌市区与输油管道输出口之间还有一个德国陆军的非公开基地。这个基地可不像古堡基地那样只是个临时替代物，虽然表面上是个普通的基地，但是具体的使用者却是Blauer Nebel。”

“果然如此。”哈米斯用力地点了点头。

于是拉托娜一如既往地直接向希德问道：“这么说，我们还是要前往巴萨乌，亲自确认一下那条输油管道是否真

的在运作了？可是我们杜兰德尔已经没有任何调查权限了。”

“我想去，却并不想强制要求你们也与我同行。”看来希德在来到总部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的回答十分坚决而又不容置疑，“有些话要事先说明。接下来为了查明之前袭击过德军基地和波兰新资源地带的武装Wanzer部队，我打算赶赴巴萨乌。这次并不是在官方命令下所做的调查，也并非接受了某人的委托，而完全是私事，所以不会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支援。另外，由于我认为德国政府恐怕不会向我颁发入境许可，因此打算在没有许可的前提下搭乘飞机直接偷渡进去。这完全是非法的行为。即便我能够在巴萨乌找到真正的袭击部队，并最终揭发出整个阴谋，也同样无法逃避要为之前这些违法行为负责。而且，这次并不是杜兰德尔所组织的行动，如果你们选择与我同行就要负担起相应的责任，服从我的命令并不会让你们在这一事件中免除所有的责任。因为我们并非军人，所以大概不会闹上军事法庭，最差的情况就是有可能会被德国政府视为敌对的武装恐怖分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最高刑罚会是死刑。当然，在与Blauer Nebel交手的时候也无法保证你们生命的安全。我希望你们能在完全理解这番话的前提下，再决定是否要与我同行。”

“我要去。”希德的话音刚落，我随即便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为了能将这一情报转达给休假中的希德，我特意拜托了艾莉森次长。既然之前已经做了这么多，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去。”

“我也去。虽然只是受到U.S.N.与E.C.之间关系不停恶化的负面影响就够让我火大的了，但实际上我更不能忍受自己像个小丑一般被其他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不管幕后黑手是萨夫特拉、德国，还是Blauer Nebel，我都要尽全力去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哈米斯愤慨地说道。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博斯却悠然地说：“我是在座各位中最不能置身事外的人了。无论如何，祖国的命运此时正面临严峻考验，总不能让我选择视而不见吧。而且，不管我们要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总算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这总要比什么都不知道就被送到哈弗曼岛那种地狱要好很多吧。”

“这么说的话，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有着很深的联系。而且，我还必须要向各位道歉。”最后，拉托娜用粗鲁的声调说道，“实际上，关于萨夫特拉的特种部队，我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虽然相信自己是军队里的精英，但是让我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群可悲的军队奴隶罢了，或者仅仅是消耗品。证据就是他们一直被灌输着极为极端的思想，并认为自己的性命是无足轻重的，与其成为俘虏受尽屈辱，不如选择自爆。因此，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训练中，都会出现大量的死者。如果他们真的是被当做精英而培养出来的，那么如此轻易地牺牲就太没有道理了，可即便是现在，军队中并没有改正这种轻视自己生命的教育方针以及危险的训练方式。至少在我两年前离开萨夫特拉军队时，还没有任何变化。不，我认为这种形势有可能会朝着更为可怕的方向发展。”

说到这里，拉托娜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说道：“之所以直到今天我才说出这番话，完全是因为我的任性以及懦弱造成的。当第一次听到袭击德军的

部队在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歼灭战的基础上，一旦自己的Wanzer无法继续使用，驾驶员就会就毫不犹豫地进行自爆时，我随即就联想到了萨夫特拉的特种部队。而且当我听说头儿和艾尔莎在丹麦击破的小型辅助Wanzer好像是萨夫特拉制造的时候，这种不好的预感变得更加强烈了。在萨夫特拉军队中，那些自认为是精英的特种部队成员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除本国之外的武器，特别是外国Wanzer的操作训练，所以即便有着暴露自己真实身分的可能性，他们也只能使用本国制造的Wanzer机体。”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希德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根据我的经验，所谓特种部队应该会使用任意国家的兵器，特别是在这种要隐藏身分的潜入作战中，更是要尽量避免使用本国生产的武器。因此，既然这支部队使用的是萨夫特拉制造的Wanzer，我就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肯定不是萨夫特拉的人。但是，拉托娜，你并没有非要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义务。对潜入他国进行破坏工作的特种部队人员进行极端思想教育的国家并不仅仅有萨夫特拉，没有客观证据的简单直觉会根据不同的情况演变为导致错误判断先入为主的观念。所以，你根本就不用为了此事而感到自责。”

“也许吧。但是，至少在波兰时我应该对头儿说明这一点。这样一来，也许根本不用等到兰卡斯特提供这条情报，我们可以趁着还有调查权限时将调查的重点转向连接德国与萨夫特拉的管道。”说着，她用力地摇了摇头，接着用沉重的口吻说道，“可是我却不想承认祖国萨夫特拉对E.C.策划的阴谋，也不想承认他们派来的特种部队所进行的残忍杀戮行为。我没有直面事实的勇气，也没有对同伴的坦诚。虽然现在道歉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别这么说，我觉得你的那种感情是理所当然的。”博斯平静地说道，“说实话，德国政府不仅仅是这次，而是常年都在暗地里进行着背叛E.C.的事情，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也不想相信。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我也不得不承认。可是与其等着其他人拿出证据，倒不如自己亲自去确认一下。而且如果没有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所提供的情报，恐怕我也不会积极地去揭露德国政府与军队的不正当行为吧。另外，我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必须要为之感到羞耻的感情。想要尽量掩饰自己内心的羞耻，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没错。而另一方面，如果想要做一些不想为外人所知的坏事，那么尽量在没有被人发现之前就住手也是非常自然的。”说到这儿，希德问道，“我十分理解你的想法。虽然之前已经问过了，你打算与我一同前往巴萨乌吗？”

“是的，我也要去。”拉托娜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虽然在巴萨乌就可以解决物资补给问题，但是希德认为我们必须要事先做好长远的准备。所以，在交换机体以及补给物资方面，我打算与调整中的高性能新型机体为中心，将这些东西全都储存在大型运输机中。”正在使用Wanzer朝运输机上的仓库中搬运物资的哈米斯趁着作业刚刚告一段落，对负责帮忙的我说道。

“所谓长远的打算，指的是要进入萨夫特拉吗？”我问道。

哈米斯认真地点了点头：“是的，

希德推测巴萨乌的证据很有可能会被销毁。毕竟，一旦我们拿出德国还在秘密使用原本应该早已被废弃的输油管道，最终必将成为一个严重的国际问题。如果对方察觉到这一秘密有被揭发的可能，即便准备了强力的大规模销毁证据的工作——比如用大量的炸药将输油管道出口炸飞之类——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启动毁灭证据系统的很有可能是一个按钮，对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启动，因此我们即便是想要阻止也无法及时做到，我们还是努力地避免自己被卷进去吧。”

“……对管道的出口进行爆破？”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还真是难以想像！”

“不过这种方式肯定会比较引人注目吧，而且一旦输油管道遭到破坏，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萨夫特拉方面来说都不是好消息，所以这应该是最终的手段吧。而且，即便他们在那里安置有大量炸药，我们也可以在运输机上事先进行确认，应该不会那么轻易就被卷进去的。”说着，哈米斯耸了耸肩，“这些只是希德进行的推测，如果巴萨乌的证据真的被销毁了，那么我们就只能前往萨夫特拉了。而且希德好像还认为关于证据的销毁工作，萨夫特拉方面应该不会像德国方面那么认真谨慎。”

“原来如此……”

果然还是希德比较老谋深算，我在心里暗自想着。

这时，刚刚走过来的拉托娜稍微有些唐突地向哈米斯问道：“气垫腿已经装进去了吗？”

“气垫腿？”哈米斯有些莫名其妙地反问道。

于是拉托娜生气地说道：“果然没有。之前希德问我一旦在萨夫特拉国内作战，我们必须做哪些准备，我就告诉他说最好能够准备一些气垫腿。在萨夫特拉国内，有很多湿地和沼泽这种不用说是车辆、就连Wanzer也无法正常移动的糟糕地貌。特别是那条输油管道终点所在的库尔斯克的西部和南部，全都是那种没有气垫腿就无法自由移动的地方。因为我之前曾经在那一区的国境警备队服役，所以我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如果没有使用的必要也就算了，可一旦我们的Wanzer在萨夫特拉境内引发争端，气垫腿就将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知道了，知道了，气垫腿嘛！”面对气势汹汹的拉托娜，哈米斯不停地点头说道，“在特殊零件仓库里的确存放有VELDA公司提供的PEGASE型Wanzer的气垫腿，我这就去拿。”

“最少要准备五台机体的数量！如果小队成员没有具备相同的移动力，那么最慢的那台机体就很有可能会陷入险境！”拉托娜朝着正打算钻进作业用Wanzer的哈米斯怒吼道。

于是，哈米斯也用十分不耐烦的声音喊了一声：“知道啦，知道啦！五台机体的气垫腿……算上备用的一共是六套！我马上就能准备好！”

“啊，但是，哈米斯不是要负责驾驶运输机吗，所以Wanzer的数量应该是四台吧？”我问道。

于是拉托娜惊讶地回答说：“你没听说吗？运输机的驾驶工作全都交给罗伯特机长的飞行小组了。大概哈米斯一个人没办法控制这架大型的运输机吧。”

“啊，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道，与此同时也颇感意外，于是小声向拉托娜问道，“但是，罗伯特机长

和驾驶小组不是被派遣来的职员吗？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接受如此危险的飞行任务。”

“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自尊。上次在波兰新资源地带，罗伯特机长驾驶的运输机被爆裂弹炮命中而不得不进行迫降，好像回来之后他感到特别遗憾。”拉托娜微笑着说道，“机长是这么对希德说的——如果我们上次没有搞砸，就不会让敌人成功逃走，最终也就不会中Blauer Nebel设下的圈套。这次，希望您无论如何都给我们一次一雪前耻的机会。”

“……他们真的是很不甘心啊。”

是啊，谁会甘心接受这种令人无比恼火的失败呢，想到这儿，我点了点头。

这时，博斯走进了仓库。

“那个，哈米斯在哪儿？我听希德说他在仓库。”

“他到特殊零件仓库搬运装备去了。”我回答说。

博斯慢慢地点了点头，“这样啊。反正我也没什么急事，就在这里等他好了。”

“怎么了？”拉托娜问道。

于是博斯用平淡的口吻说道：“之前的那位战友给了我一份负责巴萨乌周边地区警备工作的慕尼黑空军基地中雷达的数据，只要我们对其进行解析，就很有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利用飞机入侵巴萨乌地区。”

“……那可是空军最重要的机密情报啊！”拉托娜尽量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小声说道，“事情一旦败露，你的那位朋友肯定会以泄露国家机密的重罪被执行枪决。”

“是的，的确如此。我也并没有打算从他那里得到太大的实惠，毕竟做这种事实在太危险了。不过他好像觉得由于自己没能对数据进行充分比对，导致杜兰德尔中了Blauer Nebel的圈套，因此要对事负很大的责任。”说着，博斯叹了口气，“虽然他是一个优秀而又耿直的好男人，但我并不想勉强他。可是相反，如果我没有将这边的经过告诉给他，也许他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焦急。”

“即便是为了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必须将这件事做个了断。”我说道。

博斯也认真地回应道：“没错。而且，对此感到烦恼的并非只有他一个。大多数德国军人以及德国民众，从这个事件一开始就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与怀疑。只要能够解决这一事件，无论他们能做什么都会去做的。”

接着，博斯好像有些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希德之前已经说了，这次赶赴巴萨乌的行动并不是受到某人的委托或者是命令，完全是私事。事实的确如此，可是另一方面，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揭开这一事件的真相。我们是在代表抱有这一希望的人们展开行动。”

“没错。”我大声赞同道，拉托娜也沉默地点了点头。

这时，哈米斯操控着作业用Wanzer将气垫腿从特殊零件仓库里搬运了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博斯也来了，你们在干什么？”将零件送进机舱内，哈米斯从Wanzer中钻出来后问道。

于是博斯再次用平淡的态度回应道：“我在等你回来。我的战友给了咱们一份德国空军的雷达数据。”

“哇哦！那真是太好了！只要有这

个东西，我们就不用担心在非法入侵时遭到德国空军的袭击了，太棒了！”哈米斯兴奋地大喊道，然后两个人就走进了运输机，大概是去调整屏蔽雷达的装置吧。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向拉托娜问道：“对了，这件事还没有告诉贝克吧？”

“我没说。如果认为有必要告诉他的话，希德会说的。”拉托娜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当她看到我的表情之后，继而将语气放得平缓了一些，“正如希德之前所说，这次我们赶赴巴萨乌是一次危险而且非法的行动。那个意大利男人十分喜欢凑热闹，所以如果问他的意见，十有八九会不假思索地选择与我们同行吧。但老实说，那个家伙作为一名战斗人员而言，根本帮不上任何的忙。带着一个徒有其表的门外汉去如此危险的地方，如果他真有什么不测，我会感到寝食难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把他留在总部比较安全。”

“是啊。”

*但是，贝克他也许不是这么想的*吧，我在心里暗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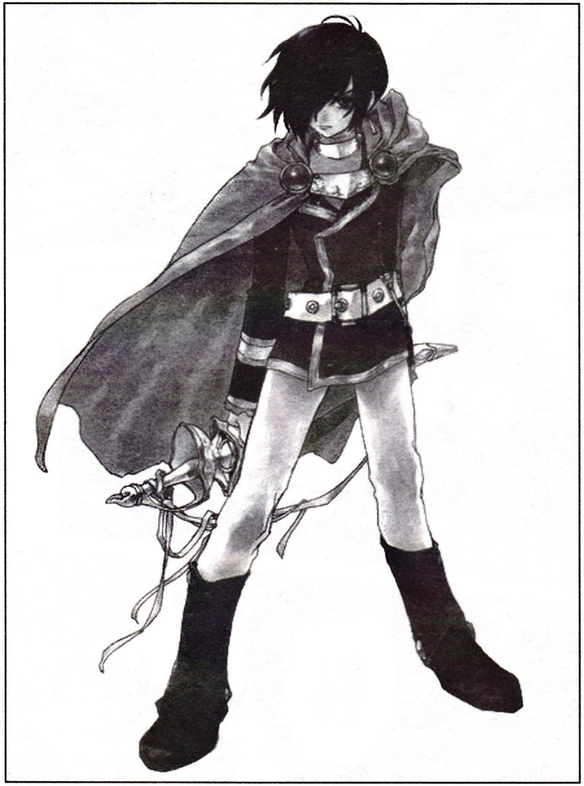
在希德回到总部，并做出前往巴萨乌这个决定的八个小时之后，所有的准备全都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自杜兰德尔创立以来的首次非法行动。所以，我们已经变成了毫无辩解余地的罪犯了。你们都做好觉悟了吗？”

听到希德用稍带着玩笑口气说出的这番话，我们所有人都认真地点了点头。

接着，我们搭乘着运输机飞往了巴萨乌。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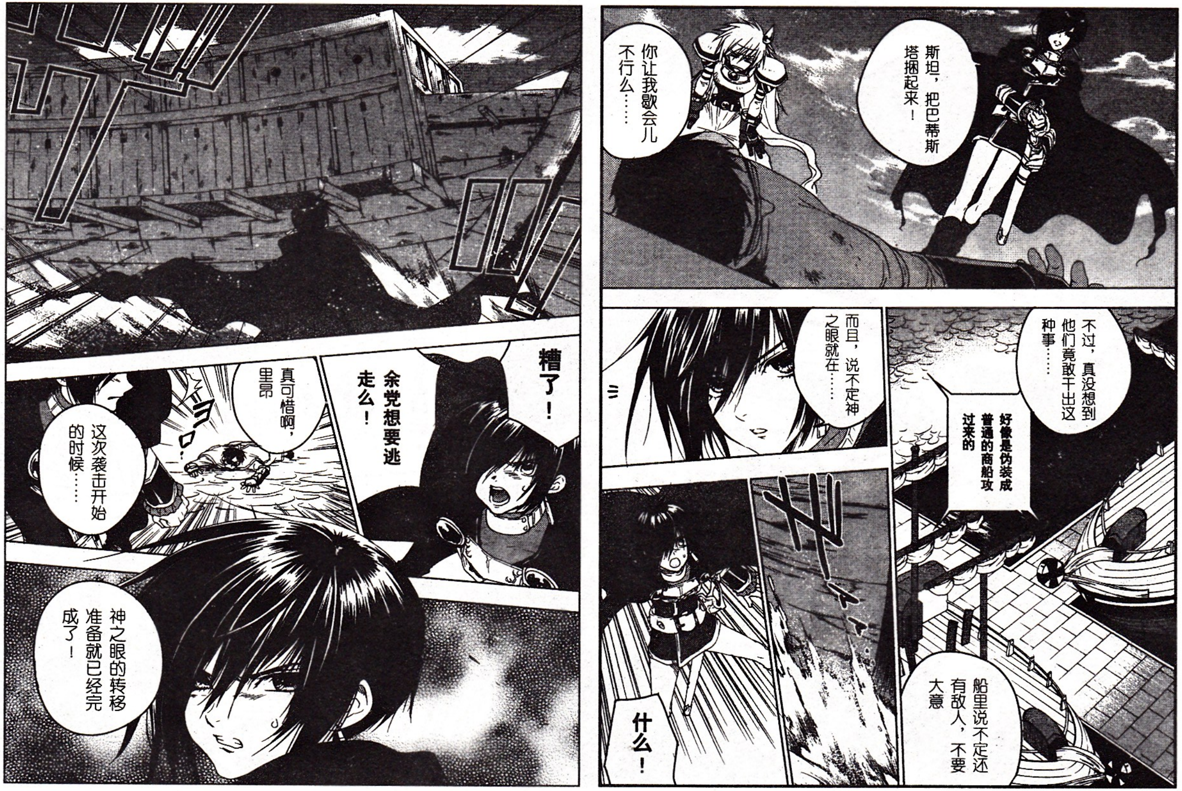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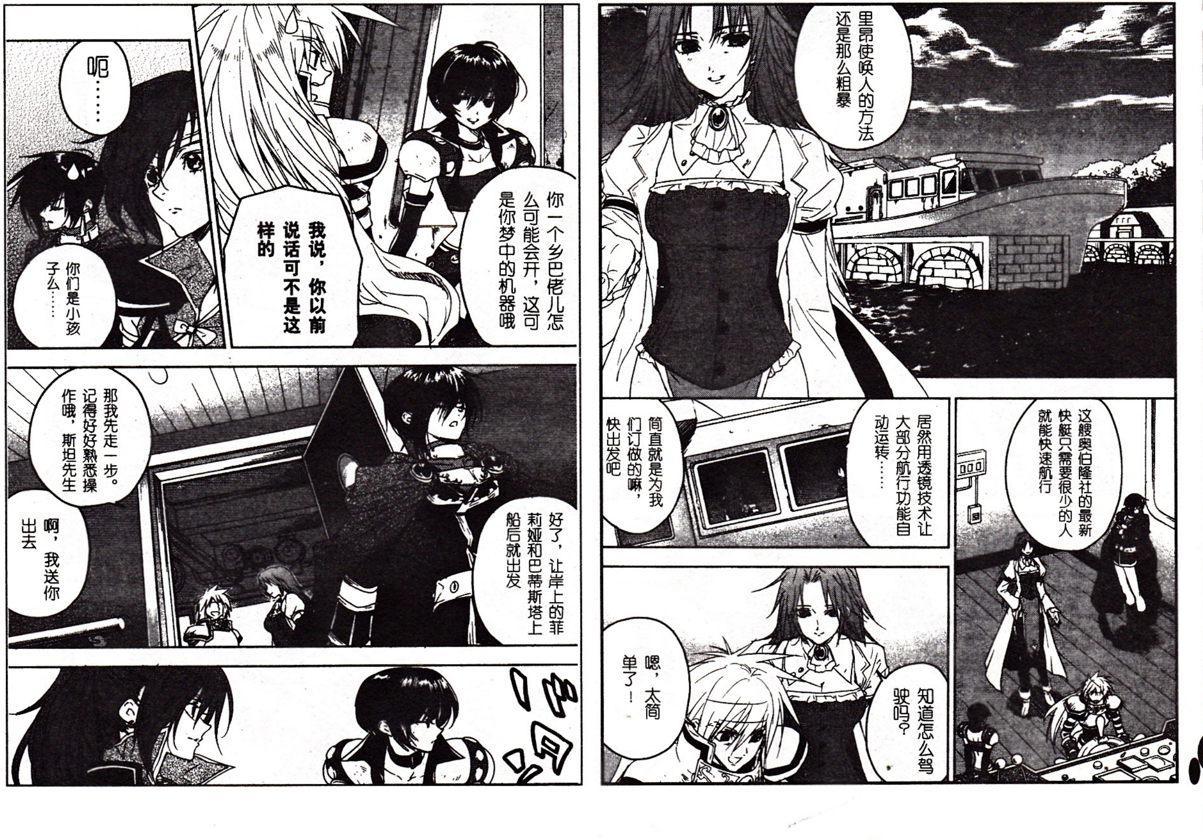


第十二回
反击开始！
集合三个人的力量击败敌人！
喝啊啊啊!!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呜……
干得好，斯坦！
里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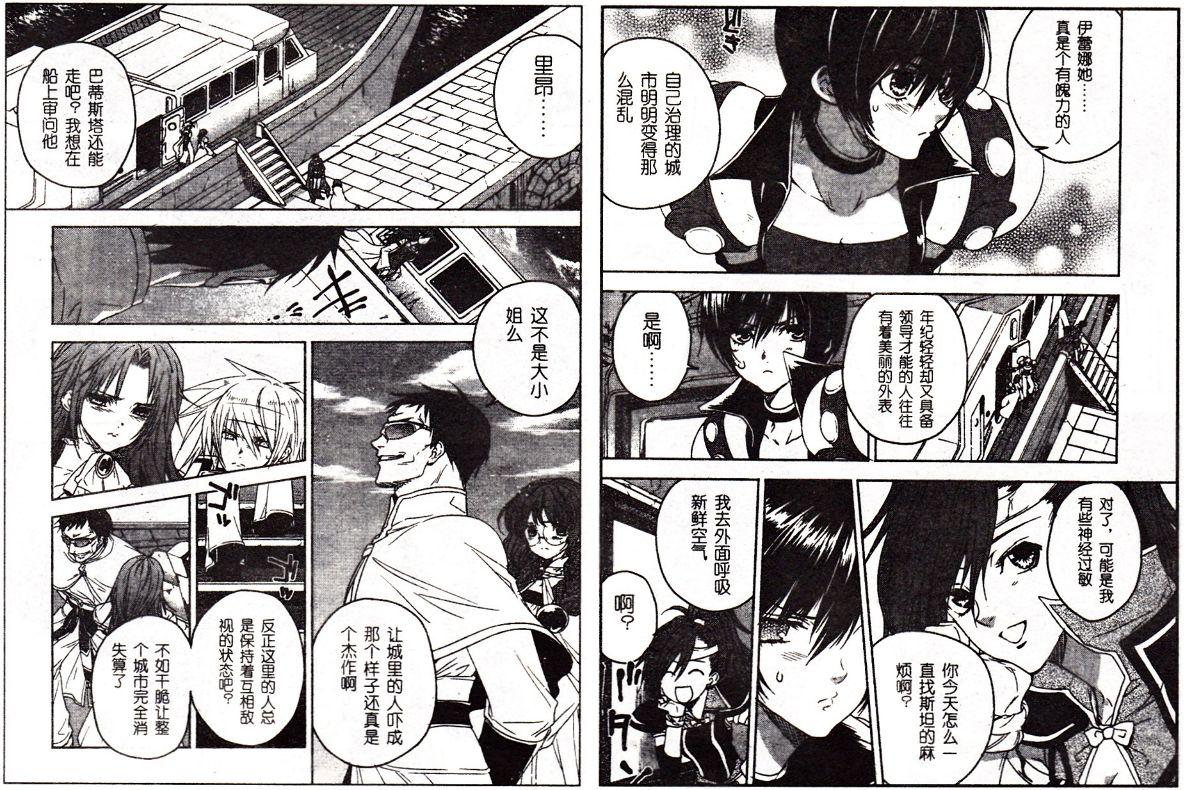

月闪光
这是你折断我匕首的回礼
呜呢呢……
菲莉娅，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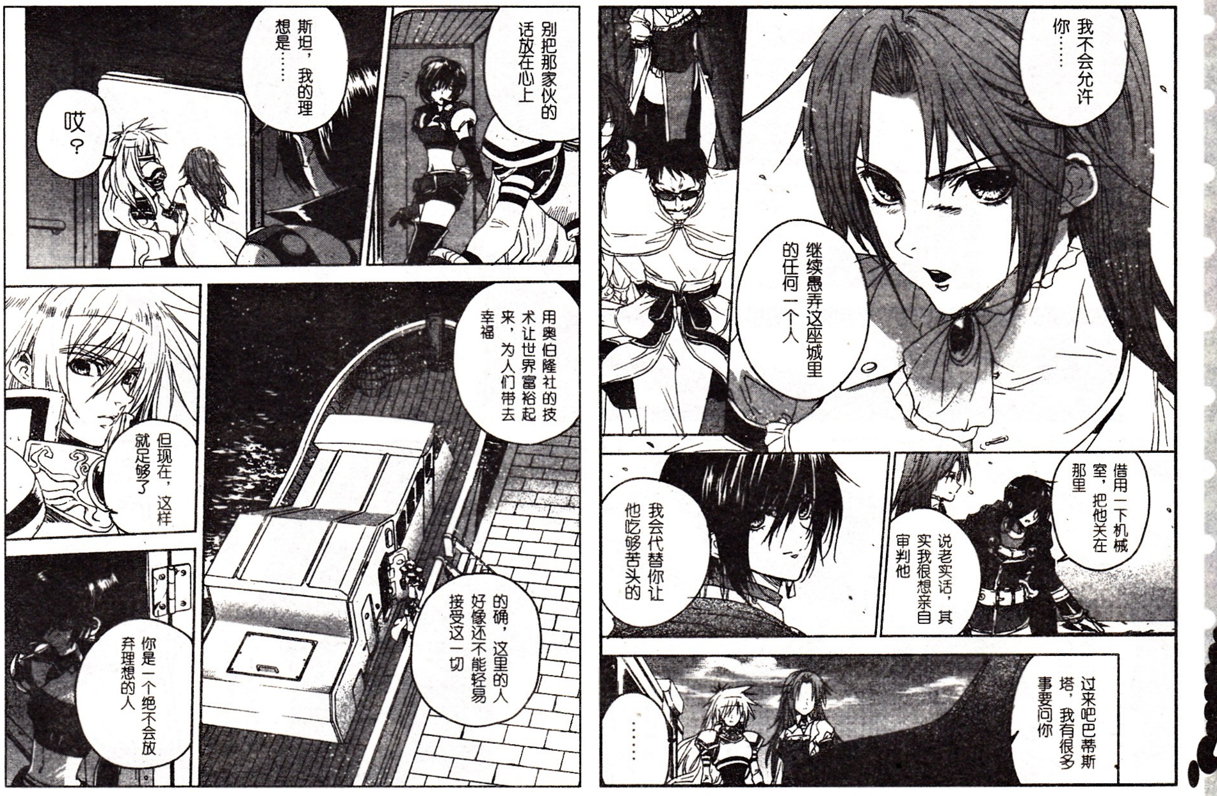

火焰龙卷风!!
干掉他了?
直接命中，他再怎么厉害也应该没法动弹了
这下得救了……
巴蒂斯塔……


斯坦，把巴蒂斯塔捆起来！
你让我歇会儿不行么……
不过，真没想到他们竟敢干出这种事……
好像是伪装成普通的商船攻过来的
船里说不定还有敌人，不要大意
而且，说不定神之眼就在……
什么！
糟了！
余党想要逃走么！
真可惜啊，里昂
这次袭击开始的时候……
神之眼的转移准备就已经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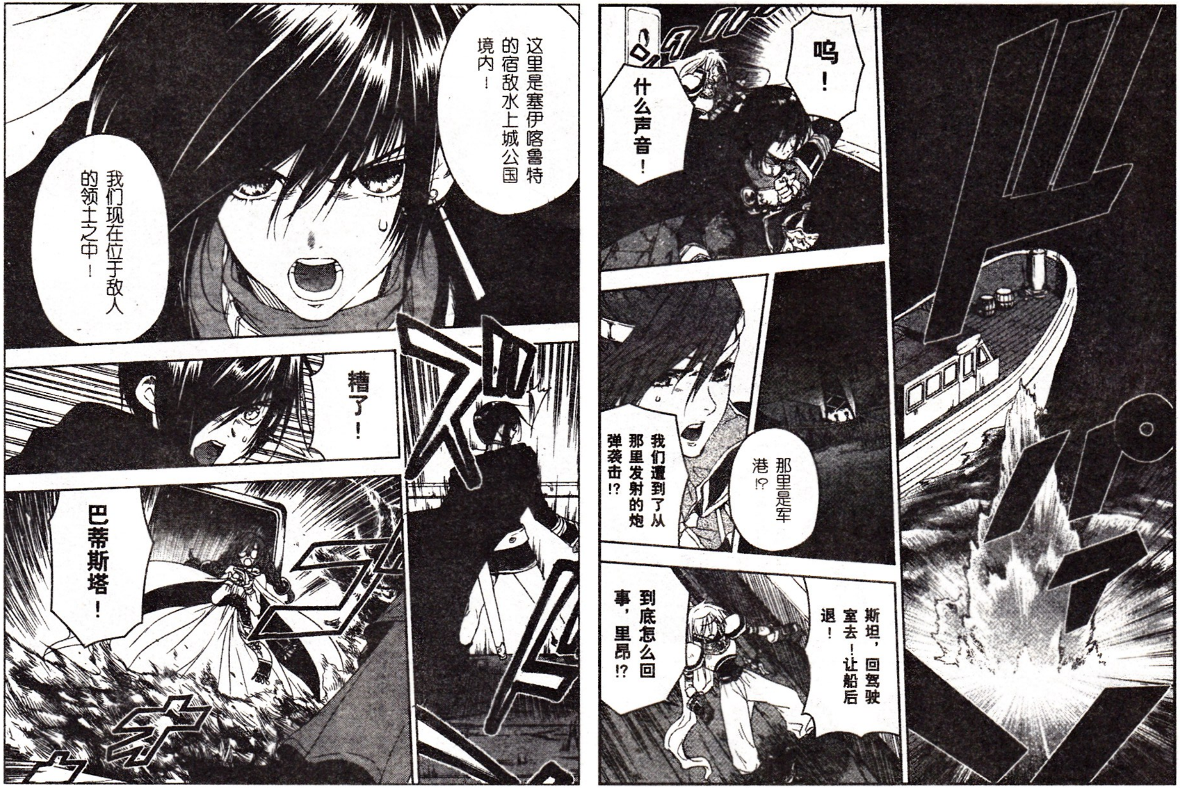
里昂使唤人的方法还是那么粗暴
这艘奥伯隆社的最新快艇只需要很少的人就能快速航行
居然用透镜技术让大部分航行功能自动运转……
简直就是为我们订做的嘛，快出发吧
知道怎么驾驶吗？
嗯，太简单了！
你一个乡巴佬儿怎么可能会开，这可是你梦中的机器哦
我说，你以前说话可不是这样的
呃……
你们是小孩子么……
好了，让岸上的菲莉娅和巴蒂斯塔上船后就出发
那我先走一步。记得好好熟悉操作哦，斯坦先生
啊，我送你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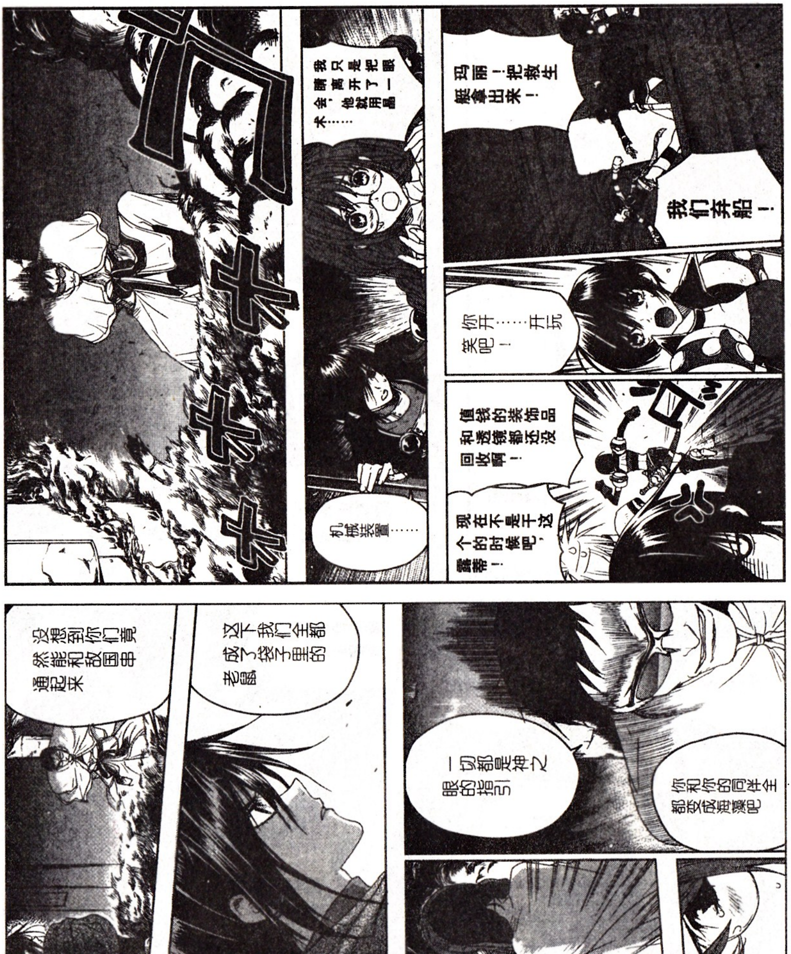

伊蕾娜她……真是个有魄力的人
自己治理的城市明明变得那么混乱
年纪轻轻却又具备领导才能的人往往有着美丽的外表
是啊……
对了，可能是我有些神经过敏
你今天怎么一直找斯坦的麻烦啊？
我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啊？
里昂……
巴蒂斯塔还能走吧？我想在船上审问他
这不是大小姐么
让城里的人吓成那个样子还真是个杰作啊
反正这里的人总是保持着互相敌视的状态吧？
不如干脆让整个城市完全消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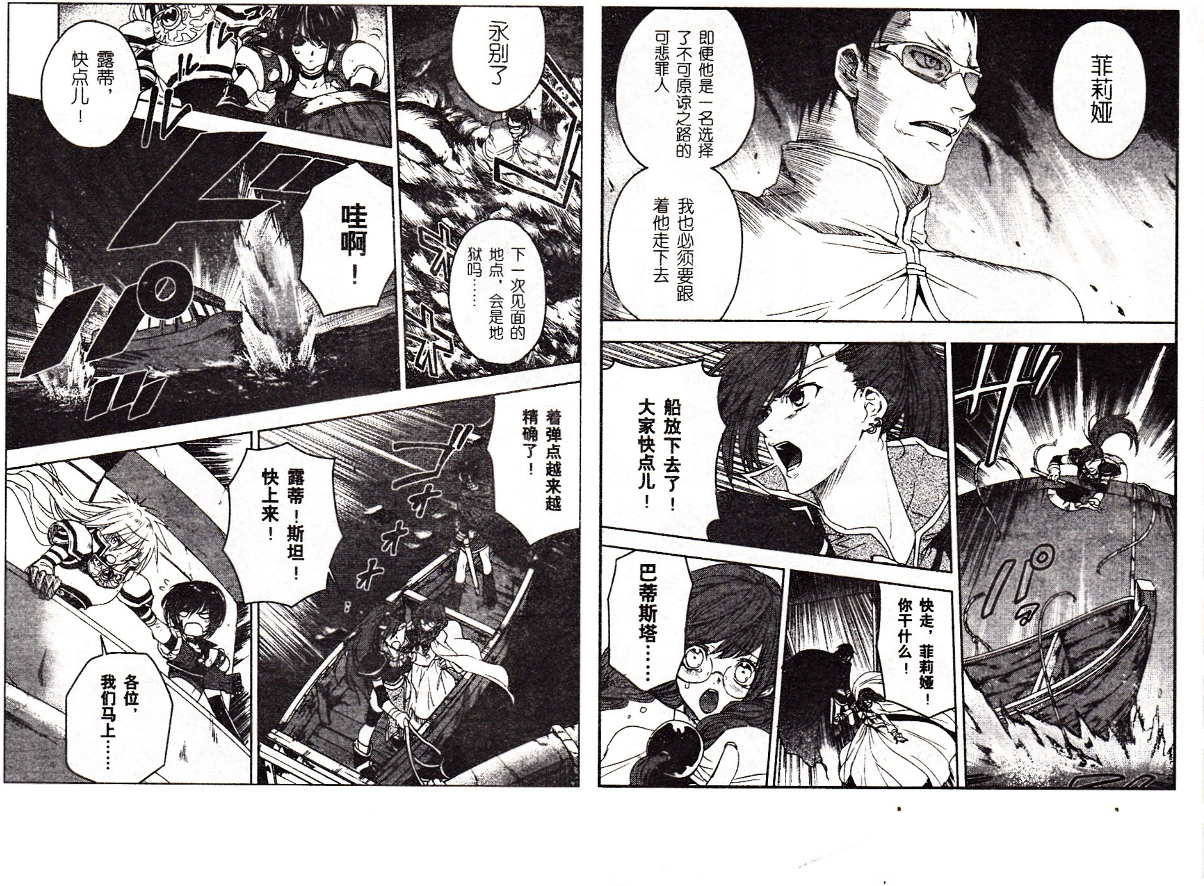

我不会允许你……
继续愚弄这座城里的任何一个人
借用一下机械室，把他关在那里
说老实话，其实我很想亲自审判他
我会代替你让他吃够苦头的
过来吧巴蒂斯塔，我有很多事要问你
……
别把那家伙的话放在心上
斯坦，我的理想是……
哎？
用奥伯隆社的技术让世界富裕起来，为人们带去幸福
的确，这里的人好像还不能轻易接受这一切
但现在，这样就足够了
你是一个绝不会放弃理想的人


诺伊舒达特西北
非菲兹喀鲁特管辖海域
别这么罗嗦，菲莉娅
简直就是在逼我对你们撒谎
这条航线真的没错吗?
斯坦的理想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如果能告诉我就好了
你没时间好好拷问我了
真是遗憾呐，里昂·马格那斯
什么意思?
巴蒂斯塔！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胆子还是这么大
要不要我找几块石头塞进你的嘴里?
切


这是驾驶室！里昂，听得到吗!?
能看到那艘我们追赶的船了！
但情况有些奇怪，你快去外面看看！
陆地？是他们下一个目的地吗？
到底有什么企图……
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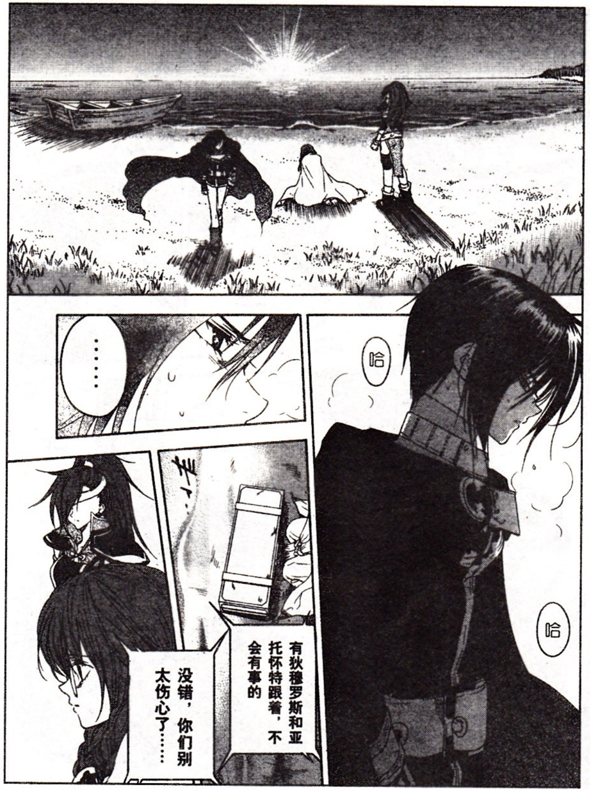

呜！
什么声音！
那里是军港!?
我们遭到了从那里发射的炮弹袭击!?
斯坦，回驾驶室去！让船后退！
到底怎么回事，里昂!?
这里是塞伊喀鲁特的宿敌水上城公国境内！
我们现在位于敌人的领土之中！
糟了！
巴蒂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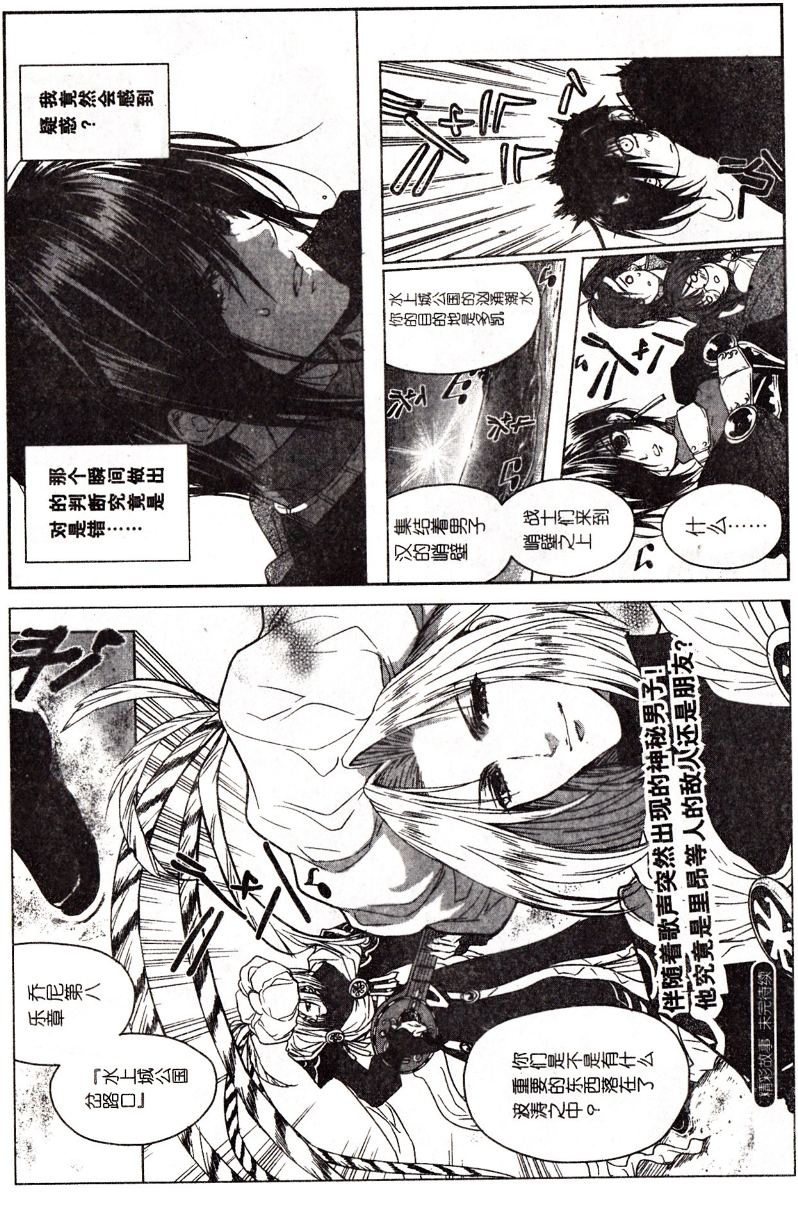

玛丽！把救生艇拿出来！
我们弃船！
你开……开玩笑吧！
值钱的装饰品和透镜都还没回收啊！
现在不是干这个的时候吧，露蒂！
我只是把眼睛离开了一会，他就用晶术……
机械装置……
你和你的同伴全都变成海藻吧
一切都是神之眼的指引
回答我，巴蒂斯塔
你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去制造那些惨剧的吗!?
这下我们全都成了袋子里的老鼠
我好像太小看你们这帮混蛋了
没想到你们竟然能和敌国串通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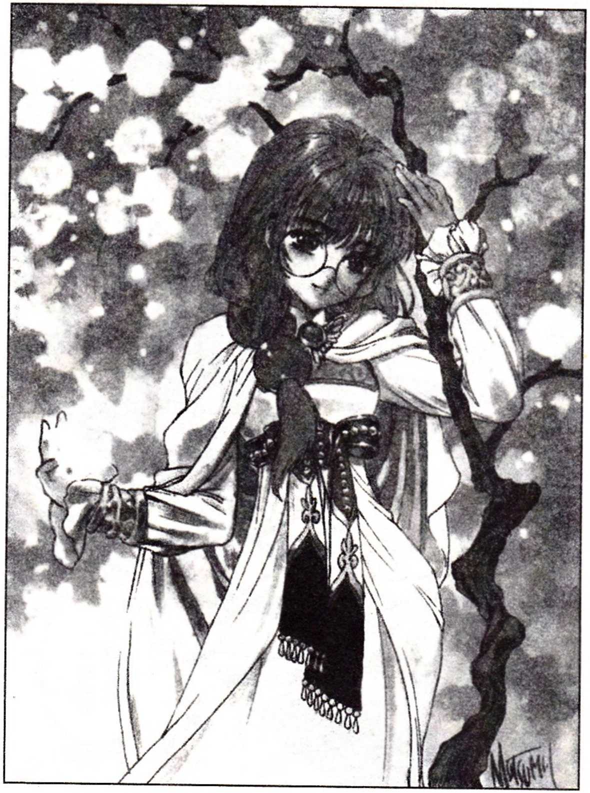

菲莉娅
即便他是一名选择
了不可原谅之路的
可悲罪人
我也必须要跟
着他走下去
船放下去了！
大家快点儿！
快走，菲莉娅！
你干什么！
巴蒂斯塔……
永别了
下一次见面的
地点，会是地
狱吗……
哇啊！
露蒂，
快点儿！
着弹点越来越
精确了！
露蒂！斯坦！
快上来！
各位，
我们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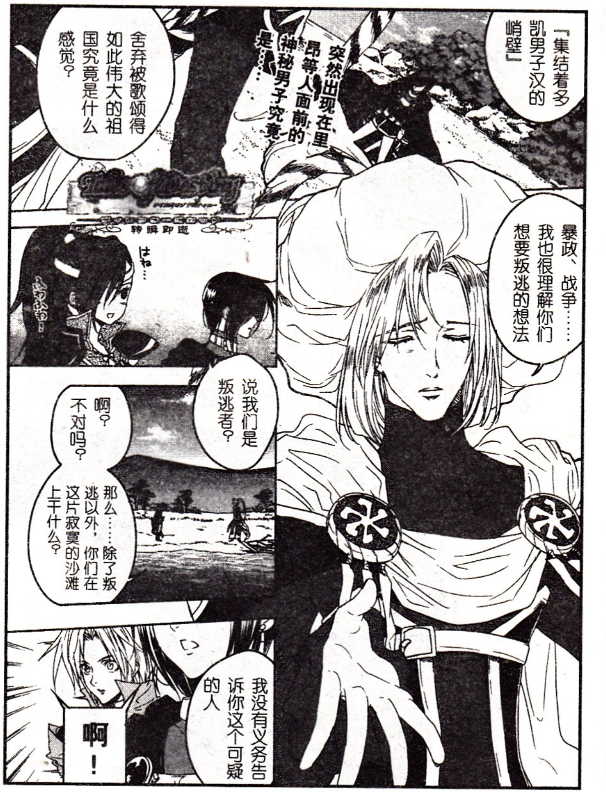

露蒂!!
斯坦!!


拿起桨，玛丽！
敌人的攻击还没有停止！
要是去救他们的话，我们全都得死！
我们有义务活下去，继续完成任务！
尽量远离那边的陆地！
快划！


哈
哈
……
有狄穆罗斯和亚托怀特跟着，不会有事的
没错，你们别太伤心了……


什么……
战士们采到峭壁之上
集结着男子汉的峭壁
水上城公园的汹涌潮水 你的目的地是多凯
我竟然会感到疑惑？
那个瞬间做出的判断究竟是对是错……
乔尼第八乐章
『水上城公园岔路口』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落在了波涛之中？
伴随着歌声突然出现的神秘男子！他究竟是里昂等人的敌人还是朋友？
精彩故事 未完待续




『集结着多凯男子汉的峭壁』
突然出现在里昂等人面前的神秘男子究竟是……
舍弃被歌颂得如此伟大的祖国究竟是什么感觉？
暴政、战争……我也很理解你们想要叛逃的想法
说我们是叛逃者？
啊？不对吗？
那么……除了叛逃以外，你们在这片寂寞的沙滩上干什么？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这个可疑的人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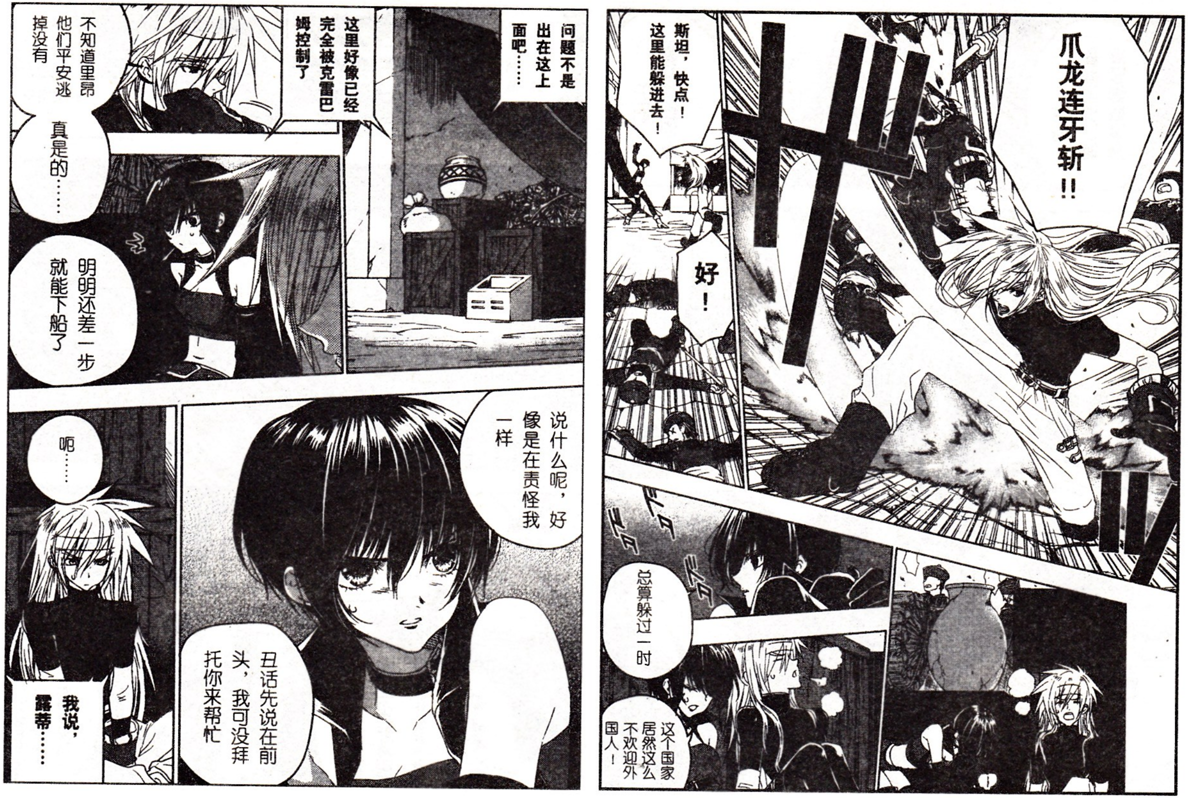

你认识克雷巴姆吗！
不管认不认识，那家伙都是这里的名人啊
真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清雨
几位不会是……
克雷巴姆派出的间谍吧？
态度一点儿也不诚恳
不会隐瞒了什么内幕吧？
你说克雷巴姆在多凯？
我找他有事，麻烦你带个路
他和多凯相勾结，在水上城公国制造了不小的动乱，简直就是个大坏蛋
如果诸位是他的老乡，我劝你们还是快回家吧
呃！
都已经到这儿来了……


这可真让人吃惊
什么！？
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再次见面
剑柄上的华丽纹样是从古代流传至今的杰尔贝花纹
这刀锋宛如在暗夜中跳动的雷光一般……
这是和我的祖国有着相同名字的宝剑『紫电』
大约在十年前失踪，是我国的珍宝
哼……
算了，跟我来
统治水上城公国的三大势力之一希坦（译注：在日语中和『紫电』发音相同）
我的确曾经被供奉在那里
乔尼大人，你没事吧
根据我的记忆，他是那里的第三王子乔尼·希坦
潜入的准备怎么样了？
万无一失。对了，您身后的是……
老家派来的一帮美女助手
说什么呢
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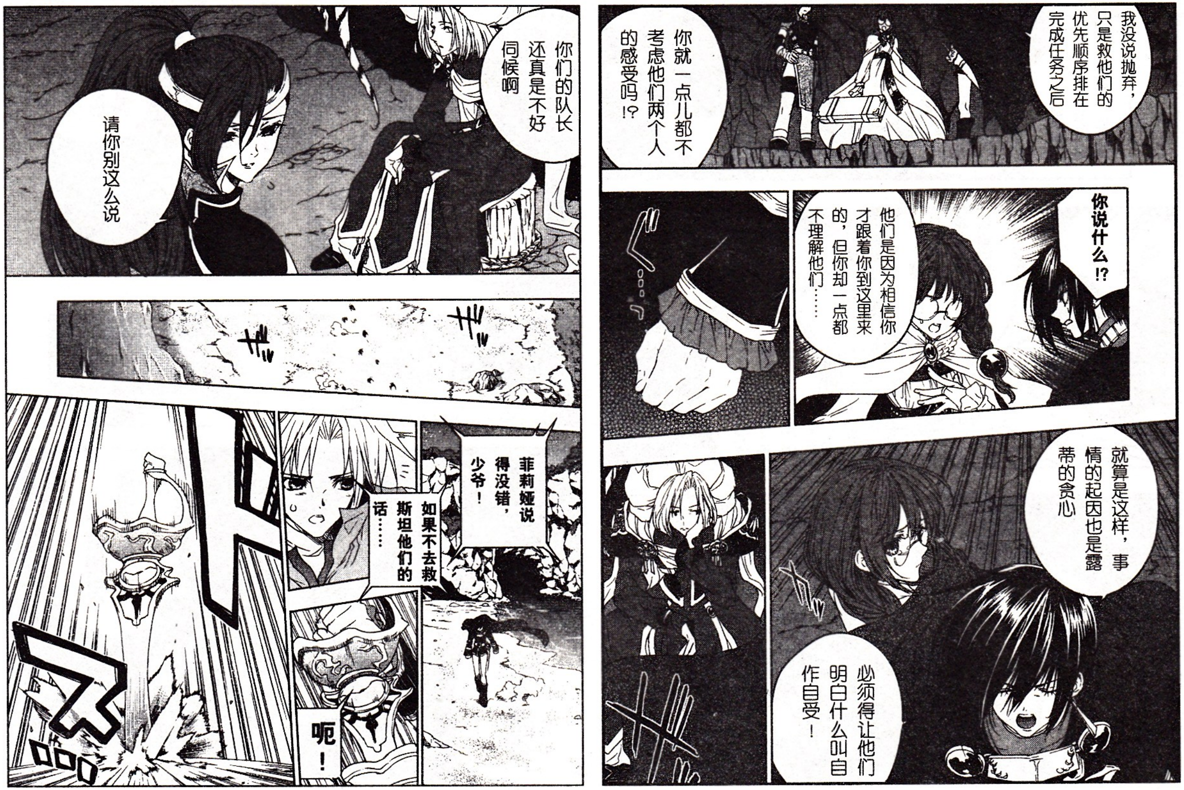

希坦好像是一个没有武装力量的和平主义国家
在这里集结这么多士兵，究竟想干什么呢……
敌人的动向呢？
还在等密探回报
那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为大家献上一曲怎么样
他倒是很像一个和平国家的王子……
那家伙……真的会把我们带到多凯去吗？
少爷，你就相信他吧
为什么？
他帮忙隐瞒了我们是外国人的事实，还答应给我们带路
我想他应该是值得信任的人
夏露
他曾经是你的主人吧
呃!!
不，他没有那样的资质
那么他曾经对你有恩？
这个……
很抱歉，这件事我……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和那家伙很熟嘛


真让人讨厌
乔尼大人，让您久等了
救援行动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哦，辛苦了
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为此专门找来了帮手
菲特大人一旦被处决，毛流全境就将落入敌人手中
原来如此
水上城公国全图
希坦
现在地
毛流
多凯
这些士兵并不属于希坦，而是邻国毛流的
应该是因为那里首先受到了多凯的进攻而向希坦求援
聪明
顺带一提，菲特是毛流的现任领主
打算利用我们救出被捕的领主吗
死一、两个外国人根本算不上什么损失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和你们在一起的话，至少我是不会死的吧？


因为……
我们有这把宝剑跟着啊……
乔尼大人，多凯那边好像出事了……
嗯？
现在正是我们进攻的好机会
好像有两名盗贼把那里搅得一团糟
多凯港现在是一片混乱
喂，那些盗贼有什么特征？
哎？那个……
虽然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他们使用的是奇怪的剑和妖术，好像非常强
是你们认识的人？
真会给人添麻烦……
ふう
同时
多凯军港
找到了！别跑！


爪龙连牙斩!!
斯坦，快点！这里能躲进去！
好！
总算躲过一时
这个国家居然这么不欢迎外国人！
问题不是出在这上面吧……
这里好像已经完全被克雷巴姆控制了
不知道里昂他们平安逃掉没有
真是的……
明明还差一步就能下船了
说什么呢，好像是在责怪我一样
丑话先说在前头，我可没拜托你来帮忙
呃……
我说，露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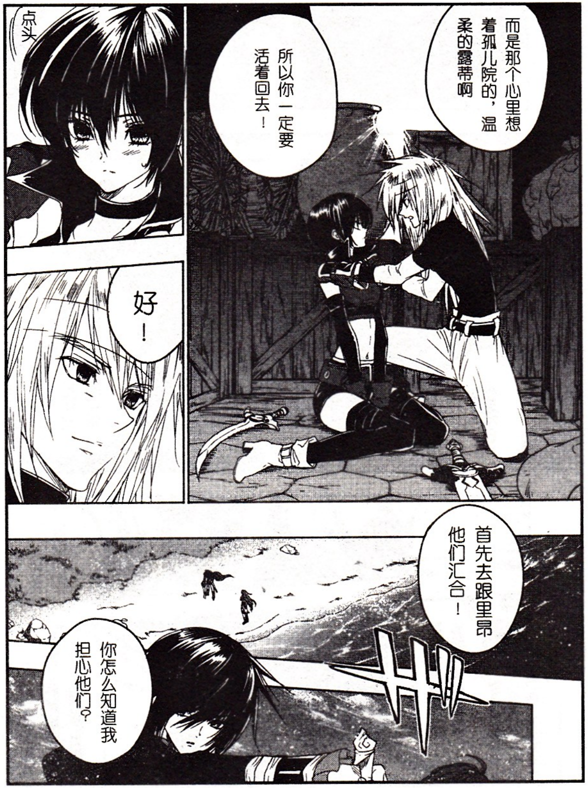

我想起了和你在国境的遗迹第一次见面时的事……
我把你从陷阱里救出来的时候，你也是这么唠唠叨叨的
那个时候你不也掉进陷阱了吗⁉
总之我跟菲莉娅还有伊蕾娜比起来就是粗鲁得多，这下你满意了吧
和那两个人有什么关系！怎么忽然把她们扯进来了！
唉！看着都头疼！
总之……露蒂你对钱这东西太执着了
你也清楚钱跟性命哪个更重要吧？
当然是钱
我有拼了命也要挣钱的理由
少爷！
你打算把他们两个人丢在这儿吗？
我们始终得继续追踪克雷巴姆
只要弄清楚他们还活着就足够了


我没说抛弃，只是救他们的优先顺序排在完成任务之后
你就一点儿都不考虑他们两个人的感受吗!?
你说什么!?
他们是因为相信你才跟着你到这里来的，但你却一点都不理解他们……
就算是这样，事情的起因也是露蒂的贪心
必须得让他们明白什么叫自作自受！
你们的队长还真是不好伺候啊
请你别这么说
菲莉娅说得没错，少爷！
如果不去救斯坦他们的话……
呃！


就连你也……
有事情瞒着我吧
你到底打算推脱到什么时候
好不容易才追到这儿，你们那为所欲为的态度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要放弃这个任务吗？
露蒂也好，菲莉娅也好，斯坦也好！就连你也是这样！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违抗我的命令！
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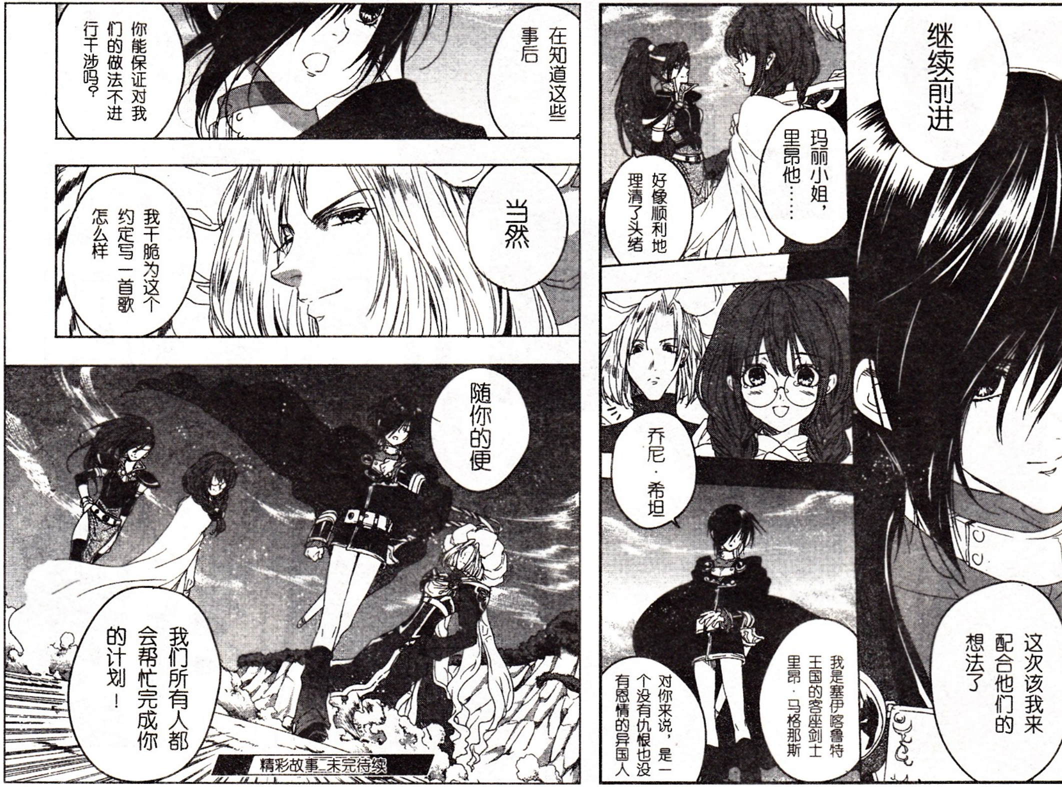

你的脸色比平时难看多了
很抱歉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我们居然让年纪最小的里昂来担任指挥官
不过……
有件事我无论如何也要告诉你
露蒂对金钱如此执着的原因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露蒂她……是个孤儿
她没有对父母的记忆，能依靠的地方只有从小生活的孤儿院
那家孤儿院好像由于经营困难而面临倒闭
想用钱来让孤儿院免于破产么……
哼
结果她也只是个天真的人
你还记得她在诺伊舒达特救过两个小孩子吧？


一边表现出一副脑子里只有钱的样子一边又受到感情的支配
如果真需要钱的话就不要做出那种天真的行为！
如果没有踩着其他人往上爬的觉悟，就会变成她那副样子！
你那是什么表情！
里昂
你之所以这么烦躁，不会是因为担心他们俩的安危吧？
好，我的话到此为止
那我就更不能让你死了！
孤儿院真正需要的根本不是钱！
好像说得有些过头了，听上去是不是像在说谎？
就算你不相信也没关系
我终归还是需要钱……


而是那个心里想着孤儿院的，温柔的露蒂啊
所以你一定要活着回去！
点头
好！
首先去跟里昂他们汇合！
你怎么知道我担心他们？


换作以前的里昂，你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两个人
但你刚才却说露蒂『天真』
这不正是你希望她能活下去的证明吗？
希望她活下去……
原来如此
仔细一想，好像曾经和斯坦约好
『绝对不要死』


我为刚才的失态道歉
夏露也是
啊！
没关系的，少爷
关键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害怕失去他们，最后……
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也同样敬佩着他们
就像他们敬佩着我一样
这种焦虑也是因为对任务感到迷惑才产生的


继续前进
玛丽小姐，里昂他……
好像顺利地理清了头绪
乔尼·希坦
我是塞伊喀鲁特王国的客座剑士里昂·马格那斯
对你来说，是一个没有仇恨也没有恩情的异国人
这次该我来配合他们的想法了
在知道这些事后
你能保证对我们的做法不进行干涉吗？
当然
我干脆为这个约定写一首歌怎么样
随你的便
我们所有人都会帮忙完成你的计划！
精彩故事_未完待续

流风之剑

——《火焰纹章 烈火之剑》同人



文／愤怒的老山龙　编／夜蓝

第一章
灰衣的旅人

在那座岛屿上发生的龙与人之战已经过去四年了。

并不是艾雷布大陆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在那场危机中挫败了邪恶的黑暗法师奈哥尔阴谋的勇者们的姓名，而除了当时的勇者的伙伴们以外，更是几乎没有人知道曾有一位连武器都拿不动、没有任何战斗力、却一直能够提供最可靠帮助的人的存在，然而说起“神军师”玛克之名，在艾雷布却是无人不知的。

三年之前伯尔尼和艾特鲁斯坎之

间的短暂战争，竟然是为了一个人爆发的，这个人正是我——玛克。

此刻我正坐在艾特鲁斯坎的某座豪宅中，悠闲地喝着下午茶——起码表面上是如此。

“真是没想到这种时候还能在这里看到你啊。”坐在我对面的男主人，语气中带着那么一丝惊讶。

坐在他身旁的娇妻正试图教会怀抱中的孩子叫我“叔叔”这个词语，虽然结果证明这是徒劳的，然而母子俩都是一副开心得不得了的表情。这一对羡煞千万人的神仙眷侣，都曾经是我四年前最值得信任的伙伴。记不清有多少次，他们曾挡在我的身前，为我挡住一次次致命的攻击。

已经……过去四年了啊。

“竟然为了一个男人而导致两个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玛克，你可真是个祸水呢，不愧是有着‘神军师’之称的可怕男人啊！”银发的男主人侧过身子注视着他那可爱的小儿子，语气中却依然透露着对我无尽的揶揄。

“别拿那种称号说事。说来，你不也是有着‘银之魔道将军’之称的贤者么！”我将相同的话反击给年纪轻轻便满头银发的利库雷公爵。

对方只是笑笑，举起了手中的茶杯，“别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艾特鲁斯坎的魔道将军了。”

“就是被你这种笑容给骗到，露依丝夫人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吧？”并不擅长辩驳的我试图在公爵夫人身上扳回一城。

“格雷，叫玛克叔叔。”坐在对面的金发美女却一心在哄自己的儿子开心，似乎完全没有与我斗嘴的打算。

“哎呀，有时候想想，还真是羡慕你们啊……”我无奈地摊开了双手，这一次说的可是真心实意的话了。

“我们可以抽身事外，远离政权的中心，那是因为一个魔法师，哪怕他再强大，在大规模的战场上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可你却不一样，作为一名军师，很可能连你自己都不清楚你在大陆各国国君眼中的价值，如果他们得不到你——就必然要毁掉你。”

“他们都太高估我了，”我苦笑道，“如果没有你们这些可以信赖的伙伴，我的头脑就是再强十倍也无济于事。”

“也不必这么说，你到底有多少才能，曾经被你指挥过的我们可是最清楚的。”

潘特和露依丝——永远是这么恬静淡然，从不会被任何事情轻易蒙蔽了双眼，即使看到被伯尔尼和艾特鲁斯坎两国通缉的我突然出现在门前，也没有过半分动摇，只是一如既往地像老朋友一般热情地招待我。这样的人，不愧被称为“贤者”吧，相比之下，我……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工具罢了。

“琳她……很想念你呢，听说她一直在找你，从来没有放弃过。”露依丝把目光从他们的儿子格雷身上移开，淡淡地看着我。

“这个世界上寻找我的人还少么？

那两个国家不是也一直在寻找我的踪影！”我颇有些自嘲地说。

“你知道的，那是不一样的。”潘特没有多说什么，他很了解我的脾性，正如我也了解他一样。

一时间，庭院中陷入了沉默，只余下格雷小小的鼾声。

这时，利库雷家的管家忽然走了进来，递给潘特一封包装精美的信。

潘特打开信，只看了一眼便抬起头对我说：“基亚兰领主，豪森大人，在一天之前去世了。”

“你还好吗？”

“你在草原的入口晕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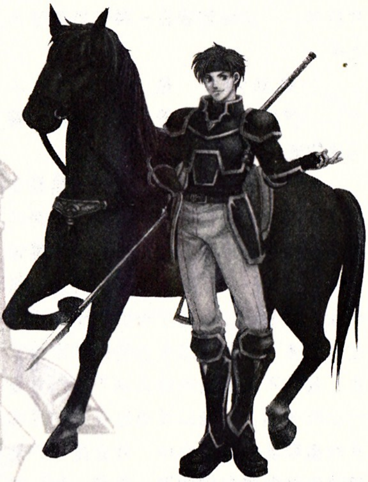
“我叫琳，是罗鲁卡族的。”

“你呢，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玛克？好奇怪的名字啊……”

醒来的我，望见窗外的一轮明月，刚才我再一次梦见了草原。萨卡的草原无疑是令人难忘的，尤其是那来自草原的女子——深藏在内心最深处的记忆如雾气般喷薄而出，怎样也抑制不住的是那份无法割舍的思念。四年前的旅程中，最亲密的伙伴们曾在一场场生死战斗中结下割舍不断的感情羁绊……

毫无疑问，在那次旅程中，每一个伙伴都是值得信赖的，可是真正能让我敞开心扉的，仍然只有她一个人。也只有为了她，我才能努力到那种程度吧，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当时的我们真是创造了了不起的战绩呢。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个时候，我天真地以为，我们能这样一直在一起……



心痛如刀割，一下一下地割开了回忆的面纱，那些我以为早已经放下的，再次一点一滴地浮上心头，紧紧地缠绕住我的心脏，让我的呼吸几乎停滞。我痛苦地握紧了双拳，两行泪水悄然流下。

该来的，还是会来吧，这一次，我不会选择逃避了！

“已经到基亚兰了啊。”我走下马车，随手掏出小费扔给身后的车夫。

再次踏上了这片我已经离开了整整三年的土地。拉了拉头上的帽子，确保自己的面容不会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我缓缓地行走在三年没有踏足的土地上。没有心思去看离开的这三年中基亚兰的变化，我径直走到了领主府门前，却只能在外徘徊。

现在的我，要以怎样的身分出现在她眼前？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领主府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整座府邸上上下下一

片寂静，一切都沉寂在一种奇妙的悲伤之中。

“豪森大人，是一位善良的人呢。”我静静地伫立着，在心中回忆着与这位老人相识的一点一滴。

本性善良，但是思想古板，这是长期身居高位的人们惯有的通病。作为外祖父，他希望琳的归宿是一位有力量保护她的英雄——显然我不是那种人，然而女儿的悲剧让他对于琳的事情并不敢过问太多……直到三年前的那件事情发生。我并不清楚我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可我从没想过在伯尔尼和艾特鲁斯坎的国君心中，我会是一件能够决定战争走向的利器。在与“牙”的战斗中，我的名声早已不胫而走，而那件事的一年之后，终于……

“嗨！”拍在我肩膀上那只有力的大手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回过头，面前站着的是一名身穿红色铠甲的骑士。

“肯特，琳……在么？”踌躇着，我还是说出了那个令人挂念的名字。

肯特没有看我，反而静静地望向了空旷的大街，过了半晌，他才缓缓地开了口，语气中带着说不出的苦涩：“豪森大人死后，琳迪斯小姐宣布放弃了领地的继承权，把基亚兰交给奥斯迪亚统治，而她本人决定回到草原，接受‘剑魔’卡雷尔的挑战。”

顿了一顿，他接着说：“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小姐已经出发了。”

我茫然地看着肯特，真红之骑士似乎不愿直视我——他的眼角犹自有尚未擦干的泪水。

“又差了一步么……”我苦笑着望向远方，“谢谢你，肯特。”

下意识地与老友告别之后，我的内心被空虚充斥着，在天空中，我仿佛看到了那抹淡绿色的身影正在对我微笑。

等着我吧，琳，我会追上你的脚步的，这一次，我不会再逃避了！

第二章 草原的公主

“走吧。”依然是基亚兰的街道，在玛克视线之外的地方，从一驾马车中传出了一个温柔而坚定的声音。

“可是，这样……真的好么？对玛克君？”车夫低声问道。

如果基亚兰任何一位公民看到他斗笠下的真面目，恐怕都会惊呼出声——这个人竟然是在基亚兰与肯特大人齐名的骑士，被称为“青碧之枪”的风流骑士赛因！

“现在的我……还不能去见他。”

“明白了。”

马车缓缓向萨卡的草原前行。

“谢谢你，鲁斯。”青衣的少女举起了手中的热茶。

回到草原的第一站是库特拉族的领地，因为这里有一位老朋友。年轻的草原之狼，库特拉族下任族长的不二人选——鲁斯，在四年之前也曾经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思绪回转到那次永生难忘的历程，琳并没有注意到面前之

人眼中的担忧之色。

“可能的话，我真想阻止你这种愚蠢的行为。”鲁斯谨慎地组织着自己的措辞，可最终还是以最直白的方式说了出来。

琳只是淡然一笑，没有丝毫的不快，因为她知道，鲁斯并不擅长与人交流，能这样说代表他是真正的关心自己。

“这是我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也是我在龙之门前与卡雷尔的约定。”

“为什么，你并不是那种在意虚名的人。”鲁斯皱了皱眉。

“鲁斯，你不懂……”琳轻叹了一口气。

两个人都有一颗孤独的心，鲁斯的孤独是源于萨卡人的高傲，而琳孤独的根源却是寂寞——彻头彻尾的寂寞，萨卡草原上初出茅庐的女剑士的寂寞。

两颗孤独的心，终究不能合成一颗温暖的心。鲁斯的心微微作痛，却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也拿起了自己面前的热茶。他知道到了这个地步，再说什么都已经没有用了。

就在这时，门外似乎发生了纠纷，随即帐篷的门被强行打开，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剑士闯了进来。

“疾？”鲁斯有些惊奇，虽然对方是自己的伙伴，可是这些年疾的行踪飘忽不定，自己也只是跟他匆匆见过几面而已。

“我是来找琳的，”疾调整了一下因为刚才的狂奔而有些不均匀的呼吸，“能出来一下么？”

“嗯。”似乎早已料到疾会这样说，琳拿起了自己随身佩戴的精灵之剑，紧随疾走了出去。

今夜的天空没有云，月光下，两个瘦削的身影走上了库特拉族栖居地附近的一座小山。

“与黑之牙的那场战斗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而在这几年的游历中，我一点点地消化了这些所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一直在变强，越来越强！可越是这样，我就越体会到师傅的强大，我和他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已经强得不像是人了！”年轻的剑士抿了抿嘴唇，眼中放出了坚毅的光芒。

“来吧，琳，如果你连我都不能战



胜，那么也没有必要去挑战我师傅！”

琳没有说什么，只是平静地举起了自己的剑。

月光如水，万籁俱寂，只余下轻风吹过的声音。下一刻，剑魔传人与草原公主的身形交织成一片炫目的剑影。

琳与卡雷尔决斗的消息并不隐秘，相反这个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草原，甚至远在伯尔尼、艾特鲁斯坎和利基亚同盟的人也都在半个月前就听说了这个消息。许多武者不远万里赶到萨卡，只为目睹这两位传说中的强者的对决。

“剑魔”卡雷尔虽然喜怒无常，行事全凭自己一人之喜怒，而且杀人无度，可他的强大却是公认的，据说黑之牙在最强盛的时期都不愿去招惹这个煞神。无论是西方三岛的“石巨人”凯雷斯还是伊利亚的最强魔法师“冰帝”都是叱咤一时的强者，可他们全都相继死在了卡雷尔的剑下，而曾经以一人之力歼灭整个佣兵团的传闻更成就了“剑魔”的凶名。这位手持倭刀的杀人者在三年前艾特鲁斯坎与伯尔尼因为争夺“神军师”玛克而引发的战争中，以佣兵的身分加入了艾特鲁斯坎军，结果竟在上千人的战场中取下了伯尔尼三龙将之一的首级，这样的战果简直令听到的人战栗。可以说，卡雷尔，就是这片草原的噩梦。

而利刃之领主琳迪斯，作为亲手屠龙的三位勇者之一，对于那些新生代的冒险家来说也已经属于传说中的英雄了。同时，拥有“草原公主”之称的她还十分年轻，更是萨卡草原的骄傲。虽然这四年来没有人见过琳出手，然而仅凭屠龙的战绩便足以让她跻身传说之列，更何况她还是亲手打倒了黑之牙中的最强剑士“白狼”罗伊德，并能与黑之牙最强者“死神”贾法尔分庭抗礼的人。

“一边是草原的公主，一边是草原的噩梦，你更看好谁？”被称为灰色之狼的老人看向自己的爱子鲁斯，鲁斯却没有说话。

老人笑了笑，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身为过来人的他又怎能看不出儿子看着琳迪斯时那种眼神的含义。

艾雷布的人们都知道，在“剑魔”卡雷尔剑下，败即是死。换言之，今天的决斗，是一场死斗。

决战的地点，是昔日罗鲁卡族居住的草原，也就是琳出生的地方，同时，也是名为琳的菜鸟剑士与名为玛克的见习军师相遇的地方。

这里，是那一场传说的起点。

今天，这里将迎来新的传说。

第三章 往事如风

这场草原强者之战的消息传得非常快，在萨卡更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我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得知了决斗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然后，我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往罗鲁卡族的旧址。对我来说，那亦是一个充满着回忆的地方，因为我作为军师的第



一场战斗，正是在那里打响的。

“什么？玛克你是见习军师啊，那么，两个人一起去吧。”

“玛克……如果我输了……你一定要逃走啊！”

琳……琳……琳！！你这个傻瓜，究竟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虽然卡雷尔也算是当年的战斗中可以信赖的伙伴之一，而且绝对是强有力的伙伴，可正是因为我了解他这个人，才更加清楚这一战的凶险。正如草原之民口中流传的那样，在“剑魔”卡雷尔剑下，败即是死。这个人的心中只有剑！他本人就是一把绝世凶器，甚至他的父母家人，也都在他追求剑道的过程中被他亲手斩杀！他是绝对不会为了所谓并肩作战的情谊而放过一个难得对手的鲜血的。

“还有很多战斗，不变强是不行的，一定要变成不输给任何人那样强……”

“玛克你是为了军师的修行而在艾雷布旅行的吧？我也……一起去，可不可以？”

脑海中闪过我第一次遇见琳时的点点滴滴，我心中的滋味说不清是苦涩还是什么，当年那个青涩的女孩子已经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成长为能够挑战大陆最强剑魔的人了么？还是说，她还记得那个约定么。

记忆中慢慢清晰的，是那个我作为军师初次战斗胜利的早晨。

“所以，玛克，我们一起修行可以吗？你是最棒的军师，我是最强的剑士，一起加油吧！好吗？”

最强的……剑士么？琳，你该不会真的是为了这个无聊的理由吧？并不擅长骑马的我咬紧牙关，强忍着想要呕吐出来的冲动，俯下身子紧紧贴在马背上。快一点！再快一点啊！我在心底疯狂地呐喊。我听到了自己的心滴血的声音。

“琳！等着我啊！”

那场屠龙之战后，我在基亚兰度过了一年平静的时光，没有战斗自然也就不需要军师，而我也乐得过一个普通人身分的生活。说到底，我并不适合英雄的身分，艾里乌德和赫克托耳他们才是真正能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在那一战中成为屠龙勇者的琳，却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做一个合格的王女，从小在草原长

大的她对于那些贵族之间的礼仪可以说没有任何常识，为此她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在这方面的学习上——哪怕只为了让外祖父豪森开心也好。所以在琳为期一年的礼仪学习课结业之前，我并没有多少与她见面的机会，当时我并没有在意，那个时候甚至以为我会就这样在基亚兰常住下去，直到老去。

终于有一天，伯尔尼和艾特鲁斯坎几乎是同时以奇怪的罪名通缉了我，而且出动了正规军威胁基亚兰把我交出来。好不容易得到的平静生活就这样破灭了，豪森大人虽然倾向于将我交给两国平息这场危机，可是因为琳的原因而很难下决定，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时候，基亚兰人民看我的眼神也开始变了，不再是看待屠龙英雄的眼神，而是看待灾星的眼神，平时关系很好的朋友甚至像躲避灾疫一样躲着我。我知道应该离开的时候到了，即使琳对外公再孝顺一万倍也不会让事态发生任何改变。琳身为基亚兰的王女，以后会是基亚兰的领主，我怎么能让她因为包庇我而……我不能留下来，那只会让琳困扰。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一个人逃出了基亚兰，再次开始了熟悉的流浪生活。

我和琳的故事，也就这样没有了下文。

我没有想到，琳竟然会在外祖父过世后直接放弃对基亚兰的统治权，可是略微想一想也就能明白了，这本来就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如果不是为了惟一的亲人，她甚至这四年都不会在基亚兰度过，而回到草原的决定，也一定是她早就下定决心了的。即使这里也有拥护她热爱她的民众，可是琳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束缚的。

琳，她本来就是一阵来自草原的风啊。谁又能决定风的方向？

可她为什么又要与卡雷尔决战呢？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已经被人们说成是大陆上最强的军师么？

我分明感觉到自己的心正在抽搐。

如果早一点认清自己的感觉，一切都不会这样了吧。

“琳，等着我！”

第四章
流风之剑

站在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这多年没有呼吸过的空气里都带着熟悉的味道。

被称为“剑魔”的男人，此刻就站在她的面前。卡雷尔的长发迎风飞舞，犹如古代传说中的魔王，然而长发下的脸庞却是异常的宁静，犹如艾莉米奴教最虔诚的教徒朝圣时的表情。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卡雷尔的眼神就仿佛在欣赏一件无价的宝物。

围观的人们在两个人的周围围成了一个直径足够大的圆形空间，这些人大多是在各自的领地内小有名气的强者，甚至某些人还是整个艾雷布知名的勇者，而站在这个圆环最内环的疾和赛因无疑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你觉得琳小姐的胜算大么？”脸上没有了往日的轻浮，可以看得出赛因是真的很为琳担心。

疾的脸色出奇的苍白，看起来像是大病初愈，可其中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场上的琳和他自己才知道了。

“现在的琳，绝对有资格同师傅一战了，只是，谁会胜这种事情，恐怕只有老天知道吧，毕竟他们两个现在已经算是同类人了。”

“同类人？”赛因皱了皱眉头。

“是啊，他们都是拥有了剑之心的人。”疾淡然地说。与琳的一战，他收获了很多，相信只要假以时日，自己也一定能跻身到真正的“剑圣”行列。

“咦？那是……玛克？是玛克！”赛因激动地跳了起来，那个男人终于还是来了！

我拼命挤开周围不满的人群，哪怕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如同凶神恶煞一般。然而，这个时候我悲哀地发现自己平时缺乏锻炼的身体完全不足以应付这种场面，我就像狂风中的羊皮纸一样被人潮挤来挤去，却怎么都无法接近最前排。我咬紧牙关，闭上眼，不要命一样地一头钻进人群中，任凭别人强健的肌肉和金属的武器在我身上留下累累伤痕。

——琳！！就算是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就在我累得快要虚脱掉时，一双强有力的手托起了我，硬是把我从人群中拉进了最内圈。抬头一望，原来是赛因——琳曾经最忠诚的家臣。顾不得跟赛因打招呼，我急忙朝眼前决斗的二人看去。

卡雷尔已经闭上双眼有一阵子了，而琳依然在场地中四处张望着什么。终于，她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那整整三年再没见过的眼神！

眼睛的主人伸出右手，对她翘起了大拇指。琳微笑着同样伸出了右手，两个人的拇指空中同时虚按了一下，一如当年初识的二人在这里做过的一样。两个人从眼神中，读出了彼此的心声。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琳，一定要平安回来，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呢。”

“是玛克么？看来你侍奉这柄剑的心仍然未够坚定呢。”卡雷尔向琳视线投去的方向看了一眼，淡淡地说。

“不，卡雷尔，你错了。你心中有剑，而我剑中有心。”从见到玛克的那一刻起，琳的身上就爆发出了无比强大的信心。

卡雷尔的瞳孔急剧地收缩着，双眼几乎成了一条缝。

“有点儿意思……不愧是我亲手选定的对手，三领主中真正的最强者，琳迪斯！无论是利基亚第一骑士艾里乌德，还是奥斯迪亚的勇将赫克托耳，都是凭借神将器才能站在与龙决战的舞台上，可是……只有你，凭借自己的力量，亲手斩杀了太古之龙！那么，就让我见识一下吧。你的剑之道！”咆哮了一声后，卡雷尔握紧了手中的倭刀，猛地低下身子，以肉眼难以分辨的速度化为一道残影，无形的杀气紧紧锁定在琳的身上。

同一个瞬间，琳的右手紧握曾被

龙血浸泡过的精灵之剑——索尔·卡缇，身体向后微倾，摆出了一个古朴的姿势。

对于真正的强者，胜败只在一刹那。电光火石之间，两个人的身影交错分开。

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睁大自己的眼睛，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细节。

“唰——”这是卡雷尔被斩断的长发飘落在地上的声音，世人心中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剑魔终于败了。

当卡雷尔满心喜悦地挥刀斩在琳的身体上时，他就知道自己完全输了，手上根本没有感受到一点力道，那只是一团空气组成的虚影。

卡雷尔颤抖着轻声问道：“这是什么剑术？”

“流风之剑，无形无相，无所不断。”琳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表情却完全轻松了下来，“卡雷尔，无情之剑注定寂寞，那不是真正的强大，只有为了想要保护的人而挥动的剑，才是世上最强的剑。”

说完，琳转身走开，只余下战败的剑魔独自伫立，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在这一刻，琳成为了艾雷布大陆上最强的剑士。

看着缓步走来的琳，玛克读出了她的唇语。

“我不是说过么，一定要变得不输给任何人那样强……”

尾声

新的传说

南风吹过草原，仿佛昭告着春天的结束。在罗鲁卡的草地上，一男一女各呈大字惬意地仰卧着，他们的手紧紧牵在一起。

“琳……我终于收到了，你的心意，只属于我的……你的那份心声。”

“玛克……你离开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是那么孤独……我追寻了那么久，才发现我最想要的其实早已在身边。”

“今后的打算呢，琳？”

“其实，没有神将器的庇护而直接与火龙正面交手的我，早在那时就留下了严重的内伤，而昨天与卡雷尔的一战，再次引发了旧伤……恐怕，我今后再也不能挥剑了。玛克，你不是什么弹指之间便能改变历史的旷世奇才、天才军师，我也不是那个艾雷布剑术第一的女剑圣，好么？以后就让我做你身边的女人吧，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泪水的花朵无声绽放，两个人的影子在阳光下重叠为一体。

在罗鲁卡的草原隐居了三年之后，玛克和琳迪斯两个人决定乘船出海，一起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找那风的故乡。

从此，在艾雷布大陆上再也没有过他们的消息。



终章

传说的终结

艾雷布的外海上，一艘帆船正在平稳地行驶着。船舱内，一名紫发的少女正在精心照料一位卧床不起的病人，枯瘦的脸庞看不出他的年龄，却暗示着他已到了弥留阶段，随时都可能撒手离开人世。

“听完我的故事，你还是要去么？”

“是的，老师，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你很像年轻时的我，相信自己的双手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是的，老师。既然有了足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为什么还要让万民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拥有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那么自然就有改变世界的责任。”

“那么，我送给你一句话，你要记住，所谓伙伴，就是可以在战场上把后背完全交给对方的人。”

“嗯，老师已经经历了你所经历的，可我还没有经历我将要经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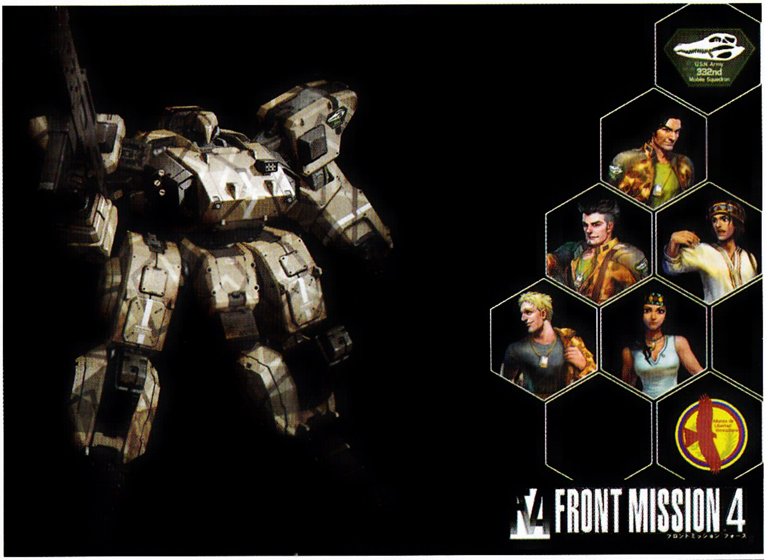
“在床边的抽屉里有我的介绍信，你可以拿着它去找艾特鲁斯坎的大贤者潘特，如果他也说服不了你的话，那你就去吧。我教给你的只是行军治世之道，在将要到来的乱世之中并不足以保身，如果你想学习魔法的话，潘特会是最好的老师。”

“那么，再见了，玛克老师。”

“再见，布露尼娅。”

少女望向了远处艾雷布大陆隐约可见的轮廓，她知道，在那里有新传说的篇章等待着她去书写。

全文完



前线任务4

机种：PS2　**发售时间**：2003年12月18日

制作公司：SQUARE-ENIX　**类型**：S-RPG

文/清雨

戴瑞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出名，有钱，娶个漂亮的老婆，生一堆可爱的小孩子之类的。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也只不过是虚幻的梦想而已……

虽说笔者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十分喜欢S-RPG类的游戏，特别是对PC上的"《炎龙骑士团》系列"、"《幻世录》系列"等台湾厂商的作品情有独钟，一玩起来就欲罢不能，但家用机平台上却始终没有一款S-RPG能让清雨真正地动心。被广大爱好者誉为神作的《皇家骑士团2》、《最终幻想战略版》等游戏对笔者的吸引力实在有限，每次尝试也始终停留在浅尝辄止的程度。不过在损友的强烈推荐下与"《火焰之纹章》系列"相识后，倒是真正地入迷了不短的时间。而这次要介绍的《前线任务4》，则像是笔者偶然品尝到的一道佳肴一般，事隔多年之后想起，依然觉得津津有味。其实为此系列打下坚实基础的前三部作品笔者压根儿就没有见过，更别提什么体验了，但《前线任务4》凭借着它硬朗的画面风格、适中的难度、颇有底蕴的剧情，成功地将笔者变成了此系列的忠实拥趸。

在杂志上看到这部作品最初发布的几张人物设定和机体设计图后，那种独具一格的淡雅而不失华美的画风顿时让人眼前一亮。金发碧眼的女主角艾尔莎无论是外形还是整体气质都透露出一种典型的欧洲风格，男主人公戴瑞尔的调皮表情和独特发型也让每一个看到的人对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充满

期待。而充满机械美感的各种Wanzer机体和部件更是将本作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这些机体上，我们看不到夸张的色彩、花纹，有的只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玩家“我们正身处战场”的迷彩伪装以及那硬邦邦的金属线条。在操纵这些和大多数以“机器人”为卖点的游戏中的机体相比略显笨重的Wanzer时，仿佛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压迫力，向每一个坐在电视机前体验这款游戏的玩家传达着战场上的无奈与残酷。



游戏的故事背景充满好莱坞式的阴谋论和曲折线索，整个流程十分典型——一连串的大小事件最终牵扯出一个惊天的阴谋。虽然整个故事划分为两条路线，由两名主人公分别展开这一点并不稀奇，但在本作中艾尔莎和戴瑞尔始终没有见过面，充其量只是用无线电联络了一下，这让许多从游戏公布之初就开始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发展遐想不断的玩家（包括清雨在内……）唏嘘不已。

故事发生在距离现在不远的未来，那时整个世界被几个大的国家同盟分割。欧盟（E.C.）、新美洲大陆合众国（U.S.N.）、萨夫特拉（俄共体）之间的利益纠纷从未歇止过。而此时在战场上驰骋的主要武力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坦克、装甲车、火炮，而变成了集合世界最尖端科技的战斗机器人——Wanzer。然而，这种新兵器的广泛运用并没有给战争带来本质的变化，士兵们依然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政客和富商们则躲在硝烟背后计算着私利的得失，一切本质性的因素都和战争诞生之初没有任何区别。但即便如此，这个世界上依然有一群人将士兵选为自己的职业，义无反顾地踏入一个又一个的战场，法军Wanzer驾驶员艾尔莎上士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天，她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调往E.C.新成立的Wanzer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在那里遇到了前英国特种部队指挥官希德、程序天才哈米斯以及其他杜兰德尔的成员，并立即展开对不久前德国本土军事基地遇袭事件的调查。整个事件扑朔迷离，牵扯诸多势力，而艾尔莎更是感到在其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在悄悄酝酿。而远在南美洲的U.S.N.332机动大队下属小队队长戴瑞尔则轻松得多，当他正和两名队友一起悠闲地执行着殿后任务时，一架委内瑞拉州军队的运输机突然坠毁在距他们不远的地方。赶到事故现场一看，一大箱黄金顿时让三人起了贪念，准备将其私吞。一番周折之后，戴瑞尔成功地从驻地骗到一辆运输卡车，装上总价值超过2500万美金的金块，带着两名队友一起当了逃兵。不过很显然，他们根本别想一帆风顺地到达目的地……

虽然两线情节让整个故事的脉络看上去有些松散，但优秀的剧本和酣畅淋漓的战斗很容易让玩家忘掉这种不快。全新的连接系统让战斗的节奏更快，也更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普通S-RPG游戏很容易产生的枯燥感和拖沓感，同时也显得更加真实。虽然有不少此系列的老玩家在看到那典型的大团圆结局之后颇有微词，认为这与“《前线任务》系列”以往的风格不符。不过在面对这个少了一分沉重与无奈，多了一分戏谑与欢笑的结局时，我这个第一次接触此系列的新手倒是满心欢喜地一笑，为发现了一部让人如此畅快的作品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最终幻想 IV》

作者：手冢一郎（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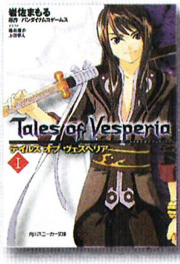
军事王国巴隆凭借飞空艇军团“赤翼”的强大力量一跃成为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向来以稳健著称的巴隆王在某一天忽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竟下令赤翼去魔法国度米西蒂亚夺取水之水晶。担任赤翼队长的黑骑士塞西尔在完成任务返回巴隆后向国王提出了质疑，但却因此被免去职务。随后他与好友凯因一同前往密斯特村执行巴隆王交给他的任务，不料却无意中充当了国王的帮凶，将整个村庄付之一炬。但塞西尔不可能料到，他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印象中SQUARE-ENIX几乎从来没有发布过“《最终幻想》系列”的官方小说，所以这本《最终幻想IV》自然让人充满期待，但结果实在让人大失所望。小说中对很多场景以及情节的描述和原作不符，有很多作者按照自己的想像和理解增加的内容，此外在某些重要情节的描述上又显得过于粗简，给人意犹未尽的感觉。不得不提的是，本书的插画实在是一大败笔，完全没有表现出人物在原作中的神韵，甚至张冠李戴，出现了一些和人物性格相悖的动作，实在让人不敢苟同作画者的想法。

《薄暮传说》（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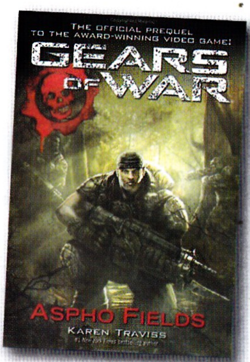
作者：岩佐まもる（日）

少年尤利自幼便憧憬着能够成为一名骑士，可他在最终加入帝都骑士团之后却对组织的腐败无能感到深深的失望，进而退出了骑士团。之后他一直生活在城里，靠为居民们解决各种难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天，为贫民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的水道魔导器突然失控，其原因是魔导器的力量源泉——魔核被人盗走了。虽然尤利为了追捕盗取魔核的盗贼而追了上去，但却反而被骑士团当作可疑分子给抓了起来。带着与他偶遇的少女爱斯迪莉赛逃出王城后，尤利便展开了一次壮阔的旅行……



由于这是一部还未完结的连载小说，因此现在还不能对它的优劣下一个定论，不过从已经编辑成册的第一卷来看，优缺点似乎都比较明显。缺点主要是小说对故事情节的改动较大。虽然整体流程没什么变化，但很多有趣、深刻的事件并没有写到；与部分人物相关的情节也与原作有一定偏差，让人感觉不像是在看《薄暮传说》的改编小说。不过岩佐まもる老师的文风细致入微，很适合表现一些微妙的情绪。这一点在本书中虽然表现的机会不多，但依然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战争机器 艾斯法战役》 作者：凯伦·特拉薇丝（英）



旷日持久的钟摆战争进入了第七十九个年头，有人因为这场战争成了英雄，而更多的人则成了枪弹下的亡魂。有三名青年在儿时形影不离，长大成为士兵后却分道扬镳，加入了不同的阵营。马库斯·菲尼克斯以及多米尼克·圣地亚哥最终在艾斯法战役中与多姆（多米尼克的昵称）的大哥卡洛斯以敌人的身分相遇了。正是这场战役，在成就马库斯英雄名号的同时，也改变了整个钟摆战争的进程。这位在人类面临灭亡威胁时挺身而出的战士，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岁月中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本书看作是游戏的前传，主角依然是那个五大三粗的壮汉马库斯和他的好兄弟多米尼克。作者很准确地把握住了玩家"认识"马库斯但并不"了解"他的这一特点，用极富想像力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战士在游戏开始之前的经历。这些描述显得是那么自然，和游戏背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完全没有突兀的感觉。而充满人性关怀的描写角度也从侧面揭示了战争那扭曲的本性，让一个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活而真实，极大地丰富了《战争机器》这款游戏的内涵。

《怪物猎人 疾风之翼②》 作者：冰上慧一（日）



和迪安一同狩猎的玛蒂丽娅在面对相似的猎物、相似情景时，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四年前自己和哥哥纳泽尔最后一次外出狩猎时的情景。闻所未闻的稀有甲壳种怪物在整个狩猎过程中并没有给她和哥哥带来多大的麻烦，但这次委托依然是她命运的转折点。正是从完成那次委托开始，哥哥和她便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终造成了现在这种分离的局面。看到充满朝气且极具才能的青年迪安后，她就像是看到了往日的自己一般，重新对未来感到充满希望。

作为"疾风之翼系列"的第二部作品，作者并没有把重要的笔墨放在系列的男主角迪安身上，而是花大量的篇幅记述了多年前玛蒂丽娅和哥哥纳泽尔一起狩猎的情景，其中有很多情节都充分体现出玛蒂丽娅和纳泽尔之间默契的配合以及深厚的兄妹之情，描写真挚而感人，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痕迹。也正是因为如此，当纳泽尔失踪的情节发生时，的的确确让人忍不住扼腕叹息，延续了第一部遗留下来的最大悬念，是一部值得用心感受的小说。





戛然而止的暑假
《王国之心2》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王国之心Ⅱ》 地点：黄昏镇

那是一个愉快的暑假，居住在黄昏镇的罗克萨斯总是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着各种有趣的游戏。

他们一起参加镇里举行的激斗大会；决定去海滩做一次快乐悠闲的旅行；在镇里调查七大不可思议的真相。每天的游戏结束之后，夕阳的余晖总会将金色的光芒投进广场与每个房子的屋顶上，犹如蜜糖一般流淌进每一个缝隙，就像小镇的名字一样，充满了温暖与安逸。

但是，在这安静祥和的每一天里，罗克萨斯也发现，时间永远像是静止的黄昏镇中渐渐发生了变化，说着各种奇怪的言语的神秘人物开始出现在他的身边，就像是静逸之中正孕育着什么可怕的事情。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各种难以解释的事情不断地出现，但是，除了等待之外，罗克



萨斯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终于，一切就这么到来了，神秘人物唤醒了罗克萨斯被埋葬的记忆，他终于想起了关于索拉的事情，想起了王国之心，想起了被钥匙刃选中的真相……

那美丽温暖的小镇……生活至今的黄昏镇不过是一个用电脑模拟出来的，为了让索拉恢复记忆的虚拟世界，而他本身，也只是一个无存罢了。

暑假的最后一天，一切戛然而止。索拉醒来了，罗克萨斯的世界也随之终结。

"真羡慕你啊……"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索拉，罗克萨斯最后说道。

"我的暑假……结束了……"



平静中的隽永

《王国之心》在结局留下了一个巨大悬念的同时，也给《王国之心Ⅱ》的开始创造了无数种可能，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国之心Ⅱ》却是以与索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罗克萨斯的日常生活拉开了序幕。

当索拉连同他的记忆一起被尘封时，我们却只能操作和索拉神似的罗克萨斯在黄昏镇做一些孩子们的游戏，时间一天天过去，到底被变成无心的索拉什么时候会苏醒呢？所有人的心情都焦虑不堪，但是在黄昏镇中嬉戏的那些快乐却又如此单纯地攫住了我们的心，平淡的每一天就像是磁铁一样，让正打算投入战斗的战士们无法割舍。



我们希望快乐不要终结，又亟盼真相快快揭开，明知虚拟的黄昏镇迟早要走向终结，但却也会在索拉醒来的时候感到些许失落。一边迎接新生，一边怀念旧事——这就是《王国之心Ⅱ》在开头给我们布下的局。

罗克萨斯的生活是平淡的，然而，这平淡的每一天最终都成为了宝贵的财富。当索拉在敌人的阴谋与攻击中努力地战斗时，黄昏镇总像心底那颗闪亮的珍珠一样，让一切变得更有价值。

暑假的最后一天。当罗克萨斯离开之后，回顾那短暂的小镇生活，我们不禁黯然神伤，那在平静中孕育出的一点一滴，都成为了心中隽永的回忆。

樱花烂漫时

——《公主联盟》同人

文/YuK！ 编/夜蓝

范塔吉尼亚王国位于大陆中央，在圣剑和贤王多年来的庇护下，人们一直过着繁荣安定的生活。直到新兴帝国的焰帝开始入侵范塔吉尼亚王国……

巴路蒂娜王都之战

炮击的声音震耳欲聋，坚固的城墙开始动摇，火红色的帝国军部队已经向王都发起全面总攻．

"城门就要被攻破了！"

"各位！准备好了吗？"

皇家骑兵团——范塔吉尼亚王国最后集结的部队已经全数整装待发。骑士们屏着呼吸，目光凝聚在即将被攻破的城门上。硝烟的味道，赤色的黄昏，灼烧的大地，无一不在酝酿着灾难的到来，一场由焰帝伽鲁卡萨带来的灭顶之灾！

"皇家骑士团将吸引住焰帝主力部队的注意力，公主殿下请快点借此机会逃离首都吧！"少女剑士团的队长敲响了书房的大门。

"不，我要留下！和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年轻的公主从书房的大门里盈盈地走了出来。

她淡黄色的长发披落在肩上，几丝头发拂在额前，眉清目秀得就像童话中的精灵。她眨着蔚蓝色天空一般的眼睛，如同灯下闪亮的钻石。如果卸去了身上的那些轻甲，她就好似凌晨天空的那一抹蔚蓝……

女剑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被一个女孩迷住，但是她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呼吸："公主殿下，这是国王的命令。"

说着，她将国王的剑交给了公主，"国王决定为公主殿下做诱饵！"

"父王！"公主双手抱着剑瞪大了那双纯洁的眼睛。

"所以，请公主殿下坚强起来吧……"

——那一天，我看到稚嫩的公主举起了剑！而她的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孩子般的迷茫……

"明白了，拜托你替我召集部下，队长。"公主下定了决心，因为她明白自己就是范塔吉尼亚王国最后的希望，"圣剑会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

"遵命！公主殿下！"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我叫樱。"

记得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刻，焰帝的部队终于攻破了王都的大门！

"皇家骑士团把焰帝的主力部队引开了！"副官喘着气向樱大声报告。

樱拔出长剑吼道："轮到我们的部队

了！为公主的脱离争取更多的时间！”

“喔——”少女剑士团在一瞬间排好了紧密的队型。

“姐妹们！坚持住！挡住他们的部队，直到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樱出汗的双手紧握着长剑，她的部队打着公主的旗帜坚守在皇宫前的两座塔楼之间，而这个峡口位置是最有利于防守的。

硝烟味越来越浓，不断地刺激着众人的鼻腔。炮击的轰鸣声还在持续，民房和城墙不断倒塌并化成灰烬，入侵者们将大地践踏得“瑟瑟发抖”。

——挥起长剑！保护家园！

王都的街道上尘土飞扬，血红色的帝国军旗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列队！迎击！”队长樱顶着震耳欲聋的炮声对士兵们吼着。

女剑士们娴熟地紧挨着组合成了坚不可破的队型，将第一组冲上来的敌军步兵顶在了峡口之外。

“坚持住！坚持住！”樱大口地呼吸



着，将长剑刺入一个个敌人胸腔中，“保持队型！保持队型！”

她努力地想要稳住部队的节奏，但是敌兵就像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了过来。身边的同伴数量在减少，樱用尽力气在敌人的咒骂声中大吼着，来约束自己的部队。

“保护我的肩膀！”一名轻伤的女剑士招架着敌兵的攻击，补上了樱右侧视野盲区的位置，而原先的那名剑士已经被敌人手中的武器划开了喉咙……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任务即将完成！

“稳住！稳住！保持防御队型后退十步！”命令透过金属摩擦声，部队紧密地靠拢着开始向皇宫后退，但是她们的阵型很快就被打破了。一条食肉龙越过了樱的头顶，硬生生地突入带女剑士团中。

“是龙骑兵！”樱瞪大眼睛看到了那丑陋的“蜥蜴”将同伴撕碎，而食肉龙背上的骑兵则挥动着长柄镰刀将数名女剑士拦腰斩断。

“顶上我的位置！”她怒吼着，向那个龙骑兵奔去。

食肉龙的瞳孔映射出了樱的影子，而坐骑的主人也举起长柄镰刀挥向了她。女剑士调整了自己的呼吸加速奔跑着，在镰刀劈向自己的瞬间滑进了食肉龙的腹部下方。

“下来吧！”樱将长剑刺进食肉龙腹部，借助冲刺力将“蜥蜴”劈成了两半。而龙背上的骑兵也失去了平衡，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樱拂去脸上的龙血，从地上爬了起来，却发现更多的龙骑兵冲进了自己的部队中。

——夕阳已经消失，可是黑暗却开始吞噬我们！

敌人的火炮开始攻击皇宫，破碎崩塌的建筑将女剑士团的退路全部毁灭。

“队长！怎么办？！”同伴们的哭喊声，金属穿透血肉的撕裂声，以及没有停止过的炮声快要震碎了樱的耳膜！

“我不要死在这里……不要……”一名倒地的女剑士用沾满鲜血的手抓着樱的小腿呻吟着，而在下一秒，食肉龙的脚便踏碎了那名剑士的脊椎……

樱的呼吸已经乱了，视线开始变得模糊，心跳和喘息好像要将胸口炸开一般。

在她记忆的最后一刻，爆弹打在了她的身边，而女剑士团随着皇宫前的高塔塌方后，一起被埋没在了血红色的帝国旗帜下……

尤古多拉联盟

从王都逃脱的公主尤古多拉得到了银狼米拉诺盗贼团的帮助，聚集起皇家骑士团残余的力量继续与帝国军对峙着。在得到了各方势力的帮助后，尤古多拉在多年以来守护王国的圣剑的指引下进入了圣地，并且建立起了对抗帝国军武力入侵扩张的联盟。这一天，年轻的公主戴上了皇冠，成为了尤古多拉王——第三十二任范塔吉尼亚君王。而尤古多拉王亲率的新女剑士团也在这一天正式改名为圣女团。被挑选出来的女剑士们带着庄严而又肃穆的表情宣誓着——我向圣剑宣誓！誓死保卫家园！

“我说大姐，你还是回老家去吧，这里不适合你！”校场征兵处的兵队长对面前的女佣兵大吼着。

女佣兵懒散地打着哈欠：“哎？你刚才说了啥？”

兵队长指着女佣兵长发半掩的耳朵大吼道：“我说，你那只耳朵是不是聋了？”

女佣兵慢悠悠地指向自己的耳朵：“哪个？你说的是这只……还是这只？”

“你闹够了没？大姐！”兵队长发怒地指着招牌吼道，“我们外招的是圣女兵团的佣兵！伤残人士是不得加入的……”

女佣兵蹲在了牌子前，咬着手指喃喃道：“南瓜……饭团。唉，不识字还真是麻烦呐。”

“喂！你故意的吧！”火冒三丈的兵队长被两个士兵架着……



“国王驾到！”卫兵们拥护着尤古多拉王来到了校场。

“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年轻的尤古多拉带着份孩子气的好奇心注意到了征兵

处的吵闹声。

负责征兵的兵队长和部下们立刻毕恭毕敬地立正并向国王行了军礼："尊敬的国王陛下请您恕罪，我们立刻将她赶走。"

国王笑了，那个平静而又优雅的微笑足以让人折服。尤古多拉的脚步轻盈，好似纤尘不染。

她拍了拍蹲在地上的女佣兵："是樱吗？"

穿着破烂盔甲，领子有些泛黄的女佣兵转过头来，大吃一惊："公主殿下！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您！"

"笨蛋！是国王陛下！"兵队长对樱大吼着。

"哎？原来您已经成为国王了吗？"樱挠着头皮抱歉地赔笑着。

兵队长的脸已经扭曲到了一定程度："我说，你应该被拉出去杀头的，你知道么……"

尤古多拉微笑着对士兵们摆摆手："没事没事，她曾经是我的贴身侍卫，第一任女剑士团的队长呢。"

这，这不是真的！兵队长倒退了几步，不可思议地重新打量着面前的邋遢女佣兵。干枯得有点分叉的头发，脏兮兮的破损盔甲，以及那泛黄的衣领。如果脱掉那些轻甲，怎么看都和一个三流的乞丐差不多……

樱眼神呆滞地挠了挠头，转过身去对着兵队长问道："那个，你有烟吗？"

夕阳照在瓦片上，暖暖的，柔柔的。站在教堂的钟楼里可以眺望到很远的地方，微风吹着尤古多拉王的淡黄色长发，在那稚气未脱的脸庞上，她的眼睛望着家乡，望着未来……

经过一番接风，樱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叼着自制的烟卷登上了教堂的钟楼："公主殿下，不，国王陛下。"

"不用这么拘束，樱队长。"

"我已经不是队长了……"樱的脸色有些苍白，巴路蒂娜王都沦陷那一刻的叫喊声和炮声似乎又开始回荡在她的耳中。

"我应该谢谢你，樱队长。那一战牺牲了许多人，如果没有你们的奋斗，也就没有现在的尤古多拉王。"国王无邪地笑了。笑容是那样的真切，融化了流浪多年的女佣兵那颗麻木的心……

——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那一战，女剑士团全灭了……那些孩子的惨叫声和炮声让我产生了严重的耳鸣。那个在我身边被踩碎脊椎的孩子半个月前才刚订婚……"说着樱点燃了那支烟卷，"抱歉，只有抽烟的时候能让我暂时平静下来。"

尤古多拉闻言微微点了点头，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稚嫩的小公主了。国王伸手拂去女剑士的长发，发现了长发下面的一只带着灼烧伤疤并且血肉模糊的耳朵。

"那是被爆弹炸伤的，所以有时候我的耳朵不怎么靠得住。"樱吸了一口烟说道。

"为什么最后还是想参军？"尤古多拉抚摸着那只凹凸不平的耳朵问道。

"可能为了那些死去的孩子吧，我可是队长呀。我在战争疗养院里待不住。"她又吸了一口烟，耸了耸肩，"我可不是什么政客，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呵呵。"说完她将目光望向远方。

国王站在她的身边："这里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想家了是吗？"

在那一刻，樱张大了眼睛，烟卷从口中掉落了下来……

——是啊，其实是想家了……

“呐，樱队长，帮我带领圣女剑士团吧，我们需要有经验的老兵。”

“哎？我像圣女吗？”

“嘻……”

伊修纳特要塞之战

经过补给与整顿，尤古多拉的联盟部队离开了圣地。此时长途跋涉，连续征战的帝国军十分疲惫。补给线路被王国军切断后，帝国军势处于被动状态，在经过数次战役交锋后损失惨重。尤古多拉率领王国军联盟乘胜追击，将帝国军逼到了伊修纳特要塞——帝国军在范塔吉尼亚王国边境领土最后的据点。

“通过这里就是伊修纳特要塞了。”骑士团长迪兰向尤古多拉解说道，“传说中固若金汤的不落要塞！”

尤古多拉叹了口气：“大家齐心协力，一鼓作气将入侵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吧！”

先头部队的探子已经回来：“报告陛下，敌人已经在伊修纳特要赛前摆好了阵势，镇守城门的是巴鲁多斯所率领的守卫骑兵！”

“军神巴鲁多斯！”迪兰严肃了起来，“帝国军的守护之盾部队也来这里防守了吗！守卫骑兵部队是帝国骑士团精英中的精英，享有很高的声望。”

主力攻击部队的银狼米拉诺听了迪兰的话后也开始皱紧了眉头：“给我们出难题么……”

“大家，齐心协力战斗吧！”

王国军摆好了阵，从黎明的第一线曙光升起的时候开始进军。由银狼米拉诺的部队作为先锋突入，迪兰的骑士团以及尤古多拉本阵协助攻击。

呐喊声，厮杀声伴随着烽烟徐徐升起。顷刻间，战场上布满了亡命之徒。

“天呐，帝国军是怪物吗？”经过一个上午的突击，王国军没有占到丝毫的优势。

而伊修纳特的城墙上，帝国军宫廷魔术师尤迪已经布好了炮兵部队。

“风力左二，上三，持续轰炸！”

“遵命！”

刹那间，伊修纳德的城墙上炮火声连绵不断，王国军在炮击中损失惨重。

“可恶！后方死伤惨重，快要和迪兰的骑兵团失去联协了！”米拉诺咬紧了牙大吼道，“撤退！”

黄昏时刻，米拉诺的部队和迪兰的部队勉强从敌人的包围圈中脱出，王国军一路





烟卷："有这玩意儿就没问题。话说我不在你身后的话，您可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尤古多拉抿了抿嘴唇，笑了："这场战役要是能胜利，范塔

退至伊修纳特南部丘陵。

既然从正面无法突破帝国守卫骑兵的协防以及炮兵的轰炸，在谍报部队长艾蕾娜的提示下，米拉诺决定趁着夜幕与艾蕾娜一起去偷袭伊修纳特要塞后方的水门。

"只要破坏了水门，大水淹没伊修纳特，重装骑兵就完蛋了。"

"而且水门防守相对薄弱，这是伊修纳特惟一的弱点了，机会只有一次！"

商议妥当，尤古多拉决定率领部众在夜间继续攻打伊修纳特正门牵制巴鲁多斯，而让米拉诺与艾蕾娜的部队负责偷袭水门。

"水门地势险要，谍报暗杀队可以负责弓弩支援，米拉诺殿下的部队主要牵制守方的骑兵队。我们还需要一支步兵队翻越山林完成占领水门工作，但是却不能太过招摇。"艾蕾娜比划着，尤古多拉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按照计划，尤古多拉发兵继续攻击伊修纳特。而从尤古多拉圣女团调出来的小队则跟随米拉诺偷袭水门。

"没问题吧，樱？"出发前，尤古多拉私下问着自己的贴身侍卫。

樱挂上了佩剑，指了指嘴上叼着的

吉尼亚王国就自由了……"

——自由，解放家乡……

"啊，没错，到时候可以回老家种麦子，那黑麦啤酒的味道已经很久没有尝到了呀！"樱拍手兴奋着。

尤古多拉好奇地问："你的老家在哪儿？"

"在巴路蒂娜王都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当樱花盛开时，我们村会举着黑麦啤酒一起庆祝！"樱开始沉浸在了自己快乐的回忆中，"下次樱花盛开的时候，我的女儿也有九岁了吧。"

"哎！？樱原来已经做妈妈了？"

"啊，那是十五岁的事了吧。小时候不懂事的后果……"

国王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是的，她傻眼了，这是她所知道的知识领域内完全不能理解和发生的事情。

樱挠了挠头："哈哈，所以我就说我和'圣女'团的形象完全不符嘛……"说着她背上挎包回头对着国王笑了笑，"为我准备好勋章吧，我尊贵的陛下。"

那一晚，国王望着战士离去的背影，沉思了许久。因为她看到了那个年轻的母亲在说到自己孩子时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光芒，她无法理解那种光芒，那是一个士

兵所守护的东西，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守护的东西，作为一个母亲所守护的东西……简简单单的东西——家。

希望与曙光之门

米拉诺与艾蕾娜的部队在黑夜中前行。夜幕低垂，然而在众人心中出现的是一片曙光。水门的防守虽然薄弱但是地势险要，敌人居高临下，此地易守难攻。

米拉诺告诉樱的小队："你们只有半小时时间爬上山坡，在那以后我们会主攻水门正面吸引守卫。你在找到水门上的守望所后发射信号，艾蕾娜会让弩手掩护你们进行爆破。但是记住，长距弩手只有一波攻击的援护。只要守望所被攻破，水门就是我们的了。"

——希望，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来临前。

"一旦太阳升起，我们将全部暴露，也就永远失去了攻破伊修纳特的机会。"米拉诺郑重地又一次警告着。

兵队长接过了艾蕾娜给的信号弹以及炸药包点了点头："交给我们吧。"

于是一个八人小队的圣女团开始在黑暗中摸索上山的道路。一路沉默，士兵们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在林中穿梭着，他们肩负着沉重的使命，改变战争改变历史的使命。一行人尽力不让树枝和枯叶发出响声，屏着呼吸前进着。时间是长，却又是短。他们只能一个劲儿地向前走，也许只有风才知道前面的道路究竟是否平坦……

半小时后，米拉诺的部队开始突击山坡的正面。一支负责防守的骑兵队从上坡的守望所冲了出来，烟尘顿时弥漫了整个山道，而他们离埋伏于山林间的樱小队只差几步之遥。大伙儿屏住呼吸，不让计划前功尽弃，直到骑兵队全数离开后，兵队长才指示小队继续前进。

守望所就在眼前，离小队的距离不到二十米，但是之间却有一个斜坡阻碍着。

"我数到三，所有人一起冲刺！"兵队长对着小队命令着，然后瞪了樱一眼，"聋子，听到了没？"

樱耸耸肩，将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了两下。

兵队长的脸又发青了："你这家伙居然一路上都抽着烟……"

伴随着一阵喊杀声，八名剑士冲向守望所。



"分散！分散！"跑在最后的樱对着大家喊着。

兵队长不快地吼着："我是指挥，大家聚集在一起，全力冲过去！"就在她喊完的下

一秒，兵队长的大腿中箭，扑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又有两人相继中箭倒地。

“掩护她们！”樱对着没有受伤的同伴叫道，心里盘算着箭的数量以及守望所中弩手的人数。“一个八人的弩手队！”樱暗叫着。

借助夜色，小队勉强退后到山林掩体后，能动的剑士加上樱不过三人。

兵队长腿上中了一箭，胸口也中了一箭，伤口裂了开来。

她呻吟着望着樱：“我不要死……不要死在这里……”

樱望着兵队长，脱去了她的头盔和胸甲，对着身边的同伴说：“用手捂住她胸口止住血，帮她包扎。”

我不要死在这里……不要……

与巴路蒂娜战役中相似的情景浮现在了樱的眼前，那叫喊声又开始产生回响。她捂着耳朵点燃了烟卷，顺手将兵队长背着的炸药包取下，然后扛在自己肩上：“照顾好伤员，把信号弹点燃！”

一名同伴立即将兵队长身上的信号弹取下。她抬着头望了望樱，樱点了点头：“点吧！然后交给我，谁都不会死在这里的！我保证！”

女剑士点燃了信号弹，樱眼明手快抓过信号弹顺势一把投向守望所，对面山头的艾蕾娜看到了闪光，立刻命令长距弩手射向光点。

——东面，漆黑的山头已经开始泛出了光亮！

“就是现在了！”樱用烟头点燃了炸药包的导火线，将炸药背上肩头后立刻朝守望所奔去。箭雨打在守望所顶上，她可以感觉到盾牌防御箭矢的金属响声。尽管听力有限，但是对于风的感觉却更加敏感了，空气的波动让她感觉到了敌人的流矢数量已经减少了。她不停地调整着呼吸和奔跑的节奏感。滑铲、翻滚、跳跃连带奔跑一气呵成，导火线的“滋滋”声在发梢后作响，火星在黑夜中舞动。在离守望所十步之遥的地方，樱终于看到了掩体后的弩手兵长，她咧着嘴笑了。顶着硬吃一箭的伤害，将炸药包抡向了目标！

“轰——”伴随着黎明的第一线曙光，守望所被顺利攻破！

终点？起点？

伴随着水门被打开，大水立刻吞没了伊修纳特要塞，重装的守护骑兵团全军覆没。尤古多拉的联军与米拉诺的部队合流后，在当天攻破了军神巴鲁多斯镇守的伊修纳特要塞。

——家园被彻底解放了。结束了……是吗？

部队在欢呼，而在联军的指挥所，尤古多拉王下达了一项新的指令——“我们要朝着圣剑所指引的道路前进！乘胜追击，一路攻向帝国军的首都！”这道命令顿时在指挥所内引发了不休的争论。

樱的肩膀绑着绷带，坐在门口卷着烟草。兵队长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朝樱走来：“喂！你！居然在值班的时候偷懒！”

樱不慌不乱地点燃了烟卷：“我喜欢把两倍的烟草卷在一起抽。”

兵队长的脸又扭曲了起来：“笨蛋！谁问你那个了！又装聋！”

樱笑了笑，向兵队长递去一支烟：“来一支么？”

兵队长叹了口气，一把抓过烟卷坐在了樱的身边：“不过说回来，那天谢谢你了……你救了整队人的命。”

樱划了根火柴为队长点燃了烟：“不

用放在心上，我只是尽力罢了。”

兵队长学着樱的样子抽了起来：“我说，你不怕死吗？”

樱的眼神有些麻木，她深吸了一口烟：“我只是在想……”

——我怎么还不死呢……

“你还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刚说完，兵队长就被烟呛着了，“好呛，好呛……”

这时，率领狮鹫团的琪莉埃有些生气地从指挥所走了出来，自言自语道：“居然想入侵帝国，那样的话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我是绝对不会出击的！”然后她斜着眼撇到了坐在地上抽烟的两人。

“是，是琪莉埃大人。我先告辞了。”兵队长拄起拐杖准备离开，回头丢下一句，“樱，以后在烟卷里加一片薄荷叶吧。”

琪莉埃看着樱愣在那里，心里默默念叨着：她就是米拉诺说的那个奇怪的贴身侍卫樱？

——那一刻，我发现我们的眼睛里有着相似的东西。是迷离，也是彷徨……

“你相信圣剑吗？”琪莉埃来到围栏边，像是自言自语地问道。

樱吸了一口烟，望着夕阳下家乡的方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我只相信我的王。”

琪莉埃吹了一下口哨，从远处飞来了一只狮鹫。她熟练地骑上去后看了一眼樱：“有趣的家伙，薄荷叶很适合你。”

那天晚上，尤古多拉召见了樱。

“两天后，部队就要准备启程攻打帝国了。”国王在阳台上望着夜空中有些残缺的月亮说道。

樱本想点一支烟，但因为这里是国王的寝室，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您的背后有我，放心好了。”

尤古多拉微笑着，将一枚勋章递给了樱：“这次的征战很危险，我想你应该回家去享受樱花的盛开，还有黑麦啤酒才是。那才是你应该守护的东西吧。”

樱想了想，将勋章还给了她敬爱的国王。“荣誉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国王。我加入部队是为了给巴路蒂娜的姐妹们报仇。”她歪了歪嘴笑了，“国王，让我们一起向帝国军复仇吧！”

“复……复仇。”尤古多拉沉默了，作为一个士兵，樱的眼里看不见“政治”这些东西。她的心里只有简单的爱与恨，还有自己所守护的信仰罢了。

“樱……”尤古多拉沉默了许久，“真的，那么想复仇？”



那一刻，我真的迷茫了。虽然我惟一拥有的只剩下复仇了，但那并不是我想要的。

——仇恨解决不了仇恨，人民需

要的只是“没有战争”。

凯旋门——归乡

尤古多拉的王国军联盟踏上了讨伐帝国的征途，面对元气大伤的帝国军势，王国军一路推进到了帝国的凯旋门前。

“终于来了吗？焰帝的龙骑兵军团！”米拉诺望着在凯旋门前摆好阵势的食肉龙说道。

“为了圣剑所指引的道路！”国王终于下达了突击指令，由米拉诺的部队和迪兰的骑兵队作为先锋，两军在凯旋门前开始交战。

就在两军交锋之时，巨大的爆弹如同灾难一般砸向了王国军的后方！

“嘭！！！”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片刻间王国军死伤惨重。硝烟的味道、灼烧的味道和血腥的味道又一次充满了鼻腔。

“中后军损失惨重！”“医疗兵！医疗兵！”“我的腿……”

王国军后方乱成一团，前方的龙骑兵们开始扭转战斗的局势。“不行，这样下去会输掉的！”兵队长咬着牙拼命抵抗着龙骑兵们的攻击。

樱调整着自己的呼吸节奏，在长柄镰刀砍下的瞬间闪避过去，并且将手中长剑以精确的角度刺入龙骑兵坚固铠甲的缝隙中。

“这帮家伙太难缠了！”樱将失去主人的食肉龙刺死以后对国王喊道，“陛下！估计我们顶不过三炮！”

“的确……这次火炮的威力比以往更强大！”尤古多拉挥动着圣剑，不得不赞同道。

——圣剑的道路……不，我们要的只是没有战争的国家！

突然一阵强风压了过来，巨大的狮鹫扑翅而下，将尤古多拉队周围的龙骑兵冲散。

“琪莉埃！”尤古多拉惊喜道，“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琪莉埃骑着狮鹫在空中绕了一个迂回，与樱对了一眼，大喊道：“尤古多拉王，我相信你能看清真理！能带给人民真正想要的东西！”

“琪莉埃……”尤古多拉捂着胸口，她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等等，樱！”

狮鹫一个俯冲，樱抬手抓住琪莉埃伸出的手臂，随即两人飞向了天空。“我需要你的帮助！樱！我需要知道火炮的位置！”

“我明白！决不能让那东西再轰炸后阵了！”樱想也没想，接下了琪莉埃给的信号弹。

——好熟悉的场景！简直和巴路蒂娜那时候一样！

借着狮鹫的一个滑行，樱跳到了凯旋门上。由于没有料到敌人的突袭，凯旋门上方只有少量的守卫和弓兵。樱拔出了长剑开始拼杀，同时寻找着宫廷魔术师的旗帜，因为火炮就在那里！

还是那个场景——炮火，惨叫，黄昏！可惜的是今天我耳鸣！兵器穿透胸腔的声音，碎裂的骨骼摩擦的声音，全都听不到！风！指引我吧！

那天最后的记忆是我咧着嘴，叼着烟，微笑着在帝国军的赤色旗帜下放出了信号弹。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连耳鸣声都没有了。

数把利剑穿透了樱的身躯，她跪在了地上，手中高举着的信号弹在凯旋门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其后，琪莉埃俯冲向了

光芒闪烁的位置，冲向了火炮的方向……

——是时候回家了……姐妹们，我累了……

凯旋门的那场战役，王国军在帝国的火炮轰击下伤亡惨重。但是由于狮鹫骑士琪莉埃的自我牺牲，摧毁了敌人的火炮，王国军因此扭转局势，并最终攻下凯旋门。

烟草的香味，家乡的气息。
如果我死在了他乡，
请让思念作我的路标，
将我的灵魂送回我的故乡，
在我的墓上放上一片薄荷叶。
请转告我的孩子：
对不起，
妈妈爱你……
——樱花烂漫时

战争结束了。在尤古多拉贤王的统治下，没有战争的那一天终于来临。

又是一个春天，暖洋洋的阳光铺设在小路上，微风吹奏着轻歌将樱花的花瓣吹拂着，送来了一片“樱花雪”。尊贵的贤王来到首都郊外的这片樱花烂漫之地，只是眼前的情景令她有些惊讶。没有小麦田，没有小村庄，除了美丽的樱花树以外，这里只有一座荒凉的土丘——插满了墓碑的土丘。尤古多拉在一块墓碑前停下了脚步，将一片薄荷叶和一枚勋章放在了那块碑上。

“你的妈妈很爱你，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所以，请原谅你的妈妈好吗？”

又一阵微风吹过，拂起一片樱花花瓣飘向了蔚蓝色的天空中……

在巴路蒂娜王都保卫战打响时，帝国军踏平了方圆百里的村落。那一天，有一名士兵为了守护公主的脱逃，放弃了营救自己的村落，放弃了自己的女儿。然而她只是茫茫人海，千万士兵中的一个罢了。有谁会注意到王女背后，那些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战士呢？或许她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段让人惆怅的经历吧。历史和战役往往只会记录下英雄与将军们的事迹，但是我却很想给孩子们讲述那个叼着烟卷的女剑士——一个士兵的故事。

——尤古多拉

完



编/YULA

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

VALKYRIE PROFILE

Destiny by sinner sought, Tragedy by power wrought.

美图画廊（下）

上期我们奉献给大家的是本作的CG彩图和部分角色初期设定画，这期将继续送上其他角色及怪物的图集，同样是珍贵的资料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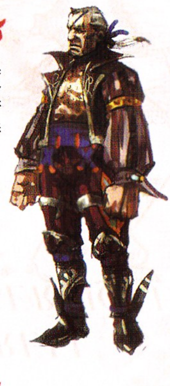
厂商：tri—Ace	机种：NDS	类型：S・RPG

CG角色彩图

莱茵希尔妲



奥格斯特



克里斯托夫



罗因伯格



爱丽丝三面图



萝塞



宫廷魔术师时代的萝塞和莉赛萝特形象



莉赛萝特



洛克斯维尔



弗奈尔



朗格雷



塞奥德尔



塞奥德尔三面图




玛尔戈特
艾尔茜
缇尔黛
加百列
伊塞莉娅

敌方角色

敌方角色的设定彩图。其中也包括了一些笔触比较讨人喜欢的彩图。

轻战士（女）





重战士（男）



亚萨神族魔术师



盗贼（男）



枪斗士



盗贼（女）



怪物

怪物的设定彩图。把在游戏中无法看清的细节部分也很好地展示了出来。



其他角色

只有设定图，实际并未出场的角色们。有酷似吟游诗人的人物、样子像海盗的男人等。



栏目主持：YULA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通信地址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月度记事

YULA 2009年工作正式展开！但我们还是先来开个小小的座谈会吧～

夜蓝 还谈啥，工作安排之前不都定下来了吗？老大人呢？

暗星 （擦着汗出现） 哎呀这厕所人多还真是伤脑筋哪，等得我好苦……

YULA/夜蓝/清雨 —_—|||

YULA 咳咳……今天想让各位和读者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春节见闻，请踊跃发言吧！

暗星 这个春节我过得太糟糕了，还是你们先说吧。

清雨 那我先来，虽然也有点小郁闷……春节回家和好友到一家没去过的日本料理店就餐，有个店长模样的人西装笔挺地站在门口，一句字正腔圆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把我吓了一跳。

YULA 日语系毕业的？怎么站大门儿去了？

清雨 而且他弯腰的弧度也是十足的科班出身。

夜蓝 果然是经济危机啊，工作不好找啊……（摇头）

清雨 但点菜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用和刚才的日语反差极大的蹩脚中文叫来了另一个服务生MM……

暗星/YULA/夜蓝 （恍然大悟） 原来是日本友人。

清雨 吃了这么多年料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日本掌柜，心想这下来对地方了，干脆就用日语点了菜。可正当我准备迎接好友崇拜的眼神时，却发现他们都鄙视地看着我，说我的日语听着像偏远山区的方言！（泪汪汪）

夜蓝 咱们同病相怜啊，我也是被人耻笑了。＝＝

清雨 哦！？（猛抬头，双眼闪着欣慰的目光）

夜蓝 过年我不是没回家嘛，就决定自行购入年货。我可没去超市哦，而是去了传统的农贸市场。

YULA 家庭妇男·夜蓝跨着菜篮……（窃笑着想像中）

夜蓝 （瞪了YULA一眼） 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一条两米多长的鳄鱼被砍成两段摆在案板上哦！

暗星/YULA/清雨 ……

夜蓝 是吧是吧，很新鲜吧？可是当我兴冲冲地告诉网上的朋友们以后，却被大家公认为“火星人”！这是什么事嘛！（愤慨中）

清雨 （尴尬） 那个，我想说，没错，你的确是火星了……

夜蓝 （不甘心） 不会吧，难道真的是我少见多怪了？你们也都见过吗？现在各地的菜市场全都有鳄鱼肉卖了吗？喂！（被强行消音）

YULA 看来我还算比较开心，这次和几个旧同事聚会了，其中有以前UCG的阿修罗、猫太、邪魔天使、雨滴，有掌机王的琉璃，还有游游的原小编子云！

暗星/夜蓝/清雨 啊，子云还好吧？

YULA 嗯，还好，还是那个万年不变的上火王，托我向大家问好呢！我还逛了庙会哦，啊啊，人家好想买那个顶着大便的头饰啊！

暗星/夜蓝/清雨 你是阿拉蕾吗……—_—

YULA 好了，现在就剩下最大的一个悬念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暗星老大那么窝火呢？请看大屏幕……哦不对，请听当事人的陈述。

暗星 （深呼吸一口气）本来我以为家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会轻一些，没想到那破坏性还真是又强又广啊！出租车、火锅城、公园全在涨价，就连门口卖豆腐泡的小贩也与时俱进地将价格提升了五毛！同学聚会时几个小老板都在唉声叹气，饭局上数他们喝酒最多，基本上都是喝醉了被人送回去的。一开始我还真为他们同情了几分钟，等饭局结束要交钱时才回过神来，这……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醉遁吗？我靠，事先明明说好是AA制的！！

YULA/夜蓝/清雨 （狂汗不止） 发泄一下是好事……

暗星 （长舒一口气）唔，真痛快……最后再向大家报告两件事情：1.本期的杂志光盘进行了改革，大家别忘了看哦！2.我们的改版工作正在紧张筹划中，很快就会以全新的面貌同大家见面！也感谢各位读者给予的建议，今后请继续多多支持！

YULA OK，本期月度记事就是这样，咱们下回再见！

本月最上镜读者：成都·杨琴



本月读者囧言：

快点吧各位大大，再不把《游》从月刊改到半月刊可是要出人命了啊！（桂林·杨宇曦）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许桂盛 （网名：DAER/QQ：867723116）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汕樟路176号工业职业中学高三（7）班（515041）

寄语：死死团万岁！你们都是好人。

《游小说》第21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二.最喜欢的文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很满意：17%	第一名：恶魔城 被夺走的刻印	第一名：新生·伊始——《洛克人》同人
满　意：52%	第二名：女神侧身像·负罪者 官方前传	第二名：拯救——《如龙见参》同人
一　般：30%	第三名：前线任务4	第三名：超时空之钥
不满意：1%		

互动空间<杂志关联篇>

（广州·王鹭）经常看到有读者感染到身边的人一起买《游小说》，不过这种事怎么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每个人都是借我的看，有时甚至连我都没看就来夺取了……T_T

同学，这是你的威严度不够啊。下次你先别把书拿出来，有人说要看，你就挺直腰板大声宣布：排队收费！

（玉林·朱天石）N久以来，我都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游》的子云是不是《最》的咻咻？因为她们都是女的，又基本是同时走人的。请各位编辑大人务必回答（拜求）。

据我所知子云和咻咻都是同人女，只是在级别上后者比前者那高得可不是一点半点，隔壁小最的编辑们都深有体会……

这算好的啦，之前还有读者怀疑子云和UCG的邪魔天使是同一人呢，囧。

（青岛·于强）各位小编新年好啊！可能各位都不记得我这个发牢骚的吧，在青岛产的我挂上了潍坊牌后，于是开始了新的遭罪生涯，从此怨念直升、怒气满槽。今天各位就再次遭受我化身为怨念集合体的攻击吧！！你说潍坊不是青岛那样的大城市这不是你们的错，但潍坊作为风筝之都好歹也不小，我怎么愣是连本《游小说》都买不到呢？潍坊这城市也不算小，但所有的书报期刊杂志供货商那里都看不到《游小说》这怎么解释？？发行量差强人意不是你们的错，但买不到书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吧！邮购？你觉得每个月抱着400块啃食堂的我如何负担费用和忍受煎熬？！如果我在《游小说》两周年的时候还是无法在潍坊见到它的身影，小心我当场失控立刻暴走同调率超过400%先到上海捣了你们编辑部再到太原毁了你们销售部！！

另：YULA最近看过《食灵－零－》吧，是好动画啊。如果我当场失控立刻暴走自主狂化让你们的编辑部变成食灵中的样子，你可莫怪我辣手摧花不念旧情……（呸，错了）翻脸无情啊~~~

这位同学请息怒，实在找不到地方买又不愿邮购的话，不妨登录levelup书刊区http://asp.levelup.cn/book/进行网购啊。

—0— 就不知道是上海的哪家编辑部和太原的哪家销售部要可怜地遭受攻击了……

互动空间<读者交流篇>

（地址不详·孙雨轩）话说编辑部里谁最重？身为一个毕业班学生，体重也在父母们的热切关爱下飙升啊！真的很头疼TAT！所幸很快就要高考啦，到大学就可以减肥啦！不知道清雨有没有过减肥经历呢？YULA姐姐一定有过的吧，女人嘛，总是很关心自己的身材的啊！

最重的大概应该是我吧……汗。但是（着重强调）！谁叫我同时也是编辑部里个子最高的呢！（其余男编：你少臭美了！）

不好意思，我还真没减过肥，除了“懒”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本Y身

游游交友栏

姓名：刘谨诚　（网名：疾风之狼/QQ：348074786）

寄语：多搞些我喜欢的小说吧！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材匀称根本就不用减呀啦啦啦～（被众男编拖走）

（北京·刘泰仑）请你们不要说“终于降温了！”“好凉爽！”等诸如此类的话，我国国土广域，南方很温暖，但你们要想到北方的劳苦大众。我们这里已经有不下六位同志被寒风击倒，但你们还在为了降温而高兴！朋友们，每次降温就会有同志“牺牲”啊。所以综上所述，谁要再说禁语，就让他（她）自费来北京。

等一下，难道我最近患上感冒而且到现在都还没好是因为你的怨念么……T_T再说了，要真去北京玩你以为我们不是自费是公费旅游啊？（继续咳嗽鼻塞中＝＝）

好啦好啦，某Y会那样说只是因为夏装穿久了忍不住想换季了而已，女人嘛，总是喜欢打扮自己～（YULA：你才打扮，你们全家都打扮！）

（辽宁·曹赫）2008年的萌战结束了，看过结果之后，我不得不佩服YULA姐的眼光。上一年也是，这一年也是，全都是YULA姐喜欢的人物，那2009年会是谁呢？YULA能不能提前预测一下啊～

只能说我败了，原来我喜欢的女性（尤其是萝莉）和宅男们的口味是如此接近呀，擦汗。

还是我来预测一下好了……我预测你女王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大叔的心！（被T飞）

（贵阳·魏荻）出于对游戏的急切盼望，我买了传说中的山寨机（神呀！我这个无机族实在是买不起PS2，更别说是PS3，Wii，360了。NDS和PSP也是遥不可及的梦呀！）。主机25元，两张游戏卡15元，共40元（还真便宜）。本来应该是很HAPPY的，但是我插上后，竟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又去找了那家小摊换了根线后回家，倒是有反应了，不过游戏质量就表说了，没办法，山寨机嘛。
但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机子暂停键有点问题。正确来说应该是我无论按什么键它都卡。导致什么键都是暂停键。每个游戏一开始都会被两个无名小卒给K死，OTL……我玩游戏的心情完全没了！还一肚子火！可恶的山寨机！！还我的40元来！！！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打击山寨呀！！！（摊倒在地）

哎，记住一句话——便宜没好货，电子产品尤其如此。为了不给自己添堵，有条件的话大家还是尽量去买正品机器吧……囧。

FANS 自留地

征集问题：您最希望能进入哪款游戏的世界当中？（接上期）

●《火影忍者》系列：主要原因是各种必杀忍术，像螺旋丸、雷切，哪怕只有色诱术，也能迷惑一下杂兵吧！？次要原因是我好想吃拉面，看样子，真的很好吃！！（于是我看到你的真正原因了－－）

●《School Days》：我十分想见伊藤诚……鞭尸一百遍！（你、你不会是出于嫉妒吧？＝＝）

●《最终幻想Versus XIII》：Noctis太帅了！！！我太喜欢他了！！！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他的爱（花痴状，旁人呕吐ing）我只愿去到那个世界，待在Noct身边，放心，我没有恶意，我只想看着他，一直看，一直看，直到我变成化石！！！（深情状，旁人继续呕吐ing）虽然我知道在我见到Noct之前可能已经被他身边的彪男壮汉给甩飞了也说不定……（他要是甩飞你就说明他在嫉妒！）

●虽然《心跳回忆》的剧情会变成现实的概率有点低，但是对于年近20初恋为0的我来说，《心跳》是最好的选择。PS：不是因为本人丑的关系，学生就要以学习为主嘛！（其实你不用PS的，真的……）

●哪款都不想进。角色扮演：我不想英年早逝；格斗：我不想被打死；战略：我没那个脑子；棋牌：我不想被累死；战棋：被砍到或被枪打到会痛；恋爱养成：算了吧，会被甩的。综上所述，一般只有游戏玩我没有我玩游戏的情况发生。

游游交友栏

姓名：赵龙 （网名：所罗门恶梦/QQ：617752321）
地址：天津市河东区井冈山路瑞光里6-6-303（3000151）
寄语：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不好以后的生活一定不会好过。

FANS 自留地

（好吧，你还是老老实实在现实中待着吧— —）

进《鬼泣》，怕被镰刀分尸；进《使命召唤》，受不了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个失去生命；进《仙剑》，怕被苗蛊弄得生不如死；进《秋之回忆》，我自认不是当情圣（或花心萝卜）的料；进《皇牌空战》，我晕机；进《高达》，没王牌的素质，而作为杂兵遇上“只许我开枪不许你开枪你要敢开枪轻则削得你只剩座舱重则把你爆成火光”的王牌们是很凄惨的。所以我还是进《牧场物语》好了，那才是我追求的生活——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牛羊跑～（看到最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啊^^）

游游合影

——广州·陈兆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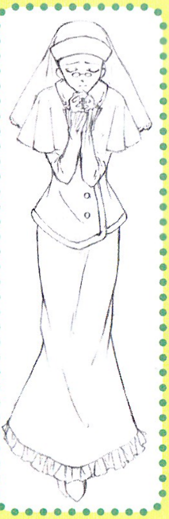


又一年过去了，这22本书可是我一直支持你们的证据哦，祝你们越办越好吧。

哎，你要是在下期杂志出了以后再寄这张照片该多好，那样的话就有24本了！

SISTER·清雨的祈祷

——重庆·陈睿君



啊～因为各种原因，（男性）游小编女体化休载一期（啥！？）这期连载重开（撒花）！夜蓝桑……你还真是一直惦记着全员男编女体化的事啊，想像你在众多回函中寻找清雨女体的样子……真的是相当失态啊=口=

至于擅自把清雨同学从信佛改成信基督，是因为尼姑……实在有违我的审美OTL

下期的《游小说》不要跳票啊，跳票就全体男编人妖化！=v=

哈哈哈，这下我终于心理平衡啦！（转夜蓝语）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3辑、总第4辑、总第5辑、总第6辑、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2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总第23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黄悦幸子　（网名：RAERAY/QQ：378006565）
地址：广西北海市怡海新村桂苑13栋601号（536000）
寄语：将游戏与小说进行到底！欢迎闲聊～

《游小说》Tot.21中奖名单

《异度传说》

天津　姚　强



★ACG精美周边

深圳	黄俊超
合肥	李天骄
福州	王栾玮
兰州	丁　超
北京	韩昀息
柳州	谢琦盛
广州	阮斯鹏
南京	刘　倩
广州	慧　儿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3 CD-ROM介绍

梦剧场： 《光明力量 羽翼》预告片、《街头霸王IV》最新概念影像

PV地带： Wii《脆弱 再见月之废墟》主题曲PV

幻彩花园： 《光辉圣约2 决心》、《龙之子 VS CAPCOM》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战国BASARA》设定图（下）

游音盒： 《纷争 最终幻想》原声碟+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王晨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虹镇老街796弄766号后门（200086）
寄语：喜欢亲手写信的，一律欢迎。

小编寄语



★仔细想想，今年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烂的一个年了，所以，2008年你去死吧。

●出刊的时候《庆余年》应该完结了吧……虽然结尾部分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但它依然是这两年我在起点看过的最好的小说，单是之前设下的那些伏笔部分就令人拍案叫绝了，在此向各位严重推荐。

◆去年已经闹出那么多大事了，没想到今年一开头又来了个全国大旱，我说老天爷你就安分些吧，去年折腾得还不够吗？

■祝2009年一切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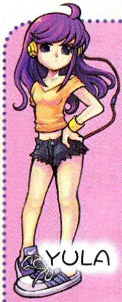


▲“吃·喝·玩·睡”这四个字足以概括我的整个春节，每天睡到不愿醒的感觉还真是奢侈啊！

▲南方的冬天还真是令人感到悲愤，每当我看到那件常年挂在衣柜里的超酷羽绒大衣时，都有种买机票回家的冲动！

▲忽然发现一个没有手机的好处——那就是春节时不会遭到亲朋好友的“短信轰炸”！

▲《24小时》《LOST》《美国偶像》终于开始了最新一季的播放，《超感神探》《生活大爆炸》还在追看中……令人苦恼的是我经常记不住自己看过的集数，往往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下载到电脑中之后才发现，这一集我已经在上周看过了……



※节后一回来就感冒了，而且还满严重的。鉴于吃药无效，本Y一怒之下索性断了药，也不知是否因此令病情迟迟不见好转，于是最近每天都得让同事们忍受我吸鼻子的声音＝＝，上洗手间的次数也显著增加……哎，感冒真是痛苦啊！ToT

※放假前把自己凌乱不堪的办公桌清理了一遍，放假后又在家里做了个大扫除，如今看着KIRAKIRA的桌面和空间骤然增多的衣柜和抽屉，在感到心旷神怡的同时我总结出两点：1.收拾屋子的究极奥义就是一个字——扔！要勇于把那些没用的物品扔掉，就算是过去一直舍不得或者觉得“总有一天会有用”的东西，也要逼自己下定决心痛下“扔”手；2.我果然是那种对家务要么完全不理要么执行彻底的人啊……

※外界盛传国产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有多么多么出色，网上也是一片好评，搞得连我都忍不住想找来看看了。但鉴于对国产动画一贯的印象以及之前听过那首可怕的主题歌，我还是谨慎地先瞅了一眼预告片，结论是：不行，依然接受不能……我果然老了OTZ



◆青岛的冬天还是那么冷，不过这边也好不到哪儿去。牛年是你的本命年，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

◆一开年就大作连连，清雨搁置了大半年的神机这下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不过前一阵某好友的PS3遭遇了最悲惨的死亡黄灯，最后整机报废，此人现在怨念还没消，一天到晚诅咒其他人机器快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的小白（他买的是白色40G神机）。可耻啊可耻……

◆一般人把愿望的实现视为幸福，可是，一旦愿望实现了，就真感到幸福么？萨特一生可谓功成愿遂，常人最企望的两件事，爱情的美满和事业的成功，他几乎都毫无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却说：“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有什么办法呢？”——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姓名：黄雯　（网名：昂雷/QQ：22629614）
地址：四川省金河街63号（610015）
寄语：多些喜剧色彩吧，游戏剧情凝重，你们不要凝重啊！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第24辑

3月下旬　全国上市



生化危机5
非洲大地那干旱的泥土
渴望着外来者的鲜血来浇灌



影之心II
亦幻亦真，亦实亦虚的故事
缠绵悱恻的爱恨与恩仇



寂静岭5
在接踵而至的战栗之中
是归乡之路还是另一条迷途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误入敌国的一行人
终于来到了宿敌的领地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被隐藏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杜兰德尔的明天究竟会如何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4辑

ISBN 7-89476-103-3
9 787894 761033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103-3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
扫描

